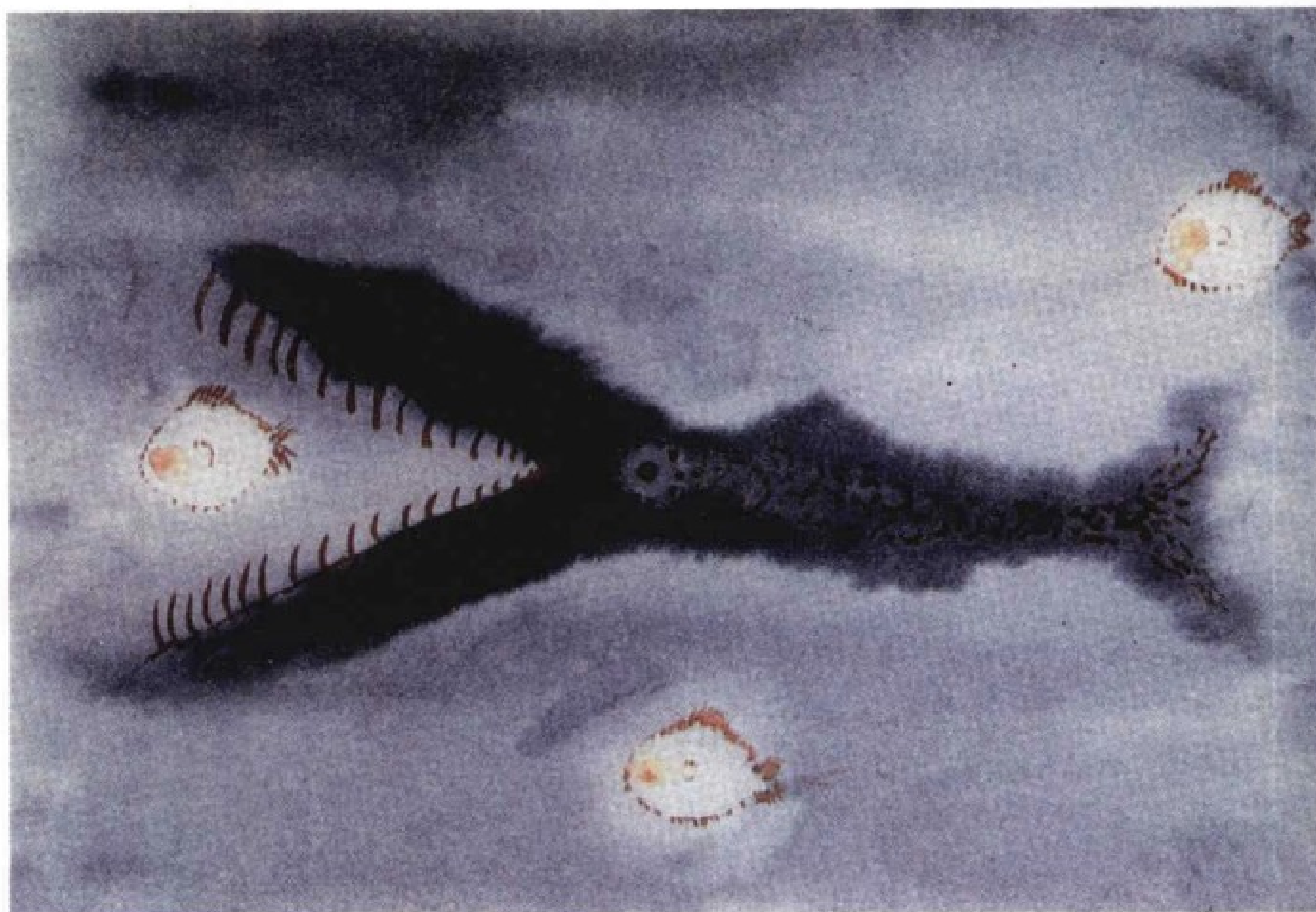


精典文库 042 KLASSICS



人类以前的生活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郑小倩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新平知
和聲
PDG

精典文库 KLASSICS

人类以前的生活

LIFE BEFORE MAN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人类以前的生活》讲述了三个深陷自我的牢笼难以自拔的人物,他们忍受着爱恨交加、人生悲喜的苦痛与折磨。伊丽莎白是个表面沉静、内心狂野、对过往耿耿于怀、暗藏仇恨的人,她有过很多情人,最近的一个刚刚自杀了。她的丈夫纳特是个善良但没有主见的人,他爱上了莱西娅,正在计划如何与伊丽莎白分手。莱西娅内心单纯,思想上迟迟没有步入社会,热爱恐龙更甚于人类。在他们背后,久久挥之不去的是伊丽莎白死去的情人克里斯的幽魂,三人的冲突和矛盾也随着情节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故事推向了同一高潮。

一部佳作……非常了不起。——玛丽琳·弗伦奇

文字简练,结构精巧……一部寓意丰富、含意隽永的著作。——彼得·坎普

一部现代人的传奇……阿特伍德的语言优美动听,故事荒诞而又充满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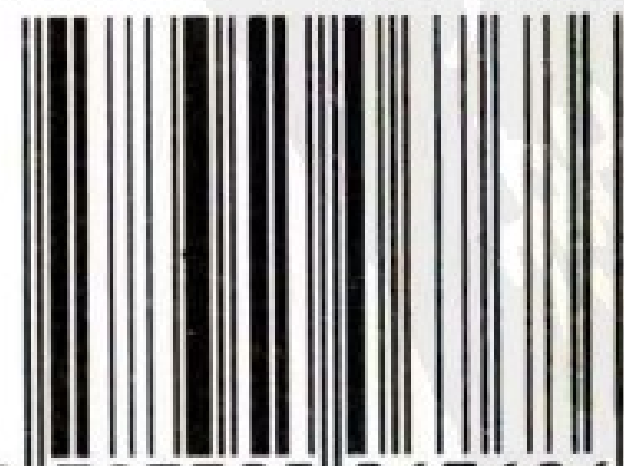
——《泰晤士报》

一部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作品——言语诙谐轻松,扎根现实,同时对人性 and 爱的真谛持有异常深刻的见解和洞察力。——《金融时报》

笔触温和,言语幽默,情节引人入胜,不同凡响,内容贴近真实生活,令人赏心悦目……一部闪烁着自由思想的小说。——《文学评论》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305-06768-6



9 787305 067686 >

定价: 28.00 元

人类以前的生活

Life Before Man

Margaret Atwood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以前的生活 / (加)阿特伍德(Atwood, M.)著;
郑小倩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305 - 06768 - 6

I. 人… II. ①阿…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145 号

Margaret Atwood

Life Before Man

Copyright © 1979 by O. W. Toad Limit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 - 2008 - 20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精典文库
书 名 人类以前的生活
著 者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 者 郑小倩
责任编辑 赵 丽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40 千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768 - 6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致谢

在此谨向以下提供了意见、信息、支持及其他各种帮助的人表示感谢: Carl Atwood, Lenore Mendelson Atwood, Ruth Atwood, Peter Boehm, Liz Calder, J. A. Donnan, Kate Godfrey Gibson, Jennifer Glossop, Beverley Hunter, Matla Kavin, Marie Kwas, Jay Macpherson, Fred J. Roberts, Rick Salutin, J. B. Salsberg, Savella Stchishin, Zenia Stchishin, Nan Talese, Marie Thompson, Jean Wachna, Mrs. Walpert, Mrs. Werblinsky。

也要感谢 Donya Peroff, 多年来我的不知疲倦的研究者; Phoebe Larmore, 我的经纪人; 以及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和天文馆的众位工作人员, 他们为我付出了他们的时间, 尤其是古脊椎动物学的 Joanne Lindsay, 她坚定地领着我穿越了晚白垩纪。

注: Lesje 发音为“Lashia”。

化石并非其原有生物的组成部分，它可能只是记录某种生物曾经存在这个事实，例如足迹化石和洞穴化石……我们必须借助于这些化石，才可以窥见灭绝物种的生活场景，才有机会研究它们的生活习性。然而，只有对那些在生物死后立即被掩埋起来，并且在同一场所固定而成的化石进行研究，我们才可能得出明确而肯定的鉴别结果。

——比昂·柯登，《恐龙时代》

看吧，我在对你微笑，在你体内微笑，通过你向世界微笑。你的举手投足间都带有我的模样，留有我的气息，我怎么会死呢？

——亚布拉姆·特尔茨(安德烈·辛亚夫斯基)，《冰柱》

第一部

1976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

伊丽莎白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生活。也不知道别人应该怎么生活。我只知道我现在怎么活的。现在的我活得像只剥了壳的蜗牛。这样没法挣钱了。

我想要我的壳回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做了这个壳。现在却被你带走了,无论你在哪。转移破坏你一直很在行。我想有个壳,像一件缀有小圆亮片的衣服,用各种不同的硬币做的,它们交叉相错、层层叠叠,像狍子坚硬的鳞片。带上套子的男人那玩意儿模型。一点也不渗透,像件法国雨衣。

我希望我不会再想你。你想让我震惊,唉,我没有震惊,我只感到恶心。真是件令人恶心的事,幼稚而且愚蠢。一个小孩发脾气打碎了玩具娃娃,可你打碎的是你自己的脑袋、你的身体。你想他妈的来个痛快,相信我再也不能够安心睡觉,每次翻身时总

1976年10月29日，星期五

会觉得你还躺在旁边。尽管你的身体不在那儿，却实实在在的，像条被切除了的腿，虽然没了，伤口还在疼。你想让我为你痛哭流涕，悲伤哀悼，坐在摇椅里，拿着黑边手帕，眼睛流血。但是我没在哭，我只感到愤怒。愤怒得想要杀死你，如果你自己没有先下手的话。

伊丽莎白仰面躺着，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鞋子并排放在床边的地毯上。这条椭圆形编织地毯四年前购于尼克·耐克商店，那时候的她还很热衷于家居装饰。地毯是货真价实的老奶奶手编碎布地毯。伊丽莎白胳膊放在身体两侧，腿脚并拢，眼睛睁开着。她能看到一点天花板，从她的位置也只能看到那么一点。那儿有条小裂缝，一条更小的裂缝从中分叉出去。什么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打开，缝隙不会扩大、裂开，也没有什么会经过那儿。它不过是在告诉你，天花板得重漆了，今年不行，要到明年。伊丽莎白努力想着“明年”这个词，但是发现自己集中不了精神。

左边有一点模糊的光线，转过头去，就会看到窗户，窗户上面挂着吊兰，中国竹片做的百叶窗半卷着。午饭之后她给单位打了电话，跟他们说她不会在家待着。她近来常这么做，因为她需要这份工作。

她不在家。她在她身体中间的某个地方。这身体现在平静地躺在床上，躺在印有老虎和花朵图案的床单上，穿着黑色翻领毛衣，黑色直筒裙，浅紫长衬裙，可从前面解开的米色胸罩，还有连裤袜，就是装在卵形塑料盒中出售的那种。天花板上看得到头

发一样的裂缝。她看见自己就在那儿,犹如一团浓厚的空气,又好像蛋白,就是煮鸡蛋时从蛋壳的裂缝中鼓胀出来的东西。她知道天花板的另一边空空荡荡,不像三楼房客们住的地方。远处,传来他们的孩子在地板上滚动玻璃球的声音,好似微弱的雷声。她这团空气正被一种轻柔的、若有若无的哨音吸入黑色的真空之中。她感觉自己好像轻烟一般被吸了进去。

她手指僵硬,没法活动。她想着她的手,就放在身体两边,想到了橡胶手套,想象着将骨头和皮肉都塞进手套里,一次塞一个手指,好像揉面团一样。

出于习惯她总是将门开着一点儿,像医院的急救室一样随时待命。透过门飘来南瓜烧焦的味道,她跟平常一样,留神等着听到诸如撞击、打碎东西和尖叫之类的声音。虽然还有两天才到万圣节前夜,但是孩子们已经点起了南瓜灯。现在天还没有黑,枕边的光线却已经暗了。她们那么喜欢乔装打扮,喜欢戴上面具,穿得奇奇怪怪的样子,跑过大街,踩着落叶,敲开陌生人的门,拿出纸盒子要糖。什么样的希望啊。那种兴奋,那种强烈的欢乐,为此她们要关上门计划上好几个礼拜。过去这一切都让她感动。它们像钥匙转动锁孔一样曾触动过她的心。今年孩子们跟她疏远了。想起以前穿着家居服的她曾站在医院育儿室的玻璃门外,静静地注视着她们粉红的小嘴一张一合。如今她们的脸都变了样。

她了解她们,她们也了解她。她们知道出事了。她们的礼貌和躲闪由于表现得太过完美,总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1976年10月29日，星期五

她们一直在观察我。她们已经观察我们好几年了。她们怎么就不明白该怎么做呢？她们表现得一切都很正常一样，也许对她们来说一切照旧。很快她们就会想要吃饭，而我就会去给她们做。我会从床上下去给她们做饭，明天送她们上学，然后我去上班。那才是正常的顺序。

伊丽莎白过去常做饭，而且做得很不赖。就是她对地毯感兴趣的那个时候。她现在也下厨，削皮，煮东西。经过她的手，一些食物变硬了，一些软了，白的烧成了褐色。一切如常。然而食物再也不会让她想到《美食之家》上面特别强调的红、绿、橙之类鲜亮的颜色。相反，食物在她眼里都成了报刊文章中的图例，显示着你的早餐中含有多少脂肪。白皮鸡蛋、白色长条熏肉、白色奶油。代表低脂肪的鸡肉、烤肉和牛排。现在所有的食物对她来说都是这些味儿。尽管如此，她吃着，狠命地吃，重量将自己都压倒。

有人轻轻地敲门，还听得到脚步声。伊丽莎白将视线从天花板上收回来。从梳妆台上橡木镶边的椭圆镜子里，她看到门开了，客厅一片黑暗，纳特的脸像只苍白的气球蹦了出来。他走了进来，碰断了那条她经常在门边拉起、想把他挡在门外的无形的线。她转过头，向他微笑。

“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了？”他说，“我给你倒了杯茶。”

1976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

纳特

他不知道现在“爱”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他们一直彼此称呼亲爱的。为了孩子们。他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进门之前先敲门,什么时候不再认为那也是他房间的门。是他们让孩子们单独住一个房间而他睡那张空床的时候。那张空床,她那时候是那么说的。现在她叫它多余的床。

他把茶杯放在床头柜上。一旁摆着广播钟,每天欢快的早间新闻会将她喊醒。还有个烟灰缸,没有烟头。怎么会有呢? 她又不抽烟。但克里斯抽。

纳特还睡在这间屋子里的时候小柜上有烟灰、火柴、镶边眼镜,还有从他口袋里掏出来的硬币。他们过去将这些硬币存在一个花生油罐里,用来给对方买小礼物。胡花的钱,她总这么说。现在他每天晚上依然掏空口袋里的硬币。这些硬币一点点增多,

1976年10月29日，星期五

就像他房间的五斗橱顶上的老鼠屎。他的房间。你的房间，她说，好像要把他关在那里面。

她抬头望着他，脸色暗淡，眼睛发黑，笑容惨白。她根本不需要努力，她一直在努力。

“谢谢，亲爱的，”她说，“我马上就起来。”

“你要是愿意，今晚我来做饭，”纳特说，想帮上点忙。伊丽莎白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她这样无精打采，这样毫不鼓励，让他感到非常愤怒。但是他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他做了表示，她却无动于衷。

纳特进了厨房，打开冰箱，在里面翻找着，就像是在满抽屉杂乱的中间翻找一样。罐子里盛着剩菜，豆芽已经变质，装在塑料袋中的菠菜开始腐烂，散发出草地发臭的味道。别指望伊丽莎白来清理。她过去倒是常常清理的。现在她可能去收拾其他东西，但不会收拾冰箱了。他还是自己来打扫吧，明天或者后天，抽个时间。

这会儿他得凑合出一顿饭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经常在厨房帮忙，但那是以前，以前总有做饭的材料——他想起那时候，真像一段逝去的浪漫时光，又像一部讲述游侠骑士的迪斯尼电影。现在大部分的生活用品都是他去买的，用袋子装着放在自行车篮子里带回家。不过有时他忘记了一些东西，回家之后才发现没有鸡蛋，没有卫生纸。然后只得让孩子去街角的小店买，那里什么都贵些。以前，在他的车还没卖之前，根本没这么麻烦。每到星期六他就开车载伊丽莎白出去购物，回家之后帮她搬那些

瓶瓶罐罐。

纳特将滴水的菠菜从冰箱的储物格子中拿出来,扔到了垃圾桶里,菠菜渗出绿色的汁液。他数了数鸡蛋,不够做煎蛋饼了。他决定还做干酪通心面,这个主意不错,因为孩子们都喜欢吃。伊丽莎白不喜欢,但她也会吃的,她会一边心不在焉地大口吞食,好像这是她最不会在意的东西;一边笑得像个殉道士,无声地责问着,目光越过他凝视着对面的墙。

纳特把鸡蛋倒进锅里,翻炒,拌碎,翻炒,拌碎。一点烟灰从他点着的烟上落下来,飘到了锅外面。克里斯用猎枪击碎了自己的脑袋,这又不是他的错。用的是猎枪,这就概括了克里斯的挥霍浪荡、歇斯底里,这些品行一直让他觉得克里斯很讨厌。如果是他,他会选择一把手枪。如果他真的打算去做的话。让他难受的是出事之后电话打来时她看他的眼神:至少他有胆量,至少他是认真的。当然她从来没这么说过,可他确信她把他们俩作了一番比较,对他很反感,因为他还活着。懦夫,还活着。真是没种。

而且尽管她没有明说,他知道她在为整件事情责怪他。要是你这样或那样,这么做或者那么做(他不知道怎么做),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我也不会这么感到有压力,遭到打击,备受煎熬了……她认为是他辜负了她,他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责使她变成了一堆战战兢兢、脆弱无助的行尸走肉,可能随便遇到什么男人,听到他说你的奶子真不错,就会像个吸盘一样紧紧跟着人家。或者像克里斯说过的其他什么甜言蜜语,总之是些诱使她打开内衣上“爱之锁”的话。更可能会像“你的大腿布局得不错”这样的话。玩象棋的人喜欢说到布局。纳特对此很清楚,因为他自己也曾是

1976年10月29日，星期五

其中一员。纳特从来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女人会觉得下象棋很挑逗。有些女人哪。

这样已经有一个星期了。自从那天晚上得知出事之后，每个下午她都会躺在曾经是他的，一半是他的那张床上，而他每天都会给她端茶。她接过茶时脸上那种伤心无助的表情让他忍受不了，也抗拒不了。都是你的错，亲爱的，不过你可以给我倒些茶。算是小小的赎罪。还有阿司匹林和水。谢谢。现在走吧，找个地方内疚去吧。而他是个言听计从的傻瓜，像个好孩子。

然而去认尸的却不是她，伊丽莎白，而是他。当时她备受折磨的眼睛似乎在说，根本不该让她去。于是他尽职尽责地去了。克里斯的寓所他只去过两次，而伊丽莎白在过去两年里每星期至少去一次。他站在那个屋子里，忍着阵阵恶心，鼓足勇气环视四周。他感到她就在那间屋子里，犹如空气中的一条曲线，一个旁观者。她的存在感甚至比克里斯的还要明显。说起来，他的脑袋都没了。无头骑士。不过还辨认得出。跟大部分人不同，克里斯的神情从来都不会从那张肥大的扁脸上显露出来。他的表情藏在身体里。这个脑袋曾经老惹麻烦，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克里斯才选择击中它而不是身上的其他部位吧。他是绝不会想要残害自己的身体的。

一块地板，一个桌子，一张床。床边放着一个棋盘，床上躺着他们说的那具躯体和四肢。空气中由伊丽莎白所控制的黑洞，这个微弱勉强的联系，将他和纳特的另一个身体连在一起。克里斯穿着西服，白衬衫，系着领带。纳特一想到那个情景（那双肥厚的手打着领结，对着镜子将它抚平，天哪，他连鞋子也擦得锃亮）真

想要哭了。他将手伸进夹克衫的口袋里，握着硬币和家门钥匙。

“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把你们的号码留在桌子上？”第二个警官问道。

“不知道，”纳特说，“我们是他的朋友，可能因为这个吧。”

“你们两个都是他的朋友？”第一个警官问。

“是的。”纳特回答。

纳特正准备将砂锅推进微波炉，这时简妮特走进了厨房。

“晚上吃什么？”她问道，又加了一句“爸爸”，似乎在提醒他是谁一样。

纳特突然发现这个问题令人非常悲伤，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让人想起了往昔。他的眼睛不禁模糊了。他想把砂锅盘扔在地上，举起她，给她一个拥抱，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只是轻轻地关上了微波炉的门。

“干酪通心面。”他说。

“好吃，”她说，声音疏远而谨慎，故意显出心情愉快的样子，“有番茄酱吗？”

“没有，”他说，“番茄酱没有了。”

简妮特用大拇指在餐桌上划着，手指在木头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她这么划了两下，然后说：“妈妈在休息吗？”

“是的，”纳特回答，接着又很愚蠢地加了一句，“我给她倒了杯茶。”他将一只手放在身子后面，支在橱柜上。他们都明白应该对什么避而不谈。

“哦，”简妮特用小大人的口气说道，“我很快就来！”她转过

1976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

身，穿过厨房的门走了出去。

纳特想要做点什么，发泄一下，比如将厨房的玻璃打个稀巴烂。但是玻璃对面有个屏风，那会削弱拳头的力量。其实现在不管他做什么都会显得很可笑。跟击中脑袋比起来，打碎玻璃又算得了什么呢？简直是走投无路。如果这是她事先计划的，那这真是个再好不过的计划了。

1976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

莱西娅

莱西娅在史前时代中神游。头顶的太阳比她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鲜红、耀眼。沼泽地里生长着茂密的厚茎植物,还有庞大的羊齿植物。沼泽中央,一群瘦骨嶙峋的剑龙在吃草。在它们周围,有几只更加高大、反应更为灵敏的弯龙。剑龙在这里对它们是一种保护,但两者其实毫不相干。这些弯龙小心翼翼,十分警觉,它们不时抬起它们的小脑袋,后脚支撑着立起,鼻子在空中嗅着。一旦有什么危险,这些弯龙肯定会第一个拉响警报。离她较近的地方,一群身型居中的翼龙在高大的桫欏树丛中飞来飞去。莱西娅蹲在其中一棵树的顶端,透过望远镜观看眼前的一切,心情愉快而沉静。恐龙对她毫无兴趣。即使它们偶尔瞥见或嗅到她的存在,也根本不会注意。她对它们来说实在太陌生了,陌生得它们一点也关注不到她。当年土著居民发现了库克船长的船,

1976年10月29日,星期五

就曾对此完全忽视。因为他们认为那样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除了躲藏,这是让人看不见的最好的方法了。

莱西娅每次想到这个,都知道这样的幻想并非对所有人都是——一种享受。然而对她确实如此,尤其因为她总是任由自己随意选择,毫不在乎古生物学上的正规说法。上班的时候,她基本上是个目光犀利、见解客观、古板得甚至有些教条的人,她觉得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纵容自己像现在这样在侏罗纪游荡。她还故意混淆年代,增添色彩:为什么剑龙不可以是亮蓝色身体,还长有红色、黄色的斑点,而必须是专家(她也可以勉强称得上是其中一个)推测的那种单调的灰色或棕色呢? 弯龙的侧面可以闪着彩色的光泽,桃红、紫红、浅粉,让人感觉宛若章鱼身上不断伸缩变幻的叶绿体。它们只有死了之后才会变成灰色。

其实也不完全是虚构幻想,她熟知现代蜥蜴中有些较为奇异的种类的色彩很鲜艳,更别说一些哺乳动物,比如山魈也长着鲜红的臀部。而这些稀奇古怪的特征肯定有其发展的根源。

莱西娅知道她在返祖退化。她最近经常这样胡思乱想。都是她童年和少年时期存有的古怪念头,后来由于种种考虑暂时搁置了。人类取代了恐龙,这在她头脑中也好、地质演化史上也好,都是事实;但是思考人类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不管怎样,她的生命中跟人有关的这部分暂时已成定局。已成定局,正如已在其中:错误已经铸成。现在说人指的就是威廉。威廉认为他们两个都已经安定下来了。他看不出有什么需要改变的理由。莱西娅想到这个,也觉得不可能变。只是她再也不能把威廉当作幻想的对象,尽管她尝试过;她也想不起曾经幻想威廉的时候是个什

么样儿。有关威廉的幻想这个说法本身不知怎么回事就很矛盾。她也不觉得威廉这个事实有多重要。

史前时代中没有人，没有其他人类，除非偶尔有她这样孤单的观光客，或者避难者，蹲伏在绿叶遮蔽的树上，手拿望远镜只顾忙着自己的事。

电话铃响了，莱西娅立马跳了起来。她大睁着眼睛，端着咖啡杯的手迅速抬起，下意识地挡着什么。她是那种极易受到惊吓的人，她对朋友们说。她认为自己是个胆小如鼠的食草动物。只要有人从背后拍她，或者地铁保安吹起口哨，她都会惊得跳起老高，就算她知道有人在她身后，知道保安马上就要吹口哨也没用。有些朋友觉得这很可爱，但她知道有些人会感到恼火。

当然她不想惹人恼火，因此总是尽力克制自己，即使身边没人也如此。她把咖啡杯放在桌子上——待会儿再清理——起身去接电话。她不知道将会是谁，她又希望是谁。她发现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等她拿起听筒，电话已经断了。听筒里一片嗡嗡声，正是这个城市的声音，这个声音在玻璃窗外振荡回响，又经过她对面的水泥大厦和她自己住的这幢大楼扩散增强。住在公寓大楼的人，吊在悬崖边的人。十四层的高度。

莱西娅拿着听筒，像听人说话一样听着里面的嗡嗡声。她听了一会儿才放下。肯定不是威廉。他从来不会没事给她打电话，总要有点实际的事。我就来。在××等我。我在××点到不了。

1976年10月29日,星期五

我们走吧。后来,他们住到一起之后就是,我××点回来。最近则是,我要到××点才能回来。威廉不在对她没什么影响,莱西娅认为这说明他们的关系已日趋成熟。她知道他正在忙活一个重要的项目。污水治理。她尊重他的工作。他们总是许诺要给彼此足够的空间。

已经第三次了。上周两次,还有刚才一次。今天上午她对一起工作的姑娘们、女士们说了,随便提起的,说完哈哈大笑以表示她毫不在意,但立即就用手捂住了嘴巴。她觉得她的牙齿相对于脸显得太大了,使她看起来过于瘦削,面露饥色。

伊丽莎白·舍恩霍夫也在,在他们十点半工作不忙时常去的咖啡屋。她是特别项目部的。莱西娅经常看见她,因为化石是博物馆里比较受欢迎的一种东西,所以伊丽莎白工作时喜欢加上一些化石。今天她走过来说要搞一个系列展,需要用到莱西娅的一些材料。她想把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的一些小东西和从同一地区发掘出来的天然物品放在一起。她称之为“人工制品和自然环境”。她可以准备一些填塞动物标本和拓荒者用过的斧头、陷阱,再放上几块化石骨头增加效果。

“我们想让人们知道,”她说,“加拿大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莱西娅不赞成这种折中的宣传方式,但她知道这很有必要。毕竟面对的是普通公众。不过,这仍然浅薄不堪,听到伊丽莎白用她那种无所不能的母性的口吻问莱西娅能不能给她找一些真正好玩的化石,她心里不禁对伊丽莎白生出一丝反感。难道不是所有的化石都很好玩吗?莱西娅礼貌地说她看看能找些什么。

伊丽莎白一向擅长分辨别人的反应,这一点让莱西娅心生敬佩——她自己,她觉得根本做不到——这时伊丽莎白认真地解释说她的意思是看起来比较好玩。她将不胜感激,她说。

莱西娅一听到别人说感激就心软了,态度也变了。如果伊丽莎白想要一些超大的趾骨和颅骨,她很乐意给她几个。再说,她看上去真是糟透了,脸色苍白如纸,但是大家还都说她应对自如。莱西娅根本不能想象她会处在那种境况,因此也就没法猜想她要如何应对。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几家报纸都报道过,而且当时伊丽莎白也没有刻意隐瞒。

大家都很小心,当着她的面都避免提到克里斯或者任何跟他有关的事情。莱西娅听到她说想在展品中放上一把燧石枪时,发觉自己眨了一下眼睛。她自己可绝对不会选择枪击自杀。但或许这些意识上的盲点都是必要的,是伊丽莎白得以应对自如必需的一部分。没了这些,你还能怎么办呢?

为了转移话题,她兴冲冲地说:“你们知道吗?我最近老是接到匿名电话。”

“下流的那种吗?”玛丽安问。

莱西娅说不是。“不知道是谁,只是打过来,等我去接的时候他又挂掉了。”

“很可能打错了。”玛丽安说,一下子没了兴趣。

“你怎么知道是个他呢?”特里希问。

伊丽莎白说:“恕我失陪了。”她站起来,略略停了一下,然后转身像个梦游的人一样沉着稳步地向大门走去。

“真不幸,”特里希说,“她一定很难过。”

“我说错什么了吗?”莱西娅问。她绝不是故意的。

“你不知道吗?”玛丽安说。“他以前常常那样打电话给她。到最后一个月时,至少每晚打一次。那时候他已经辞职了。她和菲利普·伯勒斯说过,嗯,那是出事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你可能觉得她早就知道后来会发展成那样。”

莱西娅立刻红了脸,用手捂住一边。总有什么事情她不知道。现在伊丽莎白肯定以为她是故意的,肯定会憎恨她。她不明白怎么就没听过这件事。她们可能就坐在这儿,在这张桌子边上说的,可她当时没在意。

莱西娅回到客厅,重又坐在椅子上,点了一支烟,一旁是泼洒了的咖啡。她抽烟时没吸气。相反她用右手的两个手指拿着烟放在嘴边,拇指触着下巴。这样她就可以在一团烟雾中眨巴着眼睛,放心地说笑了。她能够理解中东地区的人们为何要用面纱遮住头和脸。这跟谦逊不谦逊毫无关系。有时候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拿起一个印花枕头把脸遮住,盖住鼻梁,她的鼻子在这个国家显得有点太长、弯得太厉害了,只留下一双深邃的眼睛,乌黑乌黑的,望着盥洗室镜子里的她,在蓝紫色的花朵之上,显得那么的神秘莫测。

1976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坐在灰色的沙发里,交叉的两手静静地放在膝上,那姿势像是在等飞机。起居室的光线朦朦胧胧犹如在水中。由于这间屋子朝北,因此一直都不够明亮;伊丽莎白发现这样倒让人感到平和。沙发其实不是灰色的,应该说不仅仅是灰色的,因为上面还有淡淡的紫色花纹,设计得像纵横交错的脉络。她当初看中这种蜡染的图案,因为它不伤眼睛。

在她左脚边,蘑菇色的地毯上,有一张橙色的皱纹纸,是孩子们在房间里忙活什么东西用剩下的。像一片火焰,看着很刺眼。但她懒得去管。要是以前她肯定会弯腰捡起来,揉成一团扔掉。她不喜欢任何人动这个房间,孩子也好,纳特也罢,尤其他身上还沾着木屑,滴有亚麻籽油的污渍。他们在各自的房间里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都

1976年10月30日，星期六

不关她的事。她曾经想过在她的房间和这个房间里都放些植物，但想想又算了。她不希望再有其他什么又得让她操心的东西。

她闭上眼睛。克里斯就在这间屋子里，和她一起，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像暴雨将至时的空气。闷热。闷沉。闷得逼人。但这不是因为他已经死了的缘故，他一直都是那样。他将她的背抵在门上，胳膊紧紧地抱着她，肩膀宽阔无比，她想推也推不开，他的脸沉沉地压在她的脸上，重得要命。他恐吓她。我现在不要你走。她很讨厌别人管着她，向她施压。纳特没有这种力量，从来也没有过。她轻而易举地嫁给了他，跟试穿鞋子一样容易。

她在议会街上那个屋子里。喝着饮料。杯中的液体泼洒到租来的桌子上，在油毡桌布上面留下一圈圈紫红的印记。桌布的图案是那种很俗气的花团，黄底灰绿，她现在也看得见那些花团，它们仿佛在燃烧，直烧到她的眼睛里去。他们在那间屋子里总是低声说话，但其实没这个必要。纳特在好几英里之外，不过他知道她在这里，她留了号码，以防万一。他们窃窃私语，他的眼睛闪着热情的光芒，像泛着亮光的钉头。又像铜头蛇。或者说放在眼睛上的硬币。他从桌子对面紧紧握着她的手，似乎稍一放松，她就会从桌边滑落，掉下悬崖，或者陷进流沙，永远地消失不见了。要不然就是他转瞬即逝。

她听着他说话，目光落在皱巴巴的桌布上。他在地摊买的短蜡烛，俗不可耐的塑料假花，还有他从单位偷回来的猫头鹰标本，还没有裱，又没有眼睛，真像他开的一个骇人的玩笑。桌布上的

花团开始慢慢地旋转,仿佛是在一片滑溜溜的海面上漂浮走了;有的地方人们将花环放进水里漂走,以示祝福。然后花环开始上升,他手中那股力量退缩了,一切都在后退、下落,大汗淋漓的身体挨着她倒下,像泥土一般厚重。她从来不在那张床上逗留,床单总是湿漉漉、灰蒙蒙的,不停地退啊,退啊,直到再也无法后退了。她从来没有在白天看过那间屋子。也不愿去想它现在什么样子。床已经空了。肯定有人来打扫过了。

她睁开了眼睛。她得关注一些简单透明的事物。餐具柜上有三只碗,一只粉紫的,一只瓷制的,还有一只嘉阳牌的,后一只还是其中的精品。她对自己的眼光还是很满意的,她可是见多识广才得来这份自信。餐具柜是松木的,她在松木家具流行之前买了这个柜子,又在精简家具流行之前把它拆散改小。如今的她再没这份闲心了。柜子真是个上乘的柜子,碗也都是好碗。低俗的东西她肯定不会摆放在这个房间里。她的目光掠过那几只碗,它们淡淡的颜色,不甚对称的曲线,那些失衡之处,给人感觉美妙无比。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这些碗能装什么呢?鲜花不行,信件也不行。它们应该用来装些别的东西,应该用来装赠予之物。此刻它们承载它们自己的空间,那轮廓优美的空落。

你的房间,房间外面的一切,两者之间隔着屏障。你好像能随身带着那个房间,就像周身弥漫着一种气息。那是类似福尔马林的一种味道,像旧橱柜的里面,老鼠一般,悄悄的、偷偷的,像麝

1976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香，昏暗又浓郁。我只要和你在一起就觉得是待在那个房间里，哪怕我们在外面，哪怕我们在这里。我现在感觉就在那个房间里，只是现在你锁上了门。门是棕色的，上面的清漆都剥落了，锁和锁链都是黄铜色，门上有两个子弹穿过的洞，你跟我说过，是一周前有人从走廊里射的。那里不是很安全。我每次总是坐出租车，下车后让司机等着，直到我按了门铃，走到门厅裂缝很大的拼花地板上才觉得安全。安全说来只是个笑话。门锁上了，这也不是第一次，你根本不想让我出去。你知道我一直都想出去。然而同时我们俩又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相互了解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在某些方面，我对你的信任胜过对任何人。

我得走了，她说。他正在拨弄她的一绺头发，揪在一起又散开。他竖起左手食指，放在她的唇间，和她的牙齿交会。她尝出酒的味道，和她自己的汗味，她身上的味道，嘴唇咬破流出的血，不知道是他们俩谁的。

为什么？他问。

反正得走了。她不想说是为孩子们，因为他听了会生气。但是她不希望孩子们醒来找不着她。

他没有吭声，只是一个劲儿地把她的头发掀起又散开，他自己的头发像羽毛似的蹭着她的脖子，他的手指滑过她的下巴、喉咙，他好像聋了一样，好像再也听不到她说什么。

1976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莱西娅

莱西娅走在威廉身边,手牵着冷冰冰的手。这里没有恐龙,只有千篇一律,像他们一样四处闲逛的行人,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心漫无目的地寻觅。莱西娅一边走,一边打量街边的服装小店和百货商场,橱窗里都摆着面色惨白、瘦骨伶仃的人体模特,她们向前扭胯,两腿叉开,一条腿微微屈膝,手生硬地搭在臀上。要是她们能动起来,那肯定是在扭啊、抖啊,不把衣服脱光绝不罢休。幸好只是些僵硬的石膏和电线,看上去才那么优雅。

最近莱西娅常常在下班的路上到这些店里来逛。她扫视着一排排衣架,搜寻一件可能适合她,可能她也适合的衣服。她几乎从来不买。她试穿的都是一些长款,有刺绣,灵动飘逸的衣服,跟她平时穿的仿古样式的棉布衣服差别很大。有些还有衬裙,土气得很。祖母要是看到了肯定会大笑。她那种细细尖尖的笑声,

1976年10月30日，星期六

像开门时咯吱咯吱的响声，她笑起来时还常常用红棕色的小手捂住嘴巴。

她想去扎耳洞。有时，她看了衣服之后，就去香水柜台，在手腕上喷点试用香水。威廉说他对服饰不感兴趣。他唯一的要求是，她不能剪短发。这没什么，因为她也不想把头发剪掉。她什么也没触犯。

威廉问她要不要喝点什么。她说可以来杯咖啡。他们不是出来喝咖啡的，他们本来要看电影。可是为了决定看什么，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星报》的娱乐版。两个人都想让对方决定。莱西娅想看大学生电影节上重映的《金刚》，威廉到最后说他一直想看《大白鲨》。莱西娅毫不反对，这样她就可以看看鲨鱼拍得怎么样，毕竟鲨鱼也是现存的一种古老的生物。她问威廉知不知道鲨鱼的肝脏呈漂浮状，只要拎起鲨鱼的尾巴它就会全身麻痹。威廉没听说过。等他们赶到电影院，《大白鲨》的票已经卖完，而《金刚》开演有半个小时了。于是他们只好四处走走。

此刻他们坐在科廊酒吧二楼一张白色的小桌前。威廉要了一杯加里安奴酒^①，莱西娅点了一杯维也纳咖啡。她兴味索然地吃着勺子里的奶油。威廉这时候已经不再因为错过电影而生她的气了，正在向她讲解他们最新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是用焚烧垃圾的热量启动蒸汽发电机损失的能量多呢，还是直接燃烧垃圾损失的多之类的。威廉是环境学专家。莱西娅尽管对此一贯态度

^① 原产于意大利的一种甜酒，由几十种不同的药草和芳香植物酿制而成。——译者注

认真,听他说起工作总是神情专注,但偶尔还是会用沙哑的声音说不就是污水处理嘛。不过,莱西娅还是很敬佩威廉的工作,赞成他认为他的工作对于人类生存远比她的重要。这当然是对的,人类现在正面临被自己的粪便溺死的危险。威廉会拯救他们的。这一点只要看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了,他那么自信,那么热切。威廉又要了一杯加里安奴酒,然后开始大谈特谈他计划如何通过分解粪便来生产沼气。莱西娅拍手称道。不管怎么样,这至少可以解决石油危机。

(实际上,人类能不能幸存关她什么事呢?她不清楚。恐龙没能幸存下来,世界也没毁灭。每当她情绪低落——她发现此刻就是——她就觉得人类是自作自受。自然会考虑其他物种的。要不然,看具体情况吧。)

此刻威廉正谈着金龟子。他是个好人,可她为什么还这么不知足?有段时间她对金龟子很着迷。澳大利亚曾通过大量进口非洲金龟子处理牧场问题——层层积累的干羊粪和牛粪阻碍了牧草生长——这给人们带来过几许希望。她和威廉一样,都认为这是一种出色的生态解决方法。不过她早就听过了,听过很多遍了。后来还是威廉的乐观感染了她,他总是相信不管什么灾难都能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她想着威廉的头脑,秃顶,一块一块粉粉的。威廉·瓦斯普^①,她过去喜欢这么叫他,异常亲昵地喊,不过不久她就发现他认为那是种族诬蔑。

^① 威廉姓 Wasp,拼写同 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意为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北美白人,常用来指有权势的上流白人阶层。——译者注

1976年10月30日，星期六

“我可没有喊你莱西娅·拉脱维亚^①。”他愤愤不平地说。

“立陶宛，”她纠正说，“利特瓦克^②。”威廉说不好波罗的海语。“你要是那么喊，我也无所谓。”但是她说谎了。“叫你威廉·加拿大怎么样？”

小比利^③，可爱的比利。你一天都到哪儿去了。紧接着金龟子的话题他们又争论起二战来。威廉认为英国人，毋庸置疑，还有加拿大人——包括他父亲，他是个海军军官，是他造就了现在的威廉——都是出于崇高的道德情操，参加二战就是为了拯救犹太人不至于灰飞烟灭。莱西娅不同意，她说救了几个犹太人只是意外收获，不是主要目的。其实战争就是你争我夺，打击对抗。希特勒如果没有攫取波兰，入侵荷兰，很可能会把犹太人装进烤箱，想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威廉觉得她这么说真是忘恩负义。莱西娅接着搬出了她的雷切尔姑姑，一个没救出来的鬼魂，她那没名没姓的金牙早已充实了瑞士银行的某个账户。对这个冤死的鬼魂该怎么说呢？威廉哼哼着，走进卫生间刮胡子去了。莱西娅感到有点自讨没趣。

（还有另外一个祖母，也就是她母亲的母亲，曾说，我们最初欢迎希特勒。我们以为他好歹要比俄国人强。可是你看现在这个样子。这很讽刺，因为她的丈夫实际上是个共产党，那还是在乌克兰的时候。这就是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原因：都是因为政

① 拉脱维亚和下文的立陶宛是欧洲东北部两个相邻的国家，位于波罗的海东岸。——译者注

② 立陶宛犹太人。——译者注

③ 威廉的昵称。——译者注

治问题。她丈夫甚至不愿进教堂，他连一步也不想踏进去。我痛恨教堂，看到就想啐上一口，他说。在他去世很久以后，外祖母依然为此伤心哭泣。)

莱西娅最近发现自己不再指望威廉向她求婚了。她一直以为求婚是早晚的事。和一个人同居，尝试着一起生活，然后结婚。她的大学同学都是这样过来的。但是现在她发现，威廉觉得她是个无比怪异的人。当然，从某些方面说，他爱她。他们做爱时他亲昵地咬她的脖子。她感觉他和别的女人不会这么放松，那种，用她有一次听他讲的话说，跟他同类的女人。他和那种女人做爱只会像鲑鱼交配一样冷静而疏离，威廉从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射入他凉凉的银色精子。他会将他的孩子看作议题。他的议题，干净得一尘不染。

关键在于：威廉不想要她生孩子。不想和她生。尽管她暗示过，尽管她可以悄悄怀上。知道吗，威廉，我肚子里多了个小果子。你的果实。这样啊，他可能会说，那就拿掉吧。

哦，这样说对威廉很不公平。他欣赏她的智慧，鼓励她在他的朋友面前使用艰深的术语。她每次说“更新世”总让他感到激情难耐。他赞赏她美丽的头发，凝视她又大又黑的眼睛。他为她感到骄傲，她是他的奖杯，也是他洞察世事的明证。可是他在安大略伦敦市的家人会怎么看她？

莱西娅想象他的家族庞大兴旺，全都金发白肤。他们整天不是忙着打网球，就是打高尔夫。打球之余，就去剧院坐在露台上看戏饮酒——她觉得他们冬天也爱这么聚。他们对陌生人彬彬有礼，私下却对他们评头论足，可能会说，“那家伙连他祖宗是谁

1976年10月30日，星期六

也搞不清楚”。莱西娅对祖辈还是很放心的，可一说到曾祖辈，麻烦就来了。

她知道威廉的家庭不是这样的。然而，她跟她父母一样，对任何有着纯正英国血统，没有穷到睡大街的人都心存戒意。她明白不该这么想。威廉家可能并不比她家富有多少。他们只不过架子大些而已。

过去她很怕跟他们见面，担心他们如何评判她这个人。如今她倒很期待。她要把牙齿染成金色，头上顶着流苏披肩，打着手鼓，踩着节拍，惊艳出场。正符合他们心惊胆战预想的情况。她的祖母拍着鼯鼠一样可爱的小手，没牙的嘴巴里发出快乐的笑声，鼓励她前行。血统会证明一切。“我们眼望上帝，可他们追寻猪猡。”仿佛人跟奶酪一样，越老越有价值。

“新泥盆纪没有金龟子。”莱西娅说。

威廉一愣，说：“你说什么？”

“我在想金龟子和粪便的关系，”她回答说，“就说人和性病，到底是先有哪一个呢？我觉得寄主总该先于寄生物出现，可真是这样的吗？也许人是为病毒而生的呢，好给它们的生存提供一个方便之所。”

威廉认为她在开玩笑。他大笑着说，“你真会作弄人。”他一直觉得她很冷幽默。

一条阿尔伯脱龙——莱西娅喜欢叫它惧龙——推倒了科廊酒吧北面的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边嗅着生人气味，一边站稳强壮的后腿，短短的前腿连同剃刀一般锋利的爪子缩在胸前。眨眼之间威廉·瓦斯普和莱西娅·利特瓦克就会变成两堆肉骨。

惧龙要吃,要吃。它是一张会行走的大嘴,要是能够,它可能会吞下整个世界。是莱西娅把她带到这儿来的,这时候她对它的态度冷静而友好。

威廉,这儿有个问题等你解决,莱西娅想着。赶快处理吧。

1976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纳 特

他没穿雨衣。细细的雨珠落在他的厚毛衣上、胡子上,汇集到一起顺着额头流下来。既然他没穿雨衣,又淋得这样湿,冷得瑟瑟发抖,她能不让他进门吗?

他将自行车停在车道上,靠着紫色栏杆锁好。和平时一样,但又和平时不一样。他有一个月没见到她了。四个星期。她流的眼泪,他愧疚的耸肩,还有许多他们两人都经历过的肥皂剧情节,包括“最好如此”那样的话。她打过几次电话,想让他过去,但他都回绝了。他不喜欢反复做同样的事情,不喜欢预先通知。然而这一次,是他给她打的电话。

她住在 A 栋, A 栋 32 单元,那是西伯尼东区一幢年代有些久远的大楼。单元号写在前面,字母 A 在旁边。他刚一按门铃,她立即就开了门。她一直在等他。但是头发不是刚刚洗过,也没穿

天鹅绒睡衣。她穿了一件有点脏兮兮的浅绿色毛衣，和一条宽松裤。手里端着一杯喝了一半的饮料。饮料里浮着一片柠檬皮，还加了冰块。准备充分。

“啊，”她开口了，“周年快乐。”

“什么周年？”他问。

“星期六可是一一直都是属于我们的。”她酸酸地说道，有点醉了。他不能怪他。他发现自己从来就不会责怪人。大多数时候他都能理解她的不满，只是做不好而已。

“她可没有老盯着我们，”玛莎接着说，“这个情况紧急，那个情况紧急。真不好意思打扰，可是孩子磕破头了，”玛莎大笑起来。

纳特真想抓住她的肩膀，使劲地摇她，把她推到墙上。当然他不能。他只是站着，木然地看着她，身上的雨水都滴到地板上。他感到背上的肌肉像棒棒糖上舔得热乎乎的乳脂一样直往下沉。奶油硬糖。嘴里含着棒棒糖不要跑，他要跟孩子们说，可是已经看到她们摔倒的样子，细细的棍子戳到了嘴巴。奔跑着，摔倒了，爬起来，大叫，是他在叫。天哪！

“你能不能别扯到孩子？”他说。

“干吗？”她说，“一直都跟她们有关系，不是吗？”她转过身，经过门厅，进了起居室。

我应该现在就走，纳特想。但是他跟着她，先脱下湿鞋子，光脚踩着地毯向前走。还是那条地毯。

只亮着一盏灯。她早就安排好了，灯光。她在沙发上坐下，那儿光线很暗，一片阴影。长毛绒沙发，他曾在此第一次吻她，也

曾在此取下她的发夹，轻轻地抚平她的头发。大而有力的手。他曾以为那双手，那个怀抱会让他觉得安全。

“她总是以此为借口。”玛莎说。她穿了双羊毛钩织的拖鞋。伊丽莎白从来不穿这种拖鞋。

“她从来没讨厌过你，”纳特说。这样吵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当然不了，”玛莎说，“她怎么会讨厌女佣呢？我帮她把脏活累活都干了，她还应该付我工钱呢。”

纳特再一次觉得，他对这个女人说的太多了。她误解了，她在打击他的自信，借此对付他。“这样说不公平，”纳特说，“她一直都很尊敬你。她从来都没想干涉什么。她为什么要干涉呢？”至于玛莎说干脏活的挖苦话，他没有回应。你就这么想的吗？他想问，但是又怕听到不想听的答案。你就爽吧。高中时在储物间闲扯的话。眼下他闻到自己身上有股怪味，湿嗒嗒的袜子，裤子上滴的松油。她以前老打趣他，他们常一起坐在蟹爪腿浴缸里，她给他搓背。你老婆不管你。许多类似的话。

“是啊，”玛莎说，“她干吗要干涉呢？她总是想吃了蛋糕又留着它。你就是那蛋糕，纳特。伊丽莎白的蛋糕。你就是那一小块蛋糕。”

纳特记得他第一次见到玛莎时，她坐在亚普斯事务所办公室的桌边，偷偷嚼着口香糖。这个习惯她后来丢掉了，因为他暗示过他不喜欢。“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要生气。”他说。这是伊丽莎白常说的一句，理解，他偷用了她的话，感到有点不自在。他知道其实他并不理解。伊丽莎白对他说这话时其实也不理解。但是他

每次听了之后总会觉得自己错了，因而底气不足。

“你理不理解关我什么事？”玛莎很不友好地说。现在没有什么理解可以安慰她。她直直地望着他，眼睛却隐藏在暗处。

“我来可不是讨论这些的。”他说，心里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只要碰到这种谈话，他就不知所措。他只知道他认为他错了。他辜负了她，伤害了她。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坦诚对她的，这可一点不假。别人应该相信他。

“那你来干吗的呢？”玛莎问，“要离家出走，离开母亲吗？再找一个女人寻点面包温床？”

纳特觉得她说得太难听了。他没搭腔。他发现，玛莎说的倒就是他曾经想要的，可是眼下他已经没那个心情了。

玛莎用手背擦了擦嘴巴、鼻子。纳特现在觉得，她把灯弄得这么暗并不是要营造浪漫气氛，而是她想到可能会流泪，但又不想让他看清楚。“可不是说开就开说关就关的。”她说。

“我以前觉得我们可以聊聊。”纳特说。

“我听着呢，”玛莎说，“我很擅长倾听。”纳特觉得这句话不一定对。她只有在他谈她的时候才擅长倾听。我洗耳恭听。你的腿是世界上最美的腿。她的腿的确很美，但是世界上最美的吗？他怎么知道呢？

“我想你肯定听说了。”他终于说道。他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克里斯的死让他渴望得到安慰。按常理来说，他该不胜欣喜才对，眼中钉拔了，他名声的污点也被鲜血冲洗干净了。

“你是说伊丽莎白的事吧？”玛莎说，“这里只要一出什么事就人人皆知。他们都来跟我说过，这个你敢肯定。大家都喜欢八

1976年10月30日，星期六

卦。他们提到你时都喜欢看我的反应。提到你们两个。伊丽莎白的情人打爆了自己的脑袋。有的说伊丽莎白的男人。那又怎么样呢？我该怎么回答呢？真残忍？她活该？她还是要了他的命？

即使是他们吵得最凶的时候，她也没这么刻薄过。他最开始喜欢她就是因为她很含蓄、委婉，仿佛一团云朵给人一种朦胧美。现在她好像突然从高空落到了人行道上，冰封冷冻起来，棱角分明，浑身带刺。

“她有很久没见到他了，”他说，每当玛莎这样紧逼过来，他就护着伊丽莎白，“他想让她离开孩子，可她做不到。”

“当然做不到了。”玛莎说。她盯着手里的空杯子，松手让它滑落到地毯上。“超级妈妈可不能离开孩子。”她说着，开始毫不掩饰地哭起来。“搬到我这来吧，”她说，“跟我一起住吧，我只希望我们能有个机会。”

纳特想着，或许我们有过机会。他们现在没机会了。他开始稍稍放松，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很快就会扑到他身上，手臂像海草一样缠绕在他脖子上，哭湿的脸紧贴着他胸口，胯压着他的大腿，可他只会浑身无力地呆呆站着。

“你觉得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她问，“就好比借着厨房的掩护在后门楼梯上偷情，现在只是大家都知道而已。你倒是天黑回家了，回到你那该死的太太和该死的孩子身边去了，可我看侦探小说看到凌晨四点钟，只是为了让头脑清醒些。”

纳特思考着厨房的掩护。她用的比喻令他迷惑不解。现在谁家还有后门楼梯呢？他想起有一天傍晚，他们两个在床上裹着

一条被子，边喝杜松子酒边看《楼上楼下》^①，笑得很开心。女仆因为少爷怀孕了，冷若冰霜的夫人在训斥她。那还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很快乐。那天不是星期六，那个时候伊丽莎白还没说，让我们理智点吧。我们得明白有些时候可以相互依靠。她定了星期四，他则挑了星期六，因为是周末，玛莎第二天不用早起。还有一个傍晚，玛莎说，我好像怀孕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伊丽莎白会受不了的。

如果我安慰她，她会说我虚伪，他想。如果我不安慰她，我就是浑蛋。趁现在还早走吧。这真是大错特错。到前厅穿上鞋，真不该锁自行车。“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吃饭？”他走到门口时说。

“吃饭？”她的声音跟着他到了门口，“吃饭？”一声躲闪的哭泣。

他在雨中踩着脚踏板，故意走有积水的地方，把裤子弄湿。笨蛋。他丢了一样人人都有东西。他从不会预测未来，就是这个，就算明天的一切都清清楚楚，他也预测不到。这是一种残疾，就像个子长得太高。别人进门都好好的，他却撞了头。老鼠也有学着低头的时候。有多少时候呢？得多长时间呢？

半小时之后，他在杜邦路和斯波迪那路的交叉口停下来，他知道拐角有个电话亭。他把车靠在一边，走了进去。四面都是玻璃墙，还亮着灯，里面一览无余。一个无足轻重的低能走进电话间，脱掉衣服，等待超人来将他带走。外面开车经过的人们瞪大

^① 英国 1971—1975 年间播出的长篇古典名剧，讲述了 20 世纪初伦敦上流家庭中主仆的故事，是英国影视艺术学院奖和艾美奖等多项大奖的获得者。——译者注

1976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了眼睛，一个老太太打电话报了警。

他从口袋里掏了个硬币，拨了电话。他的信物，他的护身符，他得救的唯一希望。电话另一头一个瘦弱的女人等待着，苍白的脸，乌黑的头发，她举起手，指尖向上祈祷着。

没有人回答。

197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坐在厨房里,等着孩子们准备的惊喜。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都会收到惊喜,还有她的生日、圣诞节,以及母亲节。这些日子孩子们总是坚持要庆祝,尽管她跟她们说过,都是商家在搞促销,没必要庆祝。她对于如何面对惊喜很是在行。她很高兴为此练习过:今晚她会做到完美无缺,她会大叫,孩子们露出满意的微笑,大家一起乐哈哈。她现在对她们比较淡漠,常常要费很大的劲儿才听得到她们在说什么。她希望可以抱起她们,爱抚她们,但是却做不出来。她们说晚安时,亲吻像冰凉的露珠落在她脸上,她们的小嘴是美丽的粉色花朵,美丽却陌生。

从大厅飘来一股南瓜烧焦的味道:她们的南瓜灯并排挂在起居室的窗户上,终于在这个名正言顺的夜晚以一种名正言顺的方式挂起来了。已经足以让她啧啧赞叹了。她们在厨房地板上摊

1976年10月31日，星期日

放了一张报纸，然后一把一把掏出南瓜瓢，里面的白籽，粘的纤维，像是古怪而彻底的脑科手术。两个小女孩蹲着用勺子和削皮刀摆弄那两个橙色的脑袋。疯狂的小科学家。她们对此非常用心，尤其是南希。她想给她的灯安上触角。后来纳特建议用胡萝卜，因此南希的灯现在不仅长着一副怒气冲冲的鬼脸，还多了一长一短两只角。简妮特的灯就比较中规中矩：弯弯的微笑的嘴巴，半圆的向上翘着的眼睛。从某个角度看上去很安静，换一个角度就很傻气。南希的灯则令人生畏，有种恶魔般的狂喜。

它们要这样点一个晚上，然后节日就过了。简妮特是个听话的孩子，会把南瓜灯扔进垃圾桶，清理窗台，以备他用。可是如果去年是个暗示的话，南希会将她的灯保留下来，放在她的小柜上一直放到南瓜变枯腐烂还不愿扔掉。

她们让她关了灯，坐在黑暗中，只点了支蜡烛。她可不能跟她们解释她其实不想这样。烛光闪烁，照在墙上，用过的盘子堆在一起，等着放进洗碗机，还有她一年多前贴在橱柜上的标语：

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

好建议。现在也是，可是厨房变了。再也不熟悉了，再也不是可以采纳好建议的地方了。至少她不再听取建议。冰箱上贴着一幅画，边角都卷了起来。是南希去年画的。一个小脸红红的女孩笑呀笑，太阳照呀照，洒下层层金光；蓝蓝的天空，一切都很美好。一个陌生的国度。

一个黑影从门口跳到她面前，“噢噢噢，妈妈！”

“哦，宝贝，”伊丽莎白说，“让我看看。”

“我很吓人吧，妈妈？”南希问，恶狠狠地挥舞爪子。

“你很吓人，亲爱的，”伊丽莎白说，“棒极了。”

南希把她最喜欢的装束又做了一点改进。她把它叫做怪物，每一年都是。今年她在黑色紧身连衣裤上贴了很多橙色的碎纸片，而且改装了简妮特以前用过的猫头面具，添了锡纸做的触角和四颗红红的尖牙，上下各两颗。她的眼睛透过猫眼闪着光芒。尾巴也是简妮特那只猫的尾巴，现在加了三根厚纸板做的红色叉子。伊丽莎白觉得不管用什么都比现在这样用橡胶鞋更合适，但是也知道如果说了会要命的。南希这么激动，甚至可能会哭起来。

“你没有尖叫。”南希不满地说道。伊丽莎白这才意识到她忘记了。疏忽，错误。

“因为你太让我吃惊了，”她说，“我都害怕得叫不出来了。”

南希这下高兴了。“他们都会被吓着的，”她说，“他们肯定不知道我是谁。该你了。”她向大厅那边喊道。简妮特一本正经地走了进来。去年她扮了个幽灵，前年扮的猫，都很保守。她一直很小心，太出格的话就会遭人耻笑，比如南希有时候就是。

今年她没戴面具。倒是化了妆，红红的嘴唇，又弯又黑的眉毛，粉红的脸颊。用的化妆品不是伊丽莎白的，因为她一般不用化妆品。当然也不用口红。简妮特披了件披风，是块俗艳的印花桌布，不知谁给他们的，纳特的母亲吗？——那块早就被伊丽莎白丢进玩具箱了。披风下面穿了一件伊丽莎白的裙子，因为太长卷了一段裹在腰部，用红手帕系着。她看起来异常的老，像一个

1976年10月31日,星期日

因为上了年纪而皱缩成十岁小孩那么高的女人,又像一个年届三十的侏儒。一个落魄的风尘女子。

“真棒!宝贝。”伊丽莎白说。

“我扮了个吉普赛人。”简妮特说,因为她估计不能完全指望妈妈猜出来,这样说就省得她问了,不至于让她觉得尴尬。她小时候总是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她画的画。南希正好相反,如果你不知道她就会感到很受伤。

“那你算命吗?”伊丽莎白问。

简妮特害羞地笑笑,嘴巴亮闪闪的,“是的,”她回答说,然后又说,“也不太会。”

“你从哪儿弄到这条裙子的?”伊丽莎白小心地问道。她们借东西之前应该先问一下的,但是她不想因为这件事破坏今晚的气氛。

“爸爸说我可以穿,”简妮特很有礼貌地回答,“他说你不穿了。”

是条蓝色的裙子,深蓝色。她最后一次穿,是跟克里斯在一起。是他的手最后一次解开后面的扣子,因为,她后来穿上它回家时,根本就没去管那些扣子。现在看着自己的女儿穿上这件衣服,这条撩人的裙子,这面挑逗的旗子,她感到很难过。这是她的东西,纳特没有权利动它。但是说得也对,她的确不会再穿了。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简妮特觉察出了她有点不开心,就加了一句。

“没关系的,宝贝。”伊丽莎白说。这句话永远都这么神奇。好像让她惊喜要比让纳特惊喜更重要。有时候她们甚至还向他

请教。“爸爸见过你们了吗？”她问。

“见过了。”简妮特说。

“他还捏了我的尾巴，”南希说，单腿跳着，“他马上要出去。”

伊丽莎白把孩子们送到门口，站在长方形门厅处，目送着她们下台阶，南希的面具和尾巴得非常小心。她们带了购物袋，是她们能找到的最大的。她刚说了许多注意事项：只能在这个街区，要跟着萨拉因为她比你们大。不要走到马路中央去，要走边角上。要是有人不想开门就别再烦他们了。这里有些人是不过万圣节的，因为他们风俗不一样。九点之前要回家。

外面已经有别的孩子在叫门了：打劫了，打劫了，女巫来了。这样的狂欢，一直让她觉得很陌生。她们小的时候，不准点南瓜灯，不准化装，也不准像别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叫喊。他们得早早上床，只能在黑暗中倾听远处的欢笑。穆里尔姨妈不想让她们由于吃糖过多而增加看牙医的费用。

197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

纳特

纳特先是用肥皂认真洗手。燕麦皂,擦起来硬硬的,像苏格兰人用的东西,给人一种忏悔赎罪的感觉。伊丽莎白最近喜欢买这种。她以前喜欢同时用很多种味道的肥皂,檀香味、肉桂味、麝香味、阿拉伯浓香味,有柔和的也有夸张的。那时候她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护肤品,偶尔也会买瓶香水。她买护肤品不是给他用的,身上洒香水也不是为了他,不过他隐约记得曾有一段时间她可能为他这么做过。他心里清楚,只要他愿意,他就会记忆深刻。但是他根本不愿想起那些味道,那场只为他一个人表演的芬芳蝶舞。何必要刺激神经呢?一切都过去了,瓶子罐子空了,东西也都用完了。

现在是燕麦皂,一用就让人想到皸裂的皮肤和冻疮。其实,搽手什么都比不上玫瑰滋养霜。

纳特在手上涂了点滋养霜。他一般不用伊丽莎白的化妆品，除非像现在，用清洗剂洗了手上的油漆之后，手又干又粗糙。每次不管怎么洗，都会留下一点棕色痕迹，每个指甲根上都有一小块，而且他身上永远都有股油漆味儿。他以前很喜欢这股味道。它仿佛在说，你活着呢。根本不需要一大堆纸片文件、诏书法令，因为复杂繁琐的语言在这里经过浓缩，不再具有任何感官意义。那时候万物实体都具有一种魔力，一种神秘的气息，它要胜过，比如说，日渐衰落的政治和法律。他干到第三年就辞了职。出于道德立场考虑。成长。蜕变。发挥潜能。

伊丽莎白赞成他辞职，因为这样就会惹恼她姨妈。她甚至还说过在他重整旗鼓之前可以靠她的工资过活。她这样由他去证明了她跟穆里尔姨妈完全不同。可是后来他弄到几乎破产，她也就越来越不赞成了。是支持，像别人说的。这房子可太小了，三楼住着房客，他还在地下室工作。这只是暂时的，她安慰他。后来连安慰也没有了。

一部分是她的错。一半的她想要个敏感清贫的艺术家，另一半的她却想要个稳重能干的律师。她嫁的是个律师，可是过后又觉得太呆板。那要他怎么样呢？

偶尔，但绝不是所有的时候，纳特觉得自己像一堆油灰，不断被他命中注定要遇上的女人苛刻的要求和坚决的不满改造着。他尽心尽力地想给她们幸福。然而却失败了，原因不在内心软弱也不是缺少恒心，而是她们都不可救药地各有所需。而且这样的女人不止一个。她们随处可见，无所不在。

“玩具？”他母亲说，“那管用吗？”她的意思是：世界上有很多

1976年10月31日,星期日

人正在忍受折磨,失去自由,遭到枪击,而你居然在做玩具。她希望他成为一名热心的律师,为不该受到指控的无辜者,为正义辩护。可是怎么才能告诉她,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合同、房地产交易,他在亚普斯事务所经手的案子大都涉及咎由自取、应该受到指控的人呢?她肯定会说那只不过是锻炼,是以后做大事必经的过程。

他每月都会收到大赦国际组织的时事通讯,是他母亲复印的,上面用星号标着地址,以便他邮寄言辞得体、内容详实的抗议书。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遭毒打。儿子失踪了,几个月后再看到时,指甲没了,满身都是灼烧、痛打的伤痕,头骨压碎了,洒得路边到处都是。关在牢房里的老人因为潮湿弄得腰酸背疼,余日可计。科学家用苏联精神病院的病人做实验。南非的黑人因为“逃跑”就被射杀或者被踢打致死。他母亲在厨房的墙上贴了一张世界地图,这样就可以边擦盘子边思考世界。她在地图上贴了星星图案,红色的,像以前老师喜欢给第二名的作业上贴一个作为奖励。这些和考试分数一样单纯无知的星星每添加一个,就表明又多了一起刚刚报道的虐待事件或大规模杀戮。那张地图如今已经贴满了星星,一群挨着一群。

然而他母亲一往无前,这个永不气馁的天文学家,继续忙着寻找新的残酷暴行,写信求助,而且总是言辞恳切,打印清晰,却根本没意识到这样做毫无意义。纳特觉得她还不如把信寄到火星去更有希望些。她从小就教导他好品质就是上帝。斗争的武器,上帝。纳特发现母亲寄来的时事通讯上的消息实在令人痛

苦,再也看不下去了。后来他每次收到信,都直接扔进废纸篓,然后到地下室去敲啊、凿啊地干活。他想象如果有条件那些受难的孩子可能就会玩他做的玩具,以此安慰自己。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玩具。因为有些孩子没有玩具就否定所有的玩具,这不是办法。他没了玩具,也就没什么可以奋斗的了。于是他就让他的母亲(尽管是个伟大的母亲)写她的信,而他继续做他的玩具。

今晚他一直在做木马,做了五个,他发现五个一批地做容易一些。昨天他用砂纸打磨过了。今天都在画眼睛。圆眼睛,目光呆滞,一看就是给人骑给人玩乐的动物。连载漫画上女孩的黑色眼线。这不是他计划的眼神,他原来计划的是快乐的表情。然而最近他越来越发现做的玩具都有这种空洞的表情,仿佛连他也看不见了。

他现在不再跟别人说他在地下室手工制作木头玩具了。他说他在做玩具买卖。这么说不是因为小作坊如今在人们眼里已经失去了魅力,甚至好玩也算不上了。他从来没觉得有魅力或者好玩,只是觉得这是件他可以干得不错的事情。现在他是干得很不错。他每个月都做一份财务状况表。付了材料费和商店好处费之后,还有余钱可以支付一半的按揭利息,以及购买杂物、烟酒等。伊丽莎白没资助他。她只是表现得仿佛在资助他似的。

纳特开始修面。他在下巴上涂满泡沫,只打算修修胡子,刮刮脖子跟下巴底边,可是他发现剃刀不知不觉地向上移动,在嘴边来来回回,像割草机在草坪上来回打转一样。他已经刮了半边,才发现是他自己不打算留胡子。凌乱的黑发衬着他的脸,这张脸他有五年没好好看过了,苍白、布满血丝,因为突然暴露出来

1976年10月31日,星期日

显得沮丧不已。他的手已经打定主意要他改头换面,做个不一样的人。

他把脸洗干净。他没有剃须后用的美容水或粉之类——他早已习惯这样了——就在新修整的脸上抹了一点伊丽莎白的玫瑰滋养霜。镜子里向他望着的那张脸看起来更脆弱了,但同时也更年轻、更严肃了。下巴看得很清楚,毛茸茸的智慧却消失了。男人摸胡子是一回事,摸下巴却是另一回事。

出发之前他进了自己的房间,在桌上那堆硬币中翻找一角的。然后换了袜子。他今晚没打算脱袜子,也不大可能会脱。尽管如此。他的脚很白,像植物的根茎。脚趾头由于常年不得不待在地下室看起来发黄又泛灰。他盯着脚看,有那么一会儿,这双脚晒得黑黑的,在沙滩上,在暖暖的岩石上,奔跑着。离这里很远。

197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

莱西娅

莱西娅和威廉坐在牌桌边玩纸牌。这张桌子他们一起吃饭时也用,就放在落地窗旁边,对面的楼里,和他们正对着的那扇窗亮着灯,天已经黑了,里面的情景一览无余,两个人坐在窗下吃饭,莱西娅觉得吃的应该是意大利面。下面的街道上,莱西娅猜想,一切都在进行中。这就是她喜欢住这里的原因,在路口,在中心地区:因为这里一切都在进行中。但是“一切”和“都”却是很抽象的字眼。她一个也还没找到。

莱西娅在他们的落地窗下挂了一盏纸做的南瓜灯,是在沃尔沃斯店买的。去年她买了些糖果,希望会有化装的小孩子来敲门。可是似乎没有小孩愿意爬上这幢公寓楼的十四层。住在这里的人,她只是在电梯里见过,他们都很年轻,估计要么单身,要么还没有孩子。

1976年10月31日，星期日

莱西娅想一个人出去走走，看看。但是威廉提议玩纸牌，这对他是种休息。

“两个15点，四个15点，六个15点，再加上一对有八个。”威廉边说边移动楔子。莱西娅只有两个15点，还是她预留的起始牌。她洗牌，切牌，威廉分牌。他拿起他的牌一看，嘴巴顿时撅了起来，皱着眉头，思量着留哪一张好。

莱西娅手气太差，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她于是想象自己在月光下漫步，追寻着体型巨大但不吃人的禽龙，它们长着三个趾头的后蹄在泥土上留下了串串脚印。她跟着它们一直走啊走，树木越来越稀少，远处有一个湖泊，湖面波光粼粼，不时有蛇样的头伸出水面，卷起层层波浪。她真是有福气。可是怎么才能让别人相信她看到的一切呢？

（这个湖，当然是格拉迪斯湖，阿瑟·柯南·道尔爵士^①写的《消失的世界》第202页上的地图标得很清楚。莱西娅十岁时就读过这本书。当时它摆在图书馆地质学类的书架上，而她要写个有关岩石的作业。在恐龙之前岩石是她的最爱。她的同学都读特丽克西·贝尔登、南希·德鲁、女管家切莉·埃姆斯，但她不喜欢那些故事。她不喜欢所有虚构的故事。《消失的世界》除外。这本书讲的是人类在南美的高原上发现了上侏罗纪的生命，以及其他一些较现代的生命存活的迹象。她记不清是先爱上这本书还是先爱上了化石，可能是书。尽管书里所有的探险者都是男

^① 阿瑟·柯南·道尔(1859—1930)，英国小说家，因塑造侦探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而闻名。——译者注

性。她爱上的人物，不是那个叽里呱啦、做事果断的挑战者教授，不是年轻的记者，也不是那个神枪手英国勋爵。她爱上的是那个一本正经、疑心重重、身材瘦小的萨默里教授。有多少次她站在这个湖边，牵着他瘦弱的手，并肩注视着一只蛇颈龙，而他最后为她的爱折服，终于改变了自己？

她还留着那本书。她并不是偷了它，只是有几次忘了去续借，管理员的冷嘲热讽令她尴尬不已，只得撒谎说，丢了。《消失的世界》丢失了。）

月光下，湖面闪着银光。远处的沙洲上，隐约看到一个奇怪的白色物体。

威廉又在移动楔子了。她没怎么注意，他已经领先至少 20 点了。“该你了。”他说，很是得意。

“两个 15 点。”她说。

“你可以再丢一次。”威廉安慰她说，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这么做。

电话响了。莱西娅惊得一哆嗦，把一张方块 J 掉到了地上。“你去接吧，威廉。”她说，怀疑是那个打错电话的人。她现在可没心情去听那么单调的乐声。

“找你的。”威廉说，一脸困惑。

等她回来之后，威廉问：“是谁啊？”

“伊丽莎白的丈夫。”莱西娅说。

“谁？”

197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

“就是伊丽莎白的丈夫，”莱西娅说，“你见过的，在去年的圣诞晚会上。你认识伊丽莎白吧，轮廓长得很美，她就是那个……”

“噢，知道了。”威廉说。他看到自己流血都想呕吐，因此不想听克里斯的事情，但是莱西娅还是得告诉他，尽管自己已经够郁闷了。“他要干吗？”

“我不清楚。”莱西娅说。

197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

纳特

纳特在奔跑。他的自行车丢在黑暗中,靠着一个长凳。空气冷冰冰的,风吹到刚刚刮过胡子的脸上,感觉很不适应。

他跑步就是为了消遣,放松身心,慢慢跑过被街灯照成灰色的枯草地,踩过飘零的落叶,他看不出它们是什么颜色,但是心里猜测该是橙色、黄色、褐色。清洁工把落叶装进绿色的垃圾袋,然后用卡车拉走。但是以前,他们是用耙子把落叶堆成堆,就在街上烧掉。轻烟袅袅升起,空气里有股香香甜甜的味道。他小时候常常和别的小孩一起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一边发出俯冲轰炸机的声音,然后像跨栏一般跳过成堆的落叶。不许这样,但是如果没跳过去也没关系,落叶只是在冒烟。那些人晃着耙子,叫他们走开。

他那时候跟谁一起跑步,二十年前,还是二十五年前? 一个

197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

叫鲍比的家伙,汤姆什么的。他们现在都已不在人世,没印象了。纳特怀念他们,因为他对早逝的人都感到有些抱憾。损失的,其实只是他的回忆。那是他自己,穿着系带的马裤,膝盖处有皮质拼布,该死的羊毛袜总是不断地滑落,手套湿漉漉的,挂满了冰花,因为要狙击敌人顾不得清除,鼻涕长得流到嘴巴上,他缅怀的是跑着的自己。

后来跑步不再纯粹是出于乐趣。到了高中,他是接力赛的第三棒,在跑道上拿着接力棒时他总把它想象成炸药,必须得在爆炸之前传送出去。他那时太瘦了,根本不能踢球,但跑步没有问题。他们从来都没赢过,不过有一次得了第二。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都称呼他“清水先生”。他母亲以为那是种恭维。

上法学院时他也爱到这儿来,女王公园整体呈椭圆形,很像跑道。同志公园^①。他想起了那些笑话,也真的见过成对的家伙,穿着军大衣或者防雨披,随便就干那事儿,不过这只让他觉得有点好奇,还有点尴尬。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他的后背开始不安生起来,他也不再跑步了。那是在他遇见伊丽莎白之后不久。进化的问题,医生说,指的是他的个子。人类长到五英尺就够了。现在人体已经失衡。他说纳特的右腿比左腿短一点点,这对高个子来说很正常,他可以穿增高鞋。纳特对此不予理会。他可不愿加入铁皮人之列,装假牙、玻璃眼、橡胶乳房,穿矫正鞋。还不至于,还不至于。除非他迫不得已。

① Queen 既有女王的意思,也有同性恋男子之意。故有此处从 Queen's Park(女王公园)到 Queens' park(同志公园)的诙谐说法。——译者注

他按顺时针跑,跟车流反向。车辆从对面驶来,依次经过他身边,都闪着猫头鹰似的眼睛,车身黑沉沉、油亮亮的。他身后是议会大厦,小地方小省的粉色小心脏。里面铺着厚重华丽的红地毯,毫无疑问人们在此进行着盈利交易,在此议定谁在哪儿建造什么,什么该拆迁,谁将获利。他想起自己还曾打算从政,不禁觉得很难受,简直难以置信。可能是市政吧。真是不自量力。阻止开发商,救助平民百姓。从什么开始呢?又为了什么呢?他也曾相信世界的正义与仁爱,也曾准备为此贡献一份力量。母亲现在正这么做。他记得当他最终发现这种想法多么不切实际时,反反复复难过了好久,而且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1970年,民权废除,战争没有敌人,媒体大肆渲染。令他震惊的不是随意逮捕、恐吓威胁和践踏生命,这些都不奇怪。他知道这种事情到处都有,而且尽管这里的人们都自以为是,他却一直觉得早晚也会发生类似的灾难。是媒体的大肆渲染令他震惊。社论,写给编辑的信。人民的声音。如果那就是他们必须说的话,他就是死,也不愿做他们的传声筒。

他的理想与幻灭都让他感到厌倦。青春也令人厌倦。他过去喜欢穿得整整齐齐,前去聆听长辈谈论政事,希望能有所学习。可他现在想到这个都觉得厌恶,正如他有一次戴了串彩色的念珠,但没过多久就过时了。

向前走过马路,左边就是博物馆,此刻给橙色泛光灯照得金碧辉煌。他以前常在下班时分躲在门边,希望伊丽莎白走出来时吓她一跳。起初她有些冷淡,还有点高傲屈尊的样子,仿佛他是她精心照料、不太正常的白痴。这让他很受打击;此外,她还表现

1976年10月31日，星期日

出对自己的举动一目了然的神情。星期六的早晨，他绕着女王公园跑完一圈后，总会想到她在那幢灰色的大楼里，犹如圣母一般坐在神龛上，浑身散发出安静柔和的光。尽管其实她星期六从不上班。他想象自己朝她跑过去，而她却不断后退，手里举着一盏灯，好似弗洛伦斯·南丁格尔^①。他很庆幸从来没跟她说过这个荒唐的想法。她肯定会哈哈大笑，不管是当时，还是过后，以后提起来还会奚落他。巧克力盒子，她肯定会说。举灯的女人。耶稣啊。拿斧头的女人，可能还更像些。现在他要向另一个女人跑过去。

他经过战争纪念碑，这是公园最高的建筑，底座是毫无特色的花岗岩，除了顶部的哥特式圆球之外，什么装饰也没有。没有手捧鲜花的裸体女人，没有天使，甚至也没有尸骨。只是个路标，一个象征。碑的另一边刻着：南非；他以前上早班驱车经过总能看见，那时候车还没卖。那时候他还没辞职。什么战争？他从来没认真想过。唯一真实的战争发生在欧洲，丘吉尔说他们要在海滩上打仗，要进行一场口香糖和长筒袜的热闹交易，可他父亲却在法国某处的雷声中失踪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想到自己如何趁机利用这件事情。住嘴吧，你们，他爸爸战死了。这是爱国主义为数不多的几个作用中，他觉得还算有用的一个；也是父亲的死亡仅有的意义，至于父亲本人，他一点也不记得了。

他向南跑，左边是维多利亚学院和圣·迈克学院^②。几乎环

①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意大利人，一生致力于护理事业，有“白衣天使”和“提灯女神”之称。——译者注

② 多伦多大学主校区七所学院中的两所。——译者注

绕一周了。他放慢脚步，现在可以感觉到运动的效果了，小腿上，胸口，热血冲击着大脑。他很久没做过这样的深呼吸了。肺功能不好。他该戒烟了，应该每天都像这样跑步。应该每天六点起床，跑上半个小时，抽烟控制在一天一包。作息有规律，另外注意饮食，少吃蛋奶等高脂肪食物。他还不到40岁，还差得远呢；他可能还没有35。他才34，还是去年34？他总是记不住确切的年纪。他母亲也是。好像两个人从前某个时候共同策划了一场阴谋，假装他根本没有出生过。纳撒尼尔：上帝的馈赠。他可恶的母亲特意说过这个意思。他们结婚不久她就告诉了伊丽莎白。感谢上帝，伊丽莎白后来说，那时候说得很殷勤。再后来就没那么殷勤了。

他又开始拼命地跑，全速冲向停放自行车的阴暗处。绕了一圈。他以前可以这样跑两圈，几乎跑过三圈的都有。他还可以跑那么远。晴天他边跑边望着自己的影子，跑到纪念碑之前影子在左边，返回时就到了右边，这个习惯自从接力赛就开始了。追逐你的影子，教练说，他是苏格兰人，除了带体能训练还教九年级英语。用的教材是约翰·巴肯的《三十九级台阶》。老师的影子跟着他，即使是阴天他也感觉得到。现在他又看见那影子了，在这比阳光昏暗得多的街灯下，奇怪地在他前面延伸着，在他跑过每盏灯的时候，缩小了，看不到头了，然后又突然变大，跑到他前面去了。

他以前从不在晚上跑步，他不太喜欢晚上跑步。他现在应该停下来，回家去。孩子们快回来了吧，可能已经回来了，正在等着给他看她们的收获呢。但是他继续奔跑，好像必须奔跑一样，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向它跑过去一样。

1976 年 10 月 31 日,星期日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坐在柔软的沙发上,面前放着几只碗。她身后燃着两盏骷髅灯。碗都放在松木餐具柜上。不是她的碗,她可不愿别人用她的碗,这是从厨房里拿的,一个玻璃罐,一个白瓷搅拌碗,还有一个也是搅拌碗,不锈钢的。

其中两只碗盛着孩子们下午包扎的糖果,用皱巴巴的纸巾捆成小捆,一个橙色,一个黑色,主题是女巫和猫。顶端用绳子系着。她们想用丝带,可是家里没有。每一包里装有几块甜蜜之吻巧克力,一小盒聪明豆^①,一盒葡萄干。孩子们想让她做些姜汁饼,上面画上南瓜鬼脸,她以前常这么做,但是这次她说没时间。理由造得很蹩脚。她们都知道她在床上一躺就是那么久。

^① 原文为 Smarties,是一种牛奶巧克力豆,现属雀巢公司产品。——译者注

另外一只不锈钢的碗里装满了硬币，都是孩子们平日的积蓄。最近她们随身带着一个储蓄罐，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的。救救孩子。于是大人一如既往地督促孩子存钱，心里却清楚他们自己在这方面是多么的没用。

很快就能听到门铃响，她得去开门。外面可能是个小仙女、蝙蝠侠、恶魔，或者什么动物。邻居的孩子，她孩子的朋友，穿着他们喜欢的，也可能是他们父母害怕的服装。她将对他们微笑，赞美他们，从碗里拿些东西给他们，打发他们走。然后她关上门，坐下，等待有人再来按门铃。同时她的孩子也在邻里做着同样的事情，她们在门阶上上上下下，经过一家家草坪。有像她这样新搬来的，门口全长着草，也有种花种菜的，还保留着枯萎的番茄秧和波斯菊，那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住的地方，他们居住的地方最近让人觉得古怪起来。

她的孩子们在街上走着、跑着，挂在窗前的橙色花灯吸引着她们。晚上等她们睡着了，她要去检查一下她们的战利品，看看苹果里有没有刀片，糖果有没有过期。尽管她们的快乐感染不了她，担心她们出事的恐惧却一直困扰着她。她不大信任这个世界对孩子的态度。纳特过去常笑她这种担忧，称之为她的怪癖：她们学走路时害怕桌子拐角、墙上的插孔、灯线、池塘、水坑泥潭（五厘米深的水也能淹死人）、行驶的车辆、铁秋千、阳台栏杆、楼梯台阶。现在，还有陌生人，车子一停，就把你拉进深渊。她们得自个儿慢慢学，他说。只要不出事她这些举动就显得很傻。可是一旦发生什么事的话，她再有先见之明也毫无意义了。

1976年10月31日，星期日

应该是纳特坐在这儿，等着人敲门。这个时候应该他，去给不知什么人开门，给人家糖果。虽说以前这都是伊丽莎白的活儿，可是纳特该明白她今年懒得去管。他要是有点脑子，就会明白的。

可是他出去了，而且也没告诉她，在这个节日的晚上，他要去哪儿。

有一次克里斯没通知她就上门了。他站在门廊上，头顶的灯光照得他的脸隐隐约约。

你来干什么？她很生气，他不该来她家，这等于是侵犯，孩子们的房间就在上面。他把她拉到门廊外面，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把脸紧贴着她的脸，就在灯下。快走。我回头给你打电话但是现在你快走吧。你知道我不能这样。轻声说句话，给个亲吻，敲诈来的，孩子们千万别听到。

她想关灯，把南瓜的烛火吹灭，再锁上门。她可以假装家里没人。可是怎么解释碗里的糖没动过呢，要不然把糖果直接扔了，可是她们的朋友要问她们怎么办呢？我们去你家了但是没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门铃响了，响了好一会儿。伊丽莎白抓了两把糖，慢慢朝门口走去。早该把碗放在楼下的，她待会就拿下去。外面站着一个中国人，一个弗兰肯斯坦怪物和一个打扮成老鼠的孩子。她假装没认出他们，给了每人一包糖果，又在他们的罐子里塞了硬币。他们开心得不得了，向她道谢后，脚步轻巧地走下门廊。他们根本不知道今晚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他们的小身体装扮的模样到底代表着什么。万灵。不只是友好的幽灵而是所有的幽灵。今

晚,这些幽灵都回来了,又饥又渴,在门边哭泣着,悼念它们消逝的生命。你给它们食物、钱财,一切可以用来交换爱与生命的东西,希望可以满足它们,好让它们赶快走开。

第二部

1976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沿着大街的北边向西走,阴霾的天空下,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她没有瞅两边的商店橱窗;她很清楚自己眼下什么样,也没心情想象自己不是这个样子。她无须看到自己的影像,也不想看到别人眼里的她,或者别人眼里的他们自己。粉黄、果绿、绛紫、暗红、皮革、长靴、羽饰、嘴唇、手掌,这一切对她都没什么意义。她穿了件黑色外套。整个人是个硬实厚重的核,所有颜色都围着转的黑点。她双目直视前方,肩膀平放,脚步沉稳。大步前行。

她看着迎面走过的人们,他们的衣领前襟仍然能叫人想起那正中胸口的黑色枪洞,鲜血四溅,把衣服染成朵朵红花。休战纪念日。心口一根小别针。他们为心灵受创伤的人忙碌些什么呢?播撒希望的种子。以前上学时,他们要静默。有人会读几句《圣

1976年11月12日,星期五

经》,他们跟着唱赞美诗。孩子们低着头,努力做出庄重肃穆的样子,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何如此。远处,也可能是广播里,响起枪声。

汝若丢弃我们这些死者的信念
即使罂粟开满了弗兰德斯田野
我们也不会安息。^①

一个加拿大人写的。我们是死者。一个病态的国家。上学时连续有两年他们都要背诵这首诗,那时候大家还很热衷背诵。有一次她被老师点名背诵。她很善于背诵,别人称之为工于诗歌。她上学时工于诗歌。

伊丽莎白买了一朵罂粟花,但没有戴。她现在还放在口袋里,手指正触着别针。

她记起从前,这样的行走,只要是穿过这个城市这一角的行走,每次都令她兴奋不已。商店的那些橱窗,最终给的承诺都关乎欲望激情,不像早几年,承诺的只是安全。花呢衣服。什么时候变得危险起来了?过去十年中有段时间结实的羊毛西装和自由牌围巾都过时了,人们转而喜欢异族风情:印度进口的开衩裙,缎子内衣,银制护身符挂在胸前,像是做钓饵的米诺鱼。咬这里。然后是家具,情调,装饰。带有彩色灯罩的吊灯,香气袭人,种类

^① 《在弗兰德斯战场》一诗的最后几句,作者为加拿大军医约翰·麦克雷(1872—1918)。——译者注

齐全的商店摆满了肥皂、又大又厚的浴巾、烛台、润肤品。全是诱惑。她也被迷住了。曾经只要在这几条街上走一走，望望那些只求献身不求索取，当然不需要花钱的橱窗，她就感到激情澎湃。只需要她一句话。来吧。

商品差不多还是同样的商品，只是价格涨了很多，商店也比以前多，然而那种令人舒心的感觉却消失了。现在一切全是商品。付款之后，拿到东西，仅仅是个物品。一盏灯，一个瓶子。如果可以选择，她想回到从前，回到另一种生活，但是耳边一个微弱的声音取缔了所有的选择，它一个劲儿在说：假的。

她在一家报亭前停了下来，低头看着方形玻璃窗里的书报。她应该买份报纸，可以在候诊的时候翻翻。她不想就坐在那儿，无事可干，候诊室里那些杂志，她现在也看不下去。全是彩页的杂志，比生活本身绚丽得多，内容多是健康、母爱，以及用蛋黄酱洗头发之类。她需要些黑白两色，简单清楚的东西。从十楼阳台坠落的人，爆炸事件。真实的生活。可她也不想读报纸。到处都在报道魁北克大选，三天之后就要举行了，可她对此毫无兴趣。选举跟足球一样丝毫提不起她的兴趣。都是男人之间的较量，而她最多只能做个拉拉队队长。候选人宣传，拉选票，在头版头条上相互攻击，明争暗斗。她才不关心谁会赢呢，但纳特很关注；克里斯若还活着肯定也会。总是有种无声的谴责针对她，仿佛她是谁，她说话的方式，都跟扭伤他胳膊一样，是种侵犯。用通常的话说，就是语言不通。

我的耳朵出了问题。我觉得我要失聪了。有时能听到很响

1976年11月12日,星期五

的声音,像嗡嗡声,又像铃声。而且最近一直听不到别人说话。
我老是问,你说什么?

没有,我没有感冒。没有。

这段话她练习了一番,然后说给医生听,回答医生的提问。她坐在那儿,手放在膝上,穿着黑鞋的脚并拢,钱包放在脚边。神情庄重的主妇。医生是个肥胖、看起来很精干的女人,身穿白大褂,头戴探照灯。她语气温和,边问边在处方单上用医生那种埃及象形文字一样难懂的字体写着。然后,她们走进另一个房间,医生让伊丽莎白坐在一把黑色人造革椅子上,然后打开探测器的灯,开始逐个检查伊丽莎白的嘴巴和耳朵。她让她用鼻孔出气,看有没有砰砰的声音。

“没有阻塞物。”医生愉快地说道。

接着,她给伊丽莎白戴上一副耳机。伊丽莎白眼望着墙,那儿挂着一幅油画,画着一棵大树,一个仙子模样的孩子抬头凝望树枝,旁边用卷花体写着一首诗:

我想我再也不会看到
跟树一样可爱的诗行。
这棵树,饥渴的嘴唇紧贴着
大地甜美而乳汁丰富的胸膛……

伊丽莎白看到这里,停下不看了。虽然是一棵形象完美,用颜料涂画出来的树,却仍然像条墨鱼,根须犹如触角一样相互缠

绕,紧紧贴在圆滚滚的大地上,异常贪婪地吮吸着。南希六个月大的时候刚长了第一颗牙,就开始咬她。

医生轻轻旋转连接耳机的机器按钮,先是发出科幻片中常有的响亮之声,接着是低沉的振动、耳语声。

每一次变换声音伊丽莎白都说:“能听到。”她可以想象这个医生会在起居室里摆放什么物品:印度印花布的沙发套,底座是瓷制女神模样的灯具。像纳特母亲一样,壁炉上也放着陶瓷鬃毛狗。边缘印有瓢虫,没有上色的烟灰缸。房间整个儿不合时宜。

医生取下伊丽莎白戴的耳机,让她去外边的办公室。等两人都坐下来,医生和善怜悯地微笑着,仿佛准备告诉她得了耳廓癌一样。

“你的听力绝对没有问题,”她说,“听得很清楚,声波接收也很正常。可能只是有点轻微的感染后遗症,感染有时候会导致耳鸣。一旦如此,只要屏住呼吸,然后用鼻孔出气,就像坐飞机那样。压力就会使耳廓通畅。

(“我想我要聋了。”伊丽莎白说。

“也许吧,”纳特说,“可能只是有些事情你不想听。”)

伊丽莎白觉得她说不用再预约时那个接待员很奇怪地看着她。“没什么问题。”她解释说。她下了电梯,走过陈旧的黄铜花岗岩大厅,继续大步向前。她到大门口时那个嗡嗡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尖利、持续不断,像一只蚊子,又像一个小孩哼不成调的歌,还像冬天的时候插电源线,什么地方漏电了。她想到有一次坐等看牙时在《读者文摘》上看到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听到了

1976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

天使的声音，以为自己精神不正常。过了很久，经过几次检查之后，才发现原来她牙托上的金属能够接收本地电台。《读者文摘》将这个故事作为笑话一载再载。

快五点了，暮色沉沉，小雨下得人行道和马路上都滑滑的。车辆一排排停住。伊丽莎白越过排水沟，开始斜穿马路，见缝插针地经过停着的车辆。一辆绿色的运输卡车在车道上突然刹住，离她只有三英尺。司机立即探出头来，破口大骂：

“你这个笨蛋，不要命了你！”

伊丽莎白没理会他，继续过马路，稳步前行。她不要命了吗？右耳边的嗡嗡声突然像断电一样消失了。

她的耳朵真没什么毛病。声音是从别的地方传过来的。天使的声音。

197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

莱西娅

莱西娅正和伊丽莎白的丈夫吃午饭，归伊丽莎白所有的丈夫。所有，或者用拉丁文说，属于。他不像伊丽莎白的丈夫，谁的丈夫也不像，但尤其不像伊丽莎白的丈夫。比如说，伊丽莎白绝对不会选择在瓦斯提饭馆吃饭。要么是他没钱，这有可能，因为他衣衫褴褛，还缀着补丁，好似岩石上长满了苔藓；要么是他根本没想过她会根据他选择什么餐馆来评价他。当年跟瓦斯提类似的饭馆都升格成为了经典，可是它却什么变化也没有，至今仍保留着 50 年代的式样，肮脏不堪的菜单，粗俗顺从的气氛。

平常莱西娅肯定不会在这里吃饭，部分原因是她认为瓦斯提饭馆是学生吃饭的地方，而她已经不年轻了。她不大明白为什么要跟伊丽莎白的丈夫一起吃饭，只不过觉得他邀请她的方式——来得太突然了——让人没法拒绝。

1976年11月15日,星期一

别人的愤怒和痛苦一直是莱西娅的弱点。她是个和事佬,这点她自己很清楚。即使在她读研期间加入的女子社团之中也是如此,原因主要在于她的室友令她惭愧至此,不管做什么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了话,生怕别人怪罪。她曾怀着与日俱增的恐惧倾听她们的反复唠叨,她们悲伤之后的领悟,她们的床第生活,她们情人的冷酷无情,甚至她们的婚姻,其中有些人已经结婚。她的恐惧不是由于听到的种种内容,而是发现她们也期待她经历同样的生活。她清楚她没法做到,因为她不懂规则。说她仅仅是个科学工作者毫无用处,她一点也没有政治意识。而在她们眼里,一切无非都是政治。

其实她们已经开始谨慎地看待她了:她仅仅表示赞同还远远不够。很快她们就会跟她对质。她当时万分惊恐,在记忆中拼命搜寻合适的话题,然而她能想出的唯一一件事情却是非常的微不足道,连她都觉得没法通过。是这样的:在博物馆大厅的金色圆顶上,最高处的地方,写着:人人各司其职。这只是引用《圣经》的一句话,她查过,不过这也有可能够她们忙活一阵子的;她们对于上帝的混账一直很有研究。可是她们也许会直接把它否定掉。好啦,莱西娅,说点个人意见。

她早就告诉她的室友,一个戴老奶奶金边眼镜,研究社会历史的人,说她其实没有空闲加入这个社团,因为她的抱粉学课程比想象的要繁重得多。没人相信,不久以后她搬进了一间单身宿舍。她无法忍受在吃玉米片或者吹头发的时候,别人在她耳边喋喋不休,希望她参与到那些有趣的谈话中。那时意见纷争令她头疼;相比之下,还是面对具体实物更自在些。现在她却觉得,要是

那时候多听一些，也许早就能派上用场了。

纳特要她讲讲自己，这倒没吓着她，可是从他们坐下开始，他就一直说个不停。她点了菜单上面最便宜的食物，一个烤干酪三明治和一杯牛奶。她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斯文地吃着，尽量不露出牙齿。纳特一点儿也没提起为什么打电话给她。当时她觉得可能是因为她认识克里斯，也认识伊丽莎白，而他想找人聊聊。对此她能理解。可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提起过他俩。

莱西娅不明白他怎么能够和别人谈话，哪怕就谈五分钟，却没有提到在她看来是像庞然大物一般赫然耸立的一件事情。如果是她的话，当然不是她。在吃这顿午饭之前，这个烤干酪三明治和——他吃的什么？——热火鸡三明治加白面包，她一直认为纳特（如果她这么想过的话）只是那场三角悲剧中最没劲的人。

伊丽莎白这些天大步流星往来于博物馆，面色苍白，眼圈乌黑，丰腴得有点过了头，以至无法全力应对，但除此之外就像从莎士比亚戏剧中走出的某位新寡的王后，毋庸置疑，是最令人感到好奇的人。克里斯也能引起关注，因为他死了。莱西娅认识他，但了解不多。同事中间有人觉得他太冷漠，有些又觉得他过于奔放。有人说他的脾气极度暴躁，但莱西娅从没见识过。她只跟他合作过一个项目：中生代的小型哺乳动物。而且那个项目早已完成，解说录音装进了玻璃盒子，连着外面的按钮。莱西娅做具体策划，克里斯建造模型，使用麝鼠皮，掺料的兔子和旱獭皮覆盖木框架。那时她常常去那个阴暗的工作间找他，在走廊尽头，他们放猫头鹰标本和其他大鸟的地方。都是样本，每种两个，装在金属小抽屉中，像个动物停尸房。她端两份咖啡过去，她喝她的，而

1976年11月15日,星期一

他还在工作,用木头和泡沫塑料定型。他们一起商量一些细节,眼睛啦,颜色啊。看着那么庞大的人专注于这些细碎琐事,真是奇怪。克里斯并不是特别高,也不是非常壮实。但是他就是给人一种庞大的感觉,好像要比同样体型的人重上许多,似乎他的细胞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挤压着,因而挨得更紧。莱西娅从未想过喜不喜欢他。对于一块蛮石,无所谓喜不喜欢。

现在他死了,因此也更加遥远、更加神秘莫测了。他的死令她困惑不解:她根本就无从想象自己会做那样的事情,也无从想象她认识的谁谁会那么做。克里斯似乎最不像会做那种事的人。至少对她来说如此。当然人类不是她研究的范围,所以也不好判断。

至于纳特,她没怎么想过纳特。他看起来不像戴绿帽子的人。目前他谈到了正在进行的魁北克大选。他咬了一块火鸡,咀嚼起来,肉汁流到下巴。他认为,赢得选举的应该是独立党,因为联邦政府实在很腐败。1970年他们的恶行天下皆知。莱西娅隐约记得那次绑架事件之后一些人被捕。当时她正忙于无脊椎动物学课程的考试,大四了,分数很重要。

他觉得从长远看这是好事吗?莱西娅问。关键不在这里,纳特说。关键是道德问题。

若是威廉这样说,莱西娅就会觉得他在夸夸其谈。现在却不觉得。纳特长长的脸(他以前肯定留过胡子。她记得聚会的时候,还有他带着孩子接伊丽莎白下班回家时都留过胡子。但是现在这张脸苍白、光洁),宽阔的肩膀,整个身体像是挂在衣架上的西服,无动于衷,却令她难忘。他既然年长些,一定洞察世事,了

解很多她只能猜想的事情，人情练达，智慧激增。他的脸上颧骨凸出，身体也该长了皱纹。不像威廉。威廉自从他们同居以来就开始发福，颧骨缩进去，脸部的肌肉鼓起来，形成了柔软的屏障。

威廉反对魁北克党，因为他们打算淹没詹姆斯湾，卖掉发电站。

“可是另一边也要那样干啊。”莱西娅说。

“要是我住在那儿，我谁的票也不投。”威廉漠然说道。

莱西娅不知道她会投谁的票。很可能会搬走了之。她对于无论何种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感到厌烦不安。在她家里这是个禁止谈论的话题。两个祖母都潜伏在旁边，分别质问她，随时都可能突袭，在这种情况下，她又能怎么样呢？她们俩从未见过面。两人都不愿参加她父母的婚礼，他们是公证结婚的。不过两位祖母都没有憎恨儿女，相反只是将愤怒投向了彼此。至于她，她觉得她们两个都很爱她，而且都为她感到悲伤，仿佛某个她已经死亡。她的基因库给损害了。血统不纯，血统不纯。每个祖母都觉得她应该粉碎掉一半的染色体，然后用某种奇迹修复自身。她的外祖母是乌克兰人，有一次在厨房里，她坐在塑料椅子上阅读《给年轻人读的钟乳石和石笋》，外祖母就站在她身后，一边给她梳头发，一边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跟她母亲说话。静静地梳着头发，静静地哭泣。

“妈妈，外婆在说什么呀？”

“她说你的头发很黑。”

祖母弯腰拥抱她，为着一种她当时还不知其存在的痛苦安慰她。有一次乌克兰祖母给了她一个鸡蛋，一个跟镶框的家庭照片

1976年11月15日,星期一

一起放在壁炉上的易碎彩蛋。犹太祖母发现了,立刻用小靴子踩碎了,还来回跺着脚,愤怒得像只抓狂的老鼠。

她们都老了,母亲说。她们的一生都很坎坷。人只要过了50岁就很难改变了。莱西娅望着一堆鲜艳的鸡蛋碎片,痛哭不已。瘦小的祖母这时万分后悔,用古铜色的手掌爱抚她。后来她不知在什么地方给莱西娅又买了一个鸡蛋,肯定付出了不只金钱的代价。

两个祖母说起话来都好似她们亲身经历过战争,遭遇过毒气、强奸、砍杀,历经枪击、挨饿、炸弹、焚烧,而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其实只有雷切尔姑姑亲临战事。她比她父亲年长二十岁,举家迁移时她已经成家,没有跟着一起走。印象里,雷切尔姑姑只是放在祖母家壁炉上的一张照片,一个肥胖难看的女人。她生活得很安逸,整张照片也显示着:安逸。莱西娅起先不知道;是很久之后无意间问到的,她为此惭愧不已。父母从不谈论雷切尔姑姑。有什么好谈的呢?没人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莱西娅,尽管努力想象,也想不出她的境况会是什么样。

这些莱西娅没有跟纳特说,他这时正在解释法国人的想法。莱西娅对此其实并不关心。只希望能够远离这些是非纷争。

纳特几乎把火鸡三明治吃完了,煎饼倒没怎么动。他盯着莱西娅杯子左边的桌子,掰开一块瓦斯提饭馆做的白面包。面前撒了很多碎屑。不管对待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当时的情况,他说。他放下面包,点了一支烟。莱西娅不想向他讨烟——她自己的抽完了,现在去买又不合适——可没过多久纳特给了她一支,还帮她点着了,她觉得他还望了望她的鼻子,这令她很不安。

她想问：为什么找我？你请我来这家三流饭馆吃饭可不是为了商讨国事的，是吧？但他已经招手准备付账。等待之间，他告诉她他有两个女儿。他说了她们的名字和年龄，然后又重复了一遍，仿佛在提醒他自己，又好似要确保她记住了。他想什么时候周末有空带她们去博物馆，他说。她们很喜欢恐龙。她能不能带她们四处转转？

莱西娅星期六一般不上班，可她怎么能说不呢？不给他的孩子了解恐龙的机会。她应该很高兴有机会传播思想，教人皈依，可她并不开心：恐龙于她而言又不是宗教信仰，只是个人兴趣。而且她莫名地感到失望。应该不只这些的啊，他打电话时那么结结巴巴，又特意约在小饭馆吃饭，她突然想到，这样的饭馆是伊丽莎白绝不会踏足的地方。莱西娅客气地说她很乐意带她们四处转转，解答她们可能提到的问题。说完她就开始穿外套。

纳特付了饭钱，尽管莱西娅表示两人分摊。她甚至宁愿由她请客。他看起来那么窘迫。更重要的是，她仍然不清楚吃了这顿午饭，他要从她这里得到什么，而她要做什么或者用什么回报呢。

197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一

纳特

纳特坐在塞尔比饭店,喝着散装啤酒看电视。进门的地方用大号字体写着:短暂,永恒,仿佛它们是一回事。这里以前是个老人酒吧,为可怜的老头子开的酒吧。他在这儿喝酒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玛莎的住所距此只有三个街区远,他常常在见她之前,或者,时间还早的话,在见她之后,来这里喝上几杯啤酒。他还没换过地方。

他不久得换了:他刚开始到塞尔比喝酒时周围全是些陌生的面孔,可是如今逐渐挤满了熟人。那些人也算不上朋友,只是因为都在这儿喝酒才认识的。虽说如此,他慢慢成了一个熟客,许多老熟客却离开了。甘蓝镇的工人,怯生生地,几乎不说什么,偶尔咕咕哝哝说些客套话,一听就让人心情低落。现在常驻这里的是些摄影师,还有说自己在写书的人,他们还占据了甘蓝镇的马

厩街和后巷。这些人喜欢吵吵嚷嚷，情绪高昂，邀请他和他们一起，可他总是不太想去。他们在他们中间有些声望，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木雕家，用刀子干活的手工艺人。可他喜欢光顾找不着同类人的酒吧。

他寻找的酒吧该是清醒、安静的，没有弹子机，没有自动唱片机，也没有长满青春痘、刚成年的孩子喝醉了酒在罐子里呕吐。他向往的酒吧里，客人不多也不少，大都穿着拉链夹克，开领衬衫，露出里面的T恤，都是些从不贪杯的常客，像他一样认真看电视的人。他喜欢先看国家新闻，接着再关注体坛快讯。

在家里几乎看不成电视，因为伊丽莎白很早就把他那台古老的袖珍黑白电视机搬出了起居室，说在那儿碍事，而后又把它搬出了厨房。她说她受不了做饭时有个电视机在那儿吵她。他可以选择是想看电视还是吃饭，因为如果他想看电视，她就出去吃饭，好让他自得其乐。那还是从前，那时候他还不需要做饭。他曾试过把电视偷偷搬进卧室——他想象躺在床上看夜间电影，一手端着杯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一手拥着伊丽莎白——但这样的美梦持续了还不到一晚上。

最后电视机放到了简妮特的房里，给孩子们星期六上午看卡通片。他后来和伊丽莎白分居，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但已经不忍心再把电视从孩子们那儿搬回来。有时他跟她们一起看，也一个人坐在她们房里看下午的球赛。但是晚间新闻开播时她们早已睡着了。倒是可以一直去母亲那儿看，她每晚必看，可是那儿太远了，而且她家里也没有啤酒。再说她对这些也不是太热心。地震、饥荒，则另当别论。每次在新闻上看到饥荒，纳特就知道母

1976年11月15日,星期一

亲第二天一定会给他打电话,努力说服他要么领养一个孤儿,或者向玩具零售商出售“和平使者”。彩色羊毛做的小矮人,纸折的鸟儿。“圣诞树上的小饰物拯救不了世界的。”他对她说。然后她说希望孩子们每天早上都能按时服用鱼肝油。她怀疑伊丽莎白缺乏维生素。

伊丽莎白和他母亲相反,无论什么新闻节目都不喜欢看。她也几乎从不读报纸。纳特从来没见过像伊丽莎白这样对时事毫无兴趣的人。

比如说,她今晚七点就睡了,甚至都懒得等待选举结果揭晓。纳特都是盯着屏幕密切关注其中的一举一动,自然无法理解她这样漠不关心。选举是件国家大事,可能还具有国际意义,而她居然在呼呼大睡!在场的特邀评论员不论是喜悦还是悲伤,都激动得不能自己。评判小组里的魁北克成员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他们应该保持平静客观,但是只要电脑屏幕开始闪烁,显示魁北克党的票数又一次升高,他们就忍不住激动得发颤。与此相反,英国人那边就快要哭起来了。雷内·勒维克^①简直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他的表情仿佛有人一边亲他一边踹他的下身一样,不知该难过还是惊喜。

电视镜头在伶牙俐齿的评论员和聚集在魁北克党总部的人群之间切换,总部那里将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人们将在大街上载歌载舞。纳特努力回忆他们这边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庆祝

^① 雷内·勒维克(1922—1987):加拿大魁北克省第23任省长,任期自1976年11月至1985年10月。——译者注

活动,但是只想到了第一届俄罗斯与加拿大的曲棍球联赛,当时保罗·亨德森得球获胜。人们相互拥抱,醉鬼快乐得大哭。但是这不是曲棍球比赛。看到落选的自由党人一脸挫败相,英籍播音员表情僵硬,纳特乐得咧嘴大笑。你们都他妈的活该。这算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反击国内所有写信给编辑的人吧。有压制就有革命,他想,你们这群股票经纪人。吃屎去吧。只是引用首相的话,如果此刻他在屏幕上,一定会这样对那些老古董说的。

然而,望着周围其他喝酒的人,他仍旧感到不安。他知道,他的快乐,不过是理论上的快乐,还可能带有偏见。这儿没人对理论感兴趣。今晚没有多少写书的人出来,周围大部分是穿拉链夹克的,可他们又不怎么理解。他们神情沮丧,简直就要怒气冲冲,好像他们眼巴巴看着隔壁的邻居正在举行热闹的舞会,却没有他们的份。“去他妈的猪头,”其中一个人咕哝道,“早该把他们撵出这个国家的。”

另一个人说,这样一来经济就完了,谁还会投资呢?“什么经济啊?”他的同伴挖苦道。“什么都比萧条强。”评论员也提到这个话题,就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预测未来。

纳特感到全身涌起一股狂喜,由腹部向上,直抵握着酒杯的手指,几乎激起了他的性欲。没人明白,这些混账没一个明白。世界从此要改变了,可他们居然一点都没察觉到。从此以后,什么都可能会发生!

屏幕上雷内·勒维克正在感谢他的支持者,可是纳特看到的却不是他那张干瘪的瘦猴脸,而是莱西娅,她的眼睛,她瘦弱的手,都在他们吃午饭的桌子前浮动起来,又被烟雾遮掩了。他不

1976年11月15日，星期一

记得她说过什么话。她说过什么吗？他不在乎，她就是什么都没说，他也不在乎。他只想看着她，注视她，望到那双黑眼睛里去，也可能是褐色的眼睛，这个他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双眼睛里的暗影，像树下的阴凉。他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在电话亭里紧张不安，笨拙到张口结舌？吃饭时他掰着面包谈论政事，其实他真应该，应该就在饭馆里，拥她入怀。然后他们就不会待在那儿了，该是别的什么地方。既然是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他怎么知道是哪儿呢？不像伊丽莎白蓝睡裙下面的疆域，也不像玛莎的领地，平常、沉重而潮湿，该是个不一样的地方。拥抱莱西娅应该犹如拥抱一棵奇怪的植物，柔滑、细瘦，枝头突兀地长着橙色的花朵。花店老板称之为“异域风情”。头顶闪烁着奇怪的光环，脚下的大地散落着骨头。而她拥有掌控它们的力量。她就站在他面前，头戴面纱，身怀疗伤的智慧。他双膝跪下，消逝其中。

纳特丢开了想象的画面，转而设置具体的时间场景：星期六的日场电影《她》，他在敏感的十二岁那年就看过，那时他晚上手淫。他母亲常对他唠叨那些日场电影。我肯定你看多了会学坏，她说。全是牛仔啊，枪战啊。电影里有个穿薄纱的女人，真是个差劲的演员，他朝她扔回形针和废纸团，然后和其他人一起大笑，然而他又好几个星期的想着她。不管怎样，他想立即跳上自行车，发狂一般骑到莱西娅住的公寓楼前，像蜘蛛人一样飞檐走壁，飞快跃入窗户。什么也别说，他对她说。跟我来。

当然，她在跟人同居。纳特模模糊糊记得这么一个人，在去年的博物馆圣诞晚会上挽着莱西娅的胳膊，一个微不足道的粉面小生。他立即丢开他，思绪重又回到莱西娅身边，他正在给她点

烟。再近一点点就碰到她了。不过现在还为时过早。他知道她清晨起床,吃早饭,上班,在单位做些叫人捉摸不透的事情,其间有几次消失在洗手间里。可他不打算去想这些零零碎碎。他对她的真实生活一无所知,他也不想知道。别了解太多,还不是时候。

197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

伊丽莎白

他们走上台阶,经过卖爆米花的,他那儿有糖果、气球、小喇叭、塑料风车,艳丽的红、蓝两色,像风干的鸟拍打着翅膀。一家子。他们下次再一起出来要给孩子们买点礼物,因为幸福的一家子总会这么做。

伊丽莎白说要跟他们一起出来,纳特说得对,没有家庭活动无益于孩子们的成长。她们不是傻瓜。听了这个消息,她们也没有特别兴奋,只是很惊讶,还有点心领神会。“爸爸带我们出去的时候你从不一起来。”南希说。

现在,站在这个圆顶大厅里,看着星期六出游的孩子鱼贯进入旋转门,她忽然觉得没法承受这种压力。这里是她工作的地方。也是克里斯工作过的地方。上班的时候来这儿没什么不对劲,她有充分的理由,而且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可是现在是怎么回

事呢？她为何在自己空闲的时刻来看这些空架子、金属壳，还有谁也不要的骨头？可她必须来。

她尽量不在上班期间跟他说话，而且可能的话也不见他。并不是她怕别人知道，尽管她也不会四处宣扬，而是根本没必要。在博物馆这种地方，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假以时日，总会人人皆知。可她是领着薪水上班的，每天干很久的活，她很看重工作。上班时间没空跟克里斯在一起。

从他们第一次做爱，自始至终一直如此。那次两人都没脱衣服，躺在他工作间的地上，就在毛皮和木屑碎片之间，旁边是做了一半的非洲地鼠模型。玻璃眼睛还没有装上去，空洞的眼眶盯着他们。即使是现在，整个博物馆还保留着那天的气息：隐秘的，到处是木屑，克里斯头发的味道，炽热，有点烧焦味，非常浓郁。熔金。他冰凉的拉链压着她大腿内侧，链齿来回锉磨。她当时在想：我再也不要比这逊色的了。仿佛这是场交易，也可能是，但是她从来也没见过那无影无形的交易对方。

孩子们在礼品店里四处观赏玩偶，新加坡布狮、墨西哥泥人。纳特摸索着钱包。是他的主意，所以该他付钱。不过她知道，从他们离家时就知道，他身上的钱肯定不够。

“你能借我五块钱吗？”他对她说，“我星期一还你。”

她给了他钱，其实她早已拿在手里了。总是五块钱。他有时还，有时不还，因为忘记了。她也不再像以前一样觉得凡事都应该公平，也不再提醒他。

“我不进去了，”她说，“我四点半在台阶那儿等你们。看完之

1976年11月20日，星期六

后可以带她们去莫里斯买点圣代冰淇淋之类。”

他倒是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好。”他说。

“让她们好好玩。”

她向南往公园的方向走，打算穿过马路到对面的树下溜达溜达，也许在长凳上坐坐，闻一闻落叶的味道。这是下雪之前落叶最后的气息了。她站在围栏边，等着过去。纪念碑上仍然留着几束破败的花环。上面写着：南非。

她转身走回来，打算去天文馆，可以在那里消磨消磨时间。尽管她帮他们策划海报，布置展品，但还从没进去过。平时日场展出时她都在上班，晚上下班之后又不大会去。但是现在她很想去个从没去过的地方。

大厅由砖砌而成。凹凸不平的墙上写着一句格言：

天堂在召唤你，就在你周围飘旋
向你展示他们永恒的美丽
而你的双目却依然注视大地

——但丁

下面则写着：注意，预售票处。

伊丽莎白发现永恒的美丽也得花钱，不禁感到安慰。展出三点开始。她走到窗口前买票，尽管觉得拿通行证可以直接进入。

“宇宙大灾难，还是激光馆？”售票的女孩问。

“嗯？”伊丽莎白问。她突然意识到“宇宙大灾难”一定是目前这场展览的名字。“激光馆”，听起来不过像个麻风病人聚集地。

“激光馆四点一刻才开始。”售票的说。

“那就宇宙大灾难吧。”伊丽莎白说。激光馆，不管它是什么，都太迟了。

她站在大厅里，扫视橱窗里的书。《星星属于大家》《宇宙》《黑洞》。她从未对星星有过多少亲近感。

场馆是个圆形穹顶建筑；给人感觉像是待在乳房里面。伊丽莎白知道圆顶代表着天空；但她还是感到有点闷。她向后倚着软椅，望着头顶，那里一片漆黑，渐渐有了一丝微光。周围孩子们叽叽喳喳，打闹不停，接着灯暗了，他们立刻都安静下来。

日落时分。周围出现了多伦多的天际线，城市的一些轮廓和标志性建筑：公园广场比起旁边的凯悦酒店成了矮子；东部挨着不列颠大厦；萨顿酒店，气象大楼；加拿大国家电视塔。这是地球。

一个声音告诉他们面前出现的是天际线，这个要站在天文馆的最高处才看得到。“哇，真帅。”坐在她旁边的小男孩说。他吹着泡泡糖，一闪一闪的。伊丽莎白感到他在身边是种温暖，令人安心的存在。橡胶底运动鞋。

西边地平线的光暗下去了，星星升起来。画外音开始讲述星座：大熊座、小熊座、仙后座、猎户座、昴星团。画外音说古人相信人们死后会变成星星，形成星座，这个想法虽然浪漫，当然是不合实际的。其实星星远比古人想象得更为神奇和美好。它们都是燃烧着的蒸汽形成的球体。接下来那个声音吟诵了一长串数字和距离，但伊丽莎白没留神听。

北极星：一个白色的小箭头指向它。画外音加快了语速，星星也开始围绕天极运动。这种运动只有在很多个晚上睁大眼睛

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古人认为星星就是那么移动的,当然其实是由于地球自转的缘故。

古人还有许多其他误解。不祥之音响起。接下来要给大家看一些不同寻常的星象逸事,画外音说。星空回转,时光倒流到 1066 年。画面上出现了巴约挂毯^①,征服者威廉满面春风。古人认为彗星的出现预示着分裂、战乱、虫灾、瘟疫、伟人诞生、王权倾颓,或者世界末日。画外音发出轻蔑的笑声,现在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天空中出现了哈雷彗星,开始只有一点微光,渐渐地越来越明亮,尾巴拖成长长的漂浮的云朵。画外音讲述了尾巴的形成过程。“彗星”这个词来源于“头发”,毛茸茸的。古人认为彗星是长头发的星星。

哈雷彗星暗淡了,然后消失了。画外音说它将于 1985 年再度返回。

星星开始下沉,开始只有几颗,然后越来越多。它们其实并不是星星,画外音解释说,只不过是陨星。它们如阵雨般涌现。这些陨星大概是星星爆炸后留下的碎片。星星陨落时,穹顶上闪过一幅幅画面——混乱的人群、死亡之舞、熊熊燃烧的房屋,画外音朗诵了莎士比亚的几行诗。然后出现了北极光,紧接着画外音开始讲解其成因。有人声称听到过它们,是一种很大的沙沙作响声,不过从未有过相关记载。伊丽莎白感到耳边有声细细的低语。

^① 创作于 11 世纪,记录了 1066 年诺曼征服战中的一场决胜之战,其中的征服者威廉后来被加冕为英国国王,从此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诺曼底王朝。——译者注

她觉得冷。尽管她知道里面很暖和,而且感受得到孩子们的气息、他们的衣服、爆米花的香味,可是北极光让她觉得寒冷。她想起身离开。她环视四周,却没找到出口。又不想在黑暗中摸索。

画外音说接下来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大家都听说过伯利恒之星^①,是吧? 是的。哦,可能真有这么一颗伯利恒之星。头顶上方,星空回转两千年。看到了吧?

孩子们都发出惊叹声,哇。一颗星星升起来了,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光芒照亮了半个天空。然后渐远渐弱。很快就像礼花一样,消失了。

“这是颗超新星,”画外音说,“一颗即将毁灭的星星。”如果星星能量耗完,就可能爆炸,在最后一瞬间燃尽剩余的能量。有一天太阳也会如此。不过那要到几十亿年以后呢。

爆炸后残留的物质,因为没有平衡自身引力的能量,将会坍塌形成中子星,或者黑洞。这时天空中标出一块什么也没有的地方。画外音说,没人能看到黑洞,但是由于黑洞总会对周围物体产生影响,因此可以感知它的存在。比如,不论什么光线都穿透不了黑洞。目前我们对黑洞还不是特别了解,我们认为它是星星爆炸后堆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没有什么光线可以从其中逃逸。黑洞只吸收能量,从不释放。一个人一旦掉进了黑洞,就会永远消失,不过看起来他好像只是固定在黑洞的表面,静止不动一样。

^① 《圣经》记载,大约两千年前,耶稣在马厩里降生时,一颗星星照亮了伯利恒的早晨。此即圣诞星,或伯利恒之星。——译者注

1976年11月20日，星期六

黑暗开始漫延，从四周滚滚而来，一丝光亮也没有，最后黑暗笼罩了整个天空。一个一身银装的人落了下去，到了里面，定格住了。

那个人呈大字形挂在黑暗中，画外音解释说其实他已经消失了。现在看到的他，只是个幻觉。黑洞是真正的宇宙灾难，画外音说。若是地球不知不觉间也在移向黑洞，那该怎么办呢？银装的人消失了，星星又开始闪烁，画外音接着说这样的事情不大可能会发生。

伊丽莎白突然感到瑟瑟发抖，她凝望着天空，其实那只是一台复杂的机器，安装了许多由滑槽和按钮控制的闪光灯而已。人死之后不会变成星星。彗星也不会带来瘟疫。其实天上根本没人。也没有铺天盖地的黑暗，没有黑色太阳，也没有定格不动穿银装的人。

197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

莱西娅

莱西娅很不自在,仿佛手脚给绳子缠住了,没法活动。瘦长又难看。而且牙齿一定比较大,胸部也更平。她挺直腰板。纳特的女儿说不上有什么敌意,可是她们若即若离,似乎带有一种偏见。新来的老师。向我们说明我们必须待在这儿。说明我们应该注意你。可是你是谁啊?你想把我们怎么样?纳特托她帮忙时说她们非常喜欢恐龙,但是眼下她对此表示怀疑。

她们三人隔着玻璃望着一尊蜡像,是个古生物学家,蹲在屋里一堆模拟岩石中间。他戴着帽子,头发齐整,浑身雪白,拥有一战飞行能手那种整洁优雅的派头。他们给他取了个绰号:沉默的萨姆。和摩根教授一点也不像。摩根教授满脸络腮胡儿,不修边幅,莱西娅有幸参加的唯一一次考古挖掘就是由他带队,可惜只是个小跟班和苦力。他总是把烟草装在右边的口袋,烟灰倒在左

1976年11月20日,星期六

边口袋。好几次都着了火,大家不得不帮着扑灭。一派胡言。有些人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他觉得莱西娅是他听过的笑话中最为好笑的一个。你想做个古生物学家,还不如学学做饭呢。这咖啡真是我喝过的最难喝的。莱西娅自惭形秽,因为她很尊重摩根教授的看法,把所有能找到的他的文章,还有他写的关于生活在加拿大平原的食肉恐龙的书都读过了——努力讨他喜欢,给他准备更好更多的咖啡、茶和威士忌,像没脑子的空姐一样屁颠屁颠地跟着他,想方设法博取他的欢心,直到后来才发现根本不可能。幸运的是,她现在的老板,范·弗利特博士,完全不是那样的人。不过他年纪更大。从另一方面来说,莱西娅也无从想象他去做挖掘工作。他的专业是古生物牙科。

玻璃里面的这个人只是个模型。他手里拿着块化石,应该是沉浸在科学发现的狂喜之中,但是脸上又没有任何类似的迹象。

“他在干什么?”南希很想知道。莱西娅怀疑她并非真的想知道,只不过是一种做戏表演,孩子们必须问些无伤大雅的问题,而她要竭尽所能解答那些问题。

“他正在用灰泥涂抹骨头,”莱西娅回答,“他必须非常小心,因为这不是一般的骨头,而是块化石。骨头的软组织部分腐烂了,但矿物质保存了骨头的形状,所以它跟石头有点相似。不过很容易碎。”

“我知道,”简妮特说,“爸爸跟我们说过。”

“你的工作就是做这个吗?”南希问。

“哦,一部分。”莱西娅说。

“这工作很好玩。”南希说。

“噢，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莱西娅说，不明白她为何要在一个小孩面前为自己辩解。她是九岁还是八岁？“实际上我从未真正挖掘过化石。我负责保存骨头。有些化石必须立即保存起来，不然就会碎裂。我们用压敏胶涂抹化石，压敏胶是一种树脂。”

孩子们透过玻璃望着那个表情僵硬的古生物学家。莱西娅觉得他脸色惨白、眼神呆滞，越看越像具死尸。简妮特表情凝重，仿佛闻到了什么怪味似的，南希一脸好奇但是不太专注。莱西娅怎么才能让她们明白她为什么干这一行，又为什么喜欢这一行？他们那一天发现阿尔伯脱龙的一条腿骨、一根椎骨，摩根教授说：“找着什么了？”看到是个已经很有名的物种，大家都失望。可是当时莱西娅很想大声疾呼：活过来吧！像个旧约中的先知，像上帝，张开双臂，呼唤雷鸣闪电；特异的血肉将会再生，覆盖住骨头，不毛之地将重现生机，小河流淌，鲜花盛开。

然而那一切不可能发生，所以最好的替代品就是这些展览。用广为接受的塑料植物作背景，经过专家们激烈反复的争论，确定这些生物的走路方式，将骨头接合，再接合。它们在植物丛中扬起巨大的头，那些受到祖先的恩宠，因而仍然幸存的生物即使伸长了脖子，也还达不到它们深陷的眼眶那样的高度。

白垩纪的暮光中，孩子们按下按钮，观看彩色幻灯片循环播放，与此同时博物馆的自动解说声嗡嗡响起。莱西娅觉得她在一边很多余。纳特在她身旁懒洋洋地溜达着，毫不知情，她真想上去摇他几下。这都是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她过来？何必让她放弃空闲时间（她本来可以去逛街！去看书！和男人上床！）来做这

197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

些毫无意义的事？是不是在审察她？是考验吗？她没通过吗？如果他想对她图谋不轨——如果他真的非礼她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自他的手碰到她身上某个不知该不该在意的地方，她就没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又不行动呢？（当然现在不能，这儿也不行，孩子们都在。不过她们可能不会注意的。）

然而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

197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

纳特

她们三个走在他前面,浓重的黑暗里,只能依稀看见她们的身影。突然出现了许多怪物,庞大的爬行动物,张牙舞爪地做出各种非常吓人的动作。纳特感到仿佛骨头散了架,浑身長满了石头。困住了。南希快跑,简妮特快跑,不然时间要追上你们了,你们也要被困住,不得脱身。然而南希这个时候以为他看不见她,正自得其乐地挖着鼻子。

莱西娅正弯腰对孩子们说话,影子拉得老长:我们的骨感女士。“‘灭绝’的意思是说再也没有这种生物了。”她说。纳特希望她不要觉得他的女儿太无知或者愚笨。他确信已经向她们解释过很多遍“灭绝”的意思了。而且这个展厅她们也经常来,不过南希喜欢埃及木乃伊,简妮特则对盔甲、骑士、贵妇那一类的着迷。难道她们是故意配合莱西娅以便帮他解围,提问只不过是為了遮

1976年11月20日,星期六

掩心中的好奇,她们有这么敏锐、这么聪明吗?还是他表现得太明显了?

“为什么呢?”简妮特问,“它们为什么灭绝了呢?”

“这个没人知道,”莱西娅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环境不再适合它们,”她停顿了一下,“我们发现了很多恐龙蛋化石。它们灭亡的时候,这些恐龙宝宝还没来得及出生呢。”

“因为太冷了,你这个笨蛋,”南希对简妮特说,“当时是冰河世纪。”

“噢,也不完全是。”莱西娅开口道,但是觉得那样说倒更好。

她扭头向他望着,迟疑不决地等待着。

南希跑过来,拉着他的胳膊要他弯下腰,小声对他说,她现在想去看木乃伊。简妮特是个神经质的孩子,肯定要反对,然后要协调两人的意见,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不久每个人就都老了一天。

他怎么能丢下她们不管呢?他能忍受只有事先安排的星期六出游吗?一个星期才见一次,这就是代价,合理不合情。你们怎么样啊,孩子们。很好,爸爸。完全是种敷衍。再也没有睡前讲故事,过道里追逐喊打,也没有地下室入口的呼喊声。真不公平。然而不是这个不公平,就是那个不公平。莱西娅,我还没有碰过她,完美的人儿,将来有一天在某间卧室门边哭泣,妆容失色,杯子的碎片洒落一地,一件破碎的饰物。而他,也被自己的罪恶弄得伤痕累累,独自坐在塞尔比的酒吧间,思考什么是人生伦理。或者和其他酒客一起观看曲棍球比赛,应和他们沙哑的欢呼。那样的他会比现在好吗?道德纯正的生活。别人一直教育

他这是人生最美好的理想。既然他已经不再相信这个理想,又何必费力追求呢?

因为母亲不许他打架,放学回来经常都是一瘸一拐,浑身青紫。哪怕是别人先动手呢?就算别人先动手打你也不行。可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们打一个更小的孩子。还是不行。三个打一个。仍然不行。他们骂他犹太猪。啊,那就行了。母亲眼里闪着怒火。以宽容的名义,出手吧。我的乖儿子。纳特六岁就学会了耍手段,又比欺负他的小朋友个头高,终于可以满怀喜悦地投入战斗,不断为他胜利的黑眼圈编造种种非正义的理由。正如一位论派教徒常说,行动而不是感动。

无论是眼下还是任何情况,他都能详尽列述种种罢休的理由。然而由于对过去了如指掌,他担心不管怎样,他可能还是会义无反顾要出手。尽管良心不安,可是也正因此他才昏头昏脑,不顾一切。因为他自私,这一点肯定有人会说。然而伊丽莎白却不会。她说过,正如她说的,只要孩子们安然无恙,他对他的所作所为,以及跟什么样的女人交往都毫不在意。也正如她说。她说的是她的孩子。纳特相信她私下里以为她是由单性繁殖而生的孩子,轻易就忘记了裹浴巾那个晚上,还有另一个晚上,以及其他很多晚上。都是懒惰,还有习惯。至于他,他喜欢想象他的孩子是由他的额头孕育出来的。这样她们就完全属于他了。

实际上,纳特明白孩子会跟谁。尽管他们从未谈过分手。即使是关系最恶劣的时候,她也没说过离开,他也从未威胁过她。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在那儿,它是个秘密武器,最后一条出路,一件不能言说的事情。他怀疑他俩几乎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盘算,

197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

放弃；盘算，放弃。

最好就到此吧。看完了铺着地毯的脊椎动物演化厅，纳特没有再让莱西娅跟他们一起上楼去看哺乳动物和昆虫，而是就此谢过她，跟她握手，不管怎样算是接触了一下，莱西娅细长的手指放在他的掌心凉凉的。然后他们要去看木乃伊，之后再看盔甲装备，他将努力避免把那些展品想象成自己。到了外面，他要吃些爆米花，抽支烟，用来代替他那个时候其实很想喝的加浓威士忌。他们会在博物馆的石阶上等着，幸福的一家子，靠着门外右手边的匾，上面写着：人类悠久的历史。直到不知去了何处的伊丽莎白现身归来，她穿着黑衣的矮胖身体缓步走上台阶，在约好的时间把他们重新召回。

1976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斜倚在浴缸里。以前洗澡是件乐事,现在洗澡和吃饭一样都成了例行公事。她在保养身体,就像保养汽车,把它弄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时刻准备着某一天再度派上用场。为了快乐。她吃得太多了,这点她自己也清楚,可是太多总比太少好。太少会有危险。她已经失去了判断力,从未真正感到过饥饿。难怪她洗澡洗得也太勤了。

她很小心,不让水温高过体温,因为她害怕躺在浴缸里会睡着。五厘米深的水就能淹死人。听说如果水温和体内的血液温度相当,心脏可能会停止跳动,但只有在心脏不太好的时候才会发生。据她所知,她的心脏一直很健康。

她把办公室搬到了家里,带回来很多任务,因为她在那儿无法专心工作。其实在家也无法专心,但是至少没人会突然走进

1976年11月29日,星期一

来,发现她在对着墙发呆。她基本上都是自己打字,而且干得又快又好,为什么不呢?这么多年她一直在干这一行,而且喜欢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她做到今天这个位置,靠的是接听电话的良好举止,以及总是比上司本人更了解其工作情况的能力。因此她天生就不信任秘书。可是现在,文件堆成了堆。她得抓紧时间了。

她皱起眉头,努力专注于面前的书,这本书她用一只没弄湿的手拿着。

我们很难理解这些变化。很难置身于他们的环境中。生活在旧中国的人民(以及千百万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民),在分配的小块土地上劳作,遭受着无情的洪灾和饥荒,劳动产品却被封建地主剥削殆尽——他们经过艰苦的斗争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

伊丽莎白闭上了眼睛。这是一本目录,一场巡回展。农民画展。此时在英国,如果他们希望的话,几年后也可以办到加拿大来。她的工作是阅读目录,然后提出反馈意见。她应该写份报告,阐明这个展览对加拿大民众是否有价值,会不会令他们感兴趣。

可是她做不到,她没心思关心。她没心思关心加拿大民众,更别说一个英国空想马克思主义者写的目录了。若从他的角度看,她就是个地主。伊丽莎白想到了她的房客,他们灰灰的脸,异常安静的孩子,穿着总是过于整洁、过于体面。他们是外国来的,但是伊丽莎白不知道是从哪里,问他们又显得唐突。东欧的什么

地方,她想,逃难至此的吧。他们行为低调,付房租总是紧张兮兮,而且总是提前一天。难道他们也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推翻她?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这些画出自一个极其陌生的地方,陌生得在她看来像是月亮上面一样。

她越过介绍部分,翻到了画页。《新农村,新气象》《继续前进》《我家猪圈见新貌》。就是赤裸裸的政治宣传,而且画都很难看。它们鲜亮亮的颜色,刻意突出的笑盈盈的人们,让她想起了小时候非常讨厌的主日学校发的小册子。耶稣热爱我。她压根儿就不相信。耶稣就是上帝,上帝热爱穆里尔姨妈,穆里尔姨妈对此深信不疑。就伊丽莎白所知,上帝不可能同时既爱她又爱穆里尔姨妈。

她们住到穆里尔姨妈家之前从来不去教堂。这个穆里尔姨妈大概早已知晓。伊丽莎白因为背诵《圣经》诗篇赢了一个奖品。但是卡罗琳却大出洋相。那是复活节的时候,她们戴了蓝色的新帽子,皮筋紧紧地系住下巴,穿着与之相称的外套。一个十号,一个七号,但是样式一模一样,穆里尔姨妈喜欢把她们打扮成双胞胎。讲坛边放了一排水仙,不过牧师却没有布道耶稣复活。他讲了末日审判。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①

伊丽莎白把领到的画像不断地折叠又展开,画像上,脸庞纯净的耶稣正从岩洞中出来,两个蓝衣女人跪在他面前。她把耶稣的头向后折起,然后拿着纸的顶端摇晃,耶稣便如同盒子里的玩

① 此处译文引自《圣经·新约》最后一部分《启示录》第6章12—14节。——译者注

1976年11月29日,星期一

偶上下跳动。教堂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香水味,还有穆里尔姨妈身上涂的爽身粉,她一身米灰,笔直地坐在伊丽莎白旁边。伊丽莎白想把外套脱掉。快看,快看,卡罗琳说着站了起来。她指着一扇彩色玻璃窗,那是身披紫袍的耶稣敲门的地方。她蹲下来,试图爬过前面的长椅,却碰掉了西蒙太太的貂皮帽子。伊丽莎白坐着没动,可是穆里尔姨妈伸出胳膊一把抓住了卡罗琳的衣服。牧师站在绿藤缠绕的讲坛边,皱起了眉头。卡罗琳大叫起来。穆里尔姨妈抓住她的胳膊,但是她挣脱了,从那排坐着的人们膝盖边挤出去,沿着走道跑了。她们当时在那里就该知道。要出事了。卡罗琳后来说紫气降临到她身上了,可是穆里尔姨妈到处说她只是胃不舒服。容易受惊,别人说,小孩经常这样。真不应该带她去做礼拜。

穆里尔姨妈认为都是牧师的错,而且当机立断从此不再理会他。没必要去听那些玩意儿。跟浸礼会差不多。几年以后他上报了,因为他对一个小女孩驱鬼,而那个孩子其实得了脑瘤,后来还是死了。看吧?穆里尔姨妈说,傻得要命。

至于卡罗琳,七年之后,那声尖叫得以最终呈现,而且无比清楚而悲惨地表明了当年想说的话,是另外一回事。一种审判。要不然就是缺少意志力,这取决于穆里尔姨妈那天怎么想。

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后来在疗养所,卡罗琳既不愿说活,也不愿走动。她像个婴儿一样生活不能自理。她躺在床上,双腿蜷缩在胸前,双眼紧闭,两手握成拳头。伊丽莎白坐在旁边,空气里充满那无生命的肉体散发出的气味。该死的,卡罗琳,伊丽莎白低声说。我知道你就在那里。

三年后,卡罗琳快十七岁了。那天,她洗澡时护士给喊走了,说是紧急情况。不该没人照看就让卡罗琳这样的病人待在浴缸里,这是规定。甚至根本就不该让卡罗琳这样的病人用浴缸洗澡,但是有人觉得这会让她放松放松,不再蜷缩身体,审讯时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就是那么发生的,卡罗琳滑进了水里。她就那么淹死了,甚至动都没有动一下,哪怕稍微抬一抬头,她就能得救。

有时伊丽莎白会想卡罗琳是不是故意那么做的,是不是她虽然身体僵死麻木了,却一直神志清醒地等待时机。她不明白为什么。然而有时她也会想为什么自己不那么做。每当此时,卡罗琳总是显得那么纯洁、有头脑;跟她日渐衰弱的肉体相比,卡罗琳坚如磐石。

房间里有人在唱歌。不是唱,只是哼,伊丽莎白发现自己一直在听。她睁开眼睛找寻声音的出处。是水管,一定是,什么地方的水声。墙纸真是太艳了,牵牛花,她明白她得小心。事情常常来得没有任何前兆。她想到60年代那些人,杀死自己养的猫,然后从高楼窗户跳下,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鸟儿,她觉得这毫无美丽可言:完全就是傻瓜。任何听过这些声音或者了解自身能力的人都该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闭嘴。”伊丽莎白说。尽管如此坦白很糟糕。她要专心看书。对着古代奴隶主的战车遗骸批林批孔,她读着。车夫都是活埋的。她盯着画,想找到他们,可是只看得见马的尸骨。还有愤怒的百姓在墓穴边吵吵嚷嚷。

她手里拿着书,放在水里的腿向前伸展开去。浴缸边的架子

1976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

上,远远地,远得她觉得肯定够不着的地方,放着孩子们仍然坚持带进浴缸的玩具:橙色的鸭子、蓝色的企鹅、红白相间的小船,还装有可摇的轮子。可是她们都长大了。她的乳房,已经在重力的作用下变小了,还有她的腹部,像个沙漏。南希的《猜谜语》:

我有两个身体
可是连在一起,
我站得越稳
我跑得越快。

后面的一页上有个谜语,谜底是棺材。不太适合小孩,那个圣诞节她说。是纳特买的,连同装书的盒子一起。

膝盖像高山一样伸出蓝色的水面,泡泡似云朵漂浮在四周。亲密身体,进口产品。她是买给克里斯的,买给他们俩的,在骄奢的梦里。老早了,那时她还没发现他不喜欢她看他的身体,除非隔着一段距离。他也不喜欢她离他老远地站着,他想让她触摸他,但是别看他。不论你到哪儿我都要抓住你,他很久之后说,可是太晚了。她在哪儿呢?

流沙从头到脚,渐渐覆盖了她冰冷的身体。等到烟消云散她也已经死了。活埋了。何必等待呢?

1976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二

莱西娅

莱西娅和玛丽安到外面吃午饭。她们刚在莫里斯吃了个三明治,莫里斯就在附近,而且东西不贵。眼下她们正要去约克维尔,坎伯兰路逛街。那一带没什么可逛的,玛丽安说——她一直被莱西娅奉为这方面的权威——因为要价太高了。现在该去皇后西街。可皇后西街太远了。

玛丽安平常都和特里希一起吃饭,但是特里希今天感冒请假了。她们以前也邀莱西娅跟她们一起,可她都推辞了。她工作落了很多,她说,她就在楼下买个三明治对付一下。她们之间,除了早晨喝咖啡时说些闲话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玛丽安公开承认——要不然就是开玩笑——她上生物学院就是为了认识医学院学生,以便将来能嫁个医生。莱西娅很反感这种轻浮的思想。

可是现在她很想听听她们闲扯。她想听到些八卦,希望玛丽

1976年12月7日,星期二

安能说说任何涉及伊丽莎白,尤其是伊丽莎白的丈夫——纳特的事情。他自从那天在恐龙展览馆的“出口”标记处跟她握手道别之后,就再也没有打过电话、写信,或者出现。她对他没什么兴趣,真的,但是她很不解。她想知道他是否经常这样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但是,她不清楚如何能够从玛丽安那里得到答案,又不透漏他们之间的事情。她并不想告诉别人。但是有何不可呢?又没有发生什么。

她们走到卑街与约克维尔交叉口停下来看一套蓝色丝绒褶皱衣服,金色穗带,里面一件袖口打褶的小圆领衬衫。

“太不正统了。”玛丽安说,她用这个词就是指俗气。尽管玛丽安长着金发碧眼,还有个抒情诗一般的名字,但她却是犹太人。莱西娅觉得她是纯正的犹太人,不同于她这样的犹太混血。玛丽安对莱西娅的看法非常复杂。有时她似乎认同莱西娅是犹太人,即使觉得她不够正统,也极少在她面前用这个词。莱西娅九岁时,一个姨妈温柔却又刻毒地对她说,她其实并不算犹太人。只有她母亲而不是她父亲的血脉才能决定。显然基因就像血友病,是母系遗传。

但是其他时候,玛丽安更喜欢莱西娅的乌克兰名字。她不像莱西娅的父母一样为此担心,相反她觉得这个名字很迷人,虽然有点可笑。

“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民族问题现在可是讨论的热点。再改个姓氏,你就能得到多元文化补助金了。”

莱西娅对这种调侃只是笑笑,但笑得很勉强。她来自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这点没错,可是并不是以拨款资助者所希望的多

元方式。她父亲的家族至少改过一次姓氏,不过不是为了得到补助。那是 30 年代后期的事了。谁知道呢?希特勒随时可能入侵,就算希特勒不入侵,国内也有大批反犹太分子。姑姑们说,那个时候,不知道谁在外面绝不敢开门。因此莱西娅从此成了莱西娅·格林,不然怎么可能会叫这样的名字,但她得承认再也不可能叫莱西娅·埃特林了。有两年,她九岁、十岁时,她在学校跟老师说她叫艾丽斯。她母亲说过,莱西娅跟艾丽斯是一个意思,这是个很美的名字,还是一个著名的乌克兰诗人的名字。可莱西娅永远也没机会阅读她的诗篇了。

她后来把名字改回来了,其中自有她的理由。如果她发现了一块从不为人所知的大陆(她有时非常希望如此),肯定要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不是已经有格陵兰了吗,当然那绝对不是她向往的地方。格陵兰一片荒芜,冰天雪地,不存在任何生命,可是莱西娅希望她发现的是热带地区,那里土地丰饶,生活着各种各样奇妙的生物,全都是远古时期被认为已经绝迹,或者从无化石记载,从未发现的物种。她在笔记本上认真描画过这片土地,还把生活在其中的动植物一一写上名字。

可是她不能把它命名为艾丽斯领地;这不合适。《消失的世界》令她记忆犹新的一点就是其中的地理名称。举个例子吧,格拉迪斯湖,就太不正统了。远古高原叫做枫白兰,是以一个艺术家命名的,人们在他神志昏迷、即将死去时发现他手里紧握着一张画有翼龙的草图。挑战者教授正是因此踏上了探险之旅。莱西娅确信——但是书里并没有说明——枫白先生一定是个加拿大人,而且是皮肤粉嫩、英国血统最纯正、思想又最保守的那种

1976年12月7日,星期二

人。有那样的名字,不然还能怎么样?

莱西娅领地,就不同了。听起来几乎像是非洲。她都可以在地图上画出来:就是那个样子,一点也不奇怪。

她长大之后有一次在街头狂欢节期间去了奥德萨^①展览馆。一般她都不过这个狂欢节。因为怀疑政府资助的真正意图,而且节日过后当时的盛装就没人再穿了。其实波兰馆中展示的并不是真正的波兰人,印度馆中也不是真正的印度人,真正的德国人也不是一天到晚唱民歌。她也不清楚那次为什么想去,可能想去寻找祖辈的文化吧。她只隐约记得在祖母家吃过的东西,可是从来不知道它们的名字;看过穿红色靴子的高个男孩和编着褐色发辫的女孩在用向日葵彩纸布置的舞台上蹦来跳去,唱着她不会唱的歌,跳着她从未学过的舞蹈。按照节目安排,其中一些舞者叫多丽丝、琼和鲍勃,不过另外一些名字跟她的类似:纳塔丽娅、哈雷娜、弗拉德。玛丽安说起黑鬼,模仿她母亲对清洁女工的看法时,总是一副自嘲的语气。最后,他们也带着这种自嘲的意味,唱了一首乌克兰夏令营上唱的歌:

我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波兰人,
我不是罗马尼亚人,
给我一个吻,给我两个吻,
给我一个吻,我是乌克兰人。

① 乌克兰南部城市,是重要的工业、交通、文化、教育和旅游中心。——译者注

莱西娅喜欢他们鲜艳的衣服，他们的机灵敏捷，喜欢他们的音乐，可是她只是个旁观的局外人。她有一种受排斥的感觉，仿佛身处一群兄弟姐妹之间，父母两边的亲戚都有，却没法融入他们中去。给我一个吻，我是一个来自多元文化人。

她从未参加过乌克兰夏令营，也没有去过犹太夏令营。她既不能去美如仙境、有洋葱形小圆顶的金色教堂，也不能去犹太教堂。只要能保持家庭和睦，两个教堂父母都愿意带她去，但是两个祖母都不允许。

有时候她觉得她不是父母通过正常的方式孕育出来的，而是这两个从未谋面的老太太以一种无人听说的交配方式生产出来的。她们的存在像极了一种奇怪的结合，对彼此的憎恨更甚于各自对德国人的憎恨，然而同时又彼此念念不忘，她们甚至像对相亲相爱的老夫妻，在同一年先后去世。她们轮流搅得她家不得安宁，为她争吵不休，仿佛她是一件待售的衣服。如果其中一个看护了她，另一个一定要给予同样的时间，不然就有好戏看了：思米丽斯科外祖母痛哭流涕，埃特林祖母大发脾气（她保留了原来的姓氏，不愿和其他人一起四处躲藏）。她们两人没一个会说英语，但是埃特林祖母从常在她商店附近转悠的邻居小孩那儿学了几句脏话，使用时又按照自己的想法将其改头换面。“耶稣笨蛋，狗屎，去死吧！”她会一边大吼，一边在门阶上跺她的黑靴子。她知道门口是最好的地方：莱西娅的父母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她弄进屋去，从而避开街上人们的围观。英国人。这些不温不火的英国人，他们想象的复制品，可没有穿靴子的小脚祖母，在门口大叫“没长屁股！”或者类似的粗话。现在，莱西娅终于能够明白了。

1976年12月7日，星期二

令人奇怪的是，两个祖母是那么相像。她们两人的房子都是又小又暗，都散发出家具上光剂和樟脑丸的气味。她们都是寡妇，而且都有眼神悲伤的单身男人寄宿，整日藏匿在楼上的房间。她们都有价格昂贵的瓷器，前厅里都摆满了银色镶框的家庭照片，而且她们都用玻璃杯喝茶。

她上学之前，因为母亲要工作，她每个星期都跟祖母待在一起。她常坐在厨房地板上，把杂志和从母亲工作的旅行社拿来的折叠传单上面的图片剪下来，分成几堆——男的一堆，女的一堆，小狗一堆，房子一堆——祖母一边喝茶一边跟家里的女人（爸爸这边的姑姑，妈妈那边的舅妈）聊天，她们说的语言她一点也听不懂，父母在家里也从来没说过。

按说有这样的经历，她该精通三种语言才是。相反别人说她英语很糟糕，吐字吃力，拼写也差，而且缺乏想象力。五年级时老师让大家写《我的暑假》，她写了收集的石头，每块都用专业术语详细描述了一番。结果她得了个D，还被老师训了一顿。“你应该写点个人主观的东西，写点你生活中的事情，”老师说，“而不是从百科全书上瞎抄。暑假你肯定干别的事情去了。”

莱西娅对此很不理解。暑假里她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收集石头就是她生活中很特别的事情。可是她没法解释。她无法解释为什么她觉得发现了石头互不相同，并且都有各自的名字这些很重要。名字是一种语言；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可一旦找到这么一个人，就能聊到一块儿。只聊石头，但也会很有意思。她常常在楼梯上来来回回地走，一边低声说着这些名字，一边想着读音是否正确。“片岩，”她念着，“岩浆、火成

岩、孔雀石、黄铁矿、褐煤。”当她知道恐龙的名字之后，发现它们更加迷人，音节更多，更让人安心，读起来更加流畅甜美。尽管她不会写“接受”“尴尬”或者“事业”这样常用的词，但是却可以完整无误地写出“梁龙”和“始祖鸟”。

父母认为她太沉溺于这些东西，希望通过上舞蹈课能让她变得开朗一些。太迟了，她一点也不开朗。他们责怪（当然是默默地）埃特林祖母，是她最先带她去博物馆的。这并非因为祖母喜欢博物馆里陈列的东西，而是那里很便宜，又可以避雨。因为思米丽斯科祖母从星期一到星期三照看她，埃特林祖母坚持也要三天，而且连在一起，尽管这样就没法守安息日^①了，但这对埃特林祖母没多大影响。她出于习惯只吃犹太食品，但除此以外就没有明显地表现过虔诚。自从莱西娅上学以后，就一直遵循星期六的这种安排。莱西娅没去犹太教堂却去了博物馆，后者起初在她眼里的确有点像教堂或者神殿，仿佛你就应该跪拜。那里既安静又神秘，到处都是神圣的物体：石英、紫水晶、玄武岩。

（埃特林祖母去世时，莱西娅觉得应该把她放进博物馆，像埃及木乃伊一样装在玻璃盒子中，贴上标签，上面写着她的情况。真是荒唐的想法，但那正是她哀悼的方式。那是七日服丧期^②，当别人都在喝着咖啡吃着糕点，她坐在姑姑装饰成粉白两色的大起居室一角，心里把那场景勾勒得很清楚，尽管说不出来。他们后来也带她去了犹太教堂，可它却一点也不神秘。无论是明亮、轮

① 停止工作，休息做祷告的日子。犹太教中的安息日为星期六。——译者注

② 犹太教近亲者所守的七日服丧期。——译者注

1976年12月7日,星期二

廓清晰的犹太教堂,还是粉色的起居室,都和祖母相去甚远。祖母应该是放在阴暗角落的玻璃盒子,她黑色的靴子在下面,她的几件金饰和琥珀串珠放在旁边。)

“给我讲讲。”祖母说,紧紧抓住她的手,莱西娅很久之后才想到那是为了寻找庇护,莱西娅把标签上的说明读给她听。祖母一点也没明白,但是故作聪明地点点头,微笑着。并非像莱西娅当时以为的那样,祖母这么做是因为石头很有意思,而是因为孙女似乎能够轻松应对这个她自己觉得无法理喻的世界。

在祖母生命的最后一年,莱西娅十二岁,时光荏苒,她们俩在博物馆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上午。后来有一次,她们看到了令祖母难过的一幕。她早就习惯了埃及展厅中的木乃伊,而且每次去恐龙馆也不再说哎哟了,恐龙馆那时没有这么暗,也没有装配各种各样的声音。然而那是另外一件事。她们看到一个印度女人,穿着漂亮的红色纱丽,边上缀有金色的饰带。纱丽裙外面罩了一件实验室穿的白色大褂。她身边有两个小女孩,穿着苏格兰短裙,显然都是她的女儿。她们走进一扇门,上面写着“闲人免进”。“哎哟。”祖母说着皱起眉头,但是毫无惧色。

莱西娅盯着她们的背影,神思恍惚。这,就是她的民族了。

“你穿那件肯定好看。”玛丽安说。她有时会给莱西娅提些衣着方面的建议,但莱西娅对此熟视无睹,因为她觉得自己做不到。玛丽安是个对吃什么都很讲究的人,她认为莱西娅应该端庄一点。她可以很端庄的,玛丽安说,只要别大步走路。她们这时正

望着一件色泽柔和、昂贵无比的紫红羊毛长裙。

“我不会穿的。”莱西娅说。意思是说，威廉从不带我去能穿这件衣服的地方。

“这里，”玛丽安说着，走到下一个窗口，“你还是穿伊丽莎白·舍恩霍夫常穿的黑色小衫吧。”

“太没特色了吧？”莱西娅问，觉得玛丽安是在讥讽她，但同时心里又莫名地感到高兴。

“哦，不是，”玛丽安说，“看看这款式。伊丽莎白·舍恩霍夫可不是没特色，她有上流白人的风度。”

莱西娅突然就很沮丧，问她有什么不同。

“上流白人，”玛丽安说，“就是根本无需在意。上流白人就是你有这么一块破破烂烂的地毯，看着很不像样，可是却花了上百万，而且还只有几个人知晓。还记得女王用手指轻轻捏起一片鸡骨头，就上了所有的报纸吗？瞬间成就完美，那就是上流白人。”

莱西娅觉得她永远也弄不懂这些微妙之处。她想到了威廉，和他各种各样的酒：圆滚滚的瓶子，散发着浓香。所有的酒她品尝起来都是一个味道。也许纳特·舍恩霍夫就是个上流白人，但她又隐隐觉得并非如此。他太优柔寡断，又过于滔滔不绝，而且总是在不合适的时候环顾四周。他很可能连什么是上流白人都不清楚。

也许伊丽莎白也不是上流白人。也许这就是成为上流白人的特征之一：无需知道你就是。

“克里斯呢？”她问。当然克里斯的情况不符合玛丽安关于上流白人的定义。

“克里斯？”玛丽安说，“他是个给别人开车的。”

1976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

伊丽莎白

是的,我知道我遭受了很大的打击。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我情绪不稳。我发现这事表面上直接针对我,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是童年印象的影响,可是我也不清楚如何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童年很不幸,可谁不是呢?我也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反应正常,他想让我感到内疚,可我其实并不内疚,对于那件事。我不清楚我是否真的感觉内疚。有的时候我感到愤怒,其他时候觉得空虚。我觉得仿佛体内的能量不停地给抽空,似乎我在漏电。我知道不关我的事,而且我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他也可能会杀了我,或者纳特,或者孩子们,而不是自杀。我当时就知道,不,我没报警也没找心理保健专家。他们不会相信我。我心里很清楚。

我知道我得活下去,我也没想别的。别为我担心。如果我要

割腕或者从布洛尔街上的高架桥跳下去,我早就那么干了。即使我不能算个妻子,我也是个母亲,而且这对我很重要。我决不会给孩子们留下那样一个回忆。我是咎由自取,可我也不想这样。

不,我不想谈论我的父母、穆里尔姨妈,或者我妹妹。我很了解他们,这条黄色的砖路我来过好几次,我的发现大多是根本没有奥兹巫师,没有绿野仙踪。我父母、姨妈和妹妹并没有离开。克里斯也不会离开。

我是个成人,我觉得我不仅仅是我的过去。我可以做出选择,并为此承担后果,但是我不能预测未来。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喜欢我的选择。

不,谢谢。我不想吃药。我不希望别人改变我的心情。我可以向你详细描述这种心情,但我觉得这不管对你对我都没有任何益处。

伊丽莎白坐在奥盛顿地铁站的灰色长椅上等车,戴着黑色皮质手套的双手合拢,放在膝上,穿着靴子的双脚并排放着。她知道,她的语气有种挑衅的味道,她也不清楚为何如此。她那天早晨坐在办公室里,第一次练习这种谈话时,内心异常平静。纳特好心说服她去看心理医生,可是经过这番谈话练习,她发觉心理医生不会提供任何口头或直接的帮助,于是打电话取消了预定。

她想趁这段时间早点回家。准备包扎圣诞礼物,在孩子们放学回来之前藏到她们的床底下。她已经发现自己几乎难以忍受劈啪作响的包装纸和色彩鲜艳的丝带,上面那些星星,蓝的、红

1976年12月23日,星期四

的、白的,令人窒息般地灼烧她的眼睛。是希望,是虚幻的承诺,让她无法忍受。可是她会坚持过去的,纳特可以帮她,即使别的方面都没法指望他,这个还可以。

或许这就是他们渐渐会形成的关系:相依相伴。伸出瘦弱的手臂,相互搀扶,两个老人小心翼翼走下门廊,一次踏一个结冰的台阶。她要确保他吃了胃药,监督他适量饮酒,而他要她调大助听器的音量,将日报上的趣闻轶事读给她听。军事袭击,屠杀,诸如此类。每天晚上打开电视,两人一起看美国情景剧。他们会有很多相册,周末孩子们带着她们的孩子来访时,他们就把相册找出来,大家一起乐呵呵地看照片。他们看她今天的照片,就在此刻,坐在奥盛顿地铁车站等待驶向城北的公车,昏暗的光线穿过沾满油烟的玻璃,她那时将会再次感到此刻这种撕心裂肺的难受。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奶油烹调的烤鲑鱼,上面铺着蒸鸡蛋,这道菜对他们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来说恰如其分。饭后纳特逗孙辈们玩,她一个人在厨房洗碗,一如既往地感受后颈处克里斯的喘息。

想到她一个人生活在一所小公寓房中,身边放着那些碗,还有几盆植物,那样几乎更好。不,那样会更糟。如果纳特跟她在一起,至少身边还有人活动。坚持活动,医生告诉那些肢体僵硬的人、服了太多药物的人,还有受刺激的人。哟嗬,自己搬运,在活动中冒险。我希望别人来挪动我。让我动起来。我们是麻木的一群。很久以前/我们这样那样。现在我们坐着。

昨天晚上,她敲了纳特房间的门,手里拿着他落在起居室的袜子,可能因为没干,才丢在那儿的。他开了门,没穿上衣。她已

已经有两年多不让他碰她了，有些反感他的羸弱瘦长，她后来喜欢克里斯结实、粗糙、青筋暴露的身体。而面前这个躯体，她一直努力错开时空想要避开，希望它给关闭在一个明确显示与她无关的地方。然而就在此刻，突然之间，她想要他张开双臂拥抱她。绳子缠绕着骨头，可是是温暖的骨头，紧贴着她、爱抚她、安慰她。她想说：还能挽救吗？说的是他们破裂的婚姻。然而他没有上前来，而她也只是把袜子递了过去，疲倦地、沉默地，跟往常一样。

曾经不管有没有听到他的动静，她总是能够知道他在不在屋里。现在不行了。他现在经常不在家，即使在家，他的存在也仿佛亿万光年之外一颗星星的光芒：一个幽灵。例如，他不再给她倒茶了。不过他们依然互赠圣诞礼物。要是这个习惯都取消了，孩子们会受不了的。她终于买好了今年准备送他的礼物。是个银烟盒。她有些违心地想到这个礼物即将带来的反差：他穿着破旧的毛衣，从磨损的口袋中拿出银烟盒。以前他送过她睡衣，总是大了一号，似乎他一直以为她的胸围比实际大一样。现在他送书。都是些他觉得她会喜欢的中性话题：古董、压制玻璃、被褥等等。

“圣诞节准备好了吗？”

伊丽莎白旁边坐着一个人。他几分钟前就坐在那儿了。她只看到左边一团模糊的棕灰色，注意到他不时左右交替着跷腿。那动作就像树篱附近的窠窠活动，悄悄地，几乎察觉不到。听到他的问话，她微微地、轻轻地转过头望着他。他身穿一件棕色轻便大衣，有点紧——腋下肯定挤得难受——戴了顶棕色帽子。他

1976年12月23日，星期四

看着她，眼里闪着光芒，他的眼睛也是棕色的，很小，像葡萄干。他没戴手套，指关节处毛发浓密，一只手提箱放在膝上，手搭在上面。

她笑起来。她很久之前就学会了随意大方地微笑，那根本不费什么力气。“还没有，没有人准备好，是吧？”

他挨近了一些，屁股顺着长椅往这边蹭了蹭。伊丽莎白感到一边的大腿受到了挤压。

“你好像在等人。”他说。

“不，”她回答，“我不等人，等车。”

“我想我们一定住得很近，”他说，“我敢肯定我们在路上见过。”

“我没觉得。”伊丽莎白说。

“我肯定见过你，我不会忘掉，”他说着压低了声音，“像你这样的女人。”

伊丽莎白挪了挪受挤压的腿，另一侧腿已经紧贴着长椅的把手。她完全可以站起来走开。可是他随即谈起了房价。这没什么大碍，而且伊丽莎白对此也略知一二。听起来他们是差不多同一时间买的房，也都经历过装修的痛苦，不过他家的起居室铺了木地板，伊丽莎白没有。他讲起了他的承包商，变着法子骗人，三番五次不出现，线路安装不完全，等等。伊丽莎白渐渐放下心来，向后靠在长椅上。虽然他没什么特别，但是跟一个讲究实际、会做事的人聊天真是让人觉得宽心。一技之长，脚踏实地。稳重犹如基石。

他有孩子，他说，三个孩子，还有妻子。他们谈起本地的学

校。他跟她说,他喜欢看书,不过只看纪实作品,诸如历史、著名犯罪案件、世界大战。他问她对魁北克选举结果的看法。“他们没法应付的,”他说,“欠债太多了。”

“可能吧。”伊丽莎白说,既然危险消除了,她又开始走神。

“我们什么时候去喝一杯吧。”他突然说道。

伊丽莎白坐了起来,说:“我想不要……”

“你不会后悔的。”他说,眼睛发光,亲昵地凑近她,嘴里一股白兰地的味道。“我知道,”他说,“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你现在看着我可能不这么觉得,可我知道。”

“我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伊丽莎白说,却立刻发现并非如此。她需要一些需要。

“好吧,”那个人说,“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就告诉我吧。”他递给她一张名片,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接了,看也没看。“办公室电话。”他说。

“我会的。”伊丽莎白笑着说,开始将这看作一个玩笑。她能闻到他嘴里的白兰地,感到蓝色的火焰在她舌尖跳跃。她看了看名片,一个名字,两个号码,仅此而已。

“你是做什么的?”她问,提起了工作,一个客观的世界。

“瞧瞧吧,”那个人说着按了手提箱的按钮,“挑一个,作纪念。”他打开了盖子,里面装满了女式比基尼短裤,有各种货样:红色、黑色、白色、粉色、紫色,带花边的、透明的、绣花的,她看到还有下面分叉的。

“我经常四处跑,”那个人凄凉地说,“赶航班,跑机场。机场是个大买卖。”他拿起一条黑色短裤,上面一块六角形红色缎布上

1976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

绣了“打住”。“这种很受欢迎。”他说,声音换成了推销员那种极力说服的男中音。他的手指伸到分叉处,来回拨弄着。

伊丽莎白站了起来。“我的车来了。”她轻松地说道。他的手,蒙着黑色尼龙,像个木偶,藏在某个女人空落落的裤裆里,虽然可笑,却最终,最终吸引了她。

也只是一瞬间。那个人立刻暗淡了、静止了、模糊了。

“谢谢你跟我聊天。”她说,觉得应该感谢他一点什么。

他把手缩了回去,抬起头,悲伤地望着她说:“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你觉得我会这么做吗?”

1976 年 12 月 23 日,星期四

纳特

纳特在洗澡,正往他的长腿上涂肥皂,伊丽莎白一声不响地推门走了进来。她放下马桶盖,坐在上面,弯腰向前,肘子隔着黑色的裙子支在膝上。她想让他看看她给南希买的圣诞礼物。是一个玩具小化妆箱,她特意去麦乐吧买的。里面装有几支油彩膏,一块胭脂红,一对小胡子,还有几副相配的眉毛。南希会喜欢的,伊丽莎白说,纳特知道她会的。伊丽莎白总是能够想出合适的东西送给孩子们。可他却得问问她们喜欢什么。

伊丽莎白坐在马桶盖上,右侧正对着纳特的左肩,弄得他有些紧张。他必须转头才能看到她,可是她几乎毫不费力就能看到他整个人——光着身子,一览无余。他注意到身上的肥皂泡沫,灰色斑点,还有皮肤上洗出来的污垢。他用丝瓜瓢使劲搓着胳膊,丝瓜瓢粗糙得像老虎的舌头。这是他在巴瑟斯特路上一家小

1976年12月23日，星期四

店买的，那里卖的全是天然海绵，不是那种洗浴用品专卖店，只是个脏兮兮、毫不起眼的小店，弥漫着天然素材的气息。一家进口小店。纳特喜欢走进店里，从柜台成堆摆放的东西中挑选海绵。想象他自己潜在水中，用嘴里衔着的刀，割珊瑚岩上的天然海绵，不时伸出水面换气，然后用力把海绵向上扔进停泊的小船里。忽然遇到了乌贼，四目相对，与之搏斗，砍掉一只触角，又砍掉一只。一心只想脱身。团团浓墨遮住了视线，接着他的腿上显出一圈圈鞭痕。他把刀对准其眼睛中间猛刺过去。

伊丽莎白不喜欢他的丝瓜瓢。她说，因为他洗澡之后不冲洗晾干，丝瓜瓢都发霉了。的确如此，丝瓜瓢真的发霉了。可她不明白，如果一个能够用上很久，那他就没机会享受去那家小店再买一个的快乐了。

她开门时，带来一股风。纳特拨开塞子，从浴缸里爬出来，腰间裹了条毛巾，瘦长得像根棍子。

现在他站了起来，屋子立刻显得局促又拥挤，他希望她赶快出去。可是她把膝盖转向墙边，问他：“你要去哪儿？”

“你怎么知道我要出门？”他说。

她笑了。这才像她，像以前的她。这个她，跟他一样，都在变老。“你洗澡了。”她下巴搭在十指交叉的手上，抬头望着他说。一副睡莲仙子的姿势。他用浴巾把腹部裹住，折好。

“我要去参加一个聚会，”他说，“圣诞聚会。”

“是在玛莎家吧？”

“你怎么知道的？”他没打算告诉她，也不是想隐瞒什么。她总是能够不声不响就摸清了他的行踪，这一直让他觉得不可

思议。

“她也邀请我了。”

“哦。”他说。他早该知道玛莎也许觉得邀请伊丽莎白一道比较合适。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平时他洗澡之后常在腋窝涂点她的除味剂，可是现在当着她的面，他就不好再用了。他感觉自己的嘴巴耷拉了下来。

“别那么丧气，”她说，“我不去。”

“都结束了，你知道。”他说。虽然他觉得并没有义务告诉她，可还是告诉了她。

“我知道，”她说，“我听说了。我上班时，她常打电话给我。”

纳特一听这个就很恼火：她们经常私下聊天，聊他。是伊丽莎白先开始的。起初她邀请玛莎吃饭，据她说是为了把事情解释清楚。玛莎向他抱怨过，可是后来就随它去了。“友好一点又没什么错！”伊丽莎白说，“我可不想做个妒忌的妻子，我也没这个权利。”她轻轻地笑起来，那种软绵绵的笑声曾令他无比着迷。“我们还是理智一些好。”

“你们都聊什么？”纳特问过玛莎。

“聊你。”她说。

“说我什么？”

“说你属于谁，”玛莎说，“我们认为还是伊丽莎白拥有你，可每周有一个晚上你是他妈的属于我。”

“我觉得伊丽莎白不会说那样的话。”纳特说。

“是啊，”玛莎说，“你说得对，她不会说那样的话。她实在够谨慎的。这么说吧，她只是给我这种印象。她可能也这么想，但

1976年12月23日，星期四

是真正说出来的是我。一张臭嘴。”

纳特想告诉玛莎别这么自轻自贱，可他知道她其实并不觉得自轻自贱。她只不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她觉得自己是个诚恳而实际的人，而纳特和伊丽莎白都是不敢正视的伪君子。但她只是把想法告诉纳特，对伊丽莎白从没说过。

现在纳特再也不想知道她们在电话里都聊什么了。他也不想去参加玛莎的聚会，可他觉得应该去。他去了就可以说明他们仍然是朋友。玛莎给他打电话时就是这么说的。他并不太想和她成为朋友，但是又觉得自己应该希望如此。他想尽可能表现得友好大方。不会待多久，只是露个面，表示一下。

“她跟我说的時候，我覺得這主意挺好的啊。”納特說，明顯護着她。

“不要自欺欺人了。”伊麗莎白說。她一貫認為納特總是自欺欺人。她把手放在背後，向后仰着，露出了胸部。这是引诱吗？可能吗？纳特不太相信。他很快转过头，对着镜中的自己皱起了眉头。

“我十点左右就回来。”他说。

“我想你会的，”伊麗莎白說，“你也知道，你在那兒不怎么受欢迎。”

你也知道。意思总是他不知道。她们都喜欢说这句话：不断提示他有所不知，错过了重大事件，而她们，因为洞察力强，每次都能领会。

伊麗莎白站起來，從他旁邊擦身而過，拿起他丟在浴缸里的

丝瓜瓤，挤掉其中的水。

“小心一点。”她说，说着走出了卫生间，手里拿着那盒假胡子。

玛莎准备了一大碗蛋奶酒。就放在餐桌上，此外还有瓶装的苏格兰黑麦威士忌，混合饮料，以及冰桶。桌子上方悬挂了一个红纸做的手风琴铃铛。纳特倒了杯威士忌，站起来时撞到了铃铛。他喜欢事必躬亲，习惯自己喝的饮料自己倒。

玛莎穿了件长裙，合成材质做的，红色，正好和铃铛搭配。领口开得太大，这让她的肩膀显得更宽。纳特没见过这件衣服。她用一只光光的手臂勾着旁边那个男人。她抬起头看他，不停地说着笑着。她只向纳特问了个好就再也没理会他。那个人皮肤很白，个子没他高，三件套的西服下面已经开始显出商人大腹便便的模样来。

纳特认识几个人，所剩无几的一些老熟人。其中有几个接待员、法律秘书，有两个差不多跟他同时进的公司。突然有人拍他的肩。

“纳特，最近怎么样啊？”说话的是保罗·卡拉汉，以前是他的竞争对手，现在已经高升了。“还在削木头呢吧？”

“很好。”纳特说。

“你可能是我们中间最有头脑的了，”保罗说，“活得悠闲。到了四十岁，心脏都不会有问题。”他说着，越过纳特，已经在对另一个人微笑了。

纳特在和一个白衣女孩聊天。他从没见过她，但她说在玛莎

1976年12月23日，星期四

家的聚会上见过他，是两年前，她说。她正和纳特谈起她的工作。她是做模型的，黑白奶牛塑料模型，专门出售给饲养员和商贩。这些模型必须重量相等，而且每一个细节都要完美无缺。她希望能给奶牛画像，那样挣得多。她问纳特是什么星座。

纳特觉得他该走了。他的责任已尽。但是这女孩抓住他的手，眯起眼睛低头看他掌心的生命线。他望见她领口下面的一小块地方。他心不在焉地瞅着这片挤压的风景。对于邂逅，抓住良机这种事情，他一直不大在行。

玛莎来了，就在他耳边。她想跟他说句话，她说。她牵起他的另一只手，他也就随她走出起居室，经过大厅，进了卧室。床上堆满了衣服。

“你真恶心，”玛莎说，“令人作呕。”

纳特眨巴眼睛，低头凑近她，似乎这样一来就能想清楚。玛莎拧他的脸，然后开始踢他的腿。她给长裙绊住了，就用拳头击打他的腹部，却打到了胸口。纳特抓住她的胳膊，一把抱紧她。玛莎哭了起来。他可以把她放到床上，用衣服裹紧他，等她平静了，再问缘由。

“我怎么了？”他问。

“在我的聚会上，当着我的面，就跟她搭讪。你老是想羞辱我，”玛莎说，忽然提高了嗓门，“你知道吗？你赢了。”

“不是的，”纳特说，“我们在谈论塑料奶牛。”

“你根本不知道被遗弃的滋味。”玛莎说。纳特松开了手。玛莎走开一步，拿起小桌上的面巾纸，擦掉眼泪。“干吗不试着做些改变呢？”

先前那个人的头在门口晃了一下，不见了，然后又出现了。
“没打扰你们吧？”他问。

“打扰了。”玛莎粗鲁地说。

“我要走了。”纳特说着，在一堆毛呢衣服中间翻找他的短外套。

“在大厅的衣橱里，”玛莎说，“你知道在哪儿吧。”

由于下雪，纳特没骑车。这儿离地铁站有五个街区，不过他倒很高兴，因为他想走走。他的右眼处被玛莎打过，现在隐隐作痛。破皮了吗？她当时可戴着戒指呢。令他苦恼的倒不是疼痛，而是回家时伊丽莎白看他的那种得意的神情。

他刚走了半个街区就听到玛莎在后面喊他：“纳特，站住。”

他转过头。她向他跑过来，脚下很滑，她穿着金色的鞋子，红色的长裙，没穿大衣。她笑着，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刚才吃了卫生间橱柜里所有的药，”她说，“62片阿司匹林可待因，24片安定。我觉得你可能想跟我告别。”

“别傻了，玛莎，”纳特说，“你真吃了吗？”

“等着瞧吧，”她大笑着说，“等着明天早上五点半来收尸吧。噢，你可以把我拖进你那间地下室。用虫胶把我处理掉。那我就再也不会烦你了。”

那个穿三件套西服的人沿着玛莎的脚步走来。“玛莎。”他喊，带着些怒气，仿佛在喊一只不愿回家的猫。

“玛莎说她吃了卫生间所有的药。”纳特对他说。

“哦，可她就在这里啊，她干吗要吃药呢？”他问纳特。

1976年12月23日，星期四

“别把我当作东西来说。”玛莎说，有些站不稳了。纳特脱下外套递给她，说：“拿着。”

“我不要。”玛莎说着，又开始哭起来。

“我们得赶快送她去医院。”纳特说。他很了解中间的过程，孩子们常遇到这种情况。樟脑丸，儿童服的阿司匹林，还有伊丽莎白的避孕药。

“我不去，”玛莎抽泣着说，“我不想活了。”

“坐我的车吧，”那个新来的家伙说，“就在车道上。”纳特架起玛莎，她的身体耷拉着。他拖着她向那个人的车走过去。他的车也是新的，是辆深蓝色都灵。玛莎的一只鞋子掉了，那个人拣了起来，拿在手里走在后面，好像体育比赛列队行进或者宗教仪式中拿着的奖杯。

“把我该死的鞋子还我。”他们坐到车里时玛莎说。她扣上鞋扣，对着后视镜理了理头发。那个人开车，纳特和玛莎坐在后面，以防她，用那人的话说，“做出什么事情”。等他们到了多伦多总院急救中心，玛莎显得兴致很高。

“别想让我进去。”她对纳特说。

“要么你自己走进去，要么把你拖进去，”他对她说，“你到底有没有吃药？”

“你猜啊，”她说，“你不是很善于揣摩女人的心理吗？你想吧。”不过她还是乖乖地跟他们进去了。

他们跟护士说明了情况。纳特解释说不清楚她到底有没有吃药。

“你有没有检查瓶子？”护士问，“是不是空的？”

他们没想到检查瓶子，纳特说，他们匆匆忙忙就赶来了。

“其实只是个玩笑，”玛莎说，“他们一直喝个不停。圣诞节嘛，他们觉得把我拖到这儿，让我洗洗胃肯定很有意思。”

护士迟疑起来，严厉地看看纳特，又看看那个人。“能闻到酒味吧，”玛莎说，“他们只是喝醉了才这样。看吧，他们一直在打架。”

护士瞅瞅纳特肿胀的眼睛，问：“是这样的吗？”

“他们动手了，”玛莎说，“看看我胳膊上还有手抓的伤痕。你说我看起来像刚刚吞了一瓶药的人吗？”她伸出光光的胳膊，“你想看我走猫步吗？”

1976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二

莱西娅

莱西娅在卖酒的商店门口排队。虽然她无需再出示出生证明,但是依然胆战心惊。每次别人要她拿出身份证件,她总是确信他们会发现什么破绽,要不然就是证件上写的不是她的名字。最可怕的是他们读不好她的名字,而且看她的神情仿佛在说,我们以为你跟我们是同类,可是现在发现根本不是。

她要买瓶酒庆祝威廉回来,就在今晚。威廉去了安大略省的伦敦市,回去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她当然(当然!她百分之百同意!)不可能跟他一起去。去年他们分开过节像是一场阴谋,两个人都互相调侃对方的家族,一个是清教主义,一个有仇外心理,以及共有的思想阴暗。今年这次分离犹如一种背叛。

原因倒不是她可以跟他一起去,就算接到邀请,她也不能去。每年父母都希望她回家过节,她也总是顺着他们的心意。既然他

们早已失去了跟一大家子老少亲戚相见的机会，她怎么能够再让他们失去见到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独生女儿的机会呢？况且大家都清楚，这么做也是为了她好。

她父母的家既不是城北姑姑舅舅家那种富丽堂皇的别墅，也不是城南祖母家那种古朴典雅的旧居。她的几个舅舅房地产生意都做得很红火，姑姑则做了瓷器店的老板娘。她的父母起初一点点向北迁移，但是中途即止，最后在圣·克莱尔南部一条默默无闻的街上安了家。似乎他们所有渴望冒险、改变生活的激情都用在了促成两人的结合上。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拮据，甚至买不起双车库。

她父亲没有一点做生意的天分，或者说生存本领，精明狡黠一直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本性。她的祖父就受这种本性的驱使，挨家挨户收购破烂；她的祖母也是出于这种本性，为了保护门口的杂货铺，和一个手持铁棍的家伙对着干，结果头上缝了六针。你一转身，他们就偷东西。不过不是中国小孩。他们倒不用费神。莱西娅的父亲靠卖旧皮衣，卖一便士两块的泡泡糖和硬糖，省吃俭用才买得起彩电和二手雪佛兰汽车。他心存感激吗？没有，娶了一个异族姑娘，还是最糟糕的混血。（就像莱西娅一样。）

他以前有件服装店，确有此事，可是他干得不情不愿：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几乎威逼着他接管的。过去叫“廷克·贝尔”，现在改成“小内尔服装店”。祖父以前有个合伙人，店名就是那个人从书上得来的。店里专营小女孩服饰。莱西娅从小到大一直穿小内尔，穿得腻烦死了。对她来说，小内尔制作的凹凸织物和花边衣领并不是奢侈，别的女孩穿的牛仔和T恤才是奢侈。

1976年12月28日,星期二

小内尔经营得不好不坏,既没有扩大店面也没有亏本倒闭。其实它并不做衣服,衣服都是在蒙特利尔生产的。小内尔只负责批发销售。这店就像她父亲,其存在方式也正如父亲,两者对她都是陌生的。

她坐在铺着上等亚麻台布的桌边,用一种悲伤的眼神望着父亲吞下象征节日的火鸡、越橘酱、土豆泥,以及碎肉馅饼,父亲一般情况下绝对不会过这个节,但母亲两周之后就要庆祝。圣诞节他们总是吃加拿大食物。火鸡算是个让步,也可能是父母两人的又一块中立之地。他们每年都这样吃节日晚餐,总要证明点什么。父亲那边的亲戚中,兄弟姐妹刚过完光明节^①;而母亲这边的亲戚家,孩子们正要表演在乌克兰夏令营学习的歌舞。莱西娅的母亲在厨房中忙着往碎肉馅饼上涂抹甜奶油酱,一边默默地抽噎着。每年都是如此。

她永远也不能邀请威廉来吃这样的晚饭,甚至来这样的家庭做客。不要惹你爸爸生气,母亲说。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跟以前不一样了,可在他眼里,你仍然还是个小孩子。你以为他不知道你和别人同居吗?他知道。只是装不知道。

“骨头事业进行得怎么样啊?”父亲问,他老爱这么开玩笑,这是他努力适应女儿择业的方式。

“很好。”她对他说。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趴在地上,像小狗一样四处搜寻骨头,他实在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好。她上大二时,父亲问她想做什么。可能是老师什么的?

^① 犹太教的一个节日,在12月左右,为期8天。——译者注

“古生物学家。”她回答。

父亲有一会儿没吭声，“那你以后想做什么呢？”

乌克兰祖母希望她做空姐。犹太祖母想让她做个律师，可能的话，也嫁个律师。父亲希望她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母亲则希望她幸福。

莱西娅不知道该买什么酒，因为威廉自认为是个行家，老是有种优越感。有一次在饭店里他把叫来的酒给退了回去，莱西娅认为他肯定早就渴望这种机会来露一手了。她从垃圾堆里翻出威廉临走之前他们喝掉的那个瓶子，记下了商标名称。如果他嘲笑她，她就说，他自己选的也是这种。但是这个念头并没让她开心起来。

她看见纳特·舍恩霍夫排在前面，不觉心跳加速，而且一下子好奇心又上来了。他有一个半月没出现了，而且也没见他去博物馆接伊丽莎白。有段时间，她感到不是遭人拒绝，而是有点失望，仿佛看着电影看到一半放映机突然坏了。此刻她觉得有事情想问问他，就喊了他的名字，可他没听到，她又不能走出队伍去找他。好在他后面的人注意到了，碰碰他又指指她。他转身看到了她。

他在门口等她。“我陪你走回去吧。”他说。

他们拎着刚买的酒出发了。天已经暗了，雪还在下，片片雪花静静地落着，空气湿润，脚下的雪踩着软绵绵的。不是很冷，纳特拐进一条小街，莱西娅跟着他走，尽管她知道走得不对，这是向

1976年12月28日，星期二

东，可她应该向南。他大概忘了她住什么地方。

她问他圣诞节过得好吗。很糟糕，他说，她过得怎么样呢？

“很不好。”她说。两人都笑了一下。她想问有多糟糕或者为什么那么糟糕，可是很难开口。“我讨厌圣诞节，”她说，“一直都讨厌。”

“我以前不讨厌，”纳特说，“我小时候老以为会有奇妙的事儿发生，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发生了吗？”她问。

“没有，”他说，想了一会儿又说，“有一次我很想要个玩具手枪。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手枪很邪恶，还问我为什么想玩杀人游戏，世界上残酷的事情已经够多了，等等。可是圣诞节早上我还是得到了它，就挂在圣诞树上。”

“那不奇妙吗？”

“不，”纳特说，“那时候我已经不想要了。”

“你的孩子喜欢圣诞节吗？”莱西娅问。

纳特说他觉得她们喜欢。她们小时候更喜欢呢，那时她们还不懂什么是礼物，只知道在纸盒周围爬来爬去。

莱西娅注意到他有一只眼睛浮肿发黑，上面还有道伤口，看起来正在愈合的样子。她本不想问是怎么回事——这太私密了——但还是问了。

他停了下来，凄凉地看着她，说：“有人打我了。”

“我以为你会说撞到门了，”她说，“你跟人打架了？”

“据我所知，没有，”他说，“挨女人打的！”

莱西娅不知说什么好，一时沉默了。怎么会有人想打这样的

人呢？

“不是伊丽莎白，”纳特说，“她从来没动手打过谁。是别人。我想她不得不打我。”

他在向她讲述，让她倾听。她不清楚自己是否希望如此。然而她受到那道神秘伤疤的诱惑，举起手，抚摸了他的额头。她看见自己白紫两色的条纹手套触着他的皮肤。

他停了下来，低头看着她，眨巴着眼睛，仿佛不相信她会这样做。他要哭了吗？没有。他正将自己作为一件礼物，默默地呈现给她。我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她忽然发觉，自从他第一次打电话过来，这就一直是她所期待的。

“这不公平。”他说。

莱西娅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她伸开双臂。他一只胳膊搂着她，另一只手里拎着纸盒。她的酒瓶掉到了人行道上，无声无息地落到雪地里。他们向前走去，可她突然想起来了，回转身，以为瓶子肯定摔碎了，雪地上一片鲜红，可回去再买一瓶太晚了。然而瓶子完好无损，她忽然觉得很走运。

第三部

1977年1月3日，星期一

伊丽莎白

今天是一月三日。伊丽莎白坐在穆里尔姨妈家客厅的柔滑玫瑰色长沙发上。这的确是会客厅而非起居室。它之所以是客厅，是由于蜘蛛和苍蝇的存在^①；它之所以不是起居室，因为不能说穆里尔姨妈还在此起居生活。

穆里尔姨妈既是蜘蛛又是苍蝇，将生活的蜜汁吮吸殆尽，只留下毫无价值的空壳。以前她只是蜘蛛，特迪姨父是苍蝇，可是自从特迪姨父去世以后，穆里尔姨妈就身兼两职。伊丽莎白不太相信特迪姨父真的死了。很可能穆里尔姨妈把他藏在阁楼上的一个箱子里，用浅褐色旧桌布包着，一动不动但仍然活着。她偶

^① 英国诗人玛丽·豪伊特(1799—1888)写过《蜘蛛和苍蝇》，诗中有一句：“‘你要不要做我的网中客？’蜘蛛对苍蝇说道。”经常用来表示某个人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故意假装友好。——译者注

1977年1月3日,星期一

尔上去吸上两口。穆里尔姨妈显然算不上一个姨妈。她没一点娇小柔弱之处。

伊丽莎白知道她对穆里尔姨妈的看法过于夸大,不近人情。世间并没有这样的妖魔。可是,穆里尔姨妈就坐在对面,活生生的,敦实的身体给双面拉伸的束腰紧紧裹着,做工精细的天蓝色罩衫长及腿部,那是运动员一般健壮的腿,她的眼睛像两颗砾石,冷漠、暗淡无光,直盯着伊丽莎白,而且如她所知,不会放过她脸上任何一丝难看的细节。她的头发(又长又乱),穿的毛衣(应该是长衫),没有涂脂抹粉的脸,一切,一切都不对劲。可穆里尔姨妈却对此满心得意。

她只不过是个不够友善的老太太,伊丽莎白想,希望以此为借口。但是为什么呢?她为什么不够友善?伊丽莎白清楚她该如何思考。她读过一些文章,知道其中的措辞。穆里尔姨妈年轻时受过打击。她的父亲非常专制,不许她上大学,因为她是女孩。她被迫学习刺绣(刺绣!用那样粗短的手!),后来她将这痛苦的差事强派给伊丽莎白,不过伊丽莎白倒是学得很顺手,她做过一块打有粉色法式花结的雕绣台布,至今还整齐地叠放在衣橱中的箱子里,算是她手艺好的明证。穆里尔姨妈个性刚强,头脑敏捷但是其貌不扬,为此受到父权社会的惩罚。这一切都是确有其事。

尽管如此,伊丽莎白仍然不能原谅穆里尔姨妈。既然她自己一生痛苦,又何必要给他人制造痛苦?伊丽莎白仍然清楚地记得,她十二岁时因为月经初潮痛苦得在床上扭曲翻滚,穆里尔姨妈就站在旁边,拿着阿司匹林却不给她。这是上帝的惩罚。至于

惩罚什么，她从未说明。伊丽莎白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杀戮更让穆里尔姨妈心满意足。她真应该去参军。只有开着坦克，头戴盔帽，身穿盔甲，举枪瞄准随便什么东西，她才会觉得快乐。

那伊丽莎白为什么要来呢？更重要的是，她又为何还带着孩子？还让她们接触这种恶毒凶狠。她们安静地坐在她身边，穿着齐膝白袜，以及只有在这时候才愿意穿的玛丽·简童装。她们小嘴紧闭，头发用发夹箍到后面，双手放在膝盖上，瞪大眼睛望着穆里尔姨妈，仿佛她是个奇妙无比的动物，比如猛犸、乳齿象，好像刚从冰山上挖出来，陈列在博物馆中一样。

其实孩子们喜欢来看望穆里尔姨妈。她们喜欢她家的大房子，静谧的气氛，漂亮的木制品，还有波斯地毯。她们喜欢穆里尔姨妈准备的夹心松软小面包，尽管她们每次都很小心，只拿一个；还有那架大钢琴，但不许她们碰。特迪姨父在世时常给她们一些硬币零钱。穆里尔姨妈从来不给。当年伊丽莎白的母亲在舒特尔街上那间仅存的小屋里因为丢烟头烧着了床垫，可是由于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最终丧了性命。葬礼之后，穆里尔姨妈列了一份单子，其中包括所有她借出、送出，还有捐出的东西。一个挂在水池上面的60瓦灯泡，一块蓝色塑料浴帘，一件维耶勒牌^①花呢家居服，一个韦奇伍德陶瓷糖罐。全是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但穆里尔姨妈都想要回来。

有人闻到了烟味，冲进门去把她弄了出来，可是她的半个身

^① 英国一个家喻户晓的女士服装品牌。——译者注

1977年1月3日,星期一

子已经烧成了三级重伤。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一个星期,躺着的床垫因为药水和身上的溃烂变得粘湿不堪,身体跟床单长到了一块。天知道她想起了什么,她还认得出我吗?她已经有十年没见过我了,但是她一定模糊地记得她有两个女儿。她让我握她的手,没被烧伤的左手。我想:她真像月亮,像半月,一边仍在闪亮。

伊丽莎白一直觉得是穆里尔姨妈造成了母亲的死亡。正如她也造成了其他人,例如,妹妹的死。尽管如此,她还是到这儿来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她很虚荣,这点她也承认。她想让孩子们知道她是在一所气派的大房子里长大的,不像他们现在住的排屋(尽管也很不错,她为此做了很多努力)。而且,穆里尔姨妈是唯一还在世的亲戚。伊丽莎白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穆里尔姨妈把其他的人不是杀了就是赶走了,而且满不在乎。她等于是她们的祖先,她们的长辈,她们扭曲病态的老一辈。有的人,例如住在布法罗^①的人,认为多伦多已经走样,不再安分守己,而是变得时髦而自由。可是伊丽莎白知道并非如此。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就是核心的位置,没有别的,只有穆里尔姨妈。

四年前,她终于拒绝了去穆里尔姨妈家过圣诞节,不再坐在有六个活动叶片的黑桌前,桌子铺着亚麻台布,上面对称地摆放水晶碟子,碟子里盛着腌菜和越橘酱,还有银质的餐巾环。其中的原因在于,纳特不愿再跟她一起去。他说他想跟孩子们一起吃得开开心心,可是如果伊丽莎白每次从穆里尔姨妈家回来就头痛

① 美国纽约州西部伊利湖东岸的港口城市,又称水牛城。——译者注

欲裂，累得瘫倒在床上，那又何必去呢？有一次，那是1971年，她还没到家，就把吃的火鸡、越橘酱，以及穆里尔姨妈精挑细选的宝贝糕点一股脑儿全吐在雪堆上。

起初她有点憎恨纳特不愿再去，认为这是在跟她作对。不过他是对的，他做得对。她不应该再到这儿来了。

穆里尔姨妈一刻不停地唠唠叨叨，表面上说的是孩子们，实际上是在说伊丽莎白。她说，她们永远也不应忘记她们的祖父当年拥有半个高尔特^①。是曾祖父，而且是桂尔夫，伊丽莎白心想。大概穆里尔姨妈真的老了，也可能这个家族神话只是个神话，像所有口头传说一样，经常变换细节。但是穆里尔姨妈并没有加以纠正。她从来都没有纠正的习惯。她刚刚说多伦多已经今非昔比，就此而言全国都是一样。巴基佬^②掌控了城市，法国人掌控了政府。上星期三在克里兹一个售货员（言下之意：外国人，或者暗肤色的，或者口音很重者，或者三者兼有）对她很没礼貌。说起克里兹，它已经完全垮了。过去那儿的商店橱窗里摆放的都是皮草大衣，现在却成了肚皮舞娘。她感到伊丽莎白以她那种想法（言下之意：伤风败俗），肯定认为一切正常，但她永远也不会适应。她现在老了，可是经历过更好的时代。

伊丽莎白不知道是今天的谈话还是去年的更让人无法忍受，去年穆里尔姨妈给孩子们讲述了如何历经艰难险阻将一家人

① 一旧地名，在多伦多西南方向，属于现在安大略省的剑桥。桂尔夫是位于多伦多西南方向的另一城市，同属安大略省。——译者注

② 英国或加拿大人对移居本国的南亚人的蔑称。——译者注

1977年1月3日,星期一

聚集到极乐山公墓一角。她讲这件事时根本不分生者死者,说起自己津津乐道,仿佛身临其境,说起别人则像野餐会上的客人。当然,特迪姨父待在原地无需挪动,不过伊丽莎白的母亲和妹妹就得从圣·詹姆斯迁过来,她的外祖父也被迫从祖坟迁出来。至于她父亲,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伊丽莎白如果愿意,应该可以干涉一下,但是她没有勇气。她知道一旦有人阻挠穆里尔姨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要是穆里尔姨妈想捉弄已逝的亲人,那就随她去好了。幸亏都是装在瓮里的骨灰而不是棺材尸骨。穆里尔姨妈说,她们不知道有些律师和墓地看守是多么的厚颜无耻。当然现在有很多都是外国人。接着她讲了一连串的房地产交易,似乎涉及许多明争暗斗的利益勾当。她最终打算买一大片地,然后换成陵墓。伊丽莎白忍住没问其中是否有她一份。

她们打车回家时,南希说:“她真好玩。”

伊丽莎白从未想过有人这样看待穆里尔姨妈。她想知道怎么好玩呢。

“她给我们讲好玩的事情。”

伊丽莎白这才意识到,对孩子们来说,穆里尔姨妈就是件奇珍异宝。她们喜欢去看她就像喜欢去博物馆一样。她既影响不到她们,也伤害不了她们,因为她没那个能力。她只能影响和伤害伊丽莎白。穆里尔姨妈曾经牢牢管着她,因而会一直管着她。伊丽莎白很多时候都非常独立,但是只要跟穆里尔姨妈在一起,她就永远没法长大。半是囚徒,半是孤儿;有点残缺不全,又有点

痴呆疯傻，而穆里尔姨妈永远都是冷酷无情的看守。

后来她就带着一种藐视的心情去见她。看吧，我长大了。我靠两条腿走路，也许走得不稳，可我没让你弄进棺材，还没呢。尽管你那么恶毒，可我还是活得好好的，而且以后也会好好活着。看哪，这是我的孩子们。瞧她们多漂亮，多聪明，多健康。你可从来没有孩子。不许你碰它们。我不会让你碰她们的。

1977年1月15日,星期六

莱西娅

莱西娅做了件不光彩的事。如果别人,她的朋友,比如玛丽安,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且告诉了她,她会觉得:真不光彩。甚至是低俗。跟一个已婚男人,而且是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有染真是低俗。做了父亲的已婚男人都有一段伤心的往事,偷偷摸摸的欲望,不够敢作敢当,这使得他们出了名的低俗。更为低俗的是,他们还在旅馆里幽会,当然也是一个比较低俗的旅馆,因为纳特,连他自己也说,有点窘迫。莱西娅没有提出由她来付费。这要在以前,很久以前,她的女伴们可能会嘲笑她这种不情不愿,但是凡事总有个限度。

莱西娅并不觉得低俗。她不清楚纳特是怎么想的。他正坐在椅子上(有两把椅子,都是廉价的丹麦式现代椅,边角都已磨损,和目前仍然铺得平整的磨蓝床单正搭配),向她说他们没别的

地方可去只能在这个旅馆,这让他感到非常难受。他所说的别的地方,从语气听来,并不是一个环境幽雅的旅馆,而是夏日的田野,阳光灿烂的无人海滩,或者微风吹拂的林间小丘。

莱西娅对旅馆倒不大在意,虽然空调的嗡嗡响声令她心烦。空调吹出阵阵热浪,一股家装布艺和烟头的气味。他们也没能找到开关把它关掉。如果旅馆可有可无,她会另作他想,可是除了这里别无去处。莱西娅住的公寓不行,虽然她出来时,威廉不在家,但他随时都可能回来,发现她出于谨慎放在牌桌上的便条:六点回来。他们也绝不可能去纳特家,除非莱西娅上班期间抽空溜出来。她跟伊丽莎白上班时间一致,不过伊丽莎白的安排可能还要灵活一些。但是今天是星期六,伊丽莎白在家。更别说孩子们了。纳特没提孩子,尽管他得以让莱西娅明白他对她的尊重、喜欢,以及想和她在一起的心情,然而对他的孩子来说,她仍然像个恶魔,他必须让她们离她远远的。

因此就有了这个待在旅馆的下午。他们坐地铁过来的,两个人都没有车。这也排除了在小街上耳鬓厮磨的可能,在莱西娅看来,他们目前还是第一阶段,应该就那么做。其实他们在小街上亲热过,可是很不自在:地上的雪水冻僵了脚,飞驰而过的车辆溅了他们一身泥巴,拥抱时只能感受到彼此气垫一般厚重的冬衣。但是还没有坐在车里相互爱抚的经历。

莱西娅觉得车内爱抚这个阶段非常必要。她交往的其他男人只有威廉,他是个爱抚的高手,在他之前还有个学地质的大四学生,那还是1970年,他就已经剪了板寸头。这两次恋爱都不怎么浪漫,都是基于一些相互需要。莱西娅发现很难找到和她一样

1977年1月15日,星期六

狂热地迷恋某一事物的人。倒是有这样的人,可都是斤斤计较之辈。他们谈了一会彼此的兴趣之后,就只想着休息吃喝。他们并不想谈论斑龙的胫骨或者翼龙到底有三个还是四个心室之类的话题,可她喜欢谈论这些。那个学地质的倒是不错,两人还有个共同话题:岩层。他们一起远足,带着各自的工具,从峭壁上凿取样本,分享肉冻三明治,然后在大丛的野生植物后面温和地做爱。她觉得那很美好但也不是多么特别。她仍然收藏着那次恋爱留下的一堆岩石碎片,看到它们也并不感到难过。他是个不错的人,可她不爱他。她知道自己谈不上喜欢追求新玩意儿,可她绝不会爱上一个说“哇喔”的家伙。

至于威廉,他俩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对绝迹的事物着迷。不过她的着迷只限于恐龙。威廉则普及万物,除了蟑螂:研究发现蟑螂在核反应堆中都能存活。根据威廉的说法,下一个时代将是昆虫的时代。大多时候他都对此抱乐观的态度。

莱西娅不清楚她所理解的爱是什么。她一度觉得自己爱上了威廉,因为他没向她求婚这件事令她感到伤心。但是最近她开始怀疑起来。起初她很喜欢他们相对简单,甚至有些乏味的同居生活。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且似乎都很容易感到满足,彼此之间也只有一些小摩擦。可是纳特改变了一切,改变了她对威廉的看法。曾经健康有益的简单生活现在变成了令人尴尬的单调浅薄,缺乏内涵。比如,他们走进房间刚一关上门,威廉就会扑上来。可是纳特不会。

他们坐在床的两边,巨大的双人床宿命一般隐约出现在屋子中央。两人都点着烟,端着酒杯,用的是旅馆的玻璃杯,酒是纳特

随身带的小瓶威士忌，兑了点水。两人隔床相望，仿佛隔着无底深渊。纳特在道歉，莱西娅在聆听，手捂着脸，烟熏得她眯起眼睛。纳特不只是想偷情，他说。莱西娅听了这话很感动，她没打算问他想怎样。威廉从来都没有这样费神解释过。

莱西娅感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了。她的生活即将改变：一切都会变得不同。旅馆墙上的浅绿色菱形图案在她眼前渐渐消失，她正缓缓飘向外面，那里不再是冰天雪地、烟雾迷蒙，而是空气清新、阳光明媚，远处水天一线、波光粼粼。可是纳特为何还不掐灭烟头，起来拥她入怀？既然他已经带她到了这个低俗的房间。

可是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继续解释着。他希望一切从一开始就清清楚楚。他不想让莱西娅觉得她在破坏别人的婚姻。她肯定也知道，伊丽莎白有许多情人，最近的一个就是克里斯。对此伊丽莎白从未隐瞒过。她认为纳特是她孩子的父亲但不是她的丈夫。他们有好几年，他也不记得是几年，没有住在一起了，他指的是睡在一起。他们是因为孩子才没有分离。所以即使他做了莱西娅此刻希望他尽快做的事，伊丽莎白肯定也不会反对的。

说到伊丽莎白，莱西娅一阵惊慌，她这才发现自己一直都没想到她。她应该想到她。你不能随随便便就闯进一个女人的生活，抢走她的丈夫。当年女子社团的成员一致认为（至少在理论上）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她们同时也强调不能将已婚夫妇视为彼此的财产，他们是活生生的、不断成长的生命个体。简而言之，偷男人不对但是个人成长却值得称许。你必须抱有正确的态度，并且内心诚恳。如此复杂混乱令莱西娅沮丧不已，她不

1977年1月15日,星期六

明白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讨论这些。不过那时候她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现在却遇上了。

她当然不想在传统而无聊的三角关系中扮演第三者。她也不像第三者,既不鬼鬼祟祟想骗取财富,又不衣着暴露,脚指甲涂得吓人。威廉也许觉得她很神秘,可她其实并不神秘;她很直接,思想狭隘,又不修边幅,只是个搞科学的,她又不是结网的蜘蛛,专会守着钓别人的丈夫。不过纳特似乎也不像是伊丽莎白的丈夫。他的家对他来说形同虚设,就他本人来说他是个自由身。伊丽莎白也因而不是纳特的妻子,她根本算不上一个妻子。她是个寡妇,克里斯的寡妇(如果说是谁的话),孤零零的,在一条秋天的小路上独自悲伤,叶子从枝干浓密的树上飘落,落在她有些蓬乱的头发上。莱西娅把她放置于这凄凉而又浪漫的一幕中,将她定格,随即就把她抛到了脑后。

威廉的情况可不一样。他会介意的,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他都会介意的。但是莱西娅并不打算告诉他,至少目前还没打算。纳特已经表示尽管伊丽莎白不会反对他这种行为,甚至可能举双手赞成,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朋友,但是现在告诉她也不合适。伊丽莎白正在慢慢恢复,尽管没有他希望的那么快,但绝对是在恢复。他希望等她完全调整过来之后再让她去面对一些她必须适应的新情况。这关系到孩子们。

因此如果纳特决定保护伊丽莎白和孩子不受莱西娅的影响,莱西娅也有权保护威廉不受纳特的影响。一想到威廉需要保护,她的心里涌起一股柔情。他以前从不需要这份柔情。然而此刻她回想他的毫不知情、柔弱的后颈、突出的锁骨,脖子上的静脉可

怕地暴露着,而且他经不起日晒,耳朵里藏着他看不到的污垢,还有孩子气的自负炫耀。她一点也不想伤害威廉。

纳特放下杯子,将烟头在烟灰缸上摁灭了。他终于要开始放纵了。他绕过蓝色床单,走到她跟前,俯身蹲了下来。他将她的手从嘴边拿开,然后开始吻她。从来没有人这样温柔地爱抚过她。她现在才发现,威廉的风格太像打闹玩笑的小孩,那个学地质的又总是心急火燎。纳特一点也不匆忙。他们在这里已经待了两个小时,可她仍然一身齐整地坐着。

他抱起她,放到床上,然后在她身边躺下来。他又开始吻她,轻轻地,长久地。然后他问几点了。他没有手表。莱西娅对他说五点半。他坐了起来。莱西娅忽然感到有点不安,她的牙齿显得太大了吗,是因为这个吗?

“我得打个电话回家,”他说,“我说好带孩子去我母亲那里吃饭的。”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开始拨号。电话线从莱西娅胸前绕过。“喂,亲爱的,”他说,莱西娅知道那是伊丽莎白,“跟你说你一下,我六点去接她们,好吧?”

“家”“亲爱的”和“母亲”这几个词让莱西娅听了有些难受,她的心里出现了一个空洞,而且越来越大,仿佛整个人都消失了。纳特刚一放下话筒,她就开始哭起来。他抱着她,抚摸着她的头发,安慰她说:“亲爱的,我们有很多时间,下次一定不会这样的。”

不要那样叫我,她想说。她坐在床边,手无力地放着,纳特拿起大衣穿上,又把她的外套递给她。她希望和他一起去吃饭的人是她。去他母亲家。她不想一个人坐在这蓝色的床单上,也不想

1977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

一个人走到街上去,更不想回到她住的公寓去,那里不管威廉在不在她都是一个人。她想把纳特拉回到床上来。她并不相信他们有很多时间。没时间了,她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她不明白她的心为什么跳得这么痛苦,仿佛身处没有空气的茫茫黑暗中,无法呼吸。他从她身边带走了一些东西。如果他爱她,为什么丢下她不管?

1977年1月15日,星期六

纳特

笨蛋,纳特小声说。傻瓜。骗子。他在看《环球邮报》的社论,这是他平常读报时的口头禅,不过现在他说的是他自己。白痴。

他回想自己低头坐在旅馆的椅子上,语无伦次地说着种种顾虑。莱西娅远远地坐着,遥不可及,明亮得仿佛新月一般。他不知道为何又不想做了,不能做了。他是害怕。他不想伤害她,就是因为这个。可她还是受了伤。不然她为什么哭呢?

他的手仍然抖个不停。幸好随身带着的瓶子里还有酒。他把酒瓶从毛衣底下偷偷拿出来,迅速喝了一大口,然后点了支烟,借以掩盖酒味。他的母亲素来品行端正,滴酒不沾。她也不抽烟,不过纳特知道以她的原则,抽烟的邪恶程度略低一些。她有时给他买啤酒,但是白酒绝对要划清界限。酒精毒害社会。

1977年1月15日,星期六

孩子们在狭小的厨房里,坐在柜子上看她做土豆泥。她没有电动搅拌机,所以总是用手摇搅拌器搅土豆。她也用手打鸡蛋,搅奶油。他对母亲的早年记忆,其中一点就是她的胳膊肘子像一架肥胖的风力机器,奇怪地转个不停。她的电视机是黑白的,比他的还要古老。她系着围裙,印花的长围裙。

脚下就是地下室。一想到地下室,阵阵伤感就包围了他。那里有他的棒球手套,表皮都开了裂,三双穿坏了的跑鞋,他的溜冰鞋、运动护膝,都整整齐齐地放在箱子里。虽然母亲把其他东西都处理掉了,但却保留了这几样,仿佛它们都是遗物,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一样。平心而论,纳特承认,即使她不帮他保存,他很可能也会自己保存的。尤其是运动护膝。

他从书上得知,守门员易得溃疡,这也在情理之中。他对其他运动都不太热衷,他的体质也不允许。他记起了当时的紧张气氛,每个人都指望他挡住一颗以光速运动的橡皮子弹。他没有挡住时大家都很失望。可是他喜欢足球。它那么简单:要么胜利,要么失败,一切都显而易见。这种想法他对伊丽莎白说过,但她觉得非常幼稚。她自己关于胜负的观点阴暗得多,也更混乱。因为她是女的吗?可是孩子们认同他;至少南希目前是这么想的。

他从报纸上方可以看到孩子们,她们的小脸背后是他母亲画满红星的世界地图,每一颗星代表一个民权受到侵犯的地方。旁边张贴了一句新的标语:一眨眼你就变尘烟。在母亲长长的打击对象名单里,如今又加进了取缔核能这一项。奇怪的是,她从不把她的漫漫征程寄托于孩子们,也从不因为很多地方的孩子都在挨饿而叮嘱她们不要浪费食物。(而当年的他,则在母亲慈爱的

目光注视下，心情内疚地吞咽着面包皮。)她没问她们有没有攒钱捐给“绷带运动”，也不强拉她们去参加一位论派^①教堂的礼拜，那里的一切都含含糊糊，叫人捉摸不透，赞美诗唱着众生友爱的理想，和许多其他信奉上帝的教堂一样，垃圾桶旁边站着一个黑人小孩，作为一种象征。上次他们一起吃饭时，南希讲了一个纽芬兰笑话^②，纳特正吃着萝卜差点咽住。不过母亲倒是笑了。她允许孩子们给她讲各种各样的笑话：有关傻子的、白鲸的，还有很多模棱两可的。“什么东西是蓝色的，既有甜饼(cookies，有‘美女’之意)又有苍蝇？是过期的《女性指南》。”

可是如果纳特讲了这样的笑话，母亲肯定会教训他说不管是傻子、鲸鱼，还是《女性指南》，都不应该拿来开玩笑，他们各有其存在的意义。纽芬兰人更是如此。难道因为南希和简妮特是女孩，所以无需一本正经，而他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必须规规矩矩吗？或者只是因为母亲现在已经荣升祖母，而孩子都是她的孙辈的缘故？总之，她极度纵容她们。她甚至给她们糖果。尽管他喜欢母亲对孩子们好，但是他发现自己怨恨母亲这种宽容。这会儿他又听到她在厨房哈哈大笑，其间夹杂着土豆搅碎器的声音。他多希望她以前也经常这样对他。

可是她只微笑。从小到大她都是贵格会教徒^③，纳特认识的贵格会教徒，都只会微笑，从不放声大笑。纳特不清楚母亲后来

① 认为上帝只有一位的基督教派别，又称一神论派。——译者注

② 加拿大人调侃生活在东北部纽芬兰地区人们的笑话，含有歧视之意。——译者注

③ 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译者注

1977年1月15日,星期六

为什么皈依了一位论派。听说一位论派是堕落基督徒的安乐窝,可是母亲不管从什么方面看也不像个堕落的女人。(他很想知道,信奉一位论派的教徒,比如像他这样的,一旦堕落,他们的安乐窝又在哪里呢?)

他尽量避免和母亲谈论神学,因为她依然相信正义终将获胜。

她总是用战争做例子,善的一方最终得胜,尽管战争害死了父亲。他记不清是在父亲去世之前还是之后,母亲就在老军医院做兼职护理,一直做到现在还在做。她告诉他,当年缺胳膊少腿的年轻人如今跟她一样都上了年纪,心里的怨恨越积越深,一个接一个地衰老死去。他建议她辞掉这么痛苦的工作,找份快乐一点的。可是“别人都把他们给忘了”,她用责备的眼光看着他说,“难道也要我忘了他们吗?”不知为何她这样执著奉献却让他感到愤怒。纳特很想说,为什么你不能忘了他们,你也是人,但是他从来没说过。

他的父亲没有残废,只是个死者,他的照片就放在壁炉上,正对他微笑,挺括的军装映衬着一张年轻的脸庞。尽管父亲破坏了母亲和平的理想,但仍然不失为一个英雄。纳特经过很长的时间才知道父亲究竟是如何死的。母亲只说“他是个英雄”。纳特想象父亲在海滩上营救队友,单枪匹马端掉敌人的老巢,或者像只蝙蝠一样在某个沦陷之城的上空飘过,身后的降落伞犹如斗篷一般呼呼作响。

后来,十六岁生日时,他又一次问母亲,这一次——可能确信他已经能够面对人生真相了——她告诉了他。父亲在英国死于

肝炎,甚至都没有抵达战场。

“可你说他是英雄。”他说,极度愤慨。

母亲的眼睛睁圆了,也更蓝了,说:“可是纳撒尼尔,他以前是。”

至今他仍然希望可以早些知道。要是早些知道,他就不会那么自惭形秽了。他明白,跟死者竞争总是很难,更别说一个英雄了。

“纳特,吃饭了。”母亲喊道。她端着土豆走进来,孩子们拿着刀叉餐具跟在后面。大家一起围坐在放在起居室一头的椭圆小桌边。纳特以前提出过帮忙,不过自他成家之后,母亲一到做饭时间就将他赶进了起居室。她甚至也不再让他洗碗了。

还是以前的盘子,土黄色,他过去曾万分不情愿地洗个没完没了。伊丽莎白不喜欢这些盘子,这也是她几乎从不来访的一个原因。伊丽莎白说他母亲家的东西全都一个模样,毫无特色,她说得对。母亲的所有家什都经久耐用,而且他不得不承认,都很难看。她的桌子铺着塑料桌布,椅子可以随便擦拭,餐具花里胡哨,玻璃器皿常常滚到地上。她说她没时间,也没钱装饰。她反对他做那些木制玩具,除了觉得没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价格太高。“纳特,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她不满地说道。

他们吃着用咸肉炼出的油炸的牛肉馅饼、烧土豆泥,和人造奶油罐装甜菜,纳特的母亲边吃边问孩子们学校里的事情,她们蹩脚的笑话惹得她开心地大笑。纳特感到胃里冷冷的,罐装甜菜跟他偷喝的威士忌混在一起,很不舒服。她们三个全然不知,一点也没察觉到内心的起伏。仿佛他隔着一扇玻璃窗望着她们:

1977年1月15日，星期六

里面是安宁祥和的家，这所房子，这些感觉，甚至这些味道，都是如此熟悉。美好，谦逊。外面则是黑暗重重、电闪雷鸣，他是个恶狼一般的怪物，衣衫褴褛，指甲破碎，鼻子贴在玻璃上，满眼羡慕地望着屋内。只有他一个人了解人性的黑暗，隐蔽的邪恶。轰！

笨蛋，他低声对自己说。

“你说什么，亲爱的？”母亲问，明亮的蓝眼睛专注地望着他。老了，眼镜后面已经长出层层皱纹，不过还是那双眼睛，明亮又真挚，总是流露出某种他无法面对的情绪：失望或者快乐。这双眼睛是永不熄灭的聚光灯，他独自在舞台上，唯一的演员，一直生活在其中。

“我在自言自语。”他说。

“噢，”母亲笑了起来，“我也老喜欢自说自话，你肯定是遗传。”

吃完甜点，也就是罐装桃子之后，她们三个洗碗去了，纳特又一个人给丢在起居室，可以做任何男人饭后做的事。纳特寻思着，如果父亲还活着，母亲会不会争取“妇女解放”。实际上她无需如此。不过她在理论上肯定会争取，她总是说不管在什么方面，女性的基本权利几乎都受到男性的压抑、限制、阻挠和破坏。可是只要他说想穿拖鞋，她立即就会双手奉上。

他要给莱西娅打电话，约她见面。他不能再见她了。他是个傻瓜，把一切都搞砸了，她不会想再见他了。可他一定得见她。他爱上她了，爱上了她微凉而细瘦的身体，她谦和娴静作沉思状的脸庞。她一袭白衣，坐在明亮的玻璃窗里弹琴，手指在琴键上跳动，光芒闪耀。而他，咆哮着跃过玻璃。

1977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坐在卧室的小桌边(槭木,1875 年制造)。这个桌子还有一把配套的椅子,都是在拍卖会上买的。她很奇怪那时的名媛贵妇如何能将加了衬垫的肥硕臀部挪到为她们特制的椅子上。你应该优雅地坐着,裙子一动不动,假臀波涛一般围住隐蔽的真臀。没有支撑。只是浮云魅影。

伊丽莎白在这张桌子抽屉里放了她的支票簿、作废的小票、账单、计划表、家庭待做项目单(一张紧急情况,一张长期计划)、她的私人信件,以及始于四年前却没有坚持的日记。自从克里斯死后,她就再也没动过这张桌子。

此刻她可以想想克里斯的死。她几乎从未认为是克里斯的自杀。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他的死是针对自己而为,然而她却觉得他的死是针对她而来。他倒是无从感受事件的影响,她却深

1977年1月15日，星期六

受其害。比如，她到现在才打开这个桌子的抽屉，因为左上角的文件格中放着一摞用皮筋扎得整整齐齐的信，是他在九、十月间写给她的，用的都是圆珠笔，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字体随着日期越来越大，越来越潦草，到了10月15日那封，整页只有两个字。她知道不应该再留着这些信件；应该看也不看就立刻扔掉。可是她总喜欢保留东西。

她弯腰去拿支票簿时尽量不去注意信件。她既然决定翻翻账簿，也就兴致勃勃起来。从杂乱无章到井然有序，赊欠款项一律付清，她都做上记录。纳特已经付了电话费、水费这些必需之物，不过其他的都还等着她付，有时会收到两三封言辞激烈又不失礼貌的催款信，先是委婉请求然后直截了当要求。她喜欢算清账单，不拖不欠，喜欢知道银行留有存款。她一直努力存钱以备不时之需。

在这方面她一点也不像她的母亲。父亲突然消失之后，母亲坐在窗边的雕花椅上哭了整整两天。“我该怎么办？”她向空中发问，仿佛那儿有个伸张正义之人在一旁倾听，随时准备帮她一样。妹妹卡罗琳哭着爬到母亲身上，又不停地从她滑溜溜的裙子上掉下来，再爬上去，像只发狂的甲虫。

伊丽莎白既没有哭也没有往母亲身上爬。后来看到母亲显然不会从椅子上起来给她们做饭，她就拿出积攒的硬币，那是偶尔几次去穆里尔姨妈家做客时特迪姨父给她的。她掏过母亲的钱包，除了几支口红、几条脏兮兮的手帕，只有一张皱巴巴的两美元和一些便士。后来她用母亲钱包里找出来的钥匙锁上门，一个人出去了。她走了三个街区，在一家小店买了干酪面包，用棕色

的纸袋子装了拎回来，上楼时把橡胶球鞋踩得震天响。这没什么大不了，她以前也常这么干。“把这个吃了。”她对母亲说，对母亲和妹妹恨得要死，“吃掉这个，不要再哭了！”

但是没用。母亲仍然抽着鼻子。伊丽莎白坐在厨房里嚼着干酪面包，气得脸色发白。她并不恨父亲，因为她一直就觉得他不能指望。她恨的是母亲居然不知道这一点。

是穆里尔姨妈教她如何存钱，如何平衡收支，利息是什么。尽管穆里尔姨妈视书本为无用之物，就是学业功课也没多大价值，可她却花了不少时间教伊丽莎白理财。伊丽莎白对此深为感激。金钱万能，穆里尔姨妈以前常说——只要有人听，现在也还在说——伊丽莎白知道这话千真万确。穆里尔姨妈拼命灌输这种思想：供养伊丽莎白，给她买做工精细的内衣和蓝色花呢外套，付钱让她去上钢琴课，因此她属于她。

穆里尔姨妈对伊丽莎白的态度令人捉摸不透。她的母亲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伊丽莎白应该也好不到哪儿去。然而她又是她的外甥女，因此又不同于一般人。穆里尔姨妈致力于栽培伊丽莎白身上最为酷似她的品质，其他方面则加以压制甚至惩戒。穆里尔姨妈崇尚刚强，伊丽莎白觉得，现在的她，在内心深处像犀牛一样刚强。

穆里尔姨妈做起事来毫不含糊。除了在如何定位她的亲属这个问题上稍有犹豫之外。她不清楚他们位于“存在之链”的什么地方。但是她对于自己却非常确定。首先是上帝。然后是穆里尔姨妈和女王，前者略高一等。再然后是提摩西·伊顿纪念会

1977年1月15日，星期六

堂(她在此做礼拜)的五位成员。这之后有个很大的空缺。然后是非犹太裔加拿大白人、英国人、非犹太裔美国白人，以此类推。这之后又有一个很大的空缺，再后面是根据肤色和宗教信仰由上到下排列的其他人类。再然后是蟑螂，以及衣蛾、蠹鱼这些蛀虫，还有病菌，这是穆里尔姨妈接触过的全部生物。然后是所有的性器官，植物除外。

伊丽莎白跟人说笑讲起穆里尔姨妈就是这么说的，主要是跟希腊罗马部的菲利普·伯勒斯说，他的姑姑贾妮·伯勒斯和穆里尔姨妈一样生活狭隘。而且她说什么菲利普总能理解，不像纳特。

听起来穆里尔姨妈可能很滑稽，但这丝毫不会减弱她的恶毒。她既是个纯粹主义者又是个清教徒。在她眼里没有什么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东西。她唯一不确定的事情就是：一方面她觉得应该把她的家人归为提摩西·伊顿纪念会堂的成员，因为他们毕竟是一家人；另一方面她又认为他们行径恶劣，因此必须跟蟑螂和蠹虫归为一类。

其中就比如伊丽莎白的母亲，穆里尔姨妈至今还不忘说她。伊丽莎白一直不清楚母亲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可能是由于绝望，绝望到别无他法。穆里尔姨妈的说法是她母亲因为生性堕落而遗弃了家人——跟她父亲律师的儿子私奔了，穆里尔姨妈觉得那是乱伦，还说幸好没有长久。是她，穆里尔姨妈，拯救了被遗弃的孩子们，并且立刻开始倾力抚养她们。

伊丽莎白当时尽管是个孩子，但也不怎么相信这种说法。现在她觉得事情可能恰恰相反，是穆里尔姨妈趁着母亲外出“找活

干”(她跟她们说)时,从家里偷走了她和妹妹。后来,穆里尔姨妈将她们安全地锁在自己家里之后,可能又对母亲说她不够做母亲的资格,必要的话可以上法庭云云。这才像穆里尔姨妈:自以为是**的强盗**。

她能记得实际发生的事,但是却找不出真相。她和卡罗琳玩假扮明星,突然穆里尔姨妈就出现了,说:“孩子们,把外套穿上。”伊丽莎白问过她们要去哪里。穆里尔姨妈说,“去医院”,听起来没什么不对劲。

卡罗琳站在三楼的窗边。那是妈妈。哪儿?她在下面的人行道上,街灯旁边,仰着头,穿了件天蓝色的外套,很多小虫在她周围飞来飞去。打开窗户,立刻就能闻到一股嫩叶的清香。她俩齐声喊着,妈妈,妈妈。听到穆里尔姨妈上楼的声音,经过大厅到门口了。你们叫什么?那不是你们的妈妈。快关上窗户,不然整个街坊都听到了。那个女人神情哀伤地低头转身走了。卡罗琳对着紧闭的窗户大叫,穆里尔姨妈使劲掰开她抓着窗框的手,抓得那么紧。

好长时间里,伊丽莎白睡前总会想起《绿野仙踪》中的一幕。这本书她们没带过来,它是住在这里之前的生活的一部分,可她还记得那个场面:多萝西朝西方的邪恶女巫泼了一桶水,女巫就消失了。当然女巫就是穆里尔姨妈。她母亲是善良的女巫格林达。有一天她会回来,弯腰亲吻伊丽莎白的额头。

.

她向后仰着,闭上眼睛。干涩的眼睛。克里斯希望她辞掉工

1977年1月15日,星期六

作,离开家,离开孩子。为了他。投向他仁慈的怀抱。他温柔的仁慈。她大概是疯了,他大概也是疯了,居然认为她会同意。没什么可能。他应该让一切照旧。

她坐起来,迅速去拿那捆信件,又一次读了最上面的一封。滚蛋。他的遗言。她第一次读到时非常愤怒。

她把支票存根、已付账单,以及租金收据复印件都装进一个信封,写上:1976年。去年算是搞定了。现在可以整理今年的了。时间并没有因为她而停止不动,她现在才想到这一点。她的工作基本上还过得去,但是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床上用品展览,必须制定计划,做宣传。孩子们需要添置内衣,南希得买新鞋:这些天她都是湿着脚回家的。纳特有些不对劲。他肯定发生什么事了,没告诉她。可能有新的女朋友了,既然跟玛莎完了。可是以前他都跟她说的。她快速地回想着,寻找蛛丝马迹。她心底又变得冰冷了,充满了恐惧,灾难出现了,潮水一般悄悄聚拢过来。在她背后。无法控制。

她站了起来,锁上抽屉。她很坚强。她有银行存款,虽然不多,总是有一些。她不需要依靠别人,她无需别人赡养。她完全可以自立。

1977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

莱西娅

生物总是不断适应其生活的环境。多数时候必须如此。他们也适应自己的种种需求,适应的方式常常具有一种离奇古怪,也可以说乖僻反常的特征。举个例子吧,比如莱西娅最喜欢的一种恐龙,恐爪龙,其体型中等,但是动作迅猛,杀伤力强,后腿上的第三只爪子曾发生过变异。这只爪子不像其他两只一样和地面接触,因此既非用来走路,也非用于奔跑。著名的恐爪龙发现者和研究专家奥斯特罗姆根据它的形状、位置(弯刀形,极为锋利)判断,这只爪子只用于开膛破肚。恐爪龙的前腿,根据比例,比霸王龙和惧龙的前腿长,因此可以将猎物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恐爪龙一只脚站立,用另一只脚的第三只爪子划开猎物的肚子。这是一个平衡的动作,也是对待生活的一种古怪方式,即捕获和准备食物。至今还未发现跟恐爪龙相近的生物。正是这种

1977年1月19日,星期三

古怪、这种特别、这种杂技表演般的喜悦,吸引了莱西娅。一种优美的舞蹈。

她多次从与世隔绝的树顶观看这种无辜却又血腥的舞蹈。今天她选择的是裸针叶树。目前除了一只翼龙什么也看不到。威廉把其他生物都吓跑了。他走在厚茎的苏铁中间,局促不安。出什么事了,以前他不是这样的。太阳变得很奇怪,空气中弥漫着古怪的气息。他还没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不同的时代。

没有发现就是他的适应方式。莱西娅就是他的生活环境,这个环境已经变了。

威廉依旧坐在牌桌旁边,吃着莱西娅刚给他做的面条。她自己没什么胃口。他神情沮丧地向莱西娅发难:废气源源不断地排放出来,其中三百多种还压根儿没有得到鉴定。硫酸和汞排放导致金属雾和酸雨的形成,污染了马斯科卡湖区^①,并且向北蔓延。死鱼浮在水面,翻起的肚皮很快鼓胀起来,令人作呕。如果不立即(立即!)采取十倍于现在的措施,整个五大湖区就完蛋了。这里可是储藏着世界五分之一的淡水。因为什么呢?因为连裤袜,他恨恨地说道,面条从叉子上滑落。因为橡皮筋、汽车、塑料纽扣。莱西娅点点头。她也清楚,可她有什么办法。他在故意找茬。

而且,威廉毫不留情地继续说道,鸟儿都在吃虫,原来坚不可摧的印刷电路板都浓缩成了脂肪,残留在生物体内。就是莱西娅

^① 加拿大安大略省马斯科卡区的一系列湖泊,又称千岛湖,是著名的旅游度假区。——译者注

也可能因为体内脂肪组织中聚集了大量的 DDT^① 而不能正常生育。更不用说卵巢所受的各种辐射了,这几乎肯定会让她生出两个头的婴儿,或者一堆长了头发、牙齿齐全、葡萄柚一样大小的肉体(威廉喜欢举例),或者像比目鱼一样两只眼睛长在一边脸上的小孩。

莱西娅此刻不想听这些,尽管它们可能并非危言耸听,于是使用超新星理论进行回击,具体如下:恐龙的灭绝是由于宇宙辐射大量增加,以致蛋壳变得很薄,孵不出小恐龙的缘故。(这个理论在博物馆没什么地位,他们相信更为渐进的一种假说;可是却可以让威廉有所思考。这种情况现在也可能发生。谁知道星星什么时候爆炸呢?)莱西娅问威廉要不要喝速溶咖啡。

威廉闷闷不乐地说,要。他这样闷闷不乐,没了平常的轻松愉快,就是他适应的新方式。他像嗅觉灵敏的狗儿一般,觉察到了莱西娅的变化。他知道了,可还不知道他知道了什么。所以他才郁闷。莱西娅把咖啡端来后,他说:“你忘了我要加奶油。”声音充满了哀伤。在莱西娅眼里,哀伤可是个跟威廉毫无关系的词。

莱西娅在安乐椅上坐下来。她想一个人静一静,可是如果她去了卧室,威廉会认为那是一种邀请,然后跟随她,想跟她上床。莱西娅现在一点心情也没有。(问题是,恐爪龙交配时,那弯刀形,极为锋利的第三只爪子要如何放置,如何不受影响?会出现意外吗?)尽管她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变得沉重、庞大、水分充足,每一个细胞核却都独自散发出光芒。她整个人像只萤火虫一样闪闪发

① 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常用作农用杀虫剂。——译者注

1977年1月19日,星期三

亮;她是一盏明灯,一个香气逼人的信号。她洗澡时两次都锁上了门,还对威廉说她心口灼热得难受,难怪他要焦急不安,表现出男人气概。笨拙的威廉结结巴巴地说,金龟子爬到屏幕上了。

可是纳特怎么就不见了呢?他17号应该打电话的,都两天了。她找出种种借口在电话旁转来转去,以防它随时会响。她该出门时不出去,不得不出门才出去。她应该把办公室的号码给他,可是他如果想找她,只需通过交换台很容易就能找到她。有没有可能他已经打来了,威廉接的,凭直觉猜到了,于是说了一些恶毒或者威胁的话,而纳特再也不会打来了。她不敢问,也不敢给纳特打电话。如果伊丽莎白接了,他肯定会不高兴。如果孩子接了,他也会不高兴。如果是他自己接,他还是会不高兴,因为那样他就知道其他几个人都可能接到。

莱西娅决定从工作中寻找安慰。那曾经是最完美的避难所。

她的近期工作有一项是向公众介绍古代脊椎动物。目前博物馆正在制作一套面向学校的多媒体恐龙学习资料,包括幻灯片、解说磁带,还有小册子、海报,以及博物馆展览指南。他们希望这套资料和梁龙、剑龙模型(灰色,塑料做的,产于香港)都会大受欢迎,从恐龙彩色画册来看将会如此。可是讲解什么好呢?举个例子,说说恐龙的家庭生活怎么样?它们如何下蛋还有——敏感话题,不过总是令人好奇——如何繁殖?这些应该忽略吗?如果保留,各种日渐强大的虔诚而又道貌岸然的家长行动团会不会反对,并且抵制这套资料?莱西娅并没有想到这么多问题,可是范·弗利特博士想到了,他把任务分配给莱西娅,让她寻找解决方案。

莱西娅闭上了眼睛,脑海里出现了博物馆展览的骨架,关节相

连,还原了生命的原貌,却又非常诡异。谁会反对九千万年前的一次交配呢? 石头的爱情经历,化石的交合。可是她却仿佛看得见如此巨大的情欲在释放,大地真的不停颤抖,一只鼻孔遮住了整个屏幕,叫喊犹如声音调到最高的工厂鸣笛,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心生不悦。她想起四年级时,她把蟾蜍卵带到学校,却被老师扔掉的事情。当时她准备向全班描述这些卵是如何产生的,她亲眼见到,在一个洞里,庞大的雌蟾蜍被一只雄蟾蜍紧紧抓着,它小得简直不像蟾蜍。老师听她单人解说完毕,然后说她认为同学们并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莱西娅一贯听从大人的裁决,于是默默地看着老师把她那罐珍贵的蟾蜍卵拿出了教室,倒进了女厕所。

他们为什么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莱西娅想不明白。那他们需要知道什么呢? 可能一点点就够了。但肯定不是她自由遐想时想到的那些问题。例如,恐龙有阴茎吗? 问得好。在由恐龙演化而成的物种当中,鸟类有泄殖孔,有些蛇类不仅有阴茎,而且还有两个。雄恐龙会像公鸡那样抓住雌恐龙的颈背吗? 恐龙会集体交配吗? 他们像鹅一样繁殖吗? 是一雄多雌共同生活吗? 雄恐龙在交配季节会相互打架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解释恐爪龙第三只变异的爪子。莱西娅决定不提这些问题。恐龙跟海龟一样下蛋,这就够了。

威廉说他没有吃饱,要去厨房做个三明治。这是在表达他的不满,在说莱西娅没做好,她心里清楚,可懒得去管。平时她会给威廉做个三明治,因为威廉总是自称在做饭方面笨手笨脚。不是打碎了什么东西,就是被沙丁鱼罐划破了手指(罐子总是跟威廉过不去,可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想吃沙丁鱼,而且必须吃到才

1977年1月19日,星期三

行)。厨房里一片狼藉,威廉肯定会受点小伤,一个人咕咕哝哝,诅咒痛骂;他会拿出个很不像样的三明治,怪模怪样,面包还粘了血,衬衫抹到沙丁鱼油。他会一样一样展示给她看,希望得到安慰,而莱西娅清楚,总是她来安慰他。纳特不在,莱西娅现在才想到,他什么也没有给她。一片广袤的平原。一场冒险。

电话响了,莱西娅还没来得及起来,威廉已经接了。“找你的。”他说。

莱西娅突然感到胸口发闷,她一把抓起话筒。

“喂,”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是伊丽莎白·舍恩霍夫。”

莱西娅感到喉咙给堵住了。她已经发现了。一瞬间两个祖母都聚集到她身边,向她展示她的惭愧,她们的悲伤。

但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伊丽莎白只是请她去吃饭。当然是请她和威廉。伊丽莎白说,她和纳特非常欢迎他们前来。

1977年1月21日,星期五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和玛莎一起在博物馆的橙色咖啡屋吃饭。她们吃的都不多:汤,水果酸奶,还有热茶。伊丽莎白坚持由她付账。玛莎没像以前一样争着分摊。这说明她认输了。

这就是她们此刻在这里吃饭的情况。这是一家很普通的咖啡屋。以前,玛莎还占据着上风的时候,那时伊丽莎白还把她看作威胁,她不厌其烦地请玛莎在高档饭店吃饭,这样就可以显示她谙熟高级菜单,还可以用酒对付玛莎。玛莎一喝起酒来就没完没了,伊丽莎白发现这一点很有利。她会优雅地抿上几口,而玛莎则一饮而尽,酩酊大醉之后就大谈特谈纳特的是非对错。每次玛莎说起纳特的不是,伊丽莎白总会点头默许,即使她心里很恼火,觉得这是在批评她择偶的眼光不佳。玛莎却感激涕零,不是因为她喜欢伊丽莎白。谁都没有这么想过。她很快就不必再请

1977年1月21日，星期五

玛莎吃饭了，喝喝咖啡就行。再以后，她得去见牙医。经常要去。

伊丽莎白将杯碟从托盘上拿下来，放到铺好的餐巾上，不过玛莎今天可没工夫这么淑女。她直接在托盘上吃，很响地喝汤，宽脸上愁容满面。她的黑发油腻腻的，用一个仿玳瑁塑料发夹收拢到后面。她脸色晦暗，一副苦恼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伊丽莎白初次打交道时那个自信粗犷、热诚大方的人。她来是为了告发纳特，仿佛纳特用棒球打碎了玻璃，而伊丽莎白是他的母亲一样。

“我打他了，”玛莎说，“打到两眼中间。我可能不该打他，可是感觉很爽。你也知道，他很混蛋。表面上总是理解，理解。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跟他一起生活。”

若是以前伊丽莎白会认同这种说法，不过现在她可以让自己摆摆架子。可怜的纳特，她想。他真的很无辜。“他是个了不起的爸爸，”她说，“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孩子们都爱戴他。”

“这我不知道。”玛莎说，恨恨地咬着饼干，碎屑洒了一托盘。真没素养，伊丽莎白想，她也从来就没有。伊丽莎白知道玛莎迟早会大意失算玩过了火，而她一直努力表现得不在意。她打开桃子酸奶搅拌起来。

“我原来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请我吃饭，等等。我真不懂。我是说，如果我是你，我肯定不会这么做。”玛莎说，口气中又有点以前那种争强好胜。

“我觉得对待这些事情应该客气一点。”伊丽莎白回答。

“可是我后来明白了。你想监管我们，就好比组织什么活动。你要确保不出乱子，是吧？你现在可以坦白了，反正都结束了。”

伊丽莎白轻轻皱起眉头。她不喜欢别人这样理解她的意图，

但是她可能是对的。“这样讲不太公平吧,玛莎。”她说。在玛莎身后,她发现了更为有趣的事情。她看到莱西娅·格林和脊椎动物古生物学部的主任范·弗利特博士一起走了进来。他们此刻都在自助柜台边挑选食物。两人经常一起吃饭,这不足为奇,因为范·弗利特博士都快九十了,而众所周知莱西娅正和一个环保局的年轻人同居。他们一起吃饭,大概是因为找不着别人来谈论两人都非常迷恋的古岩化石。

伊丽莎白一直觉得莱西娅很难相处:古怪,有点学究气,不够稳重,过于专业。可是现在,她却饶有兴趣地望着她。其中的缘由,她现在想到,就是十一月参观博物馆那件事。孩子们对她说起带她们转悠的恐龙女士,可是纳特却没提到她。他让伊丽莎白和他们一起去,她当然不会去;但是纳特表现得相当拙劣,他总是这样。近来他常常一个人发呆,轻轻摩挲着家具若有所思。她相信她的猜测是对的,明天晚上就会见分晓。

“我们早就该这样坦诚相对,”玛莎说,“可是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是吧?我是说,我们都谈论他,可是我们从不谈论彼此。我们从未说过实话,不是这样吗?”

玛莎现在想听实话,她想就在咖啡屋里来个唇枪舌战。伊丽莎白真希望纳特交了个更有风度的女朋友。可是在一家不起眼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秘书,能怎么样呢?伊丽莎白现在可没有心情坦白。她觉得让玛莎知道她的真实意图毫无意义,至于玛莎对她的看法,她早知道了。

她清楚不管是什么样的对手,她都会赢。玛莎只有一种语言,就是她正在使用的,可是她掌握着两种。一种是她学到的贵

1977年1月21日，星期五

族语言，虽然只是虚饰，却很有用：委婉、灵活，又讨喜。另一种语言陈旧、粗俗，散落在街头巷尾，是父母每次匆忙搬到一个地方她都要努力适应的那种。

他们总是晚上搬家，避开房东邻里。伊丽莎白睡在母亲一堆散乱的衣服上，都是些早年留下来的漂亮衣服，她醒来时总会见到陌生的面孔，面对习俗的考验。要是有人推她一下，她会推别人两下；要是别人推了卡罗琳，她用脑袋直接冲撞人家的胸膛。她就这样对付大孩子，甚至男孩子。别人从没想到那么矮小的人会来这招。她偶尔也失手，但不是经常。因为如果对手超过两个她就难以应付了。

“你快成小流氓了。”她母亲怜悯地说，轻轻擦着她身上的血。那时伊丽莎白常常流血。母亲对此无能为力，其他事情上也是如此。外祖父在世时接济过他们，尽管他说她的父亲是个无赖，但是穆里尔姨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操纵了他，他后来改了遗嘱。这是她母亲在葬礼之后说的。

后来他们又搬了家，搬进更小的房子，母亲拿着一个茶壶，一只长统袜，六神无主地在狭窄的起居室里转来转去，不知道该把东西放在哪里。“这个地方怎么住啊，”她说，苦恼地上床睡觉了；这一次屋里有床。父亲和两个人一起回来，跟她讲了一个笑话：母鸡生下一个橘子，小鸡说什么了？瞧，橘子酱。

没人带伊丽莎白上床睡觉，以前也没人。有时父亲装着说他带她睡，可只是为了找借口不脱衣服就躺下。母亲又爬起来了，他们在起居室里喝起酒来。伊丽莎白对此见惯不怪。她穿着睡衣坐在一个人的腿上，他粗糙的皮肤蹭着她的脸。他喊她“宝

贝”。母亲站起来去孩子的房间，她说，绊倒在父亲的腿上。他是故意的，因为他喜欢开玩笑。“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他说，哈哈大笑，一把将她从亚麻油毡上抱起来。伊丽莎白至今仍然记得上面栗色和黄色的花朵。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脸颊，挤眉弄眼，那两个人也哈哈大笑。母亲开始哭泣，瘦弱的手蒙住光洁如白瓷的脸。

“你是个混蛋。”伊丽莎白对父亲说，那两个人又笑起来，这次笑得更厉害了。

“可别那么说你可怜的老爸呀，”他说，伸手挠她的胳肢窝。第二天他就走了。再后来的记忆就不连贯了。

伊丽莎白这些经历几乎无人知晓。别人不知道她曾无家可归，具有无家可归者的一切习性。纳特略有所知。克里斯后来全都知道。玛莎毫无所知，莱西娅也不会知道，这在伊丽莎白是一大优势。她心里清楚没有什么必须保留面子之说。一旦迫不得已，她完全可以使用另一种语言。如果别人惹她，她会不惜一切代价还击。或者换个说法：她不达目的不会罢休。

莱西娅正向这边走过来，托盘上放得乱七八糟。脸上又是那种恍若隔世的表情，似乎表明她在思考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不过在伊丽莎白看来，却有点像轻微昏厥的癫痫病人。她坐了下来，笨拙的胳膊几乎碰翻了咖啡杯。伊丽莎白迅速扫了一眼她的衣服：又是牛仔裤。莱西娅穿着还凑合，她那么瘦。再说她也就是个主任助理。伊丽莎白可是一定要穿着得体。

1977年1月21日，星期五

“不好意思，玛莎，”她说，“我去跟人打个招呼。”玛莎闷闷不乐地撕着酸奶杯上的锡纸。

伊丽莎白轻轻地走过去，将手放在莱西娅瘦骨嶙峋的肩上，说：“莱西娅。”

莱西娅大叫一声，手里的勺子惊得掉到了桌子上。“哦。”她说，转过头。

“不要从后面跟她打招呼，”范·弗利特博士说，“很久之前我就领教过了。一个人得不断摸索。”

“对不起，”伊丽莎白说，“我只是来说如果明天你俩都能来，我们会很高兴的。”

莱西娅点点头，终于能开口说话了，“我也是，我是说，我们也是。”伊丽莎白对范·弗利特博士笑笑，走回到玛莎身边，略停了一下，然后说真高兴再见到她，又说希望不久可以再见面，不过她现在得回办公室了，真是抱歉。

她感到很镇静，没问题的。

整个下午她忙个不停，做报告记录，填写申请表，打了几份仍需斟酌的特殊信件。他们已经确定举办中国农民艺术展，现在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中国目前是热点话题，展出应该很容易获得成功。

她盖好打印机，拿好了钱包和外套，准备下班了。今天她计划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她走上楼梯，经过防止外人入内的木门，穿过两边装有金属抽屉的走廊。到了克里斯的工作间。现在是另一个人在此工作。伊丽莎白走进去时，那个人抬起头来，是个矮小、秃顶的人，一点

也不像克里斯。

“有什么事吗？”他问。

“我是伊丽莎白·舍恩霍夫，”她说，“是特别项目部的。我想问问你这儿有没有多余不用的毛皮碎片，什么样的都行。我的孩子想给布娃娃做衣服。”

那个人笑了笑，起身去找。有人跟伊丽莎白说过他的名字，可是她忘了。内格尔？她回头问问吧。认识各个部门的技术专家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她随时可能需要他们。

趁他在架子上一堆凌乱的东西中翻找，伊丽莎白抬眼望了望周围。这个房间已经变了，重新布置过。时间并没有停滞，这里一切都变了。克里斯的的确确不在了。她再也不能把他找回来，而且此刻她生平第一次也不想把他找回来。他以后肯定会为她这样想而折磨她，这一点毫无疑问，可是此刻她完全丢开了他。

她顺着大理石台阶缓缓走下去，手里抓着一把毛皮。碎片。这就是克里斯留下的全部东西，他那个完整的人已无从记起了。她走到门口时把这团碎毛皮塞进小包里，坐地铁去了圣·乔治，然后继续向前去弗兰克城堡。她沿着高架桥一直走到大约中间的位置，正对着下面白雪覆盖的水沟和川流不息的车辆。她也像穆里尔姨妈一样，需要一个告别仪式。她打开小包，将毛皮一片接一片地扔向天空。

1977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

莱西娅

莱西娅坐在伊丽莎白家的起居室中,左膝上放着一杯饮料,她认为应该是上等咖啡,右手端着半杯白兰地混合修士酒^①。她也搞不清楚怎么就弄了两杯饮料,放都没地方放。她觉得她很快就会把其中一杯,也很可能是两杯全都洒在伊丽莎白的灰色地毯上。因此她迫不及待地想离开。

其他人都在玩游戏,用“麋鹿”这个词替换加拿大小说标题中的任何一个词语。必须是加拿大的才行。当然这也是其中一部分幽默所在。

“我和我的麋鹿。”伊丽莎白说,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① 修士酒和白兰地兑合而成的一种烈性甜酒,酒精 43 度,属精致利口酒,亦即下文所说的 B&B。——译者注

“一个麋鹿的笑话。”希腊罗马部那个人的太太说，她在 CBC（加拿大广播公司）工作。

“上帝的麋鹿。”那个人说，他叫菲利普。没人喊他菲尔。伊丽莎白笑起来，问莱西娅是否再来点儿 B&B。

“我这还有呢。”莱西娅说，希望她说了出来，可又担心自己说得太快。她想抽根烟，可是腾不出手来。她从不看小说，也根本不知道别人说的，即使纳特，就连威廉，有时也能轻松搞定几个。她可以说，消失的麋鹿。可那不是加拿大的。

整晚都是如此。伊丽莎白说，就是几个朋友聚聚，很随意的。于是莱西娅穿了长款毛衣加长裤，可另外两位女士都穿着裙子。伊丽莎白这一次没有穿黑色，而是穿了件宽松的灰色雪纺绸，看上去比上班时显得年轻又苗条。她还戴了项链，是个银色的小鱼坠饰。另外一位女士身着线条流畅的浅紫衣服。相比之下，莱西娅身上中规中矩的条纹衫简直就是小姑娘的装束。

到目前为止她只跟纳特见过一次。她实在忍不住，拨了他家的号码，其中一个孩子接的。

“等一下。”非常突兀的声音，接着就是电话撞到地板的响声。肯定是从桌上掉下去了。有人大喊，“爸爸，找你的！”

他们约好在咖啡馆见面，就在莱西娅住所底层的购物商场里。这很冒险：要是威廉发现了怎么办？

“她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莱西娅很想知道，这时已近乎发狂了。她不能退缩，不然会让人觉得很傻。对威廉也一样。可是她如果开始就拒绝，也还是显得很傻。

纳特小心地握着她的手，说：“我也不知道，我早就不管她的

1977年1月22日，星期六

事了。其实我从来也不了解她的心思。”

“我们工作时关系也没那么好啊，”莱西娅说，“是不是她知道我们的事了？”

“可能吧，”纳特回答，“她之前没跟我说要请你，我也不能说别请。她经常请人来吃饭的，至少以前是。”

“你跟她说了吗？”突然让人觉得他可能会这么做。

“还没有，”纳特说，“我大概有几次提到过你。我一直在想你。也许她从中猜到了什么，她挺敏感的。”

“就算她真的知道了，她干吗要请我吃饭呢？”如果是她，她绝对不会这么做。威廉以前有一个女朋友，是个牙医，好几次建议他们三个一起吃饭，都遭到了莱西娅的坚决反对。

“我猜她可能就是想看看你，近距离的，”纳特说，“别担心，不会有事的。她又不会怎么样。你只管吃你的，她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心情好的时候。”

莱西娅当然不能说出真相。她发愁得身子僵硬，甚至咀嚼食物都觉得困难。红酒炖牛肉对她而言简直味同嚼蜡。伊丽莎白装作没有看到莱西娅盘子里剩下了一堆东西。上第一道菜时她问了莱西娅三个很能说明她见多识广的问题，都是有关古脊椎动物学上的权力结构。任何一个发自内心的回答，只要从某些方面稍加重复，都足以让莱西娅丢掉工作。莱西娅尴尬地支吾了一会，伊丽莎白很快换了话题，转而和希腊罗马部那个人的太太八卦CBC。

吃甜点时，伊丽莎白开始关注威廉，称赞他在环保局的工作既有趣又有价值。她觉得她应该尽量把旧瓶子废报纸都送到那

些地方,放进那些箱子里。威廉深受感动,忍不住开始说教起来,如果她不这么做的話,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伊丽莎白点头表示赞许。

整个晚上,纳特一直都很沉默,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停地喝酒,不过没有明显的醉意,他尽量避免和莱西娅相望,帮忙清理餐具,给客人倒酒。伊丽莎白非常自然地喊:“亲爱的,给我拿个长勺好吗?”“亲爱的,你正好在那儿,把咖啡煮上好吗?”莱西娅坐着,没精打采地啃着蛋白酥皮饼。孩子们在这儿就好了,那样至少还有人跟她说话,她只要张开嘴,就会有小碎屑掉到亚麻台布上,可是在孩子们面前,她既不会面红耳赤,也不会结结巴巴。她们可能会说些自杀或者旅馆事件。可惜孩子们都到朋友家过夜去了。伊丽莎白说,一个人就算再爱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想过大人的生活。纳特对此并不太认可,她径直对着莱西娅说。他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跟孩子们待在一起。“是吧,亲爱的?”

莱西娅很想说,不要喊他亲爱的。别想骗我,不过她觉得这可能只是一种习惯。他们毕竟结婚十年了。

这一点伊丽莎白着重强调过。整个晚上都能听到她说纳特最喜欢的食物、纳特最喜欢的果酒,还有纳特穿衣的怪癖。伊丽莎白说希望他能经常修剪修剪后面的头发,以前都是她用指甲剪修的,可是现在没法再让他坐着不动了。她还提到了纳特当年在婚礼上的行为,不过没有解释,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希腊罗马部的那对夫妇,似乎都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除了莱西娅,当然还有威廉,他那时正在洗手间。而那正是莱西娅当时非常想待的

地方。

威廉吹起了长笛,这是他在公众场合的保留节目。“我知道更好玩的,”他说,“玩过星际旅行吗?”没人玩过,于是威廉开始讲述规则,那规则实在很复杂。

“玩救生艇吧。”希腊罗马部的那个太太说。

纳特问大家需不需要 B&B,他自己要去倒杯威士忌。有人要一起去吗?

“好呀,”伊丽莎白说,她说这个游戏很简单,“我们都在一只救生艇上,食物快吃完了。每个人都要努力说服其他人为什么你应该留在船上,而不是被扔下水。”她说这个游戏能够显示一个人的内心。

“为了大家,我牺牲自己。”纳特立刻说道。

“哦,”伊丽莎白说,嘲弄地皱了皱眉头,“他总是这样,因为他是贵格派教会出身。其实他是说他才无所谓呢。”

“是一位论派,”纳特纠正说,“我只是觉得这个游戏比较阴险。”

“正因为如此才叫它救生艇啊,”伊丽莎白随口说道,“好吧,纳特已经被扔下船了,给鲨鱼吃掉了,下面从谁开始?”

没人应声,伊丽莎白拿来一张餐巾纸,大家抓阄决定。

“我先来吧,”希腊罗马部的那位先生说。“我知道摩斯电报电码,能帮助大家逃生。我也很能干,如果我们逃到了一个荒岛上,我会建造房屋,诸如此类。我也会修理水管,会用各种工具,”他笑了一下说,“家里有个这样的男人还是很不错的。”

伊丽莎白和他太太,都笑起来,一致同意他应该留在船上。

接下来是伊丽莎白。“我很会做饭，”她说，“不仅如此，我的生存本能很强。如果你们想推我下水，我至少会拉一个陪我。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不该推别人下水，应该把他们留着，然后吃他们充饥。所以让纳特回来吧。”

“我已经远在千里之外了。”纳特说。

“伊丽莎白用了威逼手段，”广播公司的那位女士说，“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做。我觉得方法不重要。不过若是从长远考虑的话，我提议不是伊丽莎白，而应该是我留下来。她早已过了生育期了，如果我们以后想建立殖民地，肯定是需要孩子的。”

伊丽莎白立刻变得脸色苍白，她说：“我相信再生几个还是没问题的。”

“不会很多，”广播公司的女士很肯定地说，“好啦，莉齐^①，不过是个游戏。”

“莱西娅？”伊丽莎白说，“该你了。”

莱西娅张开了嘴巴，很快又闭上了。她发觉自己又脸红了。她知道这不仅仅是个游戏，而是某种挑战。尽管如此，她还是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留在船上。她做饭做得不怎么样，再说也没什么食物可做。她又不会建造房子。广播公司的女士已经说了孩子，再说莱西娅骨盆又很小。她有什么用呢？她所知道的，尤其是在行的事情当中，没有一件是生存所必需的。

别人都看着她，现在因为她明明白白写在脸上的困惑，以及拖了这么久仍未作答，都有些讪讪的。她最后说道：“如果找到了

^① 伊丽莎白的昵称。——译者注

1977年1月22日,星期六

骨头,我会告诉你们是什么生物的骨头。”仿佛除了她和为数不多的几个着迷者之外,大家都对骨头的历史感兴趣一样。她是想开个玩笑,可是这样的回答很难算得上巧妙。“不好意思。”她低声说着,小心翼翼地将两只杯子放在米灰色的地毯上。她站起来,迅速逃离了这个房间,转身时却碰倒了脚边的杯子。

“我去拿块抹布。”她听到纳特说。

她把自己锁在伊丽莎白的卫生间里,用主人古怪的棕色肥皂洗了洗手。接着她坐下来,闭上了眼睛,胳膊肘子支着膝盖,双手捂住嘴巴。肯定是B&B喝多了。她真的就这么笨拙,这么没用吗?她在树顶望着一只大眼睛、有翅膀的似乌龙在灌木丛中追赶一只很小的原始哺乳动物。它们得经过多少年的进化才能长出毛发?又要多少年才能繁衍后代?多少年才能进化出两个心房和两个心室?这一切当然很重要,她的知识当然不应该随她而消亡。应该给她继续研究的机会,而且就在这长着针叶树和苏铁植物的原始森林里。

每个人都有那么些骨头,她想,握紧拳头,好让自己更加确定。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别人的骨头,因此得给这些骨头命名,得知道它们叫什么,不然它们就丢了,与自身的意义断开了,收藏它们的人跟没有它们一个样。当然没法给所有的骨头命名,因为太多了,到处都是,世界就是由它们组成的,因此得挑选一些出来。所有死去的事物都留下了骨头,我们不久也会留下我们的骨头。

这就是她的知识,别人称作她的研究领域。也真像一片疆域,你可以在其中穿行,或是绕四周而行,然后说:这就是边界。

她了解恐龙的许多行为,而对于其他一些只能推测,用所学知识推理演绎。可是这一疆域北部的历史刚刚呈现,浓雾就迅即弥漫开来。就像眺望远方,湖泊、湖岸,以及月光下蜥脚龙光滑的后背都历历在目,然而她自己的手却模糊一团。她不明白,比如此刻,她为何流泪。

1977年1月22日,星期六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躺在床上,双腿并拢,胳膊平放在身体两边。昏黄的街灯透过竹制百叶窗照进来,在墙上留下一道道光线,中间夹杂着吊兰的影子,曲曲弯弯的枝条兀自挂在半空。窗户底部留了一点没关,是防风窗上用来遮盖三个窗棂孔的木板给推开了,冷风钻了进来。伊丽莎白上床之前打开的,她需要点新鲜空气。

伊丽莎白睁眼躺着。纳特在楼下的厨房里收拾碗碟。她注意到他,又很快将他丢开。她的目光穿过漆黑的天花板,托梁和层层灰泥,旧油毡布,蓝色方砖——她这个懒惰的房东早该重修了——穿过房客一家三口睡的床,再向上经过他们房间粉色的天花板,然后越过橡木,经过修补过但依然漏水的屋顶来到外面,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天空,幽深的虚无,群星闪烁,空间不再令她害怕,因为她清楚那里无人居住。

你到哪儿去了？我知道你不在那个盒子里。古希腊人把死者的残骸收聚在一起，不然灵魂就没法离开大地。它们要去极乐之岛。今晚菲利普说的，是在上红酒炖牛肉和甜点，也就是蘸了巧克力姜汁的蛋白酥皮饼之间说的。他很快就换了话题，因为他想起来了，有点尴尬，他知道不该谈起有关葬礼的习俗。我一直在微笑，微笑。自然，那是封闭的棺材，他躺在干冰之中被运往北方。雾气笼罩着他，像恐怖片里的镜头。今晚我忽然想到，他们忘了什么东西，他的某个部分还在。

她动不了，尽管如此她还是让纳特坐出租车带她去车站，在火车上她一直神情呆滞地坐着，直到到了桑德湾^①，坐上了汽车她还是如此。英伦河区。一边是厄普萨拉，另一边是博纳尔，前面北边就是奥萨奎安。他以前常说起这些名字，语气中流露出嘲讽和愤慨，这是由于在英伦河区出生，又不得不在此成长而产生的愤慨。“英格兰人”，仍然有人这么说，苏格兰人、法国人、印第安人，等等。敌人，侵略者。她也是一个英格兰人。

她坐在后排，别人跪下她就跪下，别人起身她就起身，克里斯躺在仅有的几簇花环中间接受整个仪式。幸好用的是英语，她还听得懂。他们甚至说“上帝的祈祷”，这有点不一样。宽恕我们的罪过吧。她小时候以为那是指侵占其他人的财产。她从来没干过这样的事，所以也不需要宽恕。我们应该宽恕那些冒犯我们的

① 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城市名，以下为其市镇名。——译者注

1977年1月22日,星期六

人。不要到草坪上去,穆里尔姨妈以前经常打开前门,对着奔跑的孩子大吼,然后又把门关上,像是说完话闭上嘴巴。年老的牧师转向人群,举起圣杯,嘴里念念有词,脸上一副嫌恶的表情。还是说拉丁语好些,这点可以从他的表情看出来。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他葬在十字路口,也没有栅栏。因为是意外死亡。人们弯下腰,低下头,他母亲坐在前排,一身黑色,头戴黑纱。其他的孩子——伊丽莎白觉得应该是他们——分坐在两边。

葬礼之后大家回去休息。邻居带来了小甜饼。他的家是那种北方常见的小平房,坐落在小山上,刷成粉蓝两色,像块蛋糕,被密密的云杉环绕着。车库里停着雪地车,屋里摆放着伊顿目录邮购家具,破旧的窗帘足足短了四英寸。一切都是她想象的样子。父亲认真学过英语,母亲黝黑的脸,由于悲伤和古板显得松弛无力。我们都希望他有出息。他很努力,一直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读到高中毕业,找了个稳定的工作。伊丽莎白想着:胡说八道。明明是你把他赶出去的。他不听你的,你就揍他,就在那个车库里。我们都向对方讲过很多事情。

他母亲:你是他的一个朋友?从城里来的,呃?接着,正如她担心的,她扯掉了黑纱,凶神恶煞地向伊丽莎白扑来,根根头发都变成了毒蛇:是你杀了他。

实际上她根本就没上火车,甚至出租车也没有坐。克里斯既没得到她的帮助也没经过她的默许就消失了。她觉得,即使他的父母还在世,也从未听说过她。她的想象也全都是假的。他曾用暗示的方式告诉她,他有一半印第安血统,一半法国血统,是个混

血儿,神秘的混血;古老,土著,跟她的不是混血一样真实,难怪他如此悲伤。他讥笑她,笑她的白皮肤,笑她由此可知的白种血统。他跟她做爱,仿佛是在索取付款,而她也任由他使坏。若非如此她肯定也不会那么做。有一天下午,他们完事之后浑身虚脱地躺在他那烟雾缭绕的床上,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开始迈向充满危险的坦诚相告这一境地。她说起她近乎乞讨的童年,饥饿、乱糟糟的头发,还有她母亲无可救药的虚荣。她说,在你真正了解一个人之前,绝不要羡慕他。好了,说说你吧。

那是黄昏时分,屋里拉上了窗帘,他不停地用手摩挲她裸露的肩,他终于要给她点儿什么了,透露点什么事情,他差点儿就没做成。她疼得身子蜷缩,他那么用力,可不是她想要的。永远也别丢掉你的伪装,她真该告诉他:你需要它们的保护。

他只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但没有一点印第安血统。其余的是芬兰和英国血统。他母亲姓罗伯逊。他们虽然穷困,却穷得一点也不浪漫,他家开了爿烟草店,只卖正经货物。他也没受过什么约束。挨打倒是确有其事,可是没他说的那么频繁。是否从那时开始她对他的注意力就逐渐减弱了呢?她难道就那么残酷、那么势利吗?很可能。

尽管如此,她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那个母亲,她的脸像近在咫尺的月亮一般赫然出现,冷漠而荒凉。不,她说过不止一次。都是因为恶毒、因为骄傲,是他自己的错。不关我的事。

现在她终于开始猜想。如果,如果从一开始就随他去会怎么样?卸下这副重担,她就不会这么郁郁寡欢、没精打采了。我想

1977年1月22日，星期六

知道你有没有一些不用的毛皮碎片，我的女儿想给玩具娃娃做衣服。对克里斯来说，他什么也没留下，既没有存款，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给别人。而她是个目的明确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被人爱，也被人恨，处在中心位置。她拥有他想要的东西，即掌控某个世界的一种力量：她知道如何举止得体，该用什么刀叉，这个该怎么那个该怎么。他就想要那种力量。他有两条领带，一条绿色，一条紫色。两条都不搭。他还是穿T恤更合适，她对他说。她真不该说。

她拥有这种力量，并且让他知道这种力量，接触这种力量。她让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而她安然无忧，那又怎么样呢？一种彻底的改变，肩头的一下轻拍，一种骑士风度。然后她就退缩了，向他表示他不过是个假期，是旅游指南上一张迷人的图片，上面一个系了腰布的男人正在用力去除椰子壳。稀松平常，一角钱一大堆。让他那么裸着吧。

她想：我对他的方式，就跟男人对待女人一样。很多男人，很多女人，可我不是那样的，对你该死的生命来说不是的。他没弄明白。她最终有没有为他感到惋惜？还是只是轻蔑？

楼下纳特正在摆弄餐具，她知道，他要先把它们冲洗一遍，再放进洗碗机的塑料篮子里。她经常能听到这种声音。她将目光从星空收回，转向地板以下。纳特拖着脚，嘴里含着烟，沉浸在忧伤的幻梦中。出神，向往。她一晚上都在注意他，过得一点也不开心，吃饭，游戏，她都能看出来，他爱上那个长颈鹿了。咖啡泼到地毯上，有点烦人，她会拿去用蒸汽洗干净，这倒也给人满足。

莱西娅就是个小丑,可是尽管她举止笨拙又没有风度,却是个年轻的女人,比她年轻许多。伊丽莎白觉得这真没劲。无趣,但又顺理成章。不管怎样,像人们说的,纳特又恋爱了。她会默许,表现出饶有兴趣,并且还会给点建议,然后等着它结束。这样的事她以前也经历过,做起来绝对轻而易举。

(可是管它呢,一个声音说。干吗不随他去?何必费神呢?)

她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似乎不妙。以前,他总是希望得到保护。总是想要个女人,可以像一扇门,走进去再关上她。只要她愿意相信她是个笼子,关着纳特这只老鼠,而她的心是块奶酪,一切就平安无事。她知道,他是个无可救药的伤感主义者。大地母亲,纳特是她的鼯鼠,在黑暗中折腾,她轻柔地摇晃着他。我想我再也不会看到跟树一样可爱的诗行。她放手之后,他遇上了玛莎,玛莎从来都没做到像她那样。

但是这一次他想要保护别人。俯视他的前额,他的后颈,他双手的移动,不慌不忙地,这一切她都知道,尽管他自己还不一定知道。

伊丽莎白从床上坐了起来。条条光线照在她的腿上、手上,一晃之后墙上的影子又恢复了原样。地板还是原来的地板,屋顶也重新阖上。空间在她周围重又变得立体起来,她是中心。有什么需要保护了。

纳特,待在你该待的地方吧。我忍受不了什么也没有的空洞。

1977年1月22日,星期六

纳特

纳特一边叠放盘子,一边黯然神伤。每次只要伊丽莎白做饭纳特就洗碗,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定。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规定,还有附加说明和随时更改。和伊丽莎白一起生活就得面对许多迷宫一般的规约,要领会它们并不容易,特别是一些从未说出口的。他像一个粗心的行人,只有撞到了栏杆,听到哨音,当头挨了棒子,才知道自己违反了其中的某一条。不知道并不能成为理由。他感觉莱西娅不会有这么多繁文缛节。

他回想自己对着卫生间的锁孔低声说:我爱你。承诺一旦做出,就不可更改,尽管他不确定莱西娅有没有听到——她已经把自己锁在卫生间有半个小时了。他不知道她为何那么沮丧。她冲出房间时他看到了她的脸。咖啡泼到了地毯上,但显然不是因为这个。

那时他很想走进卫生间安慰她，他本想敲门，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她开了门会怎样呢？如果没有墙隔在中间，而他当面说了那句话，他肯定得有所表现。尽管他也打算那么做。他将发现自己悬在半空，突然陷入一个无法想象的未来，在他身后，伊丽莎白站在坚实的大地上，在她老说就是她的地方岿然不动，像一座黑色的山丘，孩子的小脸是她身旁的两团白色。离他越来越远。

他想起孩子们（她们此时一定在朋友萨拉家的床上快活地蹦来跳去，在黑暗中竭力忍住咯咯的笑声），看到的不是她们平常的小脸，而是两张照片。银色的像框，肃穆的黑白光影，她们穿着过生日时穿的盛装。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的照片。他的孩子们凝固了，静止着。变暗了。他努力回想她们出生之前的情景，可一点儿也想不出来。他只记得伊丽莎白挺着肚子走得很慢的样子，后来就是她艰难地从车里下来（他们几个月前就特意买了车）倚着车篷疼得握紧拳头，而他惊慌得不知所措。那个时候还不允许孩子的父亲进产房。他扶她走到接待处，护士很不满地望着他。瞧瞧你都干了什么。他们进了一间病房，他将她安顿好，看她疼痛不止却无能为力，然后望着她坐上轮椅消失在走廊的尽头。那次生产历时很久。他垂头丧气地坐在一把绿色的椅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几本《体育画报》和《父母》，感觉眼前一片混沌。他非常想喝点什么，医院里只有自动出售的咖啡。在手术室门后，惊天动地的事情正在发生，犹如台风洪水，瞬间就可以将他毁灭，而他却被关在门外。

周围机器轰轰作响，令人昏昏欲睡。他知道自己那时候应该

1977年1月22日，星期六

既焦急又幸福。可是他却在想：万一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呢？年轻的父亲刚刚经历了丧妻之痛，无比悲伤地站在墓旁，曾经那么鲜活丰腴的女人像碾碎的羊齿植物，永远地被埋进泥土里，怀里抱着一个蜡黄的死婴。他沿着一条路走，随便什么路，伸出手指等待搭车前往一个想象中的港口，肩上背着行李准备乘船远走他乡。一个落魄的人。

后来他终于可以进去了，一切已经结束。多了一个婴儿。伊丽莎白穿着白色的病号服浑身虚脱地躺着，袖子上挂着一个写有名字的塑料牌。她漠然地望着他，仿佛他只是个推销员或者调查人口的一样。

“它还好吧？”他问，立即注意到自己说的是“它”而不是“你”或者“她”。他也没说：“它那会儿还好吧？”肯定没什么的，因为她就在这里，就在他面前，活生生的。他们之前都想得太严重了。

“他们没有及时给我打针。”她说。

他俯身去看新生的婴儿，包裹得像根香肠卷，伊丽莎白一只胳膊揽着。他终于松了口气，心中充满了感激，同时又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后来她好几次都对他说他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她说得对，他不了解。可是她居然表现得都是他的错似的。

他觉得简妮特还没出生那会儿他们最亲密，可他也想不起来了。他记不清他们有多亲密，也无从了解对伊丽莎白而言亲密意味着什么。有段时间，他工作结束之后，伊丽莎白常给他做煎蛋卷，然后两个人坐在床上一起吃。他想到那时候的确很美好。她把那叫做爱情特餐。

纳特将吃剩的炖牛肉弄到一个碗里，一会儿再倒进垃圾桶。

回忆过去令他心烦意乱。不仅仅是伊丽莎白,而且过去的那个她(他推断)都从他心里溜走了。他曾爱过她,想跟她结婚,然后他们真的结婚了,他却只能记得一堆碎片。近一年的法学院时光早已远去,他的青春一片迷茫。玛莎曾经那么实实在在、触手可及,如今却透明如空气,她的脸庞涟漪一般荡漾开去,很快就将烟消云散。

至于孩子们。她们以前长什么模样?她们什么时候学会走路的?她们说过什么?他又是什么感觉?他只知道他经历过,经历过很多如今已经完全不记得的重大事件。伊丽莎白今天举行的晚宴惨不忍睹,所剩的东西正经过水池的过滤器,上面的金属牙齿将它们全都碾断粉碎。接下来又会怎么样呢?

纳特按下洗碗机的开关,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他轻轻走上楼梯,然后才想到:孩子们今晚不在家。莱西娅也走了,她从卫生间出来,拿起外套几乎直接就逃走了,后面跟着她的年轻男友。他长着一张小圆脸,叫什么名字,纳特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他没有直接去他的小房间,而是在孩子们的卧室门前停下来,走了进去。他心里清楚自己早晚会离开这个家,可是感觉仿佛是孩子们离开了他。玩具娃娃、零乱地放着的绘画颜料、剪刀,还有古怪的袜子和兔头拖鞋,她们匆忙中忘了带过去。她们已经坐着火车或是飞机,不知道去哪儿了,光速一般飞快地离他而去。

他知道她们明天早上会回来吃饭,明天一切就会恢复原样。他会在厨房里给家人分盛刚做的炒鸡蛋,伊丽莎白穿着蓝色的浴袍,头发还没梳好。他会帮她们盛好鸡蛋,伊丽莎白让他再给她倒杯咖啡。一切就是在他看来也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977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

然而他跪下来，眼里噙着泪水。他应该坚持下去，应该更为坚持。他拿起南希的一只蓝色兔头拖鞋，爱抚着上面的绒毛。他轻轻抱着的是他自己最终的毁灭。他的孩子们丢失了，遭人绑架，身陷囹圄，跟他永远地分开了。可这都是谁干的呢？他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1977年2月8日,星期二

莱西娅

雪花飞舞,莱西娅一个人在街上游荡。装有防滑链的汽车轰隆隆地从她身边驶过,车轮滚滚,留下很深的痕迹,积雪盖住了轮胎挡板。昨晚下了一场大雪。她根本感觉不到脚是冷的,好像没长脚一样。路边的树枝上结了厚厚的冰,微弱的太阳光照得每一根枝条都闪闪发光,仿佛里面也给点亮了,整个世界容光焕发。莱西娅伸开双臂,感到血液顺畅,指尖发烫。其实她看到的不过是手套丝线发出的亮光,可是手套已经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每一根纤维、每一个原子都闪烁着光芒。明晃晃的,照得她不得不眯起眼睛。她感到飞了起来,每一个毛孔无不轻松,世界最终接纳了她,一切不好的事情都消失了。她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吧?

才两点钟。她提前走了,对范·弗利特博士说她感冒了有些

1977年2月8日,星期二

不舒服。其实是纳特有些不舒服:他从家里给她打电话,带着很重的鼻音,心情低落的样子,他要见她。于是莱西娅穿着橡胶底的雪地靴前去救助,像一个奔赴西伯利亚的护士,爱情召唤着她。她要用手安抚他的额头,他就会奇迹般地好转。她走到他家,蹬蹬跑上台阶时,已经冻得鼻涕直流。

纳特打开门,一把将她拉了进去,关上门就开始拥抱她。莱西娅紧贴着他的棕色羊毛晨衣,闻到一股烟草和烧烤的味道。他低下头吻她,两个人抽着鼻子,热烈地吻起来。他半抱着她,随后才想到要放下她。

“我的靴子在滴水呢。”她说着,弯腰去拉靴子上的拉链,然后用力扯掉靴子。她低头望着纳特的膝盖处,他穿了工作时穿的袜子,灰色的,顶端带红色条纹,脚指头和后跟都是白色。这袜子莫名地令她柔情款款、心潮起伏:她又能感到自己的存在了。

他们穿着袜子悄悄走过大厅,走上楼梯,纳特牵着她的手。

“在这儿。”他说。尽管没人在家,他们仍然低声细语。

纳特掀起印花床罩。莱西娅感觉眼前一片模糊,只看得到一些老虎的图案,亮得令人炫目,暗红老虎出没在淡紫色的林中。老虎下面是花朵图案的床单。纳特一声不响地开始帮她脱衣服,抬高她的手臂,弯起她的肘子,仿佛是在给一个玩偶或者孩子脱衣服,莱西娅一动不动。他脱掉了她的套头毛衣,然后弯身解开牛仔裤,头紧挨着她的腰部。莱西娅抬起一只脚,接着抬起另外一只,非常顺从。突然吹来一阵冷风,她不觉哆嗦了一下。他轻轻地将她拉到床上。她大脑一片混沌,眼前繁花似锦。

他趴在她身上,此刻他们突然感到惶恐起来,太阳西斜,脚步

确定无疑地向他们走来，门还没打开，可已经听得到有人开门，楼梯上响起脚步声。

莱西娅躺着，靠在两只枕头之间。他的头倚在她的腹部。世界又回归原貌了，她现在可以看得清楚了，刚才闪闪发光的情景消失了。她感到很幸福，虽然不清楚幸福之后会如何。

纳特起身从床边的小柜上拿了张面巾纸。“几点了？”他问。现在他们用平常的声音说话了。

莱西娅看了看手表，说：“我得走了。”她可不希望伊丽莎白或者孩子们回来，撞见她一丝不挂地躺在纳特的床上。

纳特翻过身去，用胳膊支着身体，她坐起来，两腿沿着床边下到地上，一只手在印花床单上摸索着找内裤。椭圆形的绣花地毯上并排放着两只鞋，黑色的。

“纳特，”她问，“这是谁的房间？”

他看着她，没有作声。

“是伊丽莎白的吧。”她说。

接着她站起来，开始穿衣服，穿得极快。真是可怕，简直是侮辱。她感到极不舒服，这等于是乱伦。一边是伊丽莎白的丈夫，一边是伊丽莎白的床。

纳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他的床太小了，睡不下他们两个。

问题不在这里。她想：这张床还真没得选择。

他跟她一起把老虎床罩铺好，抚平枕头。她怎么能跟他说呢？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如此生气。或许因为这暗示了一切都

1977年2月8日,星期二

不重要,她和伊丽莎白,是谁都无所谓。要不然就是他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伊丽莎白的床也是他的床,他可以在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莱西娅第一次觉得自己伤害了伊丽莎白,她冒犯她了。

莱西娅坐在厨房里,胳膊支着桌子,手捧着脸,纳特帮她点烟。他困惑不已。他给她倒了杯威士忌,接着又倒了杯茶。烟雾缭绕,遮起她的脸。

冰箱上贴了一幅儿童画,用带有磁性的塑料番茄和玉米棒固定着。画的是一个女孩,长着浅黄的头发,长长的睫毛,红的有些病态的脸颊。女孩头顶的蓝色线条是天空,一个胀鼓鼓的柠檬做太阳。

地球上目前存在的一切由分子组成的物体,包括其所在的空间,都是地球自身的创造,不管是庞大物体爆炸之后形成的碎片,还是由水汽微尘凝结而成的聚合物。这些分子物仅仅经历了融合,分解,再融合。虽然有些粒子逃逸进了太空,地球的成分却从未改变过。

莱西娅想到这个事实,不觉感到一阵舒心。她也只是一种形式,并非亘古不变。没什么可以亘古不变。有一天她也会灰飞烟灭。

纳特抚摸着她的手。他很沮丧,可是她没法安慰他。

“你在想什么,亲爱的?”他问。

1975 年 8 月 28 日,星期四

纳特

纳特在地窖里忙活,他在做四轮玩具马,用线锯打造出马头和脖子,每匹马前面都有一根线,只要一拉起线,马儿就会转动起来,而且马头和马尾会踩着节拍舞动。至少按计划应该是这样的。

纳特干着活儿,不时停下来擦汗。脸上的胡子也汗津津的,整个人感觉像是块发霉的床垫。这儿比楼上凉快多了,当然也潮湿得多。外面肯定有 90 度^①。一大早知了就开始了无休无止、令人烦躁不安的叫嚷。

“真够热的。”纳特在厨房里碰到伊丽莎白时说。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的裙子,后背跟前胸齐平的地方有块污渍。“你知不知

^① 此为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温度的 32.2 度。——译者注

1975年8月28日，星期四

道衣服上有块污渍？”他问。她一直欢迎别人提醒她穿着的疏漏：拉链没拉，钩子没扣，头发散到了肩上，领口露出了商标，等等。“哦，是吗？”她说，“我回头换件吧。”然而她没换就去上班了。也不像是忘记了。

纳特想喝点冰啤，于是关掉电锯，转身准备上楼。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地窖的方形小窗里有一张上下颠倒的脸正对着他张望。那是克里斯·比彻姆。他肯定是趴在外面的小路上，脖子使劲扭着，才能把头伸到窗子里来。他笑了。纳特走上楼梯，希望克里斯知道从后门进来。

他打开门，发现克里斯已经到了，依旧笑容满面。“我刚才敲了窗户。”他说。

“我一直开着电锯。”纳特说。克里斯没说来干什么。纳特于是后退一步，让他进来，拿了一瓶啤酒给他。克里斯接了过去，然后跟着他进了厨房。

“我今天下午没去上班，”他说，“太热了，根本没法工作，他们又不装空调。”

这是纳特第四次，还是第五次见克里斯。第一次是伊丽莎白邀请他来参加圣诞晚宴的时候。“他不怎么跟人来往。”伊丽莎白之前就说过。她习惯邀请不怎么跟人来往的人来吃饭。伊丽莎白想悉心照料的这些弃儿中有男有女，不过男的居多。纳特对此无所谓，多少还有些赞许，哪怕他母亲随性也会有这样的举动。其实，比起宴会，母亲写信写得更多。伊丽莎白关照的弃儿一般都很不错，而且孩子们也喜欢有客人来，特别是圣诞期间。简妮特说客人多了才更像个聚会。

纳特记得那天克里斯有点小醉。大家吃完后一起拆圣诞彩包爆竹，纳特的包里装着一只眼睛，一只带有虹膜的塑料眼睛。

“这是做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纳特说着，随手放到盘子一边。没过多久克里斯拿起眼睛，贴在额头中央。接着他故作悲伤地唱起《拉雷多大街》。孩子们都觉得他很好玩。

后来有几次，纳特从地窖上来，都发现克里斯在他家的起居室里，和伊丽莎白喝着什么。他们坐在房间的两边，谈得也不多。纳特这时也会给自己倒上一杯，加入他们。他很少放过和别人一起喝点东西的机会。不过有一件事情令纳特不解：尽管伊丽莎白经常邀请一些可怜虫参加节日聚会，可是却很少请人来家里坐，除非是博物馆里地位和她相当或者在她之上的人。但克里斯并不在此类。据纳特所知，克里斯是个标本制作员，说得不好听点，就是看管死鸟的。只是个技术员，不管行政。纳特也猜想过伊丽莎白与克里斯有染——克里斯也不是第一个了——可是以前伊丽莎白总会跟他说。之前也好，之后也罢。他常常直到听她说了才相信。他们两人的关系虽说不是特别好，但仍然有可能改善。

纳特开了两瓶卡林小红帽^①，两人都在餐桌前坐了下来。他问克里斯要不要来一杯，克里斯说不用。他想请纳特去他家下局棋。纳特听到这个有些惊慌。他说他下得不怎么样，好几年没玩了。

“伊丽莎白说你下得很好。”克里斯说。

① 一种英国产啤酒。——译者注

1975年8月28日,星期四

“因为她根本不会下。”纳特谦虚地说。

然而克里斯坚持要他去。他说,下下棋他的心情会好一些。他最近一直很低落。纳特生性善良,没法拒绝这样的请求。于是上楼去换了件干净的T恤。他下来时,克里斯正在桌上转着酒瓶。

“玩过转瓶子吗?”他问。纳特还真没玩过。

他们上了克里斯的车,这车非法停在马路中央。是辆白色雪佛兰折篷车,67年或者68年的型号。纳特现在对车型不怎么着迷了。他也没车了,以前的那辆卖了,为了买线锯、台锯、联合打磨机,还有其他必要的工具。

克里斯的车少了一个消声器。对此他反倒大肆宣扬,在每一个红灯口停住时都把发动机转得震天响。他们去达文波特一路上轰隆轰隆,聒噪无比,惹得行人怒目而视。折篷放了下来,日光透过层层污浊,无情地炙烤着他们的脑袋。等他们到了温彻斯特议会堂,纳特已经给弄得头昏眼花。克里斯去停车,这一次又停在不该停的地方。纳特没话找话,问克里斯,这附近野鸡多吗。他早就知道这里很多。克里斯看了他一下,毫不掩饰脸上厌恶的表情,说是的,很多。“可我无所谓,”他说,“她们赚不到我的钱。我们早过了那个年龄了。”

纳特很想一走了之。他想说他头疼、背疼,随便什么疼,只要能让他脱身就行。他一点也没心情在这么热的天跟一个不太熟识的人下棋。但是克里斯现在忽然来了精神,郑重其事得很。他大步流星走过那些拉客女,进了公寓楼,脚踩着门口污迹斑斑的瓷砖地板,走上了楼梯,三段楼梯。纳特气喘吁吁地落在后面。

克里斯如此坚决,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勉强的托辞了。

克里斯开门走了进去。纳特赶快跟上。房间里凉快多了。房子是木质构造,以前肯定是给中产的人家住的。里面有两个房间,不过由于中间是一扇巨大的拱门,看上去好像只有一间。整个屋子弥漫着一股黑暗的气息,角落,干腐,药味。棋桌已经摆好了,就在克里斯睡觉的房间。两把椅子特意围着棋盘面对面放着。纳特现在才意识到下棋绝非一时兴起。

“喝点什么吗?”克里斯打开柜子的玻璃门,从中拿出一瓶威士忌,倒在一只印有郁金香图案的平底杯中。那个玻璃杯,纳特想,他十年前就认识它了。威士忌有点变味,不过纳特喝了,他不想惹人反感。克里斯看起来要直接用瓶子喝。他把瓶子放在棋桌边上,给纳特拿了一个油瓶盖做烟灰缸,接着从桌上拿起一黑一白两只小卒,放到背后搅乱了。然后他伸出拳头,手指粗壮,关节突出。

“左手。”纳特说。

“真倒霉。”克里斯说。两人坐下来开始下棋。克里斯一开局就要了个花招,让纳特轻松击破了。克里斯大笑着,给纳特又倒了一杯酒。他们开始认真玩起来。纳特知道克里斯会赢,可是出于尊严考虑希望能多坚持一些时间。他小心地防守,把他的人马都紧密地布置在一起,从不主动进攻。

克里斯像个哥萨克人^①一样横冲直撞,一会儿猛攻,一会儿后

^① 居住在俄罗斯南部平原和乌克兰平原上的一个民族,以战术、骑术而闻名。——译者注

1975年8月28日,星期四

退,令人摸不着头脑。每当纳特思索着下一步怎么走,克里斯就很不耐烦地用脚敲着地板。两人都热得满头大汗。纳特的T恤衫湿得紧贴在身上,他很希望窗户是开着的,能有点风,可是外面更热。纳特知道变味的威士忌喝多了,可是游戏逐渐令他焦躁不安。

后来他终于走了一步妙棋。克里斯要么吃掉他的后翼马,丢掉自己的马,要么丢掉一个卒。现在轮到纳特得意洋洋,克里斯愁眉不展了。纳特稍稍放松,不过没有露出藐视的神情,他努力不去想他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否则会影响下棋。

他环顾四周。屋子里没什么东西,可还是让人觉得凌乱不堪。凌乱并不是因为东西本身乱,而是摆放的位置很奇怪。一切都乱糟糟的。例如,桌子放在床边,可是又离床太远。

桌子上有个东西,他现在明白,那是特意放在那儿给他看的。是条小鱼,银色的,瓷漆鳞片泛着蓝光。他在伊丽莎白戴的项链上见过。

要不然就是很相似的一条。他不是很确定。他看看克里斯,克里斯正望着他,表情僵硬,目光直视。纳特的心里涌起一阵恐惧,浑身绷紧,指尖发颤。他想:克里斯喝醉了。他思忖克里斯是否真像伊丽莎白说的那样有印第安血统,他从来也没弄明白他那点口音来自何处。然后他突然被自己吓了一跳,居然也有这种想法。而且,克里斯几乎没有喝酒,是他自己喝掉了一大半那瓶变味的酒。

要是他猜得没错的话,要是他叫人用下棋这样蹩脚的借口给带到这儿(他现在发现),只是为了看到这条小鱼,这个可能属于

也可能不属于伊丽莎白的抵押品，那他也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了。克里斯知道他知道了。他这会儿肯定希望纳特揍他。然后他就可以还手，两人就会扭打起来。撞倒棋桌，在落满了灰尘的地上翻滚撕扯。

纳特心中哀叹着这种解决方式。问题是：伊丽莎白到底是不是人？这关乎人的尊严。再说又何必为了伊丽莎白打架，既然她总是自以为是，自行决定？已经决定。不管打到最后谁赢了，都没什么意义。

纳特可以假装没有看到小鱼，可是一切已经太明显了。

或者他也可以不管不问。可是这样连他自己都觉得很没骨气。

“你走棋了吗？”纳特问。

克里斯抓起后翼马，望着纳特，他神情紧张，只待出击。他随时可能会跳起来。纳特想：他大概疯了吧。他大概疯到自己买了一条小鱼放在那儿。他可能真他妈的精神失常了！

纳特没有接对方的马，相反却推倒了他自己的王。

“你赢了。”他说着，站了起来，一把抓起桌上的小鱼。

“我把这个还给伊丽莎白，好吧？”他友好地说道。

他朝门口走去，随时准备着背上挨几下拳头，或是腰上给揣一脚。他搭了出租车回家，让司机在外面等着，到屋里凑了足够的零钱给人家。

他把小鱼放在床头柜上，旁边散落着一堆硬币。她应该告诉他的。真不够意气，她到现在还没告诉他。她第一次出轨的时候，跟他说了，两个人都哭着紧紧抱在一起，因为某种他们觉得是

1975 年 8 月 28 日,星期四

两个人共同犯的罪过相互安慰。后来他们谈起了彼此的问题,一直谈到早上四点,隔着餐桌喃喃细语。后来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他不是没有人情味的低等动物,一直压抑着内心的愤怒,一直原谅她。

这一次她没告诉他只有一个原因:她根本不想得到原谅。或者,换个说法,他原不原谅她,她已经无所谓了。还有一种可能,他觉得,她也许认为他没有资格原谅她。

1977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坐在弗兰之家的黑色小桌边,和威廉面对面。她面前放着一块加了香草冰淇淋的威化饼,冰淇淋顶端浇了一层半凝固、触角形状的褐色糖汁,一点也没动过,她希望结账时服务员可别说什么。

威廉坐在对面,一边吃着多层三明治,一边喝着扎啤。伊丽莎白漫不经心地听他说话,说的是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烤焦的肉类中含有致癌物。她现在放松多了。看起来威廉根本没注意到他们是在弗兰之家而不是什么装模作样的幽闭场所。他们之前去的两家僻静场所都没有位子了,威廉说附近只有这两家。这附近伊丽莎白不怎么熟。

若是在平时她肯定会提前预订,可是现在得表现得随意一点。她是买东西时碰巧经过环保局(不对,她从来不在央街和

1977年2月16日，星期三

圣·克莱尔这一带买东西)，想到了他们上一次的谈话(也不对)。她觉得顺便来看看威廉，听他谈谈工作肯定很有意思(根本不是)，而且要是威廉中午没有约人吃饭的话，她想和他一起去吃(这倒是真的，可是绝不是威廉想象的那样)。

威廉比她预想的还要高兴。现在他已经美得飞上了天，正在激情四溢地大谈火腿的腐化，以及熏肉不可告人的邪恶身世。她用叉子轻轻点着威化饼，一边思量着要不要装作有意无意地碰到他的腿，是不是太早了点？这一步之后该怎么做她还没认真想过。她可以勾引威廉，给世界制造点儿平衡，以牙还牙，也可以告诉威廉莱西娅和纳特的事情。也许两个都做。

她切下一片威化饼，举起来。接着又放到盘子里。她突然想到再也吃不下这种烤饼的原因了。

五月，伊丽莎白重又充满了活力。两周前，一直在病床上受苦的母亲，经过了比任何人预想中都要长久的煎熬之后，终于走了。在此期间，伊丽莎白一直坐在床边注视输液瓶中的药一点点滴入母亲那只健康的胳膊，握着她那只好手，凝视她完好无损的那边脸上有没有什么动静、什么反应。整整两天她不吃不睡，尽管穆里尔姨妈和医生都说母亲不会再醒过来了，那样也好，所以伊丽莎白别费神了。举行葬礼时她行动迟缓，木然听着牧师的祷文，望着母亲再一次被大火吞噬。她任由双手抖个不停，让穆里尔姨妈的朋友们握着牵着。穆里尔姨妈安排了整个葬礼，里里外外，细枝末节全部包括在内，仿佛是在准备一场盛大的茶会。她说不清穆里尔姨妈到底是伤心还是得意，她的宿命观得到了应

验,这令她心满意足。她把葬礼上的鲜花拿来装饰屋子——何必浪费呢?——整个屋子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葬礼过后,穆里尔姨妈仍然津津乐道,伊丽莎白却希望可以就此不提。她希望从此别再听到,也别再想到。她再也不愿想起母亲。再过两个月,还不到两个月,她就可以读完高中,然后就可以解放了。穆里尔姨妈想让她上三一学院,继续住在家里。她说还是让卡罗琳去读的好,私下觉得这是在想方设法套住她。

伊丽莎白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她只渴望一件事:逃走。她还不知道采取什么方式。她想象自己制定计划,通过《星报》广告版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找房子,打包走人,预先做好准备。她也想过自己穿着睡衣跑出前门,掉进了深沟险壑,消失不见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她再也忍受不了穆里尔姨妈的家,受不了这里枯萎的菊花、腐臭的剑兰。她跟卡罗琳住的房间里贴满了纸做的小蓝玫瑰,玫瑰的枝干聚在一起,像是一团团垫布;家具全是白色,这是穆里尔姨妈心中的少女时代。卡罗琳在她床上放了一个蓝色猫形仿皮盒子,用来装睡衣。

伊丽莎白在杂货店认识了一个男孩。这不是第一次了,不过自从母亲死后这是第一次,而且在杂货店也是第一次。之前一般是在街角,或电影院的入口处。这都是不允许的:穆里尔姨妈只同意伊丽莎白在私立学校的舞会上和异性,而且都是她熟人的儿子接触。可是她对这些舞会,还有那些参加舞会的,脸色红润、头发短短的男孩一点也提不起兴趣。她更喜欢现在的这个。他的

1977年2月16日,星期三

头发留成鸭尾巴,身穿一件红色皮夹克,领子竖着,两道黑黑的眉毛几乎长到了一起,下巴上有刮破的痕迹。伊丽莎白上车时,他那个矮一些的朋友下了车,对他咕哝了几句,然后大笑起来。

车里面装饰着塑料小方块,和毛绒丘比特娃娃。伊丽莎白喜欢这样的车。它们往往藏有危险,可是她知道自己能够应对。她喜欢这种潜能,也知道自己总能及时停手。这就好比走到悬崖边,就要掉下去的时候,却立刻停住了,具有这种能力令她既欣喜又得意。(此外还有别的,这些男孩子,任何男孩子,随便一张嘴,两只胳膊,都是一种可能:只能让她猜想的某种东西,某种希望。)

他们开车行驶了一会儿,然后去弗兰之家买威化饼。食物总是其中一部分。伊丽莎白狼吞虎咽地吃着威化饼,仿佛从来没吃过一样。那个男孩点了一支烟,细长的眼睛望着她。他叫弗雷德,还是什么,正要去贾维斯^①。她告诉他自己住的地方,他努力不显出吃惊的样子。伊丽莎白发现此刻她才真正明白了穆里尔姨妈和她自命不凡的价值。不过这并不影响她向别人展示这种阔气。穆里尔姨妈令她感到恐惧,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恐惧,然而渐渐地,她也可以为她所用。

他们又开车行驶了一会儿,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停下来。闻得到老辣椒牌修面水的味道。伊丽莎白等待那只穿皮衣的胳膊伸过来,搂住她,凑向前,俯下身。她现在来不及做点准备,譬如有意无意摸摸内衣的挂钩,或是在前胸后背挠挠之类,她也不想兜什么圈子。她只觉得全身聚集着一股力量,说不出具体是什

^① 安大略省伊利湖边一个小镇。——译者注

么,生气、愤怒,还是背弃。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冲撞、爆炸之类的,时间凝固了。暴力,金属与金属之间。

他手握方向盘,迟疑不决。她于是很不耐烦地一下子打开车门,将他拉到湿漉漉的草地上。不知是谁家的草坪。“喂。”他说。他紧张不安地抬头望了望拉上帘子的窗户。

她想大叫起来,粗声高喊肯定会惊动暗夜,让住在这些石头房子里的人们走到窗前睁大他们冷漠的小眼睛,大吼大叫会使她的喉咙得到解脱。她很想放开那只她仍然紧紧抓着,却已死去的手。

她亲吻着只有此刻才存在的这张嘴,他的胳膊伸到她身上时,她既没停下也没躲闪,而是扭动着依顺他。他呻吟了一下,迟疑了。有那么一瞬间她几乎真的尖叫起来:她知道会疼,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也没想到会这么疼。然而她还是大笑着,咬紧牙齿,满心得意。她希望流血了,总会有点的吧;流血会使这一切意义非凡。他蹒跚离去时,她低头看了一下。

他一脸茫然地跪在她身边,穿好衣服,又帮她将裙子拉好,一面向她道歉!他尴尬万分地说,实在对不起,是他一时冲动,他不是故意的。好像她是她不小心踩到的一只脚,又好像他只是打了个喷嚏似的。

她在离家一个街区的地方下了车。时间比她预想的要晚。背上的衣服已经湿了,她徒劳地擦了擦,然后拿出钥匙开门。她确信穆里尔姨妈此刻一定穿着粉蓝睡衣站在楼梯边,面露不满,眼神恶毒又得意。伊丽莎白对她撒谎说晚上唱诗班有个活动,而这居然蒙混过了好几次。不过她以前可从来没有回来得这么晚。

1977年2月16日,星期三

如果穆里尔姨妈亲临现场,要是她知道的话,伊丽莎白真不敢想象会怎么样。她想象不出什么样的惩罚——愤怒、抛弃、剥夺继承权——能够抵得上此刻她内心的恐惧。穆里尔姨妈不在的时候,她尽可以想些嘲讽和粗鄙的话骂她,可是她知道在穆里尔姨妈面前她一声也不敢吭。如果穆里尔姨妈哪天上了绞刑架,她肯定会第一个拍手称快,可是谁有权力能让她上绞架呢?她这么害怕穆里尔姨妈,因为她从来就不懂得适可而止。一般人都有不愿逾越的底线,可是穆里尔姨妈从来没有。伊丽莎白同样害怕的是她自己也没有这样的底线。

然而她打开门却发现大厅里空无一人。她走过地毯上楼,经过楼梯平台处的镶花老式钟,经过放在楼梯口的细长的中国花瓶,双腿紧紧并拢,可是鲜血一直静静地流出来。她得自己来洗这身衣服,而且要偷偷地洗,再悄悄地晾干。她希望穆里尔姨妈知道这件事,看到彰显逆反、渲染不敬的明证;同时她又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姨妈知道。

她开门走进她和卡罗琳的房间。顶灯开着,卡罗琳躺在床中间的地板上。地上铺了一条马海毛编织毯,卡罗琳躺在上面,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眼睛直愣愣望着天花板。她的头脚两边放着从楼下的桃花心木橱柜拿来的银烛台,身旁还有一瓶黄色的家具上光剂。烛台上的蜡烛已经燃尽,熄灭了。她一定这样躺了很久了。

伊丽莎白立即发现她一直在期待这个场面,或者类似的情形。卡罗琳不愿去医院,她说她不想见母亲。她也不愿参加葬礼,奇怪的是,穆里尔姨妈也没强迫她去。这一切伊丽莎白都注

意到了,不过只是余光所及。卡罗琳最近非常安静,很容易被忽视。

很多年以前,有一次课间休息,伊丽莎白经过绕了半个校园的女生队伍,一个接一个地拉起手。我们不为任何人停下来。这就是游戏规则:不论是谁,都不能停下来。伊丽莎白紧紧地抓着卡罗琳的手;她得让卡罗琳跟她一起待在队伍中,不然她就会绊倒。卡罗琳年纪小,还不大跟得上。伊丽莎白应该对她尽责。然而这么多年来,伊丽莎白一直拼命只顾着自己,完全没有精力再去管卡罗琳。

她蹲下去,将卡罗琳一动不动的眼睛上面的头发向后抚平,然后拿开她抱在胸前的胳膊,将耳朵贴近她的胸口。她还活着。

以前也有救护车和担架来了又走,可是只有这一次,伊丽莎白蹲在二楼卫生间的马赛克瓷砖地板上,蹲在蟹爪腿浴缸的旁边,将她在弗兰之家吃的特色食物,冰淇淋、肉桂糖蜜一股脑儿全吐了出来。她的赎罪。她能够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她若是虔诚的教徒,若是穆里尔姨妈深恶痛绝的天主教徒,可以点支蜡烛,为卡罗琳的灵魂祈祷。不过卡罗琳似乎已经亲自做好了准备。

医生说卡罗琳根本就没喝家具上光剂。打开的瓶子是个暗示,那是卡罗琳的临终遗言,在向人表示她去过的地方,她早就是具行尸走肉了。

伊丽莎白看着威廉吃完多层三明治,又要了奶酪苹果派,还

1977年2月16日,星期三

有一杯咖啡。她不喜欢他的领带。威廉长着一张唱诗班男孩的脸,像他这样的人不能穿米色和栗色。如果说莱西娅跟这么一个在领带上如此没有品味的男人同居,那她也不值得什么斗争了。

威廉似乎一点也没意识到伊丽莎白没吃东西,他正说起彩色卫生纸为什么比白色的更污染环境。伊丽莎白觉得跟这种男人上床肯定毫无趣味,告诉他那个秘密就更没意思。什么也别烦了。有时候人们喜欢不厌其烦地折腾,她真觉得吃惊。她自己也让

她吃惊。

1977年2月16日,星期三

莱西娅

莱西娅正在给上白垩纪的巨龟分类编号。她写道,爬虫类。海龟属,曲颈龟。种类和属,曲颈龟亚种,黄泥龟。产地,美国新墨西哥州弗鲁特兰。地质学,上白垩纪,弗鲁特兰页岩。质地,背壳和腹板。

在弗鲁特兰沉寂了几百万年之后被挖掘出来,真是种耻辱啊,莱西娅想。她没去过弗鲁特兰,不过可以想象那里的纪念品小摊,出售着各种塑料制的水果:葡萄别针,带磁性的番茄。因为是在美国,或许还有大学生装扮成巨大的桃子和苹果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就像迪斯尼乐园。

龟壳附带的小纸片上用黑色墨水写着数字,她把 these 数字记在卡片文件上。等她完成了这一大类之后,发现还有整整一托盘的龟壳碎片要处理。她得把它们从储存架上拿下来,用小车推回

1977年2月16日，星期三

办公室，其间经过用来清洗化石的喷砂器和牙医钻头。等她整理之后再运回来，倒进储物箱。然后她要处理中新世的鱼耳化石。数不清的鱼耳化石、龟壳碎片，数不清的脊椎、关节、爪钳、牙齿。成千上万磅的化石，都成了展现远古生命的材料。有时候她会想这个世界是否真的需要这些中新世的化石，每每至此，她都会怀疑自己做的事情，不过就是文件处理，只是听起来很了不起罢了。

她把零碎龟壳和空白卡片都带进狭小如鸽笼的办公室，这时电话响了。又是学校组织的团队，想来参观。莱西娅在日历表上做了记录。对于学校参观者，她再也没什么期待了。以前她以为可以教学生一些知识。可是现在发现每次都会有小孩想对着恐龙扔点什么——泡泡糖包装纸、饮料罐的拉环、卵石——以此显示他很勇敢。哺乳动物的幼崽，在嘲笑它们远古的敌人。别踩到壁架，她叮嘱道。不要同时按住所有的按钮，不然什么都听不到了。

她要不要去实验室里泡杯咖啡，然后回到这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加班把一盘子东西整理好？还是打破计划，第一次按时下班？

她瞅了瞅实验室旁边的大办公室，范·弗利特博士已经走了，穿着黑色的平底鞋，用鞋拔子再套上湿湿的橡胶鞋，像只老迈的毛绒鸭子蹒跚走进二月的雪地中。莱西娅在工作上一一直严于律己——努力做好分内的事情——可是最近她老感到厌倦。等她把盘子放回原处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人去注意这些中新世的鱼耳化石了。只有她，有一天会偷偷地把它们翻出来，欣赏它们匀称的形状，想象大鱼的硬鳍，犹如巨大的膝盖在古老的海洋中

游来游去。

她又填了一张卡片，然后盖上了装卡片的盒子。她拿了外套，伸胳膊套头穿好，翻翻挎包找零钱。她待会要去齐格斯买点好吃的，给威廉买点好吃的。自从她觉得可能会跟威廉分手，就一直对他格外照顾，给他买他意想不到的礼物，罐装沙丁鱼、蛤蜊，都是他喜欢的。他只要打喷嚏，她就立刻给他拿药、柠檬，还有餐巾纸。似乎她要把他转给别人，用来交换别的东西，所以必须确保他完好无损。看吧，她会对他说。看你多健康。我不在也没关系。

但是她还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或者什么时候说。纳特还没有迅速进展的念头，因为考虑到孩子们。他打算租一个公寓，或者，最好是一部分独立的房子，这样就可以安置他那些机器，可以一点一点地搬过去。他要对孩子们说那是他的工作间。他还没表示过什么时候让莱西娅跟他一起住，反正早晚会的。最终。等孩子们习惯了吧。他们有时翻翻招租广告，寻找他或者他们想住的地方。

这一次莱西娅倒是很期待——跟他睡在一张普通的床上，再也不用担心突然会有人开门，多好啊——可也不是非常确信。比如，她没法想象真的要搬走。折叠床单毛巾，取下招贴画（大部分都在博物馆里，用遮光胶带粘在墙上），把离家时母亲给她的炒锅碗盘装进纸箱。她真的要搬走吗？她应该想象得到的。（那威廉会在哪儿呢？在办公室吗？还是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站着，看她别把他的书，或者他买的浴帘，他们从来没看过的《有机饮食》拿走？）

纳特还没跟伊丽莎白说过要搬走，但是谈过其他的事。伊丽莎白知道他俩的事情。有天晚上他洗澡时他和伊丽莎白认真谈过。纳特对她说，伊丽莎白很久之前就喜欢在他洗澡的时候跟他说话。一想到他们仍然有一些共同的生活习惯，莱西娅有些不舒服。她问：“她当时很生气吗？”

“一点也没有，”纳特说，“挺心平气和的，她很高兴我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伊丽莎白的赞成让莱西娅觉得更为恼火。

“不过，她真的觉得，”纳特说，“你应该告诉威廉。她认为这样显得不够诚恳。她觉得只是对她公平了，她……”

“关她什么事，”莱西娅说，连她自己都为这样的脱口而出吃了一惊，“她干吗要在意我跟威廉说什么呢？”

“他们现在关系不错，”纳特温和地说道，“他们好像最近经常一起吃饭。她说这样让她处在一种奇怪的境地，她知道我们的事，威廉却不知道。”

这些关系不错、一起吃饭之类的话莱西娅都没有认真听了。她感到被冷落了。威廉怎么一点都没有提起过呢？尽管他一般很少会告诉她跟谁一起吃饭。可是也许这只能说明她一贯的猜想：他跟她一样，很少吃午饭。同时，她也发现了这个信息背后潜藏的威胁：这就是个信息，伊丽莎白送来的，纳特只是个毫不知情的送信人。如果她不尽快告诉威廉，伊丽莎白肯定会告诉他的。

然而她说不出口。一直都没有合适的机会，她对自己说。该怎么办呢？纸牌玩到一半突然停下来，说，“威廉，我跟别人好了”吗？

她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耷拉着脑袋，拎着在齐格斯买的土

豆沙拉和香炸鸡。威廉有一次说她走路像个十几岁的少年。不过他也是啊，所以两人扯平了。

她回到公寓时，威廉坐在牌桌边。他在玩单人纸牌，面前摊了许多牌，不过他在望着窗外。

“我从齐格斯买了一些吃的。”莱西娅心情愉快地说。威廉没有作声，这也很正常。她走到厨房，把东西放在柜子上，然后进了卧室。

她坐在床上脱靴子，威廉突然出现在门口。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奇怪，给人感觉面部抽搐了一样。他缓缓朝她走过来。

“怎么了，威廉？”她问。可是他却一把将她推倒在床上，一只手揽住她的肩膀，胳膊肘压着她的锁骨，另一只手开始撕扯她牛仔褲的拉链。

威廉总是喜欢制造些小情小调。莱西娅大笑起来，可是又突然停住了。这次不对劲。他的胳膊紧紧绕着她的脖子，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威廉，好疼，”她说，然后又说，“威廉，别闹了！”

直到威廉把她的裤子已经拉掉了一半，她才明白他是要强暴她。

莱西娅一直觉得强暴这种事是只有俄国人对乌克兰人才会做的事，是德国人偷偷地对犹太人干的勾当，是底特律的黑人在暗巷子里的肮脏行为。可是威廉·瓦斯普，这个来自安大略的伦敦市，出身良好的威廉·瓦斯普居然要强暴她。他们一直是朋友，一起讨论物种灭绝和环境污染，已经相识多年。而且他们还在同居！

1977年2月16日,星期三

她现在该怎么办?如果她还手,踢他的裤裆,他肯定再也不会搭理她了。她相信她可以这么做:她的膝盖正对着他,他趴在她身上,正在费力地解她的尼龙短裤。但是如果她不加阻拦由着他去,很可能就是她再也不会搭理他了。真是荒唐,威廉这样怒气冲冲,牙齿咬得咯咯响,就更荒唐了。然而她知道如果此刻大笑起来,他一定会揍她。

真是可怕,他在故意伤害她。也许他一直想这么做,可是找不到理由。那现在是什么理由?

“停下,威廉。”她说。可是威廉只是无声地、狠狠地撕扯乱抓,用力压着她。后来莱西娅自己生起气来。他根本没法回答她。她夹起双腿,绷紧脖子和肩上的肌肉,任由威廉胡搅蛮缠。他扯着她的头发,用指甲掐她的胳膊。最后他咕哝着,慢慢地松开了,终于停下了。

“完了吗?”她冷冷地说道。他现在摊成一团。她用力推开他,起身扣上衬衫。她脱下牛仔裤和内裤,用衣服擦着大腿。威廉红着眼睛,望着她。

“对不起。”他说。

莱西娅担心他会哭起来。那样她就得原谅他。她一言不发地走进洗手间,把衣服扔进洗衣篮里。她拿了一条毛巾在腰间裹起来,她现在只想洗个澡。

她把头靠在冰凉的镜子上。她待不下去了。她该去哪里,她到底做了什么?她的心怦怦直跳,胳膊上、胸前都是抓痕,她感到透不过气来。威廉完全变了一个人,这让她震惊不已。她不明白到底是谁的错。

1977年2月16日,星期三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做了个噩梦。孩子们丢掉了。她们都变成了婴儿,两个都是,一不小心,有那么一会儿疏忽,就找不着她们了。她们是被偷走了吧。她们不在小床上,她急匆匆地在陌生的街上寻找着她们。路上空无一人,两边的窗子都没有亮光,地上没有积雪,路边的灌木落光了叶子,头顶一定是繁星满天。她想大喊,可是她知道就算孩子们听到了,也不会回答她。她们就在其中一个房子里,给藏了起来,甚至嘴巴都被毯子捂得严严实实。

她翻了个身,努力使自己醒来。她看看四周,隐约可见的写字台、吊兰、透过百叶窗照进来的光线,这一切都证实着她的存在。她渐渐平静下来,眼泪慢慢干了。这个梦做过很多次,是个常客了。刚生下南希不久,她就开始做这个梦。那时她醒来会止

1977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

不住大哭,纳特总会安慰她。他把她带到孩子们的房间门口,这样她就可以听到、看到她们安然无恙。他一直以为她梦见的是他们的孩子,可是她那时就明白,但从未告诉他,其实丢失的婴儿是母亲和卡罗琳。她努力把她们俩拒之门外,可是她们总会回来,总是以极其可怕的方式折磨着她。

她不想再睡了,她知道她很可能会做同样的梦。她起身下床,找到拖鞋和睡衣穿上,准备下楼去喝杯牛奶蜂蜜。经过孩子们的房间时,她留神听着,然后推开了门确认一下。纯粹是出于习惯。即使她们真的离开了家,她可能一直都会这样不断地去察看。她会继续做那个梦。一切都没有尽头。

第四部

1977年3月9日,星期三

莱西娅

莱西娅的刀子在盘子上嘎吱作响。他们在吃烤牛肉,烤得有点硬。母亲一直不大会烤牛肉。莱西娅切下一块放进嘴里嚼起来。一片寂然,跟往常一样。这是莱西娅自小就熟悉的气氛,空落沉寂,犹如一个洞穴,随时可能引起回声。

他们之前不知道她要回来。不过母亲还是拿出了珍藏的餐具,一套镶着金边、印有粉红玫瑰的盘子,是她外祖母留下的。另外一套有蓝色边纹,苏格兰城堡,带银边的盘子则是祖母的家当。用来盛肉。这些盘子后来都给了她父母,因为尽管父亲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可他是独子。她的姑姑得到了装牛奶的盘子,至今仍然对此耿耿于怀。此外还有一套平常家用的盘子,是父母自己买的:烘烤上菜两用的粗陶器。莱西娅觉得这些颜色柔和的棕色餐具最为亲切。

母亲又给她弄了一些约克夏布丁。莱西娅欣然接受,这让母亲微微一笑,一个安静凄凉的微笑。母亲只有在旧照片里才盘着辫子,莱西娅也不记得她当年的模样,可是此刻母亲看上去仿佛还盘着辫子,两个月烫一次的主妇头很有光泽。圆脸,整洁利落。父亲也是圆乎乎的,相比之下,莱西娅的瘦高个儿颇让人匪夷所思。她十几岁时,母亲不停地告诉她等长大些就会胖起来,安慰她别为平胸发愁。可是她到现在也没胖起来。

莱西娅突然回来吃饭,这让母亲很高兴。她最近不怎么回来。不过母亲也有些担心:她用询问的眼神快速扫了莱西娅一眼,看着她大口大口地吃布丁,期待饭后可以在厨房里听她说些什么。然而莱西娅没什么好说的。她以前从来没有向他们详细说过她和威廉同居的事(但是母亲猜到了),现在就更不好对他们说她搬出来了,又和别人住在了一起。结婚是件了不起的事,一种现实,可以拿来在餐桌上讨论。离婚也是如此。两者都具有特定的形式,有始有终。没有了它们,其他的東西都显得飘忽不定,都处于一种无穷无尽的模糊状态,每一天都像平原一般无限延伸。虽然她已经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但她一点也不清楚到底什么结束了,什么又开始了。

她告诉母亲她搬家了。她也说了新居还没有开火,这是事实,也是她突然自作主张回家吃饭的理由。不过她让人觉得就是当天搬的家,其实三个星期前她就租了辆小面包车,打包搬走了。她是白天趁着威廉不在搬走的,也没提前打招呼。说要搬走得做些解释,可她不想解释。

从抽屉里、从墙壁上拿走一些东西,她和威廉的生活就结束

了,而且那些东西只占了那么一点地方,真是不可思议。她一个人把箱子搬到电梯上,都不怎么沉,然后再装进车里,其实根本没必要这样,一辆旅行车就足够了。后来她将箱子一个个搬下来,沿着摇摇欲坠的楼梯,再搬进新租的房子。新家是贝弗利街上一排房屋中的一处旧房,不是很好,不过她只花了一天时间寻找住所,看到一个又便宜又大,可以让纳特放机器的地方,她就立马租了下来。房东是个开发商,他打算把房子改建成新式住宅,因此愿意低价出租,条件是没有租约。

她觉得必须趁着威廉还没道歉赶快离开。如果他在她还没离开之前道歉了——她确信他早晚会的——她会给困住的。

那件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她不知道该叫它什么,最后决定称之为那件事——威廉一大早就走了。莱西娅整个晚上都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盖着毛巾蜷缩在浴缸旁边的垫子上,不过他居然没有任何进来的打算,真是令人悲不胜悲。

一想到他没洗澡、没刮胡子就去上班,莱西娅不禁有些幸灾乐祸:他有洁癖。她听到房门关上之后就赶快出来,换上干净衣服也去上班了。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很粗暴吗?还会那样吗?她一直忍着没给纳特打电话,讲述那件事。也没那么糟糕,她又没有受伤,也没有遭强暴,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而且,如果告诉了纳特,等于是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尽快采取行动,比如,立即搬来和她同住。她不想这样。她希望等纳特准备好了,等他想跟她住在一起再搬过来,而不是由于威廉差点做了什么。

下班后她在外面转了转,到莫里斯要了杯咖啡,坐着抽了支烟,沿着布洛尔大街逛了很久之后才回家。她进门时,威廉坐在

1977年3月9日,星期三

起居室里,容光焕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他愉快地跟她打招呼,然后开始讲起污水发酵产生的热量值。

威廉这种行为比生闷气和大发雷霆还要可怕。难道他已经忘了那件事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突然爆发的憎恨?她不能问他,生怕再惹到他。她待到很晚,一直在看一本有关鱼龙的书,等到威廉睡觉了,她才在起居室的毯子上躺下。

“莱西娅,还要土豆泥吗?”母亲问。莱西娅点点头。她吃得狼吞虎咽。三周以来这还是她吃的头一顿像样的饭。在空空荡荡的新家,她一直过着宿营一般的生活,睡的是铺在地上的毯子,吃的是外卖食物,麸皮松饼、汉堡包和炸鸡。吃剩的骨头和碎屑放进一个绿色的垃圾袋,她还没买垃圾桶。也没有炉子、冰箱,她也没去买,一部分是由于她给威廉留了一个月的房租,手头有点紧。不过她觉得像这些主要的家用物品,哪怕是二手的,也应该跟纳特一起分摊。炉子相当于一个严肃的承诺。

莱西娅一边小口吃着苹果派,一边想纳特此刻在干什么。父亲问:“骨头事业怎么样了?”她抱以淡淡的一笑。要是发现了一种新的恐龙,就可以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爱丽丝龙,她以前常常写道,当作练习,还把自己的名字变成英式。十四岁时,她的理想就是发现一种新的恐龙,将其命名为爱丽丝龙。她不小心告诉了父亲,很快就发现那是个错误,他觉得很好笑,后来很长时间一直拿这个逗她。她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理想是什么。

莱西娅帮母亲把碗碟收好,端进厨房。刚走到父亲听不到的地方,母亲就问:“莱西娅,你还好吗?你瘦了。”

“是的，”莱西娅说，“搬家弄得挺累的，别的没什么。”

母亲似乎觉得这个回答合情合理。然而其实并不尽如人意。纳特总是在晚上到她的新住所来，他们在摊开的毯子上做爱，硬地板硌得她的背很疼。这倒没什么，可是他还没说什么时候搬过来。她开始担心他还会不会搬来。他为什么就应该搬过来呢？他为什么要扰乱自己的生活呢？他说他得慢慢跟孩子们说清楚，不然她们可能会受影响的。莱西娅觉得她自己已经受影响了，但是却没法跟纳特说。

也没法跟其他人说。特里希和玛丽安肯定不行。每次和她们坐在博物馆的咖啡屋里，她抽着烟，精神紧张，随时都想脱口而出。可是她不能说。她知道在外人看来，威廉的行为，那件事（可能让人觉得很不够光彩，很丢面子），她自己的出逃，还有跟纳特无条件的约定，都会显得幼稚、愚蠢，甚至可笑。真蠢，玛丽安会觉得，但她不会说出来，或者用她最近喜欢说的一个新词，真呆。她会给莱西娅提些建议，像挑选衣柜一样。她会推荐还价、施压、耍小伎俩这些莱西娅没有一个在行的办法。你希望他跟你同居？那就试试把他关在门外。要是轻易就能得到牛奶，谁还想要奶牛呢？莱西娅可不想成为那样一个供大家玩笑取乐的对象。她忽然发现自己没什么知心朋友。

她不知道是否可以跟母亲谈谈，向她坦白。她对此没有信心。母亲早已心如止水，她也必须如此。五十五岁的茱丽叶了，莱西娅想，但母亲永远也不是茱丽叶；像姨妈们说的，她当年也不是未谙世事。没有阳台让父亲倾诉衷肠，也没有私奔逃婚；他们搭乘街车去的市政厅。莱西娅高中时学过《罗密欧与茱丽叶》，老

1977年3月9日,星期三

师认为他们会喜欢,因为那是少年的故事,而他们就是少年。莱西娅那时候根本没觉得自己是个少年。她一心只想研究冲积平原、泥灰沉淀和脊椎解剖,对这个剧本没什么兴趣,倒是在书上的空白处画满了巨大的蕨类植物。假如罗密欧和茱丽叶都没有死,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会怎样呢?估计跟她家的两边亲戚差不多吧,她猜想。家庭聚会时不是相互责骂就是冷落怠慢,彼此怨恨,一些话题不能讨论,祖母或外祖母在角落里痛哭流涕或者破口大骂。茱丽叶会跟她母亲一样,变得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身体发了福,心渐渐老去,只顾躲进自己的一方天地。

母亲希望她幸福,如果她没法幸福,母亲希望她至少看起来幸福。只要莱西娅能够幸福,母亲就觉得欣慰。这一点莱西娅一直都很清楚,而且也努力表现得幸福,即使不够幸福,至少也称得上平静的满足。忙碌,而充实。然而现在站在母亲旁边,用一头印有蓝色 GLASS 字样,不知什么年代的抹布擦着餐具,她觉得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这种特殊的状态。她很想哭,很想让母亲抱抱她,给她一些安慰。

她想要安慰是因为威廉。失去威廉,熟悉的威廉,的确令人伤心。不是因为威廉这个人本身,而是因为她曾那么单纯地、不假思索地信任他。她信任他,就像信任一条走在上面的人行道;她信任他,以为他看起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她以后再也不会这样毫无心机地信任一个人了。令人痛苦的不是他的粗暴行为,而是这种单纯表面的破坏和撕毁。但是也可能从来就没有单纯,可能一切都只是她一厢情愿的猜想。

但是母亲,尽管也深陷困境,却绝不会陪莱西娅一同悲伤。

她只会在一边静静地等待莱西娅停止哭泣，用抹布擦干眼睛，对莱西娅讲一些她早已对自己讲过的话：也没真正受到伤害。现在搬出来就好了。也只能这样。结果还好。

她的两个祖母肯定不会这样。她们会跟她一样难过，两个都会，她们有这方面的天分。她们会号啕大哭。她们会拥抱她，轻抚她的头发安慰她，哭到嗓音沙哑，模样可笑，仿佛她已经彻底给毁了。也许她是彻底给毁了。

1977年3月9日,星期三

纳特

地下室里,纳特倚在工作台上,手指摆弄着刷子柄,刷子的一头浸在装有油漆的咖啡罐中。他一直想把这儿的灯光调亮一点。不过现在没什么意义了。在昏暗的光线里,他感觉自己像只巨大的昆虫,白色,隐约可见,靠触觉,也靠嗅觉摸索着行进。油漆味,湿的粘合剂,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他用红色的小钳子夹起螺丝钉,在粘好晾干的羊头上拧紧了。这是拉伸玩具“玛丽有只小羊羔”的一部分。做小羊没费什么功夫,可是玛丽有点麻烦。人脸他怎么也做不好。加顶帽子吧,他想。

他应该整理打包了。他也打算的,一直打算收拾。他已经从超市买了一堆纸箱,还有一卷结实的绳子。他也收集了很多用来打包的报纸,两周以来这些报纸一直整齐地堆在楼梯底层。他甚至买了砂纸和一盒钉子拿去给莱西娅,放在客厅里,以此显示他

的体贴与好意。他已经向她解释说打算慢慢来。他想先对伊丽莎白说他要把工作坊搬到一个更大更明亮的地方。她肯定奇怪他居然担付得起,不过他会蒙混过去的。然后他要跟孩子们说同样的话。后来等她们习惯了他经常不在家之后,他就可以,渐渐地,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希望她们注意不到实际上的分离,他说。

他绝对希望实施这个计划,不过有个关键的地方,他认为没必要和莱西娅商量。他想等伊丽莎白开口叫他走,甚至强迫他走。如果他能让她们觉得这件事还是她做主,以后会省去很多麻烦。他还不确定该怎么安排。

同时他还得处理一下莱西娅显而易见并且与日俱增的闷闷不乐。她从来没给他什么压力,从来没在口头上表示过。然而他觉得快要窒息了。三个星期以来,一听到孩子们放学回家的声响,他就立即从地下室出来,这样就可以表现得心情愉悦、无忧无虑,然后给她们煮牛奶,做花生酱三明治。他给她们讲笑话,做饭,朗读的睡前故事也越来越长。昨晚她们说很累了,问他能不能把灯关掉。纳特感到受了伤,真想张开双臂大吼:我很快就要离开你们了!当然,这样的矫情做作绝对不能表现出来。他关掉了灯,亲吻她们,并道了晚安,去卫生间拿块热毛巾捂住眼睛。镜子里的他已经开始模糊,这个家正在淡忘他,他完全可有可无。他擦干眼睛,去找伊丽莎白。

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努力做到至少每隔一天跟她随便聊聊,给她制造机会和开场白。也许有一天这样说话间她就会提出让他走。他们坐在厨房里东拉西扯,她喝茶,他喝威士忌。

1977年3月9日，星期三

有段时间，是在不久以前，她晚上一直避免和他碰面，她总是出去或者在房间里看书。她的想法是他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现在，她为了自己着想，倒似乎乐意有机会向他讨教生活用品、日常维修、孩子上学方面的事情。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他紧张不安了。有几次她轻描淡写地问他，他跟他的女朋友怎么样了，他一直没表态。

谈话时他一直努力克制自己不去看手表。谈话结束之后，他得赶快跨上自行车，飞快地蹬啊蹬，驶过奥盛顿街和邓达斯街，趁着莱西娅还没睡赶到她那里。有两次他差点被车撞到，还有一次撞到了水电杆，摔得都流血了。莱西娅在拆了一半的箱子里找创可贴，他身上的血一滴一滴地落到脏兮兮的油地毯上。他知道这样骑车很不安全，可他也知道如果他不及时赶到莱西娅那儿，她肯定会认为受了冷落而闷闷不乐。有几天晚上，因为实在太累了，他只好打电话说去不了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小又陌生。他无法忍受她这样消沉下去。

不管他有多累多疲倦，他都得跟她亲热，至少努力跟她亲热，否则她会觉得他退缩了。他的膝盖在地板上蹭破了皮，椎间盘疼痛又发作了。他想跟她说买张床吧，至少买个床垫，可是说了他就应该分担费用，但他目前手头又不太宽裕。

安顿了莱西娅，他再蹬着自行车往回赶。到了家之后，他一边乒乒乓乓地收拾碗碟，一边忙活着做点洋葱猪肝当夜宵。这时他常哼些水手小调，或者听听唱片，一般都是60年代的旅行者或者哈里·贝拉方特。他一直珍藏着这些唱片，并非因为他特别喜欢这类音乐，而是它们总能让他记起一段非常喜欢的时光。那还

是结婚之前,很多事情都没发生以前,那时生活仍然充满了无数种可能。

他知道伊丽莎白听得到厨房里的动静。她晚上受不了旅行者、哈里·贝拉方特,或者其他声响,闻到猪肝味也会恶心。这一点他们结婚不久他就发现了,从此他就努力避免吃猪肝,一种让步。她非常在意让步。此刻他希望他这样堂而皇之地不愿让步,会让她相信已经受够他了。

他其实并不怎么想唱歌,也不太想吃东西。晚上他常常感到头痛欲裂。可是他强迫自己做点事情,刀子在盘子上轻轻敲打着节拍,嘴巴里塞满食物,一边跟着哈里哼唱。“我看见又大又黑的狼蛛。”他大吼。不久,又低吟道:“回来吧,丽莎,回来吧,宝贝,擦去你的眼泪……”曾经,克里斯还在的时候,他常无限伤感地唱这首歌。丽莎就是伊丽莎白,他那时还希望她能回心转意。

他吃完后把盘子扔进洗碗池,或者要是哪一天胆子够大,就直接扔在饭桌上,完全无视伊丽莎白手写的标语:

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

然后他慢腾腾地走上楼去,吃几片阿司匹林,一头倒在床上。

正常情况下,他这样的行为肯定很快就会看到结果。首先她会冷漠地要求他这样那样,如果没有做到,则会导致正面交锋,她会用一种令人发颤的冷静口吻指责他大男子主义、傲慢、自私、残忍、不近人情,等等。最初几年里,他对这类争吵根本不知道如何回应。他不会抱怨、不懂变通、不会装腔作势,这往往令他非常被

1977年3月9日，星期三

动：她挑他的毛病，还故意让他找她身上同样令人反感的毛病，可是每次找出来的总是她正打算改掉的，他当然没辙。他一贯认为别人发怒、别人受委屈都各有道理；每个人都如此，但他自己除外。再说，他也没受委屈。在喧闹的60年代里，聚会上他常被人喊作白人佬、猪猡，更有甚者，由于他的姓氏，还常被人叫成法西斯德国佬。过世已久的祖父曾是个半路背离信仰的门诺派^①教徒，由于姓氏问题他的奶酪厂在1914年遭人打砸，父亲死于战争，提及这些错综复杂的往事，还有他的一位论派出身，在他看来还不如直接走开，去厨房再喝一杯啤酒省事。他也从没对伊丽莎白说过这房子他们俩都有份，他其实不太相信。他不再吃动物肝脏，除非去外面的时候，也只会趁伊丽莎白不在家时听听哈里·贝拉方特的唱片，孩子们倒很喜欢那些歌。

这一次伊丽莎白对他不守规矩什么也没说。如果第二天早上碰巧遇见她，她肯定会平静地朝他微笑。她甚至会问他睡得如何。

纳特知道这种两处奔波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会得溃疡，会内心崩溃。他心里渐渐生出一种莫名的愤怒，不仅是对伊丽莎白，也对孩子们感到愤怒：她们凭什么要拖住他，不放过他？莱西娅也一样让他愤恨，都是她在强迫他做痛苦的抉择。这样愤怒很不公平，他自己也清楚。他一直痛恨不平之事。他今天就开始行动，现在就开始。

他蹲在那堆旧报纸边上。他要先收拾小的工具，然后把装好

^① 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译者注

的箱子一个一个捆在自行车后座上。至于大的机器和做了一半的玩具，得租辆卡车。他尽量不去想该怎么付租金这个问题。

他拿起一个半圆凿，握住手柄。在他刚辞去工作，还是雄心勃勃、情绪高涨的时候——他那时相信自己终于重拾尊严，仍然敬仰手工艺人的智慧和淳朴——不惜花费时间在工具的手柄上刻了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有一些上面他刻了自己名字的缩写，另外一些刻了条纹、花朵、树叶，还有几何图案，有点印第安风格。这个半圆凿上刻了一只手，看起来像是那些木手指正好握住把手一样，因此他每次拿起它，总有一只手握在他的手心里。他一直很喜欢用这些工具，觉得安全、实在，似乎刻上一点东西就增加了它们的年岁。他蹲下来，握住那只小小的木头手，努力回想当时的快乐。握住，抓住别放。可是它们正在离他而去，越来越远了，像小时候有过的玩具。塑料枪，戴着大人的帽子，帽边翻着，把它当作军帽。

他把半圆凿用报纸包了，折好，放进箱子。接着，他有条不紊地一边读着报上的大字标题，一边收起凿刀、螺丝起子、锉刀，把包好的东西并排放进箱子里。报上的陈年往事一件件闪过，油墨慢慢染黑了他的手指：一个巴基斯坦人被推到了地铁铁轨上。这件事他有印象。断了一条腿。一个母亲惩罚孩子脖子上系根绳子单腿站立，结果孩子给勒死了。玛格丽特·特鲁多的传闻，这个已经连续报道了好几周。北爱尔兰一家肉店遭遇爆炸。说英语和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分歧加深。葡萄牙擦鞋男孩遭人暗杀。多伦多非法脱衣舞娘得到整治。魁北克语言法：在全是希腊人居住的地区，希腊人开的商店不许悬挂希腊文的可口可乐商标牌。

1977年3月9日,星期三

他迅速翻着报纸,一边回想他第一次读到这些新闻的反应。

纳特停止了打包。他现在蹲在地上,沉浸在经年往事之中,那些往事穿过时间像一声含混长久的大吼,充满了愤怒和痛苦。他自己的发现是:还有什么好指望的呢?报纸一张张全成了废纸。每当他的母亲过度激动、过度乐观时,他就想对她说,看看报纸吧。绝对是妄想,相信一切都能做好,永远都是妄想。当然母亲确实也看报纸。她甚至还有本剪贴簿。

他读到一篇警告加拿大可能会逐步分裂的社论文章,陷入了沉思,突然地下室的门开了。他抬起头,伊丽莎白站在楼梯最上面的一阶,身后灯光明亮,看不清她的脸。纳特赶快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打算包起来的凿刀,当啷一声掉到了地上。

“你今天回来得挺早的。”他说,感觉自己仿佛是在地窖里藏什么东西,却被人抓了个正着。

伊丽莎白身上披了一件羊毛开衫,她把衣服理好,接着慢慢地,一声不吭地走下了楼梯。纳特向后靠在工作台上。

“你好像在收拾东西。”她说。他现在看到她的脸了,她在微笑。

“哦,就是把一些工具整理整理。”纳特说。现在正是时候,他却发疯地、不顾一切地想要否定一切。“好收起来。”他说。

伊丽莎白站在楼梯边,环顾四周,褪色的窗子,破旧什物,成堆的锯末和刨花,他一直懒得清扫。

“生意怎么样?”她问。她早就不这么问他了。她一直不感兴趣,也几乎从不到下面来。她所要的只是他那一半的房租。

“挺好,”他撒谎道,“还不错。”

伊丽莎白把目光转过来,盯着他说:“没必要再这样了吧?”

1977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挺了挺腰板,绷紧身上的羊毛开衫。她双手交叉,手指抓着羊毛握成拳头。衣服也成了束缚。她站在前厅注视着大门,仿佛在期待有谁进来。可是她并没有指望有人进来。门是人走出去的地方,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门在他们身后关上,而她一个人留下来望着他们刚刚待过的地方。故意为之,有意无意,问心有愧。都滚蛋吧。

纳特刚刚抱着一个纸箱从这扇大门出去。他把箱子放在走廊上,好回头轻轻关上门,永远都是这么轻轻地关上身后的门。他要骑车去干他那个精瘦的女朋友,他这样做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可是还一直装着没这回事。今天他带了一些锉刀、凿刀过去。伊丽莎白希望他能派上用场。

1977年3月9日，星期三

一般情况下她对这种私通是毫不在意的。她觉得自己不是爱占马槽的狗：她要是不喜欢某一块骨头，别人尽可以拿去好了。只要纳特对家和孩子尽到了应有的责任，或者说他们经过激烈争吵后认定是他应有的责任，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打保龄球、制作飞机模型、跟人私通，对她来说都无所谓。但是她讨厌被人当成傻子。再蠢的人也看得出来他在打包，他干吗不承认呢？至于他午夜做煎猪肝，放哈里·贝拉方特唱片的白痴行为，三岁小孩也看得出来。

她转过身向厨房走去，行动迟缓，身体沉得要命。当时她很平静，并且很高兴能够如此平静，可是现在她感觉仿佛吞了整整一瓶阿司匹林似的。药丸都在胃里发热变红，啃噬着她。一瓶子星星。她只不过想听一句直接点的坦白，当然她已经听过了。他承认他打算把工作坊从地下室搬到其他地方去。谁都知道是什么地方，可当时她忍住了没有再问。

她想给自己煮杯咖啡，随即又改变了主意。今晚她不想再吃酸性的东西了。她拿出了奥克索鸡肉方块^①，用开水冲了，慢条斯理地搅拌着，等它溶化。

她一步一步走过未来。眼下有两种可能。他会离开，但是行动缓慢，只要没人催促。要么她可以直接让他走，加速这个过程。只有这两种可能。现在他不会再留下来了，即使她央求也没用。

^① 奥克索(Oxo)是一个食物品牌，以生产各种方块而闻名，这些含不同成分的方块，可以用于烹饪，也可以用沸水冲泡成热饮。——译者注

所以她必须告诉他，让他走。在这场破碎的婚姻里，如果什么都留不住的话，她最起码还可以留个面子。他们会客气地谈谈，一致觉得这样对孩子们最好。然后她可以把谈话一字不漏地说给朋友们听，向别人表示她很欣慰，因为这一下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以此表现她心平气和、自信强大的品质。

当然还有孩子们，活生生的孩子，不是他们争吵时拿来讨价还价、想象中的孩子。孩子们肯定会觉得这样对她们不好。她们会憎恨这一切，纳特到时候就有理由说，是你们的妈妈让我走的。但是她是不不要被遗弃的，她不要违心做个逃兵。不要让人可怜。不要像她故作悲苦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哭泣，博取别人同情。她知道她是受人操纵才落到这个地步的，受纳特操纵——受纳特操纵！——想到这个她就很不痛快。好像跟专会耍小伎俩的人来了一场微妙而复杂的较量，输给了对方一样。但是她也没有别的选择。

以后，等他真的走了，她要减肥。这也是人之常情。她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可能去做个头发什么的，别人都会说她比纳特离开之前感觉好多了。这些举动发生在别人身上，她会觉得很卑劣，很不赞成。可是现在还能怎么样呢？去欧洲旅行吧，她又负担不起。皈依宗教？她已经有过一个比自己年轻的情人了，眼下也没心情再找一个。

她轻轻地摇着椅子，拥抱住自己的胳膊。浑身一阵战栗。她想要克里斯回来。随便什么人都行，只要怀抱不是冷冰冰、拒人千里就行。桌面上木板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暗光从里面漏了出来，冷冷的。干冰，煤气，她听得出来，一种寂然的声响，一点点朝

1977年3月9日,星期三

她漫延过来。所经之处,一切颜色都消失殆尽。她把双手从桌上收回来,放在腿上。她的脖颈处感觉给人掐住了,缠着头发的手指捏紧她的喉咙。

她被钉在了椅子上,移动不了,她不由得背上生出一股凉气。她眨巴着眼睛,扫视整个房间,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救她。熟悉的。炉子,放在炉子上的罐子,没洗的煎锅,水池旁边的切菜板。边缘磨损已经变黑的烤箱手套,这个不行。“处理”。冰箱。上面贴了南希一年级时画的画,一个女孩在微笑,天空,太阳。多开心,她贴上去时曾这样想到。

她凝视着那幅画,双手紧握在一起,阳光灿烂,一会儿就没了。也没什么友好的微笑,那团黄色里,头发里全闪着恶狠狠的光。蔚蓝的天空也只是个幻象,太阳越来越暗,四周卷曲的触须变成了燃烧的纸片。天空外面不再是白色、光洁如瓷的表面,而是暗黑的太空,无穷无尽的黑暗中冒着火红的气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具僵硬的尸体,只有拳头大小,却有极为强大的引力,拖拽着她。不可抗拒。她朝那个方向掉了下去,耳边的风声呼呼直响。

过了一会儿,她又回到了厨房。又听到了屋子里时钟的嘀嗒声,火炉的嗡嗡声,暖气透过锅炉挡板的呼呼声。楼上传来电视节目的声音。她还能听到水管里轻快的流水声,不知哪个孩子从洗手间跑向前厅。到目前为止她总能回来。太自我陶醉了,穆里尔姨妈会说。长点出息吧。她专心望着杯盖上的黄色圈圈,松开了僵硬的双手,弯腰向前。她拿起杯子,捧着暖手。液体溅到了

腿上。她小口抿着，无事可做。等到她的手终于不再抖了，她烤了片面包，涂上花生酱吃起来。她要一步一步来。实际一点。

她找了一支笔，开始列杂货清单，记下数字。其中一栏写着抵押贷款、保险、电费暖气费、每月伙食开支。孩子们的衣服和学校花销。牙医诊费：简妮特得矫正牙齿了。猫食。家里没养猫，不过她决意要养一只，然后叫纳特付款。算是他的替代品。修缮费。她要修屋顶，终于要修了，还有走廊台阶。

另一栏中写了房客交的租金。她也不想显得太没情理，只是力求准确，她也愿意用这些租金来偿还贷款。

她已经感觉好多了。这正是她所需要的：一些小目标，具体的计划，可以让她忙碌起来。别的女人往往通过织毛衣来调节。那种放松的心情，她现在就可以想象得出，她希望不久以后就可以向朋友们描述这份轻松。再说可能也没那么糟糕。从一整套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再也不用看到比喋喋不休更加可怕的那种痛苦的表情。和纳特在一起生活就像跟一面巨大的镜子一起生活一样，她所有的缺点都给放大了、扭曲了。无数面镜子。他那套东约克的日常礼节，他虔诚的母亲，长着一副修女的模样，她那些美耐塑料餐具^①，还有她身上隐隐的老羊毛和鱼肝油的味道，这一切都迫使她审视自己。很快她就可以摆脱它们了。那将意味着她要在收垃圾日自己把垃圾袋拎出去，不过她觉得她能应付。

① 一种类似陶瓷，坚硬不变形、不易碎的塑料餐具。——译者注

1977年4月7日,星期四

莱西娅

早上起床对莱西娅成了一件难事。那时候和威廉住在一起,总能指望他。他喜欢按时上班。也喜欢早起。他会冲个淋浴,用一个中世纪鞭毛之类的东西擦洗全身,然后像只橡皮鸭一样浑身通红地跑出来,去厨房搜寻牛奶和麦片,一边用毛巾擦头,一边冲进卧室去挠莱西娅,掀掉她身上的被子。

然而现在,一个人住在这又小又冷的屋子里,她每天都得努力强迫自己起来,万分不情愿地把腿从毯子底下伸出来,像一条烂泥潭中遭人驱赶的肺鱼。屋子里什么家具也没有,空荡荡的墙壁不仅没法提供温暖,反而还吸收她少得可怜的热量。她感到自己越来越瘦,房子倒胖了。

有的时候,她一边喝着加了人造牛奶的咖啡,嚼着有些变味的麸皮松饼,一边走到起居室门口,想象纳特此时正在锯出小堆

小堆的锯末。他说，这儿只有起居室才放得下他那些机器。尽管他还没有把机器搬过来，他已经带了一些手用工具和做了一半的木马过来，甚至还用锉刀和砂纸在这儿打磨了几个小时。想到成堆的锯末，她多少有些宽心。那说明了纳特至少在理论上正在搬过来。拥有这一切。

他很仔细地解释过他为什么还睡在那里，她觉得那里根本就是伊丽莎白的家。莱西娅听着，努力在听，可是她想不通。她感觉自己做了一件蠢事，陷入了某种暧昧复杂、纠缠不清的状态。她现在情况很不妙。假如她能掌控这一切，事情就简单了。她爱纳特，因此她才离开威廉，和纳特住到一起。可是纳特怎么就不能搬过来和她一起住呢？

他说他已经搬过来了。他甚至已经在这里睡过几个晚上。第二次之后的早晨，看着他一瘸一拐地在厨房走动，每次挺直身子都要朝她挤挤眼睛，她终于屈服了，省吃俭用买了一张二手床垫。这有点像搭建了一个鸟笼：却没法把鸟儿弄进来。

“这里就是我的家。”纳特说。有一次他把头贴在她的腹部说：“我想要你生个孩子。”他立即改口道，“和你生个孩子，”接着又说，“我希望有个我们的孩子。”莱西娅听了这话无比震惊，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措辞。她不是特别想要孩子，目前还不想。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此打算；不过纳特的愿望令她感动。他觉得她不仅有魅力，而且合他心意。她坐了起来，扶起他，感激地拥抱着他。

她不明白为什么他说的跟实际做的差别那么大。她没法认同他一方面说着爱的宣言——这个她也相信！——一方面又不

1977年4月7日，星期四

和她住在一起。他不搬来就是证据，这是常识判断。这已经成了一块石头，她不管走到哪儿都得背负的、心上的一个硬块。

她爬上博物馆的灰色阶梯，经过售票处，匆匆上楼到了脊椎演化厅，又一次走过她每天必经的地方：人的头骨，放在焦油坑里的剑齿猫，明亮的深海世界里饥饿的沧龙和已经绝种的菊石^①。要走到她的办公室，必须经过这段远古海底世界。博物馆里其他人的办公室大都装着普通的门，她的却伪装得像块岩石，她很喜欢这样。如果住不上岩洞（她现在最想住在岩洞里，在那儿沉思冥想，只有面包和水，简简单单），这样也不错。

尽管她来得迟，可走得也迟，有时一直待到七点半甚至八点，认真地整理分类，埋头盯着一堆标签和卡片，专注于胫骨、跖骨，都是真实世界留下来的碎片。她发现这样想着琐碎小事能够使人平静；头脑里那个令人烦扰的声音不见了，对陷入某种困境的担心也没有了。她也尽量拖延时间，晚一点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

要是晚上家里就她一个人，她就在屋里四处晃荡。打开小客房的柜子，看看人家丢下来的四个衣架，想着应该处理一下斑驳的墙纸和地上的老鼠屎。她努力做些有用的事，比如用削皮刀清除马桶背上的黄色沉积物；然而也可能过了半个小时，她发现自己还什么都没干，只是坐着发呆。她现在发觉跟威廉在一起的时候，乱是乱了点，可至少也是有规律的。生活有规律，才过得安

^① 由鹦鹉螺演化而来的一种头足无脊椎动物，现已灭绝。——译者注

心。现在没了它们，她感到无所适从。纳特十点之后才可能会来。

她透过开着的门对范·弗利特博士点了点头，他也点点头，对她迟到什么也没说。她希望博士退休之后，会有一个同样宽容的人来接替他，别的方面也如此。

她走进狭小的办公室，发现伊丽莎白·舍恩霍夫在里面。

莱西娅有点措手不及。她一直避免去咖啡屋，伊丽莎白习惯用的洗手间，以及任何可能会遇到她的边边角角。她倒不觉得内疚，也没什么需要隐瞒。只是觉得两个人见了肯定无话可说。

现在伊丽莎白就在这里，坐在她的椅子上，亲切地微笑着，仿佛这是她的办公室，而莱西娅才是访客似的。她的钱包就放在桌子上，躺在一盘鳗鱼碎片中，毛衣随意地搭在椅背上。她的样子好像在说：“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吗？”

不过她说：“我是来送调拨单的。内部信件传得太慢了。”

办公室里没别的椅子，也没空的地方。伊丽莎白似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莱西娅背靠着墙上的贴图，那上面各个地质时代都用了彩色标示。恐龙，一亿两千万年前，黄褐色；人类，一个小红点。她只是一个斑点，一个分子，掉进时间里的一个离子。不过伊丽莎白也一样。

她看了看伊丽莎白递给她的单子。地铁展览需要一些东西，最好有腿有脚。她得跟范·弗利特博士讨论一下，选哪一种，再签字放行。

“好的。”她说。伊丽莎白肯定开了暖气。她热得要命，非常想把外套脱了，可是觉得现在转身走开就要失去什么。而且，她

1977年4月7日，星期四

也需要穿着外套挡在她和伊丽莎白之间。

“我觉得我们应该谈谈，”伊丽莎白说，仍然面带微笑，“我们应该合作起来。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你不觉得吗？”

莱西娅知道她说的是纳特，不是化石。然而她的语气听起来却仿佛在说什么慈善活动、义演音乐会，或者清仓拍卖。莱西娅觉得纳特不是慈善活动，不想谈他。“当然。”她说。

“我和纳特一直努力合作，”伊丽莎白说，“我们一直是朋友。我觉得这样最好，你说呢？我们经常在他洗澡时谈论问题，”她说着笑起来，一脸惬意。显然，她希望莱西娅以为她是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有一点莱西娅很清楚，那就是纳特和伊丽莎白已经好久没有如此亲密地谈话了。除非他一直在撒谎。他会撒谎吗？她发现自己对他还不够了解，不知道他是否会撒谎。

伊丽莎白过了一刻钟才走，走时仍然微微笑着。莱西娅一点也不记得到底说了什么。她脱掉外套挂起来，然后去实验室冲了杯咖啡。她不清楚伊丽莎白说了什么，她一直闪烁其词。不过她记得其中两点。一点是纳特由于不称职，已经，或者说就要被解雇了，因此她可以接纳他。换句话说，如果她想接纳的话。还有一点是她刚刚得到了一个没经过申请的工作。显然，她得先试用，像个家庭教师一样。“这样对孩子们很好，”伊丽莎白说，“可以让她们学习如何接近兴趣不一般的人。”

莱西娅以为情况会比这复杂得多，不会这么平静。外国佬之类的事情。肯定不是恶心的外国佬，像她四年级时有一次在校园里被一群高年级的爱尔兰女生围住一样。好臭，她们说，捂住鼻

子，莱西娅哀求地笑着。不要那样傻笑，要不然叫你笑不出来。

伊丽莎白太高傲了，绝不会那么做。更像从边远地区来的人，非常稀奇古怪。瞧，真有意思啊，仿佛她要拉起小提琴，跳起风情万千的民族舞，就像电影《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逗逗孩子们。

莱西娅现在发现她选错了研究领域。研究现代哺乳动物，那可能还有点用。灵长目动物行为。她记得有一次读到一篇关于猴子眼睑的文章。猴王随便张望一下，其他猴子就会立刻垂下眼睛，彩色的眼皮一闪一闪。这样可以避免暗算。

明天，等她心情稍微好点了，就去问问玛丽安，她对灵长目动物行为很有研究。或者问问范·弗利特博士，随便谁都行。在这些事情上，无论是谁，都会比她懂得多。

1977年4月13日,星期三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躺在床上,印花床罩一直拉到下巴。窗子底端开了一点点,她早晨上班之前打开的,现在屋子里又湿又冷。她看了看床头钟,想着要不要起床,去办公室待一会儿。还是没必要吧。

她左胳膊上枕着一个人的头。是威廉。威廉的头枕着她的胳膊,他们刚刚上床了。之前两人一起在庭院咖啡馆吃午饭,他们吃了很久,价钱也贵。点了黄瓜汤和杂碎,还有两瓶白葡萄酒,两人都闷闷的。或许正是因为喝酒他们才这般低沉。威廉不住地叹气,还时不时耸耸肩,似乎借以宣泄暗藏的忧伤。他向她讲了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因纽特人^①的生活习惯发现,未经加工的全肉食品可能会产生很多影响,不过他有点心不在焉。虽然两人

① 生活在北极的土著居民,即常说的爱斯基摩人。——译者注

都提到了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却没有直接谈论。遭人遗弃总是不愉快的。

伊丽莎白说(只说了一次)很高兴看到纳特看起来总算处理了一些问题,她自己也觉得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嗯,碍手碍脚,多少也算是种解脱。可威廉并没有因此振作一点。巧克力慕斯^①和阿马尼亚克酒上来时,伊丽莎白轻轻抚摸着他的手。两人互相望着,各自苦笑,同病相怜。这也合情合理,而且,伊丽莎白觉得不跟他好好睡一觉就亏欠他似的。莱西娅突然弃他而去,一部分原因也在她。她那时没想到会有遗弃这回事。她以为他们要对峙,然后和解,莱西娅出于道义考虑肯定会放弃纳特。到了那时她就可以好好地安慰纳特,而不是威廉了。

早些时候,她和纳特总是以这种方式处理的,她也一直小心不到最后跟情人决裂的时候,绝不透露他们。至少计划上如此。但是威廉和莱西娅都没有按计划行事。她也不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和威廉一起吃饭,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找出答案,可是威廉却没心思谈起。

和威廉上床不是没有乐趣,她想,不过也不是特别叫人难忘。就像跟一块大而活跃的费城奶酪做爱一样。无法融合。倒不是威廉没什么神秘感。他大概和宇宙间所有物体,比如瓶子啊、苹果啊,一样的深不可测。只是他身上那种神秘吸引不了伊丽莎白。仔细一想他也不是那么随和。她想起他动用牙齿的样子,相

^① 慕斯:法语“mousse”的音译,是一种奶冻式甜点,可以直接吃或者做蛋糕夹层。——译者注

1977年4月13日,星期三

信他内心一定藏有大把的能量,甚至是暴力,正如装在棉花盒子
里的墨西哥跳豆,遇上合适的机会便会爆发。

她不喜欢能让人一眼看透的盒子。何必要开启威廉这个盒子呢?对她来说他毫无神秘可言。克里斯是一个危险重重的地区,布满了埋伏,好像漩涡中心,是个魔鬼一般的情人。也许在别人眼里,威廉也是如此。可伊丽莎白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明白一个女人眼里的魔鬼情人,可能在另一个女人看来只是废物。莱西娅显然是让纳特动了心,可是伊丽莎白对此并不嫉妒,因为她自己对纳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她嫉妒的不是其中的谁,而是动心这件事情本身。她希望自己可以再一次动心,对谁都行。

威廉动了一下,伊丽莎白小心地把胳膊收了回来。

“妙极了。”他说。

伊丽莎白一愣。妙极了。

“你不觉得吗?”他急切地问道。

“当然,”她说,“你看不出来吗?”

威廉笑了,放下心来。“去他的,”他说,“莱西娅和你根本不是一个等级。”

伊丽莎白觉得这么说实在没有涵养。不要当面比较你的情人。然而她还是笑笑。“我得快点了,”她说,“我应该去办公室打个照面,你也是吧。”而且孩子们再过一个小时就放学回来了。不过这个她没提。

她非常不希望威廉从后面看她,可是又没法让他别看。她下了床,扣上胸罩的钩子,套上紫红色衬裙。她早上穿的时候就想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真够迷人的。”威廉说，语气有些过于亲昵，似乎接着就要拍她的屁股一样。“好圆润。”

伊丽莎白颤了一下，心里异常恼火。愚蠢，她有时候真是愚蠢。快点穿上裤子，离开我的床。她转过头朝他温和地笑笑，这时门铃响了。

平时伊丽莎白不会在白天衣衫不整地出现在门口。邻居们喜欢议论，他们会告诉孩子们，有人可能看到她跟威廉一起进了门。但是现在她只想赶快离开。

“可能是来抄表的。”她说。她也不知道是不是抄表的。自从纳特在家工作之后，总是由他来处理这些小事。“我很快就回来。”她说着穿上一件蓝色的晨衣，系好腰带，光脚走下楼去，走得很不舒服。她伸手开门时，门铃又响了。

门口站着穆里尔姨妈，她正嫌恶地望着油漆剥落的白色摇木马，破旧的楼梯，邻居狭小的草坪上还残留着去年夏天的植物，已经枯萎衰败。她戴了一顶白色绒帽，形状像翻过来的小白手套，仿佛现在是复活节，而她正要赶去教堂。她还围了一条貂皮披肩，伊丽莎白记得二十五年前就有了。穆里尔姨妈总是敝帚自珍。

穆里尔姨妈以前从没来过她家。她一直无视伊丽莎白寒碜的住所，仿佛她从来都不住房子一样，只是每次去穆里尔姨妈家拜访才存在，离开后又不存在了。可是不能仅凭穆里尔姨妈从来没有做过某件事情就判断她永远不会去做。伊丽莎白知道她不该感到惊讶——不然会是谁呢？——可是她还是吃惊不小。她感到喘不过气来，仿佛有人对着她的心口猛撞了一下，她不由得捂住肚子。

1977年4月13日,星期三

“我来这儿,”穆里尔姨妈说,稍稍停了一下才说这儿,“因为我认为应该来告诉你我对你的所作所为是怎么看的。可不是因为能让你改变什么。”她上前一步,伊丽莎白自然得后退让她。穆里尔姨妈带着一身樟脑丸和牧草牌爽身粉的味道走进了她家的起居室。

“你病了。”穆里尔姨妈说,没看她,却望着她精心布置的房间,这房间在她的注视之下缩紧了身子,黯淡了光彩,一点点积聚了灰尘。大白天的穿着晨衣,而且还这样陈旧,唯一说得过去的就是生病了。“你脸色不好。这个我也理解。”穆里尔姨妈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精神。伊丽莎白想着她是不是哪里出了状况,不过随即就否定了这种想法。穆里尔姨妈从来就不会有什么事。她脚步沉重地在屋子里四处走动,观察家具。

“你不坐吗?”伊丽莎白问。她已经想好如何应对了。亲切一点,随意一点,什么也别说。不要让别人戏弄你。穆里尔姨妈可是最喜欢惹她了。

穆里尔姨妈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不过既没脱掉帽子也没解下披肩。她喘着粗气,也可能是在叹气,似乎待在伊丽莎白的家里已经够她受的了。伊丽莎白仍然站着。要在高度上控制她。不是希望。

“我认为,”穆里尔姨妈开口道,“只要孩子还小,做母亲的就不应该为了一己之私破坏家庭。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这样。但是必须考虑一下是否道德、是否得体的问题。”

伊丽莎白不能也不会向穆里尔姨妈承认说纳特离开不完全是她的主意。再说了,如果她说“纳特离开我的”,她肯定要听到

说这都怪她。只要太太行为规矩,男人是不会离开的。这点毫无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她问。

“贾妮·伯勒斯的侄子菲利普就在你们博物馆工作,”穆里尔姨妈说,“贾妮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一起上的学。我得考虑我的外孙女,我希望她们有个正常的家。”

菲利普跟贾妮·伯勒斯有亲戚关系,这一点伊丽莎白上周在午餐桌上向大家轻松诙谐地谈起她的家庭琐事时倒没想到。这个城市可真够亲密的。

“纳特周末来看她们的。”她轻声说,立即就发现自己策略上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已经承认做父亲的不住在家里,即使不是有错,至少也有问题。“她们是有一个正常的家。”她迅速说道。

“这一点我不相信,”穆里尔姨妈说,“我很怀疑。”

伊丽莎白感到脚下的地板晃了起来。如果她穿戴整齐,屋里也没有男人,她一定会处在一个好得多的战略位置。她希望威廉知趣一点,待在楼上别下来,可是想到他平时那么傻,她也不敢指望什么。她感觉好像听到他在卫生间里冲淋。

“我实在觉得,”伊丽莎白故作镇定地说道,“我和纳特决定做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

穆里尔姨妈根本没管这个。“我从来就不看好他,”她说,“这你也知道。可是有个父亲,不管什么样的,总比没有好。这一点你应该比别人体会更深。”

“纳特又没死,你不是不知道。”伊丽莎白说。她感到一股热流升起,直涌到她的胸口。“他活得好好的,而且很爱孩子们。只不过他现在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而已。”

1977年4月13日，星期三

“你们这一代的人都不懂得牺牲。”穆里尔姨妈说，可是说得有气无力，似乎不停地重复这种想法终于令她感到疲惫不堪。“我自己牺牲了好多年。”她没说为了什么。显然伊丽莎白刚才说的话，她一句也没听到。

伊丽莎白将手放在松木餐具柜上站稳了。她很快地闭上眼睛；脑海里现出一张由弹性线条构成的网。无论跟谁打交道，她都可以辨别表里之分。大多数人只是在模仿扮演，她自己也已经模仿了很多年。只要有必要，她就可以模仿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职员，或者一个尽责的亲戚。秘诀在于必须发现别人都在模仿什么，通过鼓励让他们相信他们模仿得很好。反之亦然：我能把你看透。可是穆里尔姨妈从来都不模仿；要么是这样，要么因为她本人就完全是种模仿，反而变得真实了。她就是她的表面。伊丽莎白没法看穿她，因为没什么可看。她整个人跟岩石一样密不可测。

“我要去见纳撒尼尔。”穆里尔姨妈说。只有她和纳特的母亲叫他纳撒尼尔。

伊丽莎白突然明白穆里尔姨妈要干什么了。她要去见纳特，付钱给他。她是情愿出些钱来维持一种正常的家庭生活，即使那意味着痛苦。对她来说那是一种正常的家庭生活，她从来都没有假装过得幸福。她要付钱给纳特，让他回来，而纳特会以为是伊丽莎白让她去的。

穆里尔姨妈穿着一件灰色的羊毛衫站在客厅的小钢琴旁边。十二岁的伊丽莎白刚刚上完了钢琴课。那个教琴的老师，毫无希

望、长着鸡胸的麦克塔维希小姐，正在前厅费力地穿她的海军蓝雨衣，四年来每逢星期二都是如此。穆里尔姨妈总是对伊丽莎白说给她创造了多好的成长环境，麦克塔维希小姐就是其中一部分。穆里尔姨妈留神听着前门关上之后，朝伊丽莎白笑笑，那笑令人不安。

“我和你特迪姨父，”她说，“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和卡罗琳不应该再喊我们姨妈和姨父了。”她凑上前来，手指拨弄着伊丽莎白的琴谱。展览图片。

伊丽莎白仍然坐在琴凳上。按规定，每次下课之后，她应该再练习半个小时。她把手放在膝盖上，抬头望着穆里尔姨妈，面无表情。她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可她早已学会了抵抗穆里尔姨妈的最好办法，那就是保持沉默。正像在脖子上挂着大蒜对付吸血鬼一样，她用沉默武装自己。生闷气，穆里尔姨妈说她。

“我们已经合法地领养了你们，”穆里尔姨妈继续说道，“我们认为你们应该喊我们妈妈和爸爸。”

喊特迪姨父爸爸，伊丽莎白一点也不反对。她的亲生父亲，她几乎不记得了，就是记得的一点她也不是很喜欢。他有时讲笑话，这个她记得。卡罗琳一直收藏着那几张他寄来的圣诞卡片；伊丽莎白把她的都扔了，也早已不再检查邮戳看他现在在哪里。可是穆里尔姨妈？妈妈？她一阵发抖。

“我已经有妈妈了。”伊丽莎白很有礼貌地回答。

“她在领养协议上签了字。”穆里尔姨妈说，毫不掩饰脸上胜利的表情。“看起来她很高兴能够推脱责任呢。当然我们也给了她报酬。”

伊丽莎白一点也不记得当年听说她的亲生母亲将她卖给了穆里尔姨妈之后,她是什么反应了。她记得那时她试图合上钢琴压住穆里尔姨妈的手,她已经忘了有没有成功。从此她就再也没有让人惹得那么生气过。

“滚出我家,”伊丽莎白听到自己说,大声吼着,“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她这样说着,血直往上涌,“你这个令人讨厌的老妖婆!”她很想说婊子,她经常这样盘算着,不过由于迷信,她还是没说。一旦说出最后那个神奇的词,穆里尔姨妈肯定就会变成什么东西:会膨胀、变黑,像烧焦的糖一样冒着泡泡,散发出有毒的气味。

穆里尔姨妈绷着脸,喘着粗气站了起来,伊丽莎白抓起手边一个东西,朝那个可憎的白帽子扔了过去。她没打中,一只漂亮的瓷碗哗啦啦撞到了墙上。但是终于、终于,她让穆里尔姨妈害怕了,她正沿着大厅快速逃走。大门开了,又关上:砰的一声,像是最后的一声枪响,令人欣喜若狂。

伊丽莎白跺着光脚,兴奋不已。一场革命!穆里尔姨妈等于是没有了,她再也不用见到她了。她忍不住绕着硬背松木椅子跳起舞来,以此庆祝胜利,自己抱着自己,感到要发狂了,真是兴奋得不行。

可是当威廉穿得整整齐齐,头发纹丝不乱地走到楼下时,却发现伊丽莎白一动不动地蜷缩在沙发上。

“刚才谁啊?”他问,“我觉得我还是待在楼上的好。”

“没有谁,”伊丽莎白说,“我姨妈。”

如果是纳特,即便是现在,也肯定会安慰她。威廉大笑起来,

仿佛姨妈天生就很好笑。“听起来有点像吵架。”他说。

“我朝她扔了一个碗，”她说，“一只很漂亮的碗。”

“你可以试试疯狂胶水。”威廉很实在地说。伊丽莎白觉得没必要搭腔。嘉阳碗，再也没法补好了。一碗虚空。

1977年4月29日,星期五

莱西娅

莱西娅穿了件比平时更不干净的工作服,坐在楼下实验室里靠近木制储物架的梯子旁边。她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午餐就打算用这个对付了。表面上看她是在整理一盘牙齿,上白垩纪原始哺乳动物的小牙。她拿了一把放大镜和一张图表,其实她对这些东西已经了如指掌:博物馆出版过一本这方面的专题,她参加了校对工作。但是现在她无法聚精会神。她没在办公室而坐在这儿,因为她想找人说话。

屋子里有两个技术员。西奥在那头的喷砂机旁边,用剔牙棒掏挖一块半嵌入的颌骨。在哺乳动物学中,有真实骨头的地方,并不用剔牙棒。他们有一个冷库,里面装满了动物死尸、骆驼、麋鹿、蝙蝠,等到需要收集骨架时,就得把肉除去,然后将骨头放进昆虫房,那里的食肉昆虫会吃掉剩余的肉。昆虫房里一股腐烂的

气味。门外的公文柜上用苏格兰胶带贴着几张裸女图。那个部门的人员一边听着广播里的摇滚和乡村音乐一边工作。莱西娅想着孤单的西奥是否更想待在那边。

格雷戈尔，他们部门的艺术家，正在往一块骨头上涂抹黏土，看起来似乎是一种鸟脚龙的腿骨。不过格雷戈尔大概不会在乎它是什么。他的任务就是取个模子，根据模子做一个石膏铸型。这样整个骨架就可以慢慢地、一步一步地不断复制。莱西娅知道，19 世纪时，安德鲁·卡内基多次铸造他自己的恐龙，卡内基梁龙，并且把它们送给欧洲的王族。现在没人这么阔绰了，就算还有王族的话。

莱西娅想找些话说，不能说卡内基梁龙，那肯定不行。什么能打开话匣子呢？然而她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他们每天工作，五点钟下班，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一种无比陌生的生活。她知道博物馆对他们来说，绝对没有她想的那么重要。格雷戈尔要是在一家艺术品商店工作肯定也一样，西奥也可以去清除旧砖上的水泥或者给旧的抽屉铜把手除漆。说不定他们也想在这里张贴裸女画。

尽管如此，她还是非常希望他们中的一个，随便哪个，对她说，“出去喝点东西吧。”她会和他们一起看电视上播放的棒球比赛，一边吃着炸土豆条，一边喝啤酒。她要抓着他们的手，在地毯上翻滚打闹，然后自然而然地做爱，那是个临时决定，跟其他健康的运动方式一样无足轻重，比如游泳、绕街区慢跑之类。一切都随意而友好，无须考虑将来。她只想行动起来，做点什么不痛不痒也毫无伤害的事情。

1977年4月29日,星期五

她不禁怀念起和威廉同居的日子,现在看来,那种生活像少年时代一样既简单又快乐。威廉的好处就在于她无所谓他怎么看她。以前她想过一种比平面还简单的生活。后来她拥有了。确实,她不爱威廉,但是她当时还不知道。她爱纳特。她开始怀疑自己能否为爱而活。

也许最初令她着迷的根本不是纳特,而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和克里斯。她那时看着伊丽莎白,发现了一个成人的世界,在那里一个人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竟然可以如此不同寻常,无可挽回。

威廉身上就从来都找不到这种选择,他太散漫。她一定想过可以就那样和威廉过上千年百年,她也不会改变。威廉显然不喜欢这样。他像个吝啬鬼,趁她不注意就要积攒点东西,所以他突然表现得那么暴力,真是让她吓了一跳。但是现在不管是威廉,还是他的愤怒,都对她没什么影响了。只是偶尔想起他来,有些难过而已。

可是纳特,几乎每时每刻都让人难过。他抓着她的手说:“你也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其实她希望他说可以为她杀人,为她去死。如果他真的那么说了,她也会为他什么都愿意做。然而多么重要是有程度的,问题是:有多重要?对她来说纳特是绝对的,可是对他而言,她只是一类相对重要的事物之一。她不知道在这一类中间她到底处在什么位置。它总在浮动。

晚上她常常坐在他们新买的桌子边沉思,一旁是她花了大价钱在美好商店买的炉子和呼哧呼哧响个不停的冰箱。她和威廉同居的时候,沉思的大都是他。

“亲爱的,怎么了?”纳特问。她不知该如何作答。

她尽可能地延长喝咖啡的时间，可是那两个技术员仍然一声不吭。格雷戈尔小声地吹着口哨，西奥只是剔个不停。她无计可施，只好端着托盘上楼去了。四点钟有一个学校参观团，她又要走进光线暗淡、装着按钮的白垩纪，带着一大群孩子在苏铁植物中间绕来绕去，耐心地向他们讲解。然后就要回家了。

她得早点回去，因为这还是纳特的孩子第一次过来跟他们过周末。整个星期她都为此担惊受怕。

“可是她们没地方睡啊。”她说。

“她们可以向朋友借睡袋。”纳特说。

莱西娅说他们餐具不够。纳特说孩子们又不用太正式。他来做饭，他说，孩子们可以洗碗。她不需要特别做什么。莱西娅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但是没这么说。相反她只是数着盘子，苦恼地望着地板上烤焦的污痕。她跟威廉同居的时候，对这些小事总是嗤之以鼻，不以为然。事实上，她不希望孩子们回去向伊丽莎白汇报说她没有银餐具，地板也不干净。她以前从不在意威廉怎么看她，可是现在却非常介意会给两个孩子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还是两个她不怎么认识也不是特别喜欢的孩子。她们也不是特别喜欢她。她们说不定认为是她偷走了纳特。说不定还憎恨她。她预先就觉得受到了谴责，不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而是她在宇宙间的不确定身份。

她星期四去齐格斯买了一大包好吃的：罐装英式甜酥饼、两种奶酪、杂碎肝脏、水果面包、巧克力。她几乎从未吃过水果面包和巧克力，可是她将它们从架子上一把抓起来，像抓住救命稻草

1977年4月29日,星期五

一样:这些东西孩子们肯定都爱吃。她发现她根本不知道小孩喜欢吃什么。他们大都喜欢恐龙,她只知道这个。

“亲爱的,没必要买这些,”当她把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在餐桌上时,纳特说道,“她们吃点涂着花生酱的三明治就行了。”

莱西娅快步走到楼上,倒在床垫上默默地流泪,闻着破布、旧填充物,和老鼠的气味。还有一件事:孩子们会看到这张床垫的。

过了一会儿纳特进来了。他坐下来,抚摸着她的背。“你应该好好的,你要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他说,“你要是有孩子,就会明白的。”

莱西娅的腹部缩紧了,她感觉自己仿佛只剩一层皮囊,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他把他,孩子们,还有伊丽莎白都安置在一片小而茂密的绿洲之中,那里可以获得理解。而她一个人站在外面的沙漠里,无儿无女,无依无助,又不谙人世,只能看着一幕深奥难懂的哑剧,独自悔过。

纳特不知道他这样做很残忍。他还认为他是在帮忙。他拍着她的后背。她可以想象他正望着手表,看是不是已经持续了合适的时间。

多瘤齿兽,莱西娅小声对自己说。这个词令人欣慰。她想要得到抚慰;她没感到欣慰。她很害怕今晚。她想到坐在她那东倒西歪的小桌旁,上面放着寒酸的餐具,动着嘴巴,说些笨拙的话,或者盯着双手看,与此同时,两双眼睛用审判的目光望着她。三双眼睛。她一想到这个就无比害怕。

1977年5月14日,星期六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坐在位于地下的领航酒吧间,灯光晦暗,周围散发出有些变质的炸土豆条味,人影幢幢。曾经有几个晚上,她和克里斯在这里待过。这地方不错,因为不会碰到她认识的人。她今天选了这个地方,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服务员过来了,她说她在等人。的确如此。她吻了孩子们,向她们道了晚安,给保姆留了炸面圈和可乐,然后叫了出租车,坐了进去,因此得以现在坐在这儿等待着。她已经在后悔了。但是她留着那张卡片,一张商务名片,放在钱包里存零钱和装身份证的地方。她知道自己一般不会保留这种东西,除非她打算哪一天派上用场。一个招之即来的身体,搁在她的脑海里。

她现在也可以走,可是然后呢? 她得回家,付钱给保姆,然后一个人躺在空落落但又不空落的家里,倾听孩子们若有似无的呼

1977年5月14日,星期六

吸声。她们醒着的时候,她还可以忍受。尽管她们在家也令人不快。南希一动不动地待在床上听歌或者翻来覆去读那几本书:《穴居矮人》《里海王子》。简妮特跟着伊丽莎白帮点小忙:她会削胡萝卜,收拾桌子。她嚷着胃疼,直到伊丽莎白从纳特没带走的瓶子里找到几颗健胃仙或者镁乳口服液给她才好。南希正好相反,她丢开伊丽莎白的胳膊,不跟她拥抱,也不想让妈妈说晚安时亲她。伊丽莎白觉得孩子们的表现有时候更像愧疚而不是伤心。

她该说些什么呢?爸爸不是真的走了,他就是走了。爸爸和妈妈都爱你们。一点也不是你们的错。你们也知道爸爸只要记得,每晚都给你们打电话。而且你们周末有好几次也见过他。但是她和纳特商量过她不会先跟孩子们说分居的事,要等他有机会跟她们谈谈,这个谈话他到目前还迟迟没有进行。那也无关紧要。孩子们又不是傻瓜,她们知道怎么回事。她们其实非常了解,所以问都不问。

那个穿棕色西装的人赫然站在桌前,他比她印象里还要高大,现在穿的也不再是棕色西装。他一身浅灰,领带上大大的白色菱形图案在黑暗中泛着光。他现在风光多了。

“看到你来了。”他说。他弯腰坐进她对面的椅子上,叹了一口气,转头找寻服务员。

她打电话过去时,他不记得她是谁了。她只好提醒他他们在地铁车站里见过,还聊过房地产。然后他就无比激动,“是的!是的!”她觉得他居然忘了,这有点让人难堪。接着他大笑起来,笑得浑厚而暧昧,似乎知道她想要什么。

他不可能知道的。她只想要遗忘。暂时但却是彻底的遗忘：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一条直奔悬崖的公路。一种了结。终点。她确定他会给她这些之后才打了电话。也许他会。他的手放在桌子上，粗笨，长着黑毛，实实在在。

“我一直在外面跑，”他说，“前天刚回来。”这时服务员过来了，他点了加朗姆酒的可乐，然后问伊丽莎白要什么。“给这位女士来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他说他是多么的累。他一个人一直开车非常的无聊，幸好还有无线收发机。用它可以跟别人愉快地聊上好久。他开玩笑地让伊丽莎白猜他的绰号是什么。伊丽莎白迟疑着。“莽汉。”他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伊丽莎白依稀记得，以前他是到处飞的，不开车。不管是哪一种，总之是个四处跑的推销员。总得有人卖东西，她寻思着，然而她很快就要成为一个陈腐的笑话了。当然她可以挑个比他好的。可她不想。比他好的有菲利普·伯勒斯，朋友的朋友，朋友的丈夫，衣着考究，容易琢磨。这个人带着一箱子内裤，浑身散发出一种粗制滥造的喜悦之情。粗俗的狂欢。别指望他会小心谨慎，他不会先取下手表放在床头柜上，也不会叠好有薄荷味、药味的汗衫。他很自信，身体向后仰着，不用说出口，也可以给人承诺。别人会觉得他容易看透，伊丽莎白却没有，目前还没有。

饮料上来了，伊丽莎白喝药一般大口喝下她那杯酒，希望欲望会像沙漠里的花朵一般开在她的两腿之间。这个穿灰色西装的人隔着桌子凑上前来，用一种信任的口吻对她说他打算卖掉现在的房子。他太太正考虑买一栋新的，在城北，比现在的大些。也许她知道有人想买的？他要卖的房子装的是全新的铜线，地板

1977年5月14日，星期六

也全部铺过。他觉得支付得起新房，他现在跑了一条新的生意线路。小日用品。

“小日用品？”伊丽莎白说。她坐在塑料垫子上，身子仿佛是个沙袋，又沉又干，了无生气。

“生日宴会上用的。”他说。袖珍直升机，口哨，塑料头骨，怪兽，玩具手表。那一类的东西。他问她的孩子们怎么样。

“其实我和我丈夫分手了。”她说。也许听了这个消息，他会做出一般已婚男人对分手和离婚这样的字眼都会做出的进攻反应。但是他似乎只是有点紧张。他环顾四周，显然在找服务员。伊丽莎白吃惊地发现他和她一样都不希望被人看到。难道他觉得她在追求他，想让他承担家庭义务？岂有此理。但是要这么跟他说，肯定很伤人。

她寻思着是否可以对他坦诚相告。我只想来个一夜情。如果可能，一小时就行，你也不需要跟我说话。没有悬念，没有台词，也无须装模作样，我不想搞得乱七八糟。我不想让你影响我的生活，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

可是他开始向她讲述他两个月前做的一个手术，长了足底疣。比想象的疼多了。没用的，她最好还是趁着没什么损失赶紧收手吧。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公园里偶遇的人，电影院里的暗中摸索。她已经忘了其中的要诀和花招。怎么得手。

“我想我得走了。”她很有礼貌地说。“真是谢谢你请我喝饮料。很高兴再见到你。”她把毛衣外套披在肩上，站了起来，从桌子后面解脱出来。

他有些失望。“时间还早呢，”他说，“再喝一杯吧。”

伊丽莎白推辞了，他赶快站起来，说：“那我送你回去吧。”

伊丽莎白犹豫了一下接受了。何必花钱坐出租车呢？他们在暖暖的空气中走到停车的地方。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一个陈旧而奇怪的动作。也许他们可以就着停车场的灯光调调情跳跳舞。她的小城之夜。

伊丽莎白坐在车里，不想勉强自己说话。她告诉他住在哪里，听到他抱怨旅馆的饭菜很差，尤其是在桑德湾，她心不在焉地应了几句。她完完全全清醒了。完完全全。也算不虚此行。她现在彻底摆脱了，也没伤害谁。他肯定知道她没有兴致。他不再说话了，打开他的无线收发机，拨弄着上面的调钮。断断续续的声音响起又消失。

可是还没有到她住的那条街，他调头拐进了一条小路，开到尽头停住了。车灯照在一块方板上，一个黑色箭头。上方，是一面高高的铁丝网。某个工厂。

“我不住这儿。”伊丽莎白说。要是之前，她肯定欢迎他这么做。

“别傻了，”他说，“谁都清楚你来干什么的。”他低头把话筒从收发机上拿下来。“我们来给他们一点刺激，”他说，“104，104，让我休息一下。”

伊丽莎白摸索着找安全带上的扣子，可是她还没解开，他已经趴到她身上了。他的嘴压着她，使她不得不向后仰着头，呼吸急促。他把膝盖伸到她的两腿之间，掀她的裙子，屁股顶在小贮藏箱上面。有一块冰冷的金属压着她的喉咙，她意识到那是话筒。

他扭动着，呻吟着，胳膊肘子打在了窗玻璃上。伊丽莎白快要窒息了。他心脏病发作了。她要给困在这儿，被人压在底下，直到有人听到话筒里她的尖叫，才赶来将她救出去。

然而没过多久他就瘫倒在她身上，脸贴着她的脖子，一动不动。伊丽莎白用力抬起左胳膊，好让自己透口气。

“哦，”他起身离开了她，“我这个大块头。”

伊丽莎白把裙子拉到膝盖处。“我走回去了。”她说。她听得出自己声音发颤，但是感觉并没吓倒。笨蛋，想得倒挺美的。

“嗨，你不要来一下吗？”那个人问。他的手像蜘蛛一样滑到她的大腿上。“我很不错的，”他说，“歇会儿，来享受吧。”他左手拿着话筒，仿佛在期待她唱歌似的。

“把你的手拿开。”伊丽莎白说。她感觉像是打开了一个表面中规中矩的盒子，却跳出来一条蜷成一团的蛇。她一直都不喜欢恶作剧。

“真见鬼，我没有恶意。”他说着，退缩了。他把话筒挂了回去。“谁不喜欢轻松的玩笑呢。”

“快下线吧，迈克，”收发机里一个声音说，“不说话就快走。”

“我走回去了。”伊丽莎白又说。

“我不能让你那么做，”那个人说，“尤其是在这里。”他手放在腿上坐着，低着头，看着方向盘。“贮藏箱里有点烈性酒，”他说，“缓一缓吧，算我请客。我们都喝一点吧。”他的声音听起来无精打采。

“不，谢了，真的。”伊丽莎白说，努力表现得礼貌。她解开安全带的扣子，这一次他没阻拦。悲哀犹如热量在他身上腾腾升

起,她现在发现了,一直都是。她走之后,他应该会哭的吧。他用一种奇怪而谦卑的方式想让她开心。可是她不开心,是谁的错呢?

外面的树,吹过的风,然后看到了房子。她走到第一个路口,找寻街道的名字。她听到身后发动机的声音,但他既没掉头开走,也没向前超过她。是谁在笑? 她喉咙给什么东西卡住了。其实谁也没有。

1976年10月7日,星期四

纳特

纳特坐在门廊的摇椅上轻轻晃着,这把椅子是五年前伊丽莎白在洛伊德镇附近一个农场拍卖会上买的,十五美元。那还是他卖车之前。伊丽莎白让他把椅子刷成白色,这样就可以遮住椅背上的裂缝,再用铁丝穿起两边制作蹩脚的小洞。这个可以放在门廊上,她说。这样的摇椅,如果完好无损,做工再好些,少说也得五十美元,她对他说。如今经过了五年的风吹日晒,这把椅子需要重新打磨、刷漆了。可是即使他那么做了,伊丽莎白也注意不到。她现在对家具没兴趣了。

他静下心来,努力不朝路上望着。伊丽莎白很快就要回来了,从车站走回家,在暮霭中踩着落叶出现在那条路上。他在等她,他其实很想见她。这种感觉已经遗忘了很久,现在倒几乎像是从未有过的了。他坐在摇椅里,身子跟椅子一样僵硬,背部挺

直。要发生什么事了,某种开始,要有变化了,他觉得还没有准备好。

六天前她说要跟他谈谈。他以为是指责他某个环节做得不好:餐具,衣服,谁的什么该谁洗,什么该谁叠,地板上的东西该怎么放到该放的架子上。一般她要谈的都是这些。做好分内的事。他早已想好了怎么辩护:他不管做什么,她从来都没留心他已经做了,那她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做好分内的事呢?他一直磨磨蹭蹭,喝了点酒,又抽了根烟,然后老大不情愿地在餐桌旁面对着她坐下来。

但是她却突然告诉他说,她跟克里斯分手了。按照他们达成的协议,无论她跟谁在一起都不关他的事。他想提醒她别忘了这一点,别忘了她的立场。“随你的便。”他会说。何必要让他知道呢?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说:“我想让你帮个忙。”尽管伊丽莎白要求平等,她一般不会求人帮忙,不会求他,好久不了。“要是克里斯来了,我希望你不要让他进门。”

纳特盯着她看。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大概是因为她从来不需要说。她一般和情人分手总是分得很彻底。他不清楚她对他们说了什么,但是每次只要她受够了谁,那个人就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她给人家腿上绑了石头,推到海里去了一般。他怀疑她也想这么对他——她肯定厌倦了他——只是因为孩子们才作罢。

他想问怎么了。克里斯要到家里来吗?为什么?可是她肯定会说这是她的生活。曾经是他们的。

1976 年 10 月 7 日,星期四

这就是他想要的,想要一切回来。一种和爱人分享的平静生活,好像 40 年代的圣诞卡上的图片一样,一堆炉火,放毛线的编织篮,凝固的落雪,这样一个画面,很久以前就被他们丢弃了,遥远得他都不记得了。现在它又出现了,而且可能会成为现在时。也许伊丽莎白也这么想呢,也许她也愿意重新开始呢。他觉得他应该果断一点。她经常指责他不够果断。因此他约了玛莎出去。

玛莎很高兴。他们去了尤根斯咖啡馆,是她选的地方。他们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边,玛莎握着他的手,对他说能在约定的时间之外,偶然地和他见面是多么美妙啊。他怅然地望着她吃着烤龙虾三明治,喝了两杯柠檬威士忌鸡尾酒。在她身后挂着一幅放大的画,画的是威尼斯吗?

“你今天很沉默,”玛莎说,“成哑巴啦?”

纳特努力挤出一丝微笑。他正准备说他不能再见她了,他想说得委婉得体、心平气和。他其实不想这么做,尽管最近他们的关系已经很僵。可是如今克里斯走了,原先的平衡就不复存在了。玛莎也得离开,不然他很可能最后会跟她走到一起。他不想那样。只要他能和伊丽莎白和好如初,情况就会好转,对孩子们来说那再好不过了。一想到要这么做,他就忧心忡忡,不过他是出于好意。他要努力争取彻底了断。他希望她不要对他大喊大叫。精力充沛,他以前这么说她。

不过她没有大喊大叫。她只是松开了他的手,低头望着三明治的硬皮。他觉得他看到了一滴眼泪落到了蛋黄酱里。

“你应该找个更好的,”纳特说,立即开始自我贬损,“找一个

能……”

“那个贱货，”玛莎说，“她还是赢了，对吧？她算计好久了。”

“你说什么？”纳特说，“真的。这跟伊丽莎白没关系，我只是觉得……”

“你什么时候才能自己动动脑子，纳特？”玛莎说，几乎是在对他耳语。她抬起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纳特，“我敢打赌连你的鞋带她都帮你系好了。”

左边突然一阵喧闹，简直像爆炸一样。纳特的眼睛猛然一跳。在他面前，是克里斯那辆白色老式折篷车，此时敞着篷，这辆车他已经有一年多没看到了（“你爱怎么就怎么，”他对她说，“只是别让我看到”）。纳特以为接下来就会看见伊丽莎白从车里下来，脚步轻快地走着，表情亲切得过了头，每次她如愿以偿而纳特却没有，她就总会这样。他不大相信克里斯真的被甩了，暂时吧。他们相处得这么久了，她对他又那么热切，不可能就这么分了。他们会回头清算的，可能他们一直都这么干吧。

但是只有克里斯一个人。他走上前门台阶，在纳特一直打算重修的那一级绊了一下。纳特发现他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不觉感到非常震惊。他的眼睛下面有好几条黑色的鞭痕，仿佛被人用皮带抽过一样。他头发凌乱，衣衫褴褛，双手沉沉地垂着。他看着纳特，眼神无助而挑衅，犹如等待发放救济的酒鬼。

“嗨。”纳特勉强打了招呼。他起身站了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处在同一高度，但是克里斯却蹲了下去，扶着他的脚。他身上散发着威士忌、臭袜子的味道，隐隐还有难闻的肉味。

“你得帮帮我。”他说。

“你失业了吗？”纳特问。这个问题可能很蠢，可是他该对他太太甩掉的情人说什么呢？当然不可能假装正经地喝令他离开，既然他都在这儿了。他看起来那么萎靡不振，如此落魄肯定也不是伊丽莎白一个人造成的。

克里斯笑了一下。“我辞职了，”他说，“和她待在同一栋楼里，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整天睡不着。她甚至不愿见我。”

“我能怎么办呢？”纳特说。言下之意：你想让我怎么样？然而他的确想帮帮他，不管是谁，见到这么痛苦的事情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他这样不加思考就一味表示同情，令他感到不安。又是该死的一位论派思想。他应该把克里斯交给母亲，她会教导他应该如何对待人生积极的一面，而不是整日驻足于悲伤的事情。然后她会把克里斯的名字写进她列的长单，几周之后他就会收到一个包裹——从汽车旅馆拿回来的剩余肥皂，几双小孩的袜子，一件编织的护胸。

“让她接电话，”克里斯说，“她老挂我的电话。她甚至不愿意听我的声音。”

纳特现在想起半夜两三点左右总是隐隐听到电话铃声，第二天早上伊丽莎白的眼睛总是肿的。这样至少有一个月了吧。

“我没法让伊丽莎白做什么。”纳特说。

“她尊重你，”克里斯说，“她会听你的。”他低头望着门廊地板，然后抬头看着纳特，目光中突然充满了仇恨。“她一点也不尊重我。”

伊丽莎白尊重他，这在纳特真是意想不到。可是不相信，

那是伊丽莎白对付克里斯的一种手段,他很迟钝,才没有看出来。

“跟她说,”克里斯凶狠地说道,“她得和我在一起。我想和她结婚。跟她说她必须嫁给我。”

不正常,纳特想。这真是不正常。克里斯真的指望他命令自己的太太跟别的男人走吗?“看起来你该喝点什么。”他说。他自己也想来一杯。“进来吧。”

克里斯跟着他走到客厅,他才想起伊丽莎白的恳求。不要让他进门。他现在发现,那是一种恳求,不是个冷冰冰的要求。她并没有和克里斯分手。她逃开,因为她害怕他。能让伊丽莎白担心自己的安全,肯定得费不少工夫。想到伊丽莎白受人控制,雪白的肌肤在拳脚之下屈服,无助地哀鸣,一时间只会让人热血沸腾。

纳特感到后颈一阵刺痛。他朝厨房走去,想到那里的刀叉、肉扦,又不由转身进了起居室,折回得异常突然。

“来点威士忌?”他问。

克里斯没有吭声。他靠在门口,脸上浮现出微笑:笑得很神秘,嘴巴抿着,遮住了泛黄的牙齿。纳特不想去厨房拿杯子,而扔下他一个人,可是又不好再回去。午夜电影里的镜头一点点展现:他的后脑勺给人用铜烛台,也可能是伊丽莎白的大碗敲了一下,然后他就倒在门厅里,不省人事;孩子们都被绑架了,关在克里斯住所的某个角落,恐惧得要命,而克里斯像歌剧魅影一样蹲在棋盘前,警察在门外用扩音器大声喊着;伊丽莎白赤身裸体,浑身青紫,丢在下水道里,一条床单紧紧勒住脖子。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都是他不好,如果他当初没有……

尽管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这般后悔莫及的情景,他还是希望能给克里斯一点什么,吃的,什么呢? 一张车票,墨西哥、委内瑞拉,这是他自己常常梦寐以求的。他想伸出手去,拍拍克里斯的肩膀。他寻思着说些什么老套却神奇的箴言,给人希望的警句,能让克里斯听了就立刻振作起来,昂首挺胸地勇敢面对。然而同时他也清楚,一旦克里斯朝楼梯口——从那里上楼就到了孩子们的房间,半个小时前她们还在玩海军司令——挪动一步,哪怕半步,他就会一跃而上,抱住他的头狠命往栏杆上撞。他会杀了他。他会毫不犹豫就杀了他。

门口传来了脚步声,沉稳而平静,大门咔嚓一声开了。是伊丽莎白。马上要爆发了,克里斯会像一只发情的公鹿一样朝她扑过去,而他必须保护她。不然她肯定会被扛着出去,铅笔和钥匙从钱包里哗啦啦撒下来。或许她正希望那样呢,纳特想。她以前经常暗示说他不够坚强有力。

但是她只说了句“滚出去”。她在大厅里,被克里斯挡住了,纳特从起居室的门缝里看不见她。克里斯转过身去,脸色一下子苍老了,皱缩得像是石块激起千层浪花。等纳特走到大厅,他已经走了。只剩伊丽莎白一个人,她嘴巴紧闭,很不高兴的样子,慢慢地脱下皮手套。

纳特望着她,想到克里斯像个残兵败将一样落荒而逃,心里明白终有一天他也得这样离开。

1977年6月22日,星期三

莱西娅

莱西娅端稳盘子,走向几张空桌子最中间的一张。她现在发觉很难和玛丽安、特里希下来喝咖啡或者一起吃饭。她们仍然很友好,只是都变得敏感了。她还记得这种感觉,并且为之感到同情:处于困境中的人都很晦气。他们让人好奇,人们在他们背后议论纷纷,当面就什么也不能说。在玛丽安和特里希眼里,她就像静电一般。

范·弗利特博士没来上班,他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得花粉热,总是服用他太太自制的草药配方。莱西娅寻思着是否能和纳特一起过上很久,长久到她可以学会配制草药,给纳特服用。或者和别的什么人。她试图想象纳特穿着老头子穿的V领毛衫,在太阳底下打盹儿的情景,但是想不出来。范·弗利特博士常说“我那个时候”。莱西娅很想知道他是否当时就这么认为。她自己就

没觉得眼下她正经历的生活就是她的生活。

她希望范·弗利特博士能在这儿就好了。他从不理会传言,对她所谓的私生活也一无所知。她知道他是唯一一个喜欢像父亲一样纵容她的人,现在她非常需要这种纵容。他纠正她的发音,她取笑他的用语。如果他现在在这里,就坐在桌子对面,她就可以问他什么问题,一个专业上的疑点,那她就不会老想着别的事情了。比如说无齿翼龙的生活和繁殖习性。如果它是依靠滑行而不是拍打翅膀,那怎么能飞起来呢?难道它每次都要借助微风的力量才能抬起长有十二只脚的翅膀吗?有人推测说它的骨骼构造异常娇嫩,按理既不可能在水面也不可能在地上着陆。真是这样的话,那它如何繁衍后代呢?莱西娅一时间瞥见了温暖而平静的大海,海风轻柔,巨大的无齿翼龙飞向天空,犹如头顶一团雪白的棉花,越飘越远。眼前仍然可以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可是持续不了多久。她总是免不了会看到此后一个时期:大海逐渐干涸,堆满污泥的海岸上到处都是死鱼,发出阵阵恶臭,成群的生物一点点减少,最终搁浅了,生命走到了尽头。转眼之间,犹他州出现了。

她坐下来,眼睛瞟向外面。伊丽莎白也在。她一进来莱西娅就发现了。要是几个月以前她肯定会立刻出去的,不过现在没必要了。不管莱西娅能不能看到,伊丽莎白都会像 γ 射线一般一如既往地存在。有一个皮肤黝黑,有些大块头的女人跟她在一起。莱西娅走过时,她们俩都望着她,既没有面露微笑也没有怒目而视。仿佛她是风景,而她们是观光客。

莱西娅知道等纳特彻底搬过来,或者跟他决定的一样彻底,

伊丽莎白应该会有种遗弃、遭背叛的感觉，而她自己应该感到，即便不是凯旋而归，也会沾沾自喜。然而情况似乎完全相反。莱西娅希望伊丽莎白躲进过去某个遥远的角落，并且永远待在那里，但是她知道这种想法不会对伊丽莎白产生任何影响。

她撕下酸奶盒子包装，把吸管伸进去。至少自从纳特搬来以后，她吃的丰富多了。纳特努力让她吃好。他带来了一些炊具，一般都是他下厨，然后监督她吃饭。如果她没吃完，他会觉得不安。他做的饭菜应该说很不错，自然比她做得好，她真不好意思承认每隔一段时间就非常想吃一顿贝蒂妙厨袋装面。她吃惯了方便食品、外卖，以及加热即食的东西，觉得自己的味觉都迟钝了，没法享受美食。在这个方面，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她似乎都免不了表现欠缺。

例如，她的反应。纳特总是说反应。他发现她的诸多反应，即使说不上令人失望，也总是令人惊讶，似乎只有野蛮无知之辈才可能做出她这样的反应。他甚至从来都不发火。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他以为只要她能够明白他说的话，就一定会赞成的。

比如。伊丽莎白，她每次打电话——她经常打——询问孩子们是不是把袜子啊、橡胶鞋啊、牙刷啊，或者内衣丢在莱西娅家里了，总是彬彬有礼。莱西娅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实际上她压根儿就不希望伊丽莎白打电话过来。尤其是打到办公室。她不希望她正沉浸于白垩纪的思考或者幻想，伊丽莎白却来打扰她，问她有没有凑巧看到一只红白两色的手套。她为此很烦，忍了好久，终于尴尬地向纳特提了出来。

可是孩子们总会忘东西，纳特说。伊丽莎白得知道这些东西弄哪儿去了。丢了就没了。

也许，莱西娅斗胆冒了一句，孩子们不要再丢三落四的了。

纳特说她们只是小孩子。

“你也可以打电话给她，”莱西娅说，“要不她打给你也行。不要打给我。”

纳特说找牙刷、胶鞋这样的事情，就算是他自己的，他也从来都不在行。他在这些方面很笨的。

“我也是啊。”莱西娅说。难道他没注意到吗？每到星期天晚上，孩子们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时，家里乱得就像个刚被轰炸过的火车站。她的确尝试过，可是她又不知道孩子们带了什么过来，那她怎么能确保她们把东西一个不落地带回去呢？

纳特说既然他俩在这方面都不在行，而伊丽莎白由于多年的经验，懂的比较多，那么只要什么东西不见了，就让伊丽莎白打电话过来找，这样再好不过了。莱西娅只得同意。

孩子们周五晚上过来吃饭，可是有时候莱西娅从博物馆下班回家，只希望见到纳特一个人。“你能不能让她不要随便就把孩子丢给我们？”这样过了四次之后，莱西娅说。

“你什么意思？”纳特伤心地问。

“我是说，星期五告诉你是不是有点晚了？”

“她星期二就告诉我了。”

“没人告诉我。”莱西娅说。

纳特承认他把这个忘了，就算是这样也可以用更好一点的词。丢给我们让他觉得相当刺耳，甚至叫人生气。“饭是我做

的，”他据理力争，“也没给你添麻烦，是吧？”

“没有。”莱西娅说。她感到理屈词穷：对于这种对话她很没有经验。她的父母，至少在她所知的情况下，从来不斗嘴，不讨论彼此的举止行为；而两个祖母从来就不说话。她们只是自言自语，乌克兰祖母老是愁眉苦脸地回忆过去，犹太祖母则粗声大气地唠叨个没完。她跟威廉的谈话多是交流事实情况，即使偶尔争论也好似小孩斗嘴：我就要这样，你来干。她不习惯说出心中所想，分析原因，或者为什么别人应该做得与众不同。她知道她不够委婉，她有时候只是力求准确，但常让人觉得粗鲁。每次和纳特这样谈话，她都会觉得自己像个小心眼的食人怪兽。她想，她并不是怨恨或者讨厌孩子们。她只是希望他会跟她商量。

但是她却不能那样说，不然的话，他可能会说起另外一个话题。

“我希望能够觉得我是和你生活在一起，”她说，“而不是和你，还有你的太太和孩子。”

“我会尽量不要让她们打扰你。”纳特说，非常沮丧，莱西娅立刻就心软了。

“我不是说她们不能过来。”她大度地说道。

“我想让她们觉得这里也是她们的家。”纳特说。

莱西娅自己都弄不清楚这到底是谁的家。即使伊丽莎白现在打电话，异常亲切地说她和孩子们第二天要搬过来，问她能不能准备好客房，并且确保袜子、鞋子之类的杂乱物品已经收拾妥当，她也丝毫不会感到惊讶。纳特不会反对的。他觉得他们应该努力帮助伊丽莎白，所谓的帮助在莱西娅看来就是一切遵照她的

1977年6月22日,星期三

意愿。他常常说伊丽莎白表现得非常得体。他也觉得自己很得体。他却不认为莱西娅也应该非常努力做到得体。整件事她就没有直接参与。

“我们拥有彼此。”他说。莱西娅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他们的确彼此拥有,不管拥有意味着什么。

莱西娅喝完最后一点牛奶,把空盒子放在托盘上。她掐灭烟头,伸手去拿提包,突然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打扰一下。”

莱西娅抬起头。面前站着的是刚才和伊丽莎白一起吃饭的那个黑发女人。

“你和纳特·舍恩霍夫正在同居,是吧?”她说。

莱西娅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可以坐下吗?”她说。她身穿一件红色的羊毛衫,很配她的口红。“我也差点儿呢。”她平静地说,似乎在说一份没有得到的工作。“我是在你之前的,可是他不停地说他不会离开他的家人。”她大笑起来,好似听了一个愚蠢的笑话。

莱西娅一点也想不出来该说些什么。她就是玛莎了,纳特无意中提起过。感觉她没什么影响。莱西娅以为她个子不高,而且胆小如鼠。真正的玛莎可不是毫无气势,莱西娅现在想到她自己哪一天会不会也变成这样,苍白又憔悴。当然纳特不会对她说起玛莎丰满的胸和性感的嘴唇。

“和她有麻烦吗?”玛莎问,甩了甩头。

“谁?”莱西娅说。

“别担心,她刚出去了。伊丽莎白女王啊。”

莱西娅不想卷入什么阴谋。对面前这个人说任何伊丽莎白的坏话都是对纳特的不忠。“她一直非常得体。”她说。没人会对此有异议。

“我看得出来他对你洗过脑了，”玛莎说着，又大笑起来，“天哪，他们俩都喜欢那个词。”她对莱西娅咧嘴笑着，红红的嘴巴像个吉卜赛人。突然之间，莱西娅觉得好喜欢她。她勉强笑了笑。

“别让他们毁了你，”玛莎说，“一旦给他们机会，他们就会把你捏个粉碎。要反击。别让他们好过。”她站了起来。

“谢谢你。”莱西娅说。终于有人，不管是谁，终于有人对她报以这般同情，她真是非常感激。

“不管什么时候都得这样，”玛莎说，“我没什么在行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对他们，我算是目前最权威的。”

莱西娅感到心花怒放，至少有那么一会儿。有人替她辩护了。对于她自己的看法，她正逐渐开始怀疑，甚至想要放弃，可是也许它们都是正确的呢。但是等她回到办公室，把刚才的谈话又细想了一遍，又觉得玛莎可能别有用心。

再说，玛莎也没有说她该反击什么，还有如何反击。玛莎显然自己也反击过。但是不要忘了——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玛莎现在并没有和纳特在一起。

1977年7月8日,星期五

纳特

纳特正往家里走去:他以前的家。他仍然不能相信他再也不住在那里了。从肖街向北,一路经过雅茅斯街、杜邦街,穿过铁轨,走过一家不知生产什么的工厂。钢梁之类的吧,反正是些他用不着的东西。天很热,正如预报的那样,闷热无比;空气像是一锅热粥。

他上午挨个儿走访了出售他的玩具的商店,约克维尔大道、坎伯兰街、浅湾景大道,还有一些精品街,希望能卖出些东西,好拿点钱,至少可以满足目前所需。卖了一个“玛丽有只小羊羔”。他分得十块钱。他寻思着有没有哪个店主有什么瞒着他。他们肯定看得出来他几近绝望,他也知道,绝望容易招人轻视。那些精巧可爱的商店里,员工们系着方格围裙,杂色布片拼凑而成的椅垫,做成母鸡形状的茶壶套,小鸡形状的煮蛋保温套,美国月桂

香皂，他在这些特意营造乡村气息的地方等候，不禁感到了他母亲常有的那种悲伤。人们花钱买这些东西，花好多钱。人们花钱买他的玩具。难道没有更好的东西买了吗？这是一种生活，他想。又错了，这不是生活。他放弃了一份大有前途的工作，每个人都说大有前途，但都没说到底有什么前途。他只是想做些诚实的事情，希望可以正直地生活，可现在他只有满口的锯末味。

不过拿到了十块钱他还是很高兴。他一会儿要和孩子们在以前的家里见面。他们要向北走过三个长长的街区到圣·克莱尔街，南希走在前面，仿佛跟他们不是同路，简妮特就在身旁，但是不屑于再拉他的手。她最近认为她长大了，不能再拉手了。这都是她们向他表示愤怒的方式，其他时候她们都隐蔽得很好。他为了补偿，会给她们一人买一根冰棍，然后一起去意大利饼屋取给伊丽莎白订的蛋糕。由他来付，就用那十块钱。尽管他从莱西娅那里借的五块钱还有剩余。

他没法把雕刻、涂漆，和修饰小羊羔这些过程和最终的结果，伊丽莎白的生日蛋糕，联系起来。他没法把能想到的任何过程和结果联系起来。他经过的大树，它们的叶子在烈日里耷拉着脑袋，房屋周围大大小小的草坪和花园上种满了番茄，零零散散地长在一起，相互之间却并无关系。叶子不属于大树，屋顶也不属于房子。风一吹，就会飘落，倒塌，一个乐高模块拼搭而成的城市。他的身体也一样。他曾做过一个木制小人，是他几年前最喜欢的一种玩具，用车床加工而成，身体是一圈圈环线，绕着一根中轴，从头部用螺丝固定住整个身体。他给它做了个小丑微笑的表情。脊柱和螺丝钉脑袋把各个部分固定起来，这就是他的身体。

1977年7月8日,星期五

碎片组成的人。或许他得来点盐片。

他以为搬到莱西娅那里就无需分身乏术。然而他依然两处奔波。莱西娅应该不知道此事,但是看她的举动却仿佛知道一样。他真该准备两套衣服,两种身份,一边一个。正因为没有多余的身体和衣服,他才身心俱疲。理论上而言,他早就知道分手的痛苦,却没想到就是这么痛苦。他和人分别了,他很孤独。支离破碎。他不再是个整体。他自己的家指责他,一片鸦声:永远不再。正是他这种感伤,这种无法忍受的痛苦,让莱西娅心生怨恨,伊丽莎白则无视不理。

在某种程度上,伊丽莎白一直表现得很得体。这种得体故意为之,叫人感觉沉重。每次他去接孩子,她都请他进去喝杯茶,或者,根据不同的时间,喝点餐前酒:仙山露^①,杜本纳^②。她知道他从来不喝这些东西,但也让他闻一闻,在他自己的家里待他像个客人。这不是他的房子。他敢打赌在橱柜里,或者餐具柜底下肯定有整瓶,或半瓶的酒——伊丽莎白不怎么喝酒,她不会喝的——但是他又不能不顾及面子开口索要。于是他挨着一把曾经属于他的椅子坐下,小口喝着他不喜欢却没法拒绝的酒,伊丽莎白在一旁滔滔不绝地说着孩子们的情况——考试成绩,目前的爱好——好像他有一年没见到她们了一样。好像他是一个亲戚,或者新来的校长。我是她们的父亲!他很想大喊。我记得呢,她会说。但你就有时就忘了。她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他冷落了孩子

① 一种意大利味美思酒,以葡萄酒为基酒,加入植物及药材浸制而成,略呈苦味,有干、半干、甜味之分。——译者注

② 一种产于法国巴黎的苦艾酒。——译者注

们，这想法已在她头脑里停留得太久了，以至于她都懒得再说。

他知道应该给伊丽莎白买份生日礼物，以前他都会买。就算她无所谓，孩子们也会期待的。但是那样莱西娅就要怀疑，一部分原因是他得向她借钱，那可就有麻烦了。他不想惹麻烦，再也不想惹那样的麻烦。莱西娅怎么也没法把伊丽莎白看作是必须忍受的一个存在、一种事实情况，就像一场暴风雪，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纳特觉得就应该这么对待伊丽莎白。然而她却固执地要将她看作——什么呢？她的私人玩具，一半是怪物夫人，一半是真空吸尘器。他自己努力做到客观。在这方面他没有做好，比起莱西娅他有更多的理由。

他想对她说她太放不下了，可是她最放不下的就是他，他还怎么能开口呢？伊丽莎白很久之前就无所谓了，而他也不清楚自己是否可以放得下。但是莱西娅就不行，她就是放不下。他从不知道自己会让人听得这么认真，包括他陈腐的言辞，随便给的评价。这几乎像是他在说一种外语，而她只是略有所知。他认为他该知道很多让她获益匪浅的东西，他认为他年长有阅历。这让他既高兴又担忧：他不敢对她彻底坦诚，以免暴露他的困惑，以及小心隐藏的绝望。他从未告诉过她无数个晚上他曾在电话亭里紧张不安地拨了她的号码，可一听到她的声音就立马挂断。懦夫，神经质。

在他们的（他现在开始觉得是他们的）卧室里，她犹如一弯新月，皎皎生辉，而且只为他闪耀。看到她那么美丽，他也成就了她的美丽。可是一旦她发现了真相会怎么样呢？真相就是他所怀疑的。他就是块拼图，是个心中塞满了锯末的锡匠。

1977年7月8日，星期五

他想象她在别处等他，一座亚热带小岛，空气丝毫也不闷热，她的长发被海风吹起，耳边插了一朵红红的木槿。若是有幸，她会一直等待，直到那一刻成为现实，直到他可以成功抵达，与她相会。

（可是无论他多么努力，在海滩上一个不易察觉的远处，总是有个小屋。他想把它搬走，可它是生就在那儿的。当然，是孩子们和伊丽莎白住的。不然谁来照管她们呢？）

1977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脱了鞋子，站在有橡木镜子的衣柜前梳头。空气湿润，一丝风也没有，尽管窗户大开着。她的脚底柔软又蓬松。她希望永远也不要静脉曲张。

她看到椭圆形镜子里自己僵硬的脸，觉得昏暗的灯光使其显得浮肿，望着这张脸，她仿佛看到二十年之后的她。二十年前她十九岁。再过二十年，她就五十九了。

今天是她的生日。巨蟹座。位于天蝎区间，这是去年在博物馆举行的圣诞晚会上一个装模作样的骗子告诉她的。纺织学院的一个人，兜售印花布和草药茶。从昨天开始地球又绕太阳转了

1977年7月9日，星期六

一周，现在她三十九岁了。和杰克·本尼^①同年，那是个玩笑年代。若有人问起她的年龄，她这么说了，别人都以为她在开玩笑。当然，杰克·本尼已经逝世了。不仅如此，她的孩子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此前她也从来没为年龄担忧过。

她一口喝下半杯酒。雪利酒，已经喝了一段时间了。这么做真蠢，喝酒真蠢，但是自从纳特走了以后，柜子里的酒总搁不住。她不像纳特那样经常喝，也不记得改换口味。白天她已经喝掉了瓶底剩的威士忌。又一样他留下的东西。

孩子们坚持要给她办一个生日聚会，可她努力想打消她们这个念头。纳特还在家的时候，聚会都在上午举行，也只是简单地送送礼物而已。小孩过生日才搞聚会，她对她们说，纳特也跟着帮腔。然而今年她们反倒要来个隆重的。她们可能觉得这样她会开心一点。按计划这本是一个惊喜，但是午饭之后，南希一本正经，但又装作若无其事地提议她小睡一会儿，她立刻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

“可是我不困啊，宝贝。”她说。

“不，你困的。你眼袋好大呢。”

“妈妈，睡一会儿吧。”简妮特说。她现在不再喊她“妈咪”，而改成“妈妈”了。伊丽莎白怀疑简妮特这种疲惫、恼火、略带优越感的口气是从她那儿遗传来的。

她上楼进了房间，躺在床上边喝威士忌，边看《英国挂毯史》。

^① 杰克·本尼(1894—1974)，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曾出演过一个非常“吝啬”、坚持以为自己永远都是39岁、小提琴拉得特别差劲的搞笑角色。——译者注

只要她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她就应该配合,表现出惊喜的样子。

五点钟简妮特给她端了一杯苦得根本不能喝的茶,用命令的口吻对她说一听到三声口哨就下去。她蹑手蹑脚地走到卫生间把茶倒了。走回来时,听到她们在厨房里争论不休。她涂了点面霜,换上一件黑色的棉布裙子,还戴了简妮特觉得很漂亮的珍珠别针。一听到南希微弱的哨音,她赶快扬起嘴角,睁大眼睛,扶着栏杆走下楼梯。裸体下楼,随机应变。昏头昏脑下楼。不过她还没醉。只是微醉,像特迪姨父说的。

她们在厨房里点起蜡烛,墙上挂起印有泰迪小熊图案的粉蓝两色的飘带。“妈咪,生日快乐,”南希大叫,“这是给你的惊喜!”

简妮特站在蛋糕旁边,两手很得体地交叉在一起。蛋糕放在桌子上,一边插了三根蜡烛,另一边插了九根。“要是插三十九根,就放不下了。”南希说。蛋糕上面印有粉色的玫瑰花环,中间用完美无瑕的字体写着:“妈妈,生日快乐。”

伊丽莎白没想到自己会感动,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刚才微笑的脸不觉怔住了。牙关紧闭症。许多年来她从未有过的生日聚会一下子都出现在眼前。她母亲不是忘了就是觉得没什么值得庆祝的,尽管过了几天会补偿性地给她买件礼物。穆里尔姨妈倒是都记得,却总是把聚会弄得像个场面浩大、耗费许多的正式活动,让人还没过生日就感到愧疚,那样的聚会被人牢牢抓着、偷走了、丢失了。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从来不包装。

“亲爱的,谢谢。”她说,给了孩子们一人一个拥抱。“这是我过的最好的生日了。”她吹灭蜡烛,拆开礼物,惊喜地大叫起来。简妮特送了一瓶铃兰爽身粉,南希送了一个解谜玩具,要轻轻晃

1977年7月9日，星期六

动，使三只白色小球和三只黑色小球都进到各自的地方。南希很擅长玩这个。

“爸爸给你的礼物在哪儿呢？”南希问，“他说要送给你的。”

“我猜他今年大概忘了，亲爱的，”伊丽莎白说，“我相信他以后会想起来的。”

“我不明白，”简妮特若有所思地说，“他还给我们订蛋糕的钱呢。”

南希突然哭了起来。“我们不该说出来的！”她说着跑出了房间，伊丽莎白听到她呜咽着上楼去了。

“她最近有点累。”简妮特用那种小大人的口吻说，伊丽莎白听了简直不能忍受。她平静地跟了出去，留下伊丽莎白一个人，面前放着还没切的蛋糕，和一堆皱巴巴的包装纸。

她切了蛋糕，装好两个盘子端上楼去，准备安慰一下南希。她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坐下来，南希趴在床上，她用手轻轻抚摸着她湿湿的后背。热得要命。她感觉嘴角边、腿弯处全都是汗。

“她只是想出出风头。”简妮特说。她坐在另一张床上，嘴里嚼着一块糖。“她其实没什么。”

伊丽莎白听着啜泣声渐渐小了，就把头放在南希身边。

“宝贝，怎么了？”

“你和爸爸不再相爱了。”

噢，见鬼，伊丽莎白想。是他造成的。得让他来解决。只要把她们送上出租车让她们过去就行了。“我知道爸爸不住这儿了，你们都不开心。”她小心地，一字一顿地说：“我们觉得如果分开一段时间，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爸爸很爱你们。爸爸和我也会

永远相爱,因为我们是你们的爸爸妈妈,我们都爱你们。现在快坐起来,吃掉你可爱的蛋糕,做个好孩子。”

南希坐了起来。“妈咪,”她说,“你会死吗?”

“有一天会的,宝贝,”伊丽莎白说,“但现在不会。”

简妮特过来坐在伊丽莎白另一边。她想要个拥抱,伊丽莎白就抱了她一下。

妈咪^①。镀金盒子里的一具干尸。姆妈,无言。妈妈,乳腺的简称。一棵大树饥饿的嘴巴紧紧地贴在上面。如果不希望大树吮吸你甜美的乳汁,那何必还要孩子呢?她们已经准备飞翔,准备背叛她了,她们早晚会离开,而她就要成为她们的回忆。她们和爱人躺在一起会谈到她,她们自身不管有什么怪癖或者苦痛,都会拿她作开脱的理由。如果她能让她们的中心愧疚,她们周末会来看她。有一天,她的肩膀将塌下去,拎起购物袋都会感到费力,她会成为她们口中的“我的母亲”,说的时候还叹着气。她会给她们沏茶,不想却没法不窥视她们,像一把尖利的小刀扎进她们的生活。

她现在不想那么做,她现在就想。有关另外那个家的一些谨慎的问题:都给她们吃些什么?她们什么时候才睡?她们玩得好吗?回答也是同样的慎重。她们感觉得到那都是陷阱。如果她们说喜欢另外那所房子、那个家庭,她会受到伤害;否则,她又会生气。“还好。”她们说,尽量不看她的眼睛,她讨厌自己弄得孩子

① 妈咪(mummy)既是妈妈的昵称,也有木乃伊之意。后面姆妈(mum)另有沉默的意思。——译者注

1977年7月9日，星期六

们这样，不得不改变、退缩。她想让她们快乐。同时她又想听到伤害、虐待之类的事情，那样她再发火就合情合理了。

她梳梳头发，镜子里的脸像块木匾一样呆滞。抑郁。她让他过得太舒服了。他过得太舒服了。他不用给孩子们擦鼻子，也不会在晚上被孩子们做噩梦的大叫声惊醒。要是她把这些说给他听，他肯定觉得她要从心理上给他施压。她端起酒杯，暗红的液体流进嘴里。

她不怨恨莱西娅。他爱去搞谁就搞谁，她烦什么呢？她无法释怀的是他的自由。自由得像他妈的一只小鸟，可是她却给关在这里，关在这栋屋顶漏水、墙壁破旧的风雨飘摇的房子里，地球一圈圈转动，日历一页页雪片一般飞走。烦闷郁结在体内犹如黑色的金属慢慢燃烧。

她坐在床沿上，盯着交叉的胳膊，手腕上道道青筋分开又汇合。每秒钟脉搏跳一下，生命犹如倒计时。她可以躺下来，在身体周围摆满蜡烛。三十九支。她可以让时间停滞。她的手表。

她费力地转过头去。现在十一点半。

她去孩子们的房间看了看，她们都睡了，能听到均匀的呼吸。她顺着大厅走回来，打算上床睡觉，然而她却不由自主地穿上了鞋子。她也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

伊丽莎白在闷热的夜晚站在纳特新居的外面，纳特的旧居，她还从来没去过。尽管她当然有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备不时之需。也许现在就有不时之需。他的家里一片黑暗，只有楼上的窗里透出一点微光。那是卧室。

她想来看看,就这样。要在脑海里留下印象,这样她就相信它的存在了。(垃圾场,贫民窟,可能还有蟑螂。看到这副破败景象,她不觉感到高兴,比她家差多了。)她悄悄走上前阶,试了试门把手。她不知道若是开着的她要怎样。像古老的传奇剧里那样偷偷爬上楼梯,猛然打开卧室的门?然而大门牢牢关着。

他们把她关在门外了。他们故意忽视她,躺在卧室里窃笑,可她却晚上孤零零地站在这儿,无人理会。她要留点印记:扔块砖头到窗玻璃上,还是把名字首字母写在门上?用什么写呢。她要不要踢翻垃圾桶,把垃圾倒在门廊上,然后大叫?看看吧,我在这儿,别以为随随便便就能把我打发了。但是她却喊不出来,她一时失语。最后一点力量也消失殆尽了。

她忽然想到:万一他们现在朝外看,发现我站在这儿怎么办呢?她脸红了,身上汗津津的,头发贴住脖子,全身一阵刺痛。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典型的弃妇形象。他们肯定会大笑。她赶快转身向北走开,平静了许多,想到自己居然受着内心的驱使到这里来,到这条乱糟糟、空荡荡的街上来,她不禁懊恼不已。

更糟的是:孩子们在哪儿?锁在屋子里,而且就她们俩。瓢虫快快飞^①。她还从来没把她们单独留在家里。她想到了火灾,爬进屋内的杀人犯,影子映在她们房间打开的窗户上。疏忽大意。可如果孩子真的遇到不幸,从某些方面说那也是纳特的错。在她生日这天,偷偷的一个报复。

① 一首耳熟能详的童谣:“瓢虫快快飞,赶紧往家走。你家着了火,孩子到处躲。”——译者注

1977年7月9日，星期六

想想就够害怕的了。她转而想起了蛋糕，蜡烛。南希小姑娘，身穿白衣裳，一只红鼻子^①。南希看着《小小谜语》上面渐渐消失的女人问，那是我吗？因为看到自己出现在书里，非常高兴。南希那时还很小。

“只要你一口气把蜡烛吹灭，”南希说，“就能实现你的愿望。”南希还不懂得愿望，不知道它们的危险。活得越久，变得越小。

^① 一个谜语，全文如下：南希小姑娘，身穿白衣裳；一只红鼻子，长在脑袋上；活得越长久，变得越矮小。谜底为蜡烛。——译者注

第五部

1977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

纳特

纳特好几个月来一直躲着这件事。它还是来了。除了这个,叫他做什么都行。他在一瞬间看到自己坐着小筏子沿亚马逊河漂流而下,巨浪激流包围着他。一只鳄鱼,大概是短吻鳄,从浑浊暗绿的河水中探出头来,散发出死蛇一般的臭味,嘶嘶响着向他张开了大嘴。他敏捷地把一根树枝刺进它的嘴巴,用力扭动,鳄鱼毫无办法,只得后退,他顺利前行,日晒风吹,面容憔悴,但最后一劫还没来,他还活着。他真希望他的遮阳帽没在那场冲突中丢掉。他这是前去寻找什么东西,也许他已经发现了呢。消失的文明。他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有一张皱巴巴、湿漉漉的地图,要是他中了有毒的箭,这就是唯一的线索了。神志昏迷,他会那样的。

1977年9月3日，星期六

只要到了利马^①就行了。他试图回想利马在南美洲的什么方位，却一点也想不起来。奇迹般地生还了，人们会说。

可是巨大的压力、躲不掉的漩涡最终还是来了，他被卷入激流，卷入了依稀可辨的深渊，完全失去了控制。他努力保持镇定，但是却感到眼睛猛地一动，整个屋子像老电影的镜头一样模糊晃动得厉害。他专心注意自己的喉结，不愿露出惊讶的表情，不然她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放下右腿，又翘起左腿，童子军打结的第一步。只有该死的茶可喝，甚至啤酒也没有，他敢他妈的确定伊丽莎白是故意这么做的。她以为这会让他心神不宁，她是对的，对的，对的。

令他感到不解的是她提到了律师。一听到她说“我的律师”“你的律师”，他呼吸都快停止了。他知道自己以前就是个律师。有谁比他更清楚其实那没什么神秘、没什么玄妙的东西？只是些纸张文件，废话冗言。然而尽管它空无一物，却可以毁掉他的生活。

“不找律师不行吗？”他问，伊丽莎白笑了起来。

她盘腿坐在沙发上，看起来非常自在。可他坐的却是张硬背松木椅，他发现上次来的时候椅垫就给拿掉了。他感到骨头硌着木板，腰酸背疼，这把椅子对他而言一直都太矮了。

“没有律师就没法离婚。”她说。

纳特刚开始说其实有个办法，她就打断了他。“那样不公平，”她说，“你懂法律，我又不懂。我觉得我需要保护。”

^① 秘鲁首都。——译者注

纳特听了很伤心。保护以免受到他的伤害？这关乎抚养孩子的问题。她该知道他愿意为此做任何事情。

她把手里的一张纸递给他。她希望他看得出来她是尽量做到公平的。她说起看牙医的费用，纳特只是努力地盯着面前的黑色笔迹。伊丽莎白让孩子们都上楼去了，她们现在正在看电视。最近好几次他来接她们过周末，她都没让他进门。他不得不躲在外面，有一次还下着雨，他站在外面，像个变态狂，或杂志推销员，等待她们带着小得可怜的箱子出现在门口。这是她的一个策略，给他施压，要把他逼到山穷水尽，如今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今天刚踏进门时，南希还以为他要搬回来了呢。回家了。

他得跟伊丽莎白说清楚，他不能容忍她把孩子当成对付他的武器。（说清楚，笑话。他有什么权力？他怎么知道他不在时她都对孩子们说些什么？）

“妈咪说单亲家庭必须加倍努力才能渡过难关。”南希上周跟他说。

“你们不是单亲家庭。”纳特说。伊丽莎白给人感觉他已经死了一样。可他还没死，也不会为了满足她的心愿去死。他不是克里斯。这几周以来，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克里斯，也有那种无望和无助感。“爸爸妈妈都在，而且会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如果妈咪死了就不会了。”南希说。纳特要跟伊丽莎白谈谈这个话题，最近南希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她在服什么药吗？还是手腕上有什么伤痕让孩子们看到了？纳特觉得并非如此，她不会怨恨他到那种程度。她看起来气色不怎么好，苍白又无力，不过穿着倒是不错，他打量了一番，没有发现伤口或包扎的地方。

1977年9月3日,星期六

他明白如果他说起孩子们的心理状态会怎么样。他能想象那种轻蔑的表情:他有什么资格来说这个?他已经撒手不管了。看她的样子,仿佛他到处拈花惹草、左拥右抱,可实际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挣钱谋生。经济仍然不景气。他看着伊丽莎白打印得整整齐齐的账单,心里琢磨着也许应该指出这一点。大萧条刚开始的头几年,人们还觉得很快就会过去的,然而现在他们已经认命,知道要受长久的折磨了。人们不再愿意花上八十美元买个长颈鹿杰罗姆^①或者小马贺拉斯^②,不管它们手工多么精细样子多么可爱。至于左拥右抱,莱西娅几乎理都不理他了。她说他在故意拖延不离婚。

“只不过是个形式,”他对她说,“又没什么意义。”

“可能对你没什么意义,”她说,“可是伊丽莎白和你还是夫妻。也的确是的。”

“只是文件上写的而已。”纳特说。

“既然你说没什么意义,那为什么不把婚离掉,结束一切呢?”莱西娅问。纳特觉得她老想着这件事,已经有些不能自拔了。小问题而已,他对她说。有好几次他都想向她说十年(十一年?还是十二年?)的感情不是说完就完了的。伊丽莎白是他的孩子的母亲。确实,她让他过去帮忙给孩子的房间挂新窗帘,而他确实也去了。也许他不该去。可那都过去一个半月了,他不明白莱西娅为什么还要时不时提起呢。他们彼此相爱,他对她说,谁管户

① 加拿大著名儿童电视节目《吹梦巨人》中的一个木偶,为三个主角之一。——译者注

② 迪斯尼动画人物,和老鼠米奇是好朋友。——译者注

籍登记处的文件上写什么呢。可是,晚上莱西娅背对着他睡,蜷缩成一团。要不然她就在博物馆待到很晚才回来,或者带回一些厚书,里面画有牙齿化石的插图,她坐在餐桌前看到很晚,直到觉得他睡了才放下。

“恐龙都死了,”有一天他对她说,努力想使事情有所转机,“可我还活着呢。”

“你确定吗?”她说,目光黯淡。好像是在看一坨粪土。

就是这种疏远,这种与日俱增的挫败感,使他终于下决心走进伊丽莎白灰色的门廊。她的一张网。

他忽然有种冲动,想站起来走到她跟前,用力掐她的脖子。那样多少能让人心理平衡一点。他的母亲老喜欢说男人应该保护女人,顾及女性的权利,纳特感觉这句话非常抽象。他听说缝纫女工、面包工人、大学女教师,等等,遭到强暴的事情。但是在他这样的具体情况下,他觉得保护女性毫无必要。谁都看得出来,倒是他,才真正需要保护。

他玩起高中时候常玩的一个游戏,就是默默地用意念让老师变形。叽里咕噜念几句咒语,伊丽莎白就成了一块巨大的白色海绵。呼啦呼啦快快变,伊丽莎白又成了一块香草布丁。阿布拉卡达布拉^①,瞬间就是猛犸的一排假牙。般若波罗蜜,她得了腺鼠疫。他的孩子的母亲呼吸急促、浑身发紫,很快长满斑点,肿胀,迸裂,转眼粉身碎骨。他会清理地毯的,她的地毯,就是那样了。

“你不同意?”伊丽莎白说。

^① 表演魔术、施魔法时念的咒语。——译者注

1977年9月3日,星期六

他一下子把目光从纸上收回来,他强迫自己看着她。大家从小都学过,跟评委进行目光交流,总不是坏事。他明白,一旦说了“当然”,肯定会有麻烦,所以他干脆承认他没在听好了。

“你说看牙费?”他满怀希望地说。

伊丽莎白又一次露出了大度的笑容。“不是,”她说,“关于共同被告问题。我是说我提出离婚会比你提更合适,因为说到克里斯总归不大好。”

纳特想说为什么不呢,反正克里斯也不会受到影响。然而他却能预见这将给他和莱西娅带来很多麻烦。但他知道提这个问题很没有水平。再说法律上的东西全都模棱两可。虽然伊丽莎白可以控告他通奸,但除了流言蜚语,她什么证据也没有。

她说旧事重提对孩子们不利。她是对的,她当然是对的,现在无论什么事情好像都对孩子们不利。

“我不知道,”纳特缓慢地说道,“也许我们根本用不着那些理由。也许可以直接说婚姻破裂。那样还更准确些,你说呢?”

“噢,你要是愿意等上个三年……”伊丽莎白耸了耸肩,“我也无所谓,只要我能拿到抚养费就行了。”她说的是以后才有的账单,纳特微微点了点头。他给一把虎头钳夹住了,手柄慢条斯理,却毫不留情地转动着。从他身上能榨出什么来呢?火鸡肉汁,零碎角币。他不管怎么做都是完了。落了个通奸之名,莱西娅肯定要怨恨给牵扯进来。“我可没有破坏你的婚姻,是吧?”她说了多少次,这次真说中了。可是再等上三年,她也会怨恨的。

纳特此刻非常希望他住在加利福尼亚、内华达,什么地方都好,只要不是这个笃信宗教、戒律重重的国家。这都怪魁北克。

婚姻,本该是个过滤生命杂质的筛子,如今却成了一张装着诱饵钓虾的网。他是怎么掉进去的呢?想不起来了。只能徒劳地挣扎着,千方百计想要逃出去。

他能不能,可不可以问伊丽莎白她最近有没有跟谁好上了?可以说,还活着的?怎么说好呢?他不能,他也不敢。

1977年9月3日,星期六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盘腿坐着,碎花裙子(新的,紫红色,某天心情低落一时冲动买下的)铺开在周围。她感到这个姿势可以营造一种舒适随意的气氛。她希望她看起来平静祥和,像东方展厅中她最喜欢的观音石像。那样她就可以在气势上占据上风。

她希望自己不仅表面平静,内心也平静。有时她觉得已经做到了,有时又觉得只是一种呆滞。那尊塑像是观音呢,还是只是块石头?譬如:目前她对男人都没什么兴趣。她仍然在尝试,留心观察地铁里的陌生人,想象博物馆的员工摆出各种新奇的姿势,可是一点也激不起她心中的火花。她现在也不去别人家做客了:她再也不愿那么无聊透顶,只是吃吃喝喝。如果她想吃些死鹅切碎的肝脏,或者拔光了毛的家禽野味、小牛胰脏,那她尽可以自己去买。

她以前很少感到过乏味。她常常思考下一步计划,然后努力一手操纵。可是现在她对下面的步骤已经了然于心,懒得再去听那些通常都是她喜欢听的假意奉承。两个人才跳得了探戈,华尔兹又早过时了。比起庭院咖啡馆装模作样、桌下调情的方式,她更喜欢不声不响的小流氓,一个穿着皮衣的影子,或者巷子尽头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行还是不行。

(就像克里斯。行还是不行。行,她说,后来,很久之后,不行。是他们的关系终止这件事害了他。她之所以不想在离婚程序中提到克里斯,其中的原因既无关法律,也无关纳特,甚至和孩子们也毫不相干。她只是不想牵扯到他。在法庭上听到他的名字,可能立刻就会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证人席上,面色苍白,脸上一副指责的表情,甚至可能——更严重——整个支离破碎,眼望着她,咧嘴傻笑,身体却仍然痛苦地扭曲着。她已经顺顺当当地把他安葬了,可不希望他复活。)

她想坐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不受任何打扰,慢慢吃着碟子里到现在还没动过的饼干,平心静气地想些事情,随它们自行安排。没那么容易。根据多年的经验,伊丽莎白知道事情需要外因的促成和推进。而且她轻松的坐姿也阻碍了腿上的血液循环。但她不想改变现状,不想移动。不然对纳特可能是种暗示,让他觉得他也可以移动,可以自由起身,随时走开。她知道——有谁知道得更清楚呢?——这种自由,这种离开的自由一直存在。而且有很多多种方式。可是,纳特却从来没有发觉过。

他们已经开始谈及开支,认真讨论那张清单。她一项项逐一

1977年9月3日,星期六

讲给他听。她把这个留到最后,直到她确信他明白她已经向他摊牌了。她的王牌。如果他要来个匆忙了断,她就强制执行。如果他要等上三年,她就可以慢慢调度,而且可以随时改变战略方案,让他等个五年。有一点他必须明白,无论他怎么决定,她都无所谓。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确实无所谓。照目前情况看,她又不急着赶快嫁人,所以尽可以等。

他正对她说,她也知道,他现在没多少钱,其实都没什么钱,不过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她说他缺不缺钱不关她的事。他有一百万也好,十块钱也好,孩子们还是一样吃饭穿衣、看牙医、买玩具。但她们需要零花钱,上辅导课。简妮特想学舞蹈,南希已经练了一年的滑冰,伊丽莎白认为她应该继续练下去。

“当然靠我的工资完全可以养活她们,”她说,“按实际情况,我是可以那么做,可是那样就得在某些方面削减开支了。”她想,我们得把猫送到救生协会去,但又觉得扯得太远了。首先这个猫说了要养,可还没养,还未进家门的猫没有说服力。而且如果已经养了猫又送走,孩子们肯定不会原谅她的。不管有没有纳特。不过等到这件事敲定之后,她会寄账单给纳特。“我以为我们商量过,你会尽可能常来看她们。孩子们得知道父母都爱她们。”

纳特非常生气。“你真的以为因为我没他妈的什么钱,我就不爱我的孩子了吗?”他说,“真够蠢的。”

“孩子们会听到的,”伊丽莎白柔声地说,“也许我是很蠢。我想你要是真爱一个人,就应该愿意做些牺牲。”做些牺牲。这是从穆里尔姨妈那里直接照搬过来的。她更换了双腿的位置。她讨

厌自己说出穆里尔姨妈常说的话,尽管她也认同这种看法。不过穆里尔姨妈不会提到“爱”这个字。

她突然发觉这话说得含糊不清:可能是说孩子们,也可能是说她自己。难道她希望纳特爱她,为她牺牲吗?也许是的。有人曾甘愿为你俯首帖耳,这很难让人放弃,不利用太可惜了。她躺在床上,一张那时还不能称作是她自己的床,纳特俯身握着她的手,一遍又一遍地从上到下摩挲着她的肩膀、乳房、小腹,生孩子留下的妊娠纹、大腿。他总是很体贴,默默地等她。她想要的就是这个吗?有那么一会儿,她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让我们继续在一起吧。

她努力回想自己是否曾爱过他,结果发现她爱过,尽管爱得不够满足。纳特是个天性淳良的人,她又推崇人性之善,尽管有时有点瞧不起这种品质。他们结婚时,她是什么感觉?安全,放心:她终于摆脱了危险。她将成为一个主妇,持家理业的主妇。即便是在当时,这也让她觉得不可思议。人除了新陈代谢、细胞死亡之外还会怎么样呢?她已经拥有了一个家,可是却不是特别信任这个家,不愿意坚守这个家。安全感也不是她要的全部。她嫁给纳特时穆里尔姨妈说她去了贫民窟,但她说错了。去贫民窟不够安全,纳特可不是这样。或者说按照平常人的看法,不是那么回事。

最近她跟穆里尔姨妈都没什么联系,她希望永远都没有联系才好。那样她就有种得胜之感。既开心又光荣。穆里尔姨妈要么跟她一刀两断,要么假装上次那个不可想象的场景,她戴着那顶愚蠢的白色绒帽夺路而逃的事情从未发生过。很可能到了十

1977年9月3日,星期六

二月,伊丽莎白又会跟往常一样接到她的电话,商定新年走亲戚的日期。她不能想象去了如何,也不能想象不去又会如何。她又会坐在那光滑的粉色长沙发上,身边是高档的家具、小钢琴,还有银餐具。穆里尔姨妈闲坐一旁,灰白的眼睛望着她,往昔萦绕,旧时重现,一个恐吓声声、回音阵阵的洞穴。

“你到底想让我牺牲什么?”纳特问,仍然怒气未消。言下之意:你别指望从石头里榨出血来。

“纳特,”她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不容易。相信我,我也很不容易。我们都尽量平静一点。我不是要折磨你,”她又加了一句,“这一点你不要怀疑。”

这多少是对的。她没打算折磨纳特:折磨只是附带的。她只想要获胜。看着他慢吞吞地坐回到椅子上,她知道她肯定会赢,没有什么能阻止她获胜。她肯定会赢,她希望自己会因此振作一点。

1977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

莱西娅

莱西娅在起居室里,上侏罗纪,循着禽龙的足迹奔跑。她穿了她那双阿迪达斯运动鞋,一件海军蓝圆领毛衣,上面印着“小即是美”几个红字。这是她过生日时威廉送的,他当时认为是件绝妙的礼物,他倒没想过那几个字就在胸口处。她一直没怎么穿过。她把望远镜放在皮制盒子里吊在肩上,盒子随着她的步伐不停地撞在屁股上,很不舒服。

眼前身后的小路上,一片泥泞。两边的矮树丛郁郁葱葱,叶片间雾霭迷濛,不时有水珠滴落。天热异常,她觉得身上火烧一般难受。湖还在几英里之外。她放慢脚步。远处听得到翼龙专心吃腐肉发出的连续、嘶哑的叫声,她知道那里阳光热烈,除了稀稀落落的灌木,一片空旷。

此刻她哪里也不想去,不过这一次不是探险,她对这块地形

1977年9月3日,星期六

太熟悉了。她来这里只是想逃避。

她中断自己的思绪,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拿着空杯走向厨房,一路上踩着锯末。他该清扫一下。她打开了水壶下面的东西,往杯子里加了褐色的粉末。

今天星期六,她第一次一个人在家。其中有个不错的原因:纳特去了伊丽莎白那里,终于决定开始谈论离婚的事了。这一刻她已经期待很久,因此不能抱怨一个人留下了。像个关在门外的小孩,父母在屋里商讨大事,是件他们觉得太过严肃,不能让她听到的事。她想踮起脚尖,把耳朵贴在锁孔处偷听。她想暗中观察,想听到如果说到她,都说了些什么。

然而一切都跟她无关。既然现在已经开始了,就肯定会继续下去。伊丽莎白把他缠住了。她会越来越频繁地要求这种会面,进行更多的商谈。可能会持续好多年。

她把烧好的开水倒进杯子,拿起一个罐子加了点奶精。她并不渴,可总得找点事情做。为了消磨时间她开始给伊丽莎白归类,最近她经常这么干。如果要把僵化成骨的伊丽莎白放在架子上,标签就会写着:纲:软骨鱼纲;目:鲨目;科:角鲨科;种类:伊丽莎白属。这次她把伊丽莎白和鲨鱼归为一类,其他时候伊丽莎白有时是个头肥大、分泌毒液的侏罗纪蟾蜍,有时又是乌贼一样长着触角,藏有尖嘴的头足软体动物。

莱西娅知道科学的真实客观只是一种假象。她看过科学家之间的争斗故事,掠夺、报复、剽窃证据,追寻恐龙足迹者相互贿赂对方的工作人员、相互诋毁声名。她知道迷恋科学和迷恋其他

东西没什么区别。尽管如此，她仍然希望科学的客观真的存在，希望她能拥有一些这样的客观。如此一来，她就可以在实际生活中保持客观。她会变得理性又聪明，就可以用一种更像成人，比目前这种暗里争斗更有尊严的方式和伊丽莎白周旋，不过这种暗里争斗总归还是胜过小孩对骂。

其实她没法应付。纳特似乎也不行。尽管他私下常常大发雷霆，这跟他之前不愿指责伊丽莎白相比算是令人安慰，可等他不得不去见伊丽莎白，因为花销或者接孩子来住争吵时，他就完全顺从了。他辩解说他这都是为了莱西娅，他不希望离婚的事情受影响。他经济上一直比较窘迫，但伊丽莎白每个月都能按时拿到抚养费。他已经习惯向莱西娅借个块儿八角。她怎能不借给他？怎能不让他抽烟，偶尔喝点啤酒？他都快要崩溃了。她很可怜他。她不想可怜他。他也不想让她可怜。所以她只好默默地把钱借给他。

一周之前莱西娅又一次提到了为她，为他们生个孩子的事。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不过也许，趁着她还年轻，也许现在正合适呢？

纳特不太乐意。他现在养不起小孩，他说。

“可这最开始是你的主意。”莱西娅说。她觉得自己提了要求，却遭到了拒绝。是她不够迷人，还是生理上有问题？

纳特解释说他说想和她生个孩子只是在表达一种愿望、一种期待，并不是真的建议马上就付诸行动。

莱西娅没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但也尽力去理解。她认为他是对的。伊丽莎白的孩子还指望纳特的收入，不然还能怎么样

1977年9月3日,星期六

呢,她和纳特都靠她的收入生活。她不能现在就生个孩子,破坏这种安排。她也并不是特别肯定想要个孩子,但她讨厌伊丽莎白这样妨碍她生。

莱西娅想着也许她该去加入一个讨论会。她听说过这种协会,纳特每晚带回来的报纸上的家庭版中也常提到。他们的会员在教堂地下室集会,向那些因为家庭纷争弄得伤痕累累的人提供良方。也许她也应该去看看,和他们一起喝茶吃点心,骂骂伊丽莎白出出恶气。但她知道她不行。她在人群里总是木讷得要命,担心一开口就说错了话。在任何不幸的人群中,她总是最为幸运的一个,至少她会假装如此。此外,这些协会常被称作“人生第二春”之类的,都是针对已婚人士,而她又没有结婚。

她觉得如果她非常独立,个性又强,那就不会这么烦了,其实倒会欢喜这种事情。现在很多女人都不再使用丈夫的姓氏了,她们反对被人叫做“我的这个”“我的那个”,纳特每次向别人介绍她时(这样的场合也不多),都不以所有格冠之。他就说她的名字,甚至都不加“小姐”两个字,他很喜欢这样。他说,他很高兴她不是叫舍恩霍夫太太。仿佛真是上帝的旨意,她无论是跟他的母亲,还是跟他的太太,都扯不上什么关系。纳特说她可以因此感到自己是独立的一分子,然而恰恰相反,她只觉得自己一点分量也没有。尽管她诧异于自己的守旧——这一点她到现在才发现——但她开始希望能有归属感,在别人看来有所归属。她希望自己可以归类,能够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已经有一个舍恩霍夫太太的群体了:其中一个是纳特的母亲,一个是他孩子的母亲。莱西娅谁的母亲也不是,从法律上来说也就什么也不是。

这当然不是以前的她，整天一个人胡思乱想，怨气满腹，好指责人，嫉妒心又重。可能她太在意伊丽莎白了。上学时老师曾说，你要是老扮那种怪相，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有一张那样的怪脸。她要是不注意，早晚会变成伊丽莎白那样的人。有时候她觉得纳特是伊丽莎白不知出于何种古怪的原因偷偷地对她搞的一个恶作剧。那就一笑了之吧，她对自己说。可是她做不到。

没意思，她应该对他说。没什么好处。可那不是真的：有意思，有好处。一些时候，一些片断。偶尔。

事实上，对于纳特眼里的那个她，她已经沉湎其中，不能自拔。有时候，他触摸她的身体，她并不觉得肌肤相亲，倒像是她穿了衣服，长长的、模模糊糊的一件衣服裹着她，像是一团闪着微光的云。她有些惊恐地发现他想象的她并不是真正的她。他认为她宁静如避风港，他认为她很善良。他的确认为，她，内心的她就是这样的人，只要他深入了解，就能够发现这些品质。他现在应该可以发现她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然而她想做一个那样的人，她想成为他想象出来的那个美丽的幻影、无形的幽灵。有时她特别渴望如此。

莱西娅在厨房里踱来踱去，地板该拖了。尽管拖干净了也没多大差别。咖啡里没有溶掉的奶精，水池里放满了杯子勺子，堆成一堆。她该去洗个澡。但她把杯子放进水池，锁上门出去了。

她沿着晒得炙热的人行道向南，然后向西行走，街道两边尽是些东倒西歪的红色隔热砖墙，倾斜下沉的门廊，破败拥挤的房屋。她对这个地方感到越来越熟悉。快到祖母住过的地方了。

1977年9月3日，星期六

瘦祖母就住在这条街上，也可能不是这条而是再过去一条；胖祖母住在西边，隔着几个街区，离金色的圆顶教堂很近，不过住的还是这样的房子。

自从那年两个祖母都去世之后，她不再来拜访了，也就很少想起这几条街。她记得祖母，她们的模样，她们家里某些房间，可是周围的房子却忘记了。仿佛这个地方一下子从地图上给剪掉了。现在她想找回这些房子，真实的房子。既然祖母们作为真正的存在证物已经消失了，房子也算一种存在吧。

她站住了。这是条小街，种着些乱七八糟的树，停了很多车，小孩在其间嬉戏玩耍，不时跑到人行道上。房子看起来比她想象的还要小，有些重新刷了漆，明亮的蓝色、黄色，砖块之间的水泥给仔细地涂成另外一种颜色。她一点也认不出来了，如果想寻找祖母生活过的印迹，她该去别的地方。现在这里搬来很多外国人。他们早晚也会挣足了钱，迁往城北。这是个不安定的地方，她小的时候以为这里就是永恒，可它不过是个中转站、宿营地。很久以后的将来，历史学家会掘起碎石烂瓦，挖出层层历史。现在是黑人的地盘了，她的祖母曾说，其时正谈起她的商店。

要是祖母们还活着，她们可能也已经迁往北方了。不管怎么样，她们肯定不穿丧服了，肯定会去尼亚加拉瀑布游玩，会像母亲一样烫起头发，买克林普纶^①裤装。融入社会。其实她们在她心里都是定型、完成的物种标本，从各自血泪斑斑、暗影幢幢的家园裁剪下来，粘贴在这里。她们生错了年代，是最后仅存的一批。

① 一种不起皱的衣料，在20世纪60年代曾大受欢迎。——译者注

母亲的祝福,我们那时人人都有。这非常重要。一个年轻人要上战场了,他一定得有母亲的祝福。我是当时第一个在伊顿百货工作的外国人,其余全是英国人。他们不喜欢我在那儿。他们嘲笑我的名字,我什么也没说。我保持沉默,就这样一切过得很好。我们那时候,头戴花环,快乐地跳啊跳啊。现在人们想模仿那种生活,可是不一样了。

以前莱西娅从未想过祖母也曾苗条过,也曾年轻过。她似乎永远都是那个样子,粗糙的怪脸,愁容满面,身上永远有股腋臭和家具抛光剂的气味。另外一个祖母也曾跳舞,至少她这么说过。她说起手帕,莱西娅没有听懂,最后她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挥舞起来。莱西娅只能回想出祖母当时年老的样子,穿着尺码很小的黑靴子可笑地跳来跳去,手里拿着许多纸巾挥个不停。

一个身材矮小、皮肤泛青的人擦身而过,说了一些莱西娅不大明白,但觉得不甚友好的话。她不知道现在是在哪里,她得辨认一下方位。夕阳西斜,那里肯定就是西边,向那边走就能走到金色教堂,她只从外面看过却从来不准进去。她也从未去过犹太会堂,除了祖母的葬礼。她转过身,努力寻找来时的路。

她很少认真倾听,她们的故事令她厌烦,她觉得她们一直想改变她的信仰,一个希望她皈依这个,一个希望她皈依那个。她对她们很不耐烦,她们抱怨,争吵不休,她们讲的故事遥远而陌生,可她们的唠唠叨叨,和她们反复讲的战争、痛苦、惊恐,都跟她有什么关系呢。古老的国度,久远而混乱。这里可不一样。此刻她却希望

1977年9月3日,星期六

能再次听到她们的声音,哪怕是吵架,哪怕是发怒。她也想头戴花环翩翩起舞,她想得到认可,受到洗礼,无论哪一边都行。她也想得到母亲的祝福。但是她无法想象她的母亲如何祝福她。

问题就在这里。她现在明白人们再也不是她心中希望的样子。那她该怎么办呢?改变心愿吗?

十岁时她想去博物馆,不是平常星期六只和一个祖母去,而是和两个祖母一起去。一个祖母牵着她的左手,一个牵她的右手。她不指望她们两个能交谈什么,她经常听到她们说就是死也不会搭理对方。不过没有规定说不能一起走路。她们三个人走在一起,走得很慢因为胖祖母走不快。她走在中间,三个人一起走上博物馆的石阶,走进金色圆顶大厅。恐龙早就灭绝了,可是这一场景却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后来等到她明白其实永远也不可能之后,很快就把它忘了。

至于纳特,其实很简单。她只希望他们俩能有些改变。不要面目全非,一点点不同就够了。同样的肌体组织,不同的性格气质。她想要有个奇迹,不然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197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

纳特

纳特瘫倒在塞尔比饭店一个马蹄形的包间里,一边喝着扎啤,一边看电视。今天是星期五,周围一片嘈杂,几乎听不到电视里在说什么。几个月来,更多辱骂皇家骑警的言论开始流传,一个三人组成的权威小组目前正对此进行严格的调查。皇家骑警装扮成要求分裂的恐怖分子,给某个地方发了恐吓邮件。他们烧了一个谷仓,窃取了一些信件。据传以前有个信息部部长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首相表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而且这也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这种事情早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过仍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新办法。纳特抽了一口烟,眼前晃动着鬼影一般的人群,有人皱眉、有人假笑,虚幻得很。

他的母亲和以前一样,又写了一封抗议信,随信附带了收集的签名。肯定会有很多谈判,但结果还是会不了了之。他很反感

1977年11月25日，星期五

那些权威人士，他们总是假装相信会有结果，老有一股故作认真的劲儿，即便愤怒，也愤怒得有气无力。现在他宁可听听曲棍球比赛的情况，尽管利夫斯队一贯打得很烂。周围一片烟雾缭绕，觥筹交错，人声嘈杂，放眼望去，尽是苍凉虚空。

玛莎走了进来，站在酒吧的一头迟疑地东张西望。纳特向她招手示意。她看到他了，于是大步走过来，满面笑容。

“好久不见。”她说。这可真够讽刺的，因为现在他们每天都在办公室见面。不过今晚是他邀请她出来吃饭。他欠她一个人情。她刚一坐下来，他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他不该提议来塞尔比。他们以前常来这儿喝茶。他希望玛莎不要触景生情。

目前倒还没有什么迹象。她啪嗒一声把胳膊支在桌子上，说：“哎哟，脚疼死了！”

纳特按照他一贯的方式来理解玛莎这种直率，坚持说方言：这是在掩饰其他敏感的事情。他觉得她好像做了头发，但他也不清楚她的头发以前是什么样子。她比过去瘦了。她双手交叉，丰乳搭在手臂上，笑意盈盈地朝他望着，他突然间有些激情难捺。不该如此。肯定不是靴子的缘故，玛莎一直穿靴子。

他又要了两杯啤酒，提醒自己这顿饭不过是例行公事。要是没有玛莎，或者玛莎不帮他的忙，他根本没机会哪怕像现在这样做些打杂的活儿。年轻的律师，比他年轻的律师——他吃惊地发现他们那么年轻——大有人在，人家公司何必雇佣他这样一个自动辞职的人呢？而且他也落伍了，业务很多都荒废了，他曾经以为永远都不会忘掉的东西如今都记不得了。但是他急需用钱，除了这里别无选择。

他很感激玛莎当时既没有哈哈大笑,也没有阴阳怪调。她甚至也没说,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她像护士或者办案员一样认真听他讲述,然后说她去想想办法。

他后来做的事情是他以前绝不会做的。他负责法律援助。法律创可贴。由于公司一贯的积极作风,有关部门认为应该承担更多法律援助的案例。目前存在的案例非常多,亚普斯事务所,加上一些小公司都忙不过来。纳特就充当他们的过载办公室。他拿的是兼职的工资,可是干的却是全职的活儿,负责一些无足轻重的小案子,这些案子没人想做,因为都是些注定要失败的案子,恶棍暴徒啦,破门而入啦,吸毒贩毒啦,上了法庭,进了监狱,再开庭,还是进监狱。他也知道就这样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他重新拿起公文包,找出原来那两套西服,他去以前住的房间翻找放在橱柜里面的箱子,奇怪自己怎么从来没有把这些丢掉。他现在鞋子擦亮了,指甲也干净了,以前似乎永远也洗不掉的黑漆斑点几乎看不到了。每天上午,他都要接触监狱中充满防腐剂的环境,闻到鸡笼鸭舍的气味,无数次呼吸酸臭污浊的空气,更得忍受乏味和仇恨的气氛。他听着当事人撒谎,望着他们不时躲闪的眼睛,心里清楚他们瞧不起他,瞧不起他锃亮的皮鞋以及他对他们的信任。

他们不知道其实他并不信任他们。他和他们一起出庭,尽他所能,讲条件,和公诉人做些蹩脚廉价的交易。他听着他们的术语行话,其他律师的戏谑打趣,他以前对此很反感,最近却也开始加入他们了。偶尔他也能打赢几场官司,当事人得到获释,但这种时候不多。即使如此,也没什么好炫耀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官

司,争端起因又极其荒唐可笑,这使他非常苦恼。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似乎并无多大关联:两个收音机,一个立体音响,巷子里的枪声,某个老太太柜橱抽屉中的家什杂物。

他的母亲要是知道,肯定会说那些当事人的今天都是环境造成的,当然就是如此。文化上的不适应让他们遭了殃,两套各有偏颇的规约习俗相冲突,产生矛盾。母亲相信人性崇高和意志自由,而且成功地为这种矛盾找到了出路,至少在她自己成功了。纳特没法理解这种逻辑上的悖论。他不想评判别人,也不觉得自己是公正的化身。他只是工作而已。他也完全可以去英国动物保护协会工作。其实他倒想加入骑警纠纷:一家口出狂言的小报日前遭到了打击迫害,公司正在办理此案。不过由斯坦因负责,向来如此。

侍应生端来了他们要的啤酒,砰的一声放在桌上,玛莎在她那杯里洒了点盐。“干得怎么样了?”她问。她喝了一口啤酒,嘴上留下一圈泡沫。他曾经很喜欢她这一举动,喜欢看她痛饮啤酒的模样。在他心中,一阵温柔袭来,停留了一会,消失了。

她背后的大屏幕上,雷内·勒维克做着手势,耸肩,嘴巴讲个不停,小丑一样布满皱纹的脸上,悲伤的眼睛望来望去。从纳特听到的只言片语判断,他是在讲经济。现在他们宣称从不希望国家分裂,事实却并非如此。纳特对他感到失望,目前整个事情已经变得虎头蛇尾,令人扫兴。机会错失了,只有妥协回避,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毕竟不是个自由的世界。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自由,勒维克不是傻瓜。(纳特也一样,再也不傻了。)他越来越不像小丑了。现在他更像个海龟:生活的历练使人成熟,结实的壳成

为安身之所。

“喂，空想家。”玛莎说。今晚这还是她第一次暗示他们曾经是情人：她过去常这么称呼他。纳特低下了头。

“很好，”他说，“我觉得。”他想尽可能表现出饶有兴趣的样子。玛莎希望她的所作所为，以及友好表示能够给他带来快乐。他知道她不遗余力地帮他，但其中的原因他一无所知。

玛莎没有露出任何端倪。“为你回到老本行干杯。”她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他们在塞尔比餐厅吃饭，虽说这里他不大喜欢，也负担不起。两个人点了动物肝脏和家常炸土豆片，玛莎边吃边和他闲聊：单位里谁不干了，谁新来的，谁离婚了，谁跟谁好了，诸如此类。玛莎跟往常一样了解所有的八卦传闻，她也乐意向人传播。“幸好是她，不是我，”她说，或者“愿他好运”。纳特安心坐着，又是他很熟悉的那种自在的感觉，仿佛是在感受一个庞大而温暖的动物的呼吸。

他想靠近她，把头埋在她的怀里，闭上眼睛。但玛莎现在只把他当作朋友，一个值得信赖、不偏不倚的老友。她给人感觉好像一点也不记得她曾痛哭过、尖叫过，动手打过他，纳特不禁又一次感到女人的厚颜无耻。她们毫不羞耻。她们相信她们无论做什么，都合情合理，因此何必内疚呢？纳特很羡慕这一点。他自己清楚他对待玛莎不管是内心、还是表面，都不够好，可她似乎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玛莎吃到罐装樱桃派，开始讲起她新近的兴趣：她在“内利中

途之家”做募捐志愿者,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上瑜伽课。纳特想象不出体态庞大但不够匀称的玛莎,穿着黑色紧身衣,怎么能把身体扭得像麻花。他也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她居然和到中途之家寻求庇护的失意太太们站到了一起。她以前几乎从不运动;她称之为议题的理论学说,又总是令她不寒而栗。他记得:他曾努力说服她买辆脚踏车,他一说起魁北克、以色列、柬埔寨这些地方如何危机重重,她就说电视新闻已经听烦了。然而现在她就在这儿,不可思议却又实实在在地坐在他对面,一边叉起馅饼皮,一边谈论强奸法改革。

纳特暗暗对自己说玛莎就是这样,不如意时做做好事,学点东西,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加入像他母亲一样落伍的人群:这些人可能成了基督弟兄会教徒,或者成为坚信毒素来自体内的素食者,他们可能学说世界语,也有人四处讲解宇宙飞船,还有的皈依了一位论派。伊丽莎白就一直这么看待玛莎,纳特觉得这是由于玛莎的装扮。伊丽莎白认为妇女解放的声势日益减弱,东方神明崇拜也已今非昔比。不过玛莎对此似乎毫不在意。她观察纳特的气色,说他看起来供氧不足。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正确地呼吸。他应该尝试一下深呼吸,练习练习简单的拜日姿势^①。玛莎个人觉得可以给他带来非常奇妙的感觉。

接着她重又开始谈起法律。她发表了对家庭纠纷法的看法。其实,要是她能攒够钱,她想去上法学院,自己做律师,那样她就可以做些专业的工作了。说到上学,肯定没问题,因为这方面她

① 瑜伽中的一种姿势。——译者注

已经了解很多了，天知道她打了多少字。纳特眨了眨眼睛。他现在发现玛莎不是特别笨，但也绝对不是多么聪明。但是眼下她可能比他更了解这一行。她也许是对的，她也许很在行呢。在家庭纠纷方面。

纳特不禁感到自己的渺小。他日复一日地过他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想起过玛莎。他只模糊记得双手触及她大腿的感觉，也早已淡忘舌尖吻她的滋味，他甚至不记得她卧室的布置：窗帘是什么颜色？然而他为自己这么轻易、这么迅速就被人遗忘而感到悲痛。他就那么微不足道吗？他心里对自己说玛莎不可能暗里又找了别的男人，在她心里不可能有谁会像他这么重要，否则她也不会对法学院感兴趣了。

他付了账单，两人一起向门外走去，玛莎走在前面。她把外套拿在手上，他望着她的裙子，隐约看出内衣形状的臀部。难道她想和他重归于好吗？他们可以坐在她家的起居室里喝上几杯。仅此而已。他琢磨：他当然不能答应。今天是星期五，孩子们会来，莱西娅也在等他。他没告诉她他要去哪儿，他只是说有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和玛莎吃饭也可以说是工作上的事情，但这很难解释清楚。

然而在大街上，玛莎只是向他道谢，然后就此道别。“下星期一见，”她说，“还是老地方。”她穿着靴子，走向街角，招手叫出租车。他注视她拦了一辆车，打开门，坐了进去。他想知道她要去哪里，不过无论他知不知道，她都会去。没有他世界还是一样地运转。他经常在幻想中排演自己的死亡，只是他从来都不确定。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宇宙间的一粒尘埃，有

197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

一天会消失。

他忽然记得这种想法已经有过好几次了。他站在她离开的地方。不想回家。

1978年4月14日,星期五

伊丽莎白

穆里尔姨妈住院了。这件事本身就不可想象。首先,她居然也会生病。伊丽莎白从未想过她的姨妈和别人一样也是肉体凡胎:她不是一般的生物,而是从头到脚都长着厚厚的皮囊,犹如橡胶一般无法渗透,坚不可摧。其次,就算她真的生了病,伊丽莎白对此仍然不敢相信,穆里尔姨妈居然会亲口承认。尽管如此,她的确住院了,确切一点说住进了玛格丽特公主医院,还把伊丽莎白喊来了。尽管她发誓再也不见穆里尔姨妈,她却不敢不来。

她坐在床边专门给来访者预备的椅子上,穆里尔姨妈穿着冰蓝色睡衣,旋转曲柄支撑着坐起来,立刻就开始唠唠叨叨。这里的水氯气味道太重,她喝得出来。她记得以前的水很纯净,但她觉得伊丽莎白肯定不会辨别。一开始没有单独的病房。伊丽莎白能想象吗? 她得和一个睡觉时呼吸沉重的老太婆住在一起。

1978年4月14日,星期五

她根本睡不着。现在终于住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可又没人搭理她。她必须不停地摇铃,甚至得摇上三次,护士才来。她们都看侦探小说,她看到的。那个夜班护士是西印度群岛人。这里吃的一塌糊涂。她不吃甜菜,每次她总是挑选菜单上别的蔬菜,可端来的总是甜菜。有时候穆里尔姨妈觉得他们这是故意跟她作对。明天她要和麦克菲登医生说说。如果她待在这里,用他的话说,是要调养调养,做些检查,那他至少要能保证她舒舒服服。她从来都没有生过病,现在也没什么问题,她不习惯住院。

伊丽莎白觉得这可能是真的。她自己常把住院和生产过两个孩子联系起来,可穆里尔姨妈当然没有经历过这些。她无法想象她生孩子,更不能想象此前如何受孕。很难让人想象下巴瘦小的特迪姨父如何猛攻避孕套堡垒,分开暗灰如土豆芽的大腿,也不能想象穆里尔姨妈批准他这么做。但她也许出于责任考虑做出了牺牲。

穆里尔姨妈随身带了她那个点绣坐垫,这个坐垫已经绣了很多年,图案是装在篮子里的三色堇。过去这么多年里,它曾无数次放在穆里尔姨妈家的椅子上、沙发上,以此证明她不是懒惰的女人。现在这坐垫放在医院的床单上,显得非常奇怪。穆里尔姨妈说话时,它就跟着一起一落。

伊丽莎白坐在来访者的椅子上。她带来了一盆菊花,不是那种修剪的花束,她觉得穆里尔姨妈可能会喜欢生长的东西,可没想到她一看见花就立刻嚷嚷起来,说很难闻。难道伊丽莎白忘了她受不了菊花的怪味吗?

也许她倒是记得,也许她正好忘了。她感到应该带点什么东

西过来，一点礼物，因为穆里尔姨妈快要死了，生命的能量一点点消失。伊丽莎白作为关系最近的亲属，第一时间接到了通知。

“已经扩散到全身了，”麦克菲登医生小声对她说，“是从肠癌开始的。结肠。我猜她来看病之前肯定经受过巨大的痛苦。她总是说自己壮得像头牛。后来是流血吓到了她。”

巨大的痛苦，肯定的。她应该咬紧牙关忍了好几个星期，才强迫自己承认体内有段结肠，是这部分害了她。穆里尔姨妈发现她居然也流血，惊讶程度肯定不亚于伊丽莎白。可是吓到了？这个词对穆里尔姨妈来说绝对是天方夜谭。伊丽莎白望着她，毫不客气，又半信半疑。这样凶险恶毒、精力充沛的人不可能死。人们就是亲眼看见希特勒烧成了灰，也仍然觉得他还活着，穆里尔姨妈也是一样，即使死了也会阴魂不散。

可是她的确已经老了。曾经结实而迟钝的皮肤松弛地耷拉着，她一直涂的粉在布满皱纹的脸上形成道道沟壑。喉咙已经深陷，紧挨着睡衣上的蝴蝶结，船头一样突出的胸部已经平坦了。她的脸色曾经是底气十足的浅褐色，如今灰白如旧牙刷。她的眼睛，以前像狮子狗一样微微突出，现在已经深陷进眼窝。她在走下坡路，就像《绿野仙踪》里面的女巫一样很快就会一点点消失了，伊丽莎白突然想到：多萝西看到女巫变成一堆赤砂糖，并没有感到开心，而是恐慌。

穆里尔姨妈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麦克菲登医生认为像她这样性格的人，不该这么早告诉她。伊丽莎白尽量委婉地追问一个确切的日期。穆里尔姨妈还能活、维持多长时间？不过他说得很模糊。这其中有很多因素。有时候会有奇迹般的转机。他们

1978年4月14日,星期五

会给她服用止痛药,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要用镇静剂,当然他们希望她能够得到家属的支持。

家属是指伊丽莎白,她此刻正在扪心自问来这里的动机。她早该让老太婆见鬼去,不买她的账,绝不心软。她来这里甚至找不到一个实际的理由:她知道穆里尔姨妈遗嘱的具体内容,也知道不可能有什么变化。孩子们年满二十一岁可以得到几千块钱,其他全部捐给目中无人的提摩西·伊顿纪念会堂。伊丽莎白对此无所谓。她已经练习过,可以做到毫不在意。

她是来看好戏的吗?可能吧。她的头脑里充满了复仇的念头。她要告诉穆里尔姨妈,她就要死了。穆里尔姨妈肯定不会相信,但是提到这个词就足以让她生气了。或者她要威胁她,不把她埋在她选好的墓地里。要把她烧了,把灰撒在意大利人踢球的湖心岛上。要把她的骨灰装进果酱瓶,埋在摄政公园^①,千人万人来踩。够她受的。

伊丽莎白不赞成这样,这种复仇的想法,她赶快令其沉睡,然而它仍然在那儿。她盯着穆里尔姨妈的双手,她的手紧握着放在蓝色的床罩上。她实在不愿碰那双手。

那天她们看完了多伦多儿童圣诞表演《蟾蜍楼花园的蟾蜍》——穆里尔姨妈说这是对她们的特别恩赐——走在伊顿百货外面的学院路上,忽然有一个女人抓住了她的胳膊。一旁萨莉·安六重奏玩具又唱又跳。那个女人穿着一件破旧的棕色外套,呼

^① 多伦多市内一区名,生活在此的多是贫民。——译者注

吸时散发出一股酸酸甜甜的味道。她只戴了一只手套，没戴手套的那只手抓着她。当时伊丽莎白十一岁。她和卡罗琳一起。两人都穿着蓝色绒外套，领子是棉绒的，戴的帽子也是棉绒的，穆里尔姨妈认为到市区玩这样的穿着正合适。

那个女人流着泪。伊丽莎白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她的声音含混不清。那只手在她的蓝色绒袖子上抖动着，松开了，像猫临死前的一阵抽搐。伊丽莎白抓起卡罗琳的手，拉着她就走。很快她就跑起来。是妈妈，卡罗琳说。不是的。在枫叶公园外面，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别说是妈妈。

是妈妈，卡罗琳说。伊丽莎白在她肚子上打了一拳，卡罗琳疼得弯下腰，蹲在地上大哭。起来，伊丽莎白说。你能走，我们回家。卡罗琳坐在人行道上，大声嚎哭，对母亲忠诚不渝。

这件事伊丽莎白一直不能释怀。她不能原谅自己的背叛。其中穆里尔姨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必须为了伊丽莎白忍受痛苦。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你从不听我说话。”穆里尔姨妈说。

“什么？”伊丽莎白问。穆里尔姨妈的声音都已经变了。不再是指责教训，而是哀怨痛诉。

“你从来都不听我说话，”穆里尔姨妈说，“我给你提供了你想要的一切。”

不是一切，伊丽莎白想，可她没法反驳。

“我说过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以为我对她太残忍了，可我一直救济她，那么多年都是。并不是你的特迪姨父。”

1978年4月14日,星期五

伊丽莎白意识到穆里尔姨妈说的是她的母亲。她不想听这些,不想听到家族中的某个人,其存在只不过再次显示了她自己毫无意义的人生。

“从来没落过一个星期。从没人对我说过一句好话,”穆里尔姨妈说,“当然她都把钱拿去喝酒了。可不管怎样我还是给她,我不想为此而愧疚。我觉得你明白不了的。”

这些伊丽莎白不知道也没什么关系。她宁愿相信她的母亲穷困潦倒,生不逢时,流落街头,但品质高洁。尽管她后来长大了,已经能够明白母亲的为人,她也故作糊涂。她的母亲,犹如纯洁的云朵,或是天使,住在天上,也可能——当她想起更实在的情况——依靠特迪姨父的资助过活。一想到她的母亲和姨妈相见,甚至相依相拥,她就极不自在。

“你见到她了吗?”伊丽莎白问,“你跟她说话了吗?”

“我让银行的人做了安排,”穆里尔姨妈说,“她恨我。她不会见我的,她以前经常喝醉了给我打电话,说……可我做了我该做的。如果父亲还在世,他肯定也希望这样。你母亲一直是家里最受宠的孩子。”

伊丽莎白惊恐地发现,穆里尔姨妈居然哭了起来。大滴的眼泪从她苍老的眼睛里淌下来,犹如自然倒转,石像流血,真真宛若奇迹。伊丽莎白冷眼旁观。她该欢天喜地,得意洋洋才是。穆里尔姨妈终于尝到了人生的苦果。然而伊丽莎白一点也没有感到欢天喜地。

“你以为我不知道,”穆里尔姨妈说,“我知道我快要死了。来这儿的人都快要死了。”她又拿起刺绣绷圈,用棒针做起活计来,

借以掩饰她在流泪这件事情，脸上却顾不得擦。“你早就知道了，”她说，现在是指责的口气了，“可你不告诉我。我又不是小孩。”

伊丽莎白恨死了穆里尔姨妈。她一直都恨她，以后也还是会恨她。她不会原谅她。这是很早就发过的誓，已经成了一条永恒的公理。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可这不是穆里尔姨妈。伊丽莎白童年里的那个穆里尔姨妈已经消失了，只剩下眼前这具躯壳，这个年老的女人，此刻放下做工笨拙的刺绣，闭上眼睛，眼泪透过双手缓缓流到病房的床罩上。

伊丽莎白真想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走了之。赶紧走开，别管她了。她活该如此。

然而，她却凑到穆里尔姨妈跟前，拿起她捂住眼睛的双手。粗壮的手指死命地紧紧抓着她。伊丽莎白不是神父，没法赦免一个人的罪过。她能做什么呢？其实什么也不能。她已经坐在熊熊燃烧的母亲身边，抓着那只完好无损的手，默默无言。那只完好无损、娇小玲珑的手。烧毁的那一只，依旧是美丽的，不似她此刻握在手里的这只手，青筋暴露，斑驳苍老如树桩的手。她用自己的拇指轻轻安抚着这双手，仿佛是在安慰自己生病的孩子。

她感到一阵恶心。尽管如此，尽管如此，她轻声说道：没什么。没什么。

1978年4月15日,星期六

纳特

地铁在熟悉的隧道里一路向东狂奔,纳特看到对面的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一脸憔悴,上方贴了一张海报,海报上画着一只文胸变成鸟儿的情景。纳特要去母亲那里接孩子们。她们昨天去的。早上只有他和莱西娅两个人在家。自从他回到所有人都称作上班的地方,莱西娅就不止一次地暗示他们很久没有和对方相见了。她指的是单独相见。

今天早上就他们俩,不过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早餐他们吃了煮鸡蛋,然后他坐在客厅里看周五的晚报,阳光照在他身上,身边放着闲置了很久的机器,和做了一半的木马。他原先以为他可以在晚上和周末继续做他的玩具,可下班后总是疲惫不堪。其实不仅如此。他不能同时做两件差距太大的事情:处理东前街仓库背后的暴力殴打,或者面对长颈鹿杰里不易察觉的微笑。现实

只能有一种情况,要么这个,要么那个,玩具的形象日渐暗淡,越来越模糊。他现在再看他的那些玩具,已经觉得它们应该放进博物馆,犹如稀奇古怪的手工制品,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之久。很快它们就会给清理搬走,取而代之的将是满屋子的文件。

莱西娅希望整个周末都是他们俩的,可他没法拒绝伊丽莎白,她近来一直坚持要有自己的空间。纳特猜想她都在做些什么。他希望她是在约会,那样的话生活就会轻松一些。对他而言。然而,他拒之门外的不是伊丽莎白,却是孩子们。这么说简直不可能,因为莱西娅无法认同。她那么迟钝,又不愿承认目前的困境不仅仅是他或她一个人的,而是两个人的困境,这让他非常愤怒。他为她做了很多,并且还在这么做,或者换个说法,要不是为了她,他绝不会这么那么做的,这是多么简单又多么明显的事实。他试图向她解释,但她好像觉得他在责怪她。她望着窗外,盯着墙壁,或者看别的什么,可就是不看他。

幸好还有他的母亲。纳特觉得母亲总是愿意带孩子,其实总是等着有带孩子这样的机会。毕竟她是她们的祖母。

纳特在伍德宾站下了车,他走上阶梯,走到外面四月淡淡的日光里。他向北走到小时候经常玩耍的街上,这儿的房屋全是偷工减料建造起来的,母亲住的地方也一样,外面刷着一层脏兮兮的灰泥,每次他看了都会想到两个广播节目:《绿色大黄蜂》《我们的布鲁克林小姐》。住他家对门的女人在她家的草坪上放了一尊雕像,一个穿成赛马骑师的黑人小男孩,手里拿着一盏车灯。纳特的母亲每次看到这尊雕像都非常生气。纳特有时候故意嘲弄她,把雕像说成是放在一位论派教堂门口,极为虔诚的彩绘黑人

1978年4月15日，星期六

小孩。他说，底层阶级的天主教徒在草坪上摆放圣母和基督的石膏像，对门的女人或许就是个底层的一位论派教徒呢。纳特的母亲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好笑，不过要是她真感到好笑，纳特反倒会很失望。

他按了门铃，等着开门时点了一支烟。他的母亲过了很久才来开门，仍然穿着她那双至少穿了十年，已经磨损的青绿色拖鞋。孩子们在下面的地下室里玩装扮游戏，他脱下厚呢外套时母亲说。她在那里给她们备了一个硬纸箱，里面放了几件她觉得不适合送给救济会的衣服：30年代末的晚礼服、一个天鹅绒斗篷、一件品红长衬裙。纳特每一次看到这些衣服，想到母亲也曾参加过晚会，也曾跳过舞，被人追求过，这个不折不扣的事实每一次都让他无限惊奇。

母亲刚煮了茶，给纳特倒了一些。他猜想她会不会放了啤酒在家里，不过肯定没有。他知道，只有他来了她才会买啤酒，今天来得比较匆忙。他没有抱怨也没有特意强调，她似乎比平时更为疲惫。他和母亲一起坐在餐桌前喝茶，尽量不去看她那张世界受难图，现在这张地图上的星号已经以老鼠繁殖的速度大量增加。孩子们很快就会穿好衣服，上来展示给他们看，这才是游戏好玩的地方。

“我听伊丽莎白说你又回到亚普斯事务所上班了。”母亲说。

纳特感到自己遭暗算了。伊丽莎白怎么知道的？他并没告诉她，他不想承认他失败了。难道是玛莎？难道她们还在联系？伊丽莎白一直很少给他母亲打电话，但也许——真是叛徒！——是母亲给伊丽莎白打了电话。原则上讲，她是会这么做的。尽管

她们的关系从来也谈不上亲密。她一直不想接受他和伊丽莎白已经离异这个事实。她从没这么说过,可他看得出来她认为这对孩子们的成长不利。比如,她从不提到莱西娅。他希望她会反对他、指责他,那样他就可以为自己辩护,告诉她在伊丽莎白的控制之下,他过着怎样一种白蚁般可悲的生活。

“我很高兴。”母亲说,灰蓝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仿佛他刚刚获得了一项大奖:不是中了彩票,而是得到某种荣誉。“我总是觉得这才是真正适合你做的事情。你现在肯定很开心吧。”

纳特感到一阵又愤怒又害怕的情绪遏住了他的咽喉。她难道看不出来?傻子都看得出来他只是迫不得已,勉为其难,别无选择才这么做的。她理想的儿子这个重负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胸口,好像一尊人体石膏模型正要捅进他的体内,把他闷死。受压迫的天使。她可以宽恕任何人、任何事,赦免任何罪行、任何渎职,除了她自己,除了他。

“我不开心,”他说,“我真他妈的不适合干这个工作。我去上班,因为我缺钱。”

她仍然微微笑着。“但就该这么做,”她兴高采烈地说,“至少你是在做有意义的事。”

“我以前做的才是有意义的事。”纳特说。

“没必要提高嗓门,亲爱的。”母亲用一种受伤的口吻说。他痛恨这种语气,因为她这么说是为了让他,也的确让他感到自己像个可笑的猴子一样上蹿下跳,手拿棍子来回挥舞,激动得捶胸顿足。她多年如一的道德洁癖像厚厚的积雪,又如层层羊毛将他掩埋。她们所有人,伊丽莎白、他的母亲,甚至莱西娅,都有那种

叫人无法忍受的自鸣得意。她不停抱怨,可她的怨言都是正经体面、旁敲侧击的赌注。他知道那默默无言背后的对等词,他从小就耳濡目染给熏陶过:我受苦,所以我无罪。可他也在受苦啊,难道她们都没发觉吗?到底要他怎么做,是不是非要打得自己脑袋开花她们才会拿他当回事?他想到了克里斯,面目全非地躺在用作停尸架的床垫上,身旁只有两个警察相陪。说真的。他可不愿那样。

“你知道吗,”纳特说,不管怎样还是放低了声音,“我无时无刻不在厌恶这个工作。”心里却想他是否真的这么讨厌它,他干得很好,和做任何类似的工作一样好。

“你是在帮助别人啊,”母亲说,一脸困惑的样子,似乎他连一个小学几何公理也搞不明白,“不是法律援助吗?那些人不是很贫困吗?”

“妈妈,”他说道,语气又变得极为耐心了,“无论是谁,只要在干我这个工作,还能觉得他们是在帮助别人的,全都是傻瓜。”

母亲叹了一口气。“你总是担心被人当成傻瓜,”她说,“从小就这样。”

纳特大吃一惊。他是这样的吗?他竭力回想是否有何明证。

“你大概也觉得我是个傻瓜,”他母亲说,一如既往地面带微笑,“我想我是个傻瓜。可我猜这是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傻瓜。”

纳特根本没想到母亲会说出这样愤世嫉俗的话来。她不是信奉人性至善至美的吗?“那你为何还做那么多好事呢?”他问。

“什么好事,亲爱的?”她有点漫不经心地问道,仿佛这个话题

她已经和他谈过好几次了。

“朝鲜诗人，跛脚的老兵，你做的那些事啊。”他扬起手臂，指着那张画满红色星号的地图，她的蘑菇云朵。

“噢，”她说，呷了一口茶，“我总得做点什么事情，好继续活下去呀。在那个年代，你也知道。就在你出生之后。”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肯定是随便说说而已，她不过在说家庭主妇似的烦闷无聊，或者之类的事情。但她很快就消除了他的疑惑。“我想过好几种方法，”她继续说道，“可我后来想，要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怎么办呢？那我可能最后，你也知道，就前程尽毁，一无所有了。那时你就会想谁能找到你呢。就在你父亲走了之后，就在我接到电报之后，但那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觉得我只是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间。”

纳特感到万分惊恐。他没法，也不能够相信他的母亲曾经想过轻生。这不对啊。不仅如此，她居然一次也没有提起过他。她会不会随便把他扔在什么地方，让他坐在摇篮里，而他随时都可能爬出来，爬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父亲已经让人不可饶恕了，但至少他死于意外。不负责任，可恨的母亲，她不能这样啊。很可能他就成了孤儿，他感到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道深渊，对他张开血盆大口，而他晃个不停，随时都可能掉下去。

“开始我做了些编织的活儿，”母亲说，轻轻笑了一下，“我织过袜子。你也知道，由于战争的缘故。不过尽管这样我还是不够忙。我想可能当时的我宁愿做些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等你长大些了，我就开始帮助那些老兵，后来就一件接一件地做下去了。”

纳特望着他的母亲,尽管这么些年过去了,她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令他觉得惊讶无比的不仅是母亲透露的这些实情,而且是母亲居然和他如此相像。他总是以为她从来都不会感到绝望,现在他才发现原来他一直靠着这种力量,母亲这种不会被命运击垮的力量过活。可是现在怎么办呢?以后呢?

就在这时孩子们出现了,她们笨拙地爬上楼梯,脚上穿着露趾高跟鞋,身上裹着天鹅绒和绸缎,小嘴用他母亲早已弃之不用的口红涂得红彤彤的,眉毛用眉笔画得漆黑漆黑。他兴致勃勃地鼓起掌来,很庆幸看到她们来了,带着她们简简单单的快乐。

可是他忍不住想到:她们很快就会长大,长成女人,想到这里他的心像针扎一样难受。她们会要求买文胸,买了后来又不穿,穿也好,不穿也好,错的总是以他为代表的男人。她们会评论他的穿着,他的工作,还有他的用语。她们将会离开家,和脾气暴躁、道德败坏的年轻人同居;她们也可能嫁给牙科医生,喜欢上白色地毯和羊毛挂式雕塑。不管是哪种结果,她们都会对他评头论足。没有母亲,也失去了孩子,他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孤零零的流浪者,头顶悬挂的地图上画满冷冰冰的红色星号。

在门口他和平时一样吻了母亲,义不容辞的一吻。她表现得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似乎他们都在谈论一些他早已熟稔的事情。

她关上了前门,忽然间,他无法面对这一切,无法忍受她就这样关上门。他越过水泥门廊的低矮铁栅栏,跳过树篱笆落到邻家的草地上。接着他经过黑人骑师装雕像,越过下一排树篱,然后再下一排,最后落在冬日残留的枯草上,融雪弄得草地湿乎乎的,他的鞋跟陷进了土里,泥水泼溅得一脸都是。他听到身后传来齐

声叫喊，女子小分队略显无力的声音：真是幼稚。去她们的吧。他一跃而起，跳过一堆狗粪，落到人家湿润的藏红花花圃上，赶快再跳起来。孩子们沿着人行道奔过来，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大喊：“爸爸！等等我！”

他知道他很快就会着陆，他已经感觉自己的心剧烈跳个不停。但是他决定再来一次，飞向他一直渴望的那个其实并不存在的空间。悠悠半空。

1978年5月30日,星期二

莱西娅

莱西娅手里拿着一张纸。她已经读了有四五遍了,但似乎还没明白其中的意思。这很愚蠢,因为几乎每天都会有无数跟这张写得一模一样的纸片飞向她的邮箱。这是一封信,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划线的信纸上,寄给博物馆编辑负责的《恐龙》期刊。

亲爱的先生:

我今年六年级了,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关于恐龙的家庭作业,我想您能不能解答如下这类问题:

- (1) 恐龙这个单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 (2) 为什么它被称作中生代生物?
- (3) 描绘一下那个时代北美洲的地质变化,请附上

地图。

(4) 化石是什么？

(5) 为什么安大略省没有发现恐龙化石？

请尽快把答案寄给我，因为我的作业 6 月 15 日要交。

你忠实的琳达·卢卡斯

信上写的一切莱西娅都异常熟悉。她知道这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小孩写来的，为了省事，宁愿抄抄现成的答案，也不愿意从书本上找。她甚至认得出这些问题，它们都经过改头换面，首先是老师稍作修饰，然后学生大幅改动，可这些问题仍然跟博物馆印制的恐龙小册子上面的一些问题几乎完全一样，而那些小册子正是她帮忙撰写修改的。老师也图省事。

一般她都会剪下几张油印材料，再附上一封通函。谢谢您的关注。我们希望这些印有史实的材料可以帮助您找到您所需要的东西。可是今天，她看着那单纯直白的话，忽然发觉自己非常生气。她痛恨这封信的言外之意：恐龙实在是没意思，根本不值得浪费太多时间，而且她自己活着就是给人利用的。她痛恨人家不随信寄来回复信封和邮票。她真想在整洁的蓝色笔迹上面用红色炭笔胡乱写上：自己的作业自己做。但她不能那么写。回复这类信件也是她的一部分职责。

她把信又看了一遍，一阵发呆。为什么称作中生代生物？正确答案，那个老师想要的答案，就在史实材料上面。中生代的意思就是“中间的生命”。在古生代之后，新生代之前。可是中生代真的存在吗？它存在的时候，还没有名字呢。恐龙根本不知道它

们生活在中生代。不知道它们只是处在一个中间的时代。它们也没料想自己会灭绝。按照它们的想法,它们可以永远存在下去。也许她该写下事实真相:中生代并没有真正存在过。中生代只不过是一个名字,它所代表的那个地方再也没人能够到达,因为它早已不存在了。之所以被称作中生代,因为我们就这么称呼它的。然后等着某个无比困惑的老师写来一封义愤填膺的信:这到底是什么答案啊?

她感到手在发抖,她得抽支烟。她一点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复这封信,此刻她脑海一片空白,什么也不知道。她很想把信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然而她却把信纸整整齐齐地对折起来,放在打印机旁边,这样就看不到里面的字迹了。她穿上雨衣,仔细地扣好扣子,系上带子。

桌子抽屉里有些干酪面包,本来打算中午吃的,不过她现在要去莫里斯吃点东西。她要找一张单人桌,坐着看吃得狼吞虎咽的上班族,还有忙得昏天黑地、衣服上沾到汤汁的服务小姐。她必须到博物馆之外的地方待一会儿,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也好。

昨晚她和纳特吵架了,头一次吵得那么激烈,是在孩子们都上楼睡了之后,也可能还没有睡着。这又是一件烦心事:孩子们来了,而且不是周末。他们俩说好孩子们平时不到家里来,可是纳特接到一个伊丽莎白打来的紧急电话。最近她打过来的电话全部都是紧急电话。

“她的姨妈去世了。”纳特说道,其时她刚走进家门,发现孩子们坐在桌前一边吃着干酪通心面,一边玩填字游戏。“伊丽莎白认为最好能让孩子们在这里过夜。她不想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到

她们。”

孩子们并没有表现出多么悲伤，莱西娅相信伊丽莎白肯定也不会。只不过又是一种暗中进攻。她什么也没说，直到孩子们洗了碗碟，纳特给她们读了故事，帮她们盖好被子。她们年纪也不小了，可以自己阅读了，可纳特说这是家庭传统。

他终于从楼上下来了，可是却宣布他认为他应该去参加葬礼。

“为什么？”莱西娅问。是伊丽莎白的姨妈，又不是他的姨妈，葬礼关他什么事呢。

纳特说他觉得应该给伊丽莎白一些安慰。她肯定受了不小的打击，他说。

“根据你对我说的种种情况，”莱西娅说，“她憎恨那个姨妈。”

纳特说虽然这是事实，但在伊丽莎白的生命中，这位姨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觉得某种事物重不重要，跟它好与不好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是这种事物的影响和威力，她的姨妈曾经就是一种威力。

“我跟你说，”莱西娅说，“伊丽莎白根本不需要别人安慰。安慰对于她就像奶子对于修女一样毫无用处。我从未见过有谁比伊丽莎白更不需要安慰的人了。”

纳特说表面常常都是假象，他和伊丽莎白一起生活了十二年，也许比莱西娅更有资格判断伊丽莎白到底需要多少安慰。伊丽莎白的童年很不幸，他说。

“谁不是呢？”莱西娅说，“谁的童年就幸福呢？有什么不一样的？”他要想听不幸的童年，那她讲给他听好了。转念一想，可能

1978年5月30日，星期二

她不会讲的，因为其中的不幸都平淡无奇。她明白，她没法跟伊丽莎白火焰般耀眼的传奇人生相比，那是一点一点从纳特那里听来的。只要比赛谁的童年更为不幸，她肯定赢不了。

纳特说他们应该小点声，总得考虑一下孩子们。

一想到孩子们，莱西娅就觉得眼前一片黯淡。事实上，尽管她们几乎每个周末都过来，她却分不清谁是谁，也很少仔细注意过她们。她不是讨厌她们，她怕她们。至于孩子们，她们自有她们拐弯抹角的一套。她们问也不问就借用她的皮带和衬衫，纳特说这说明她们已经接受她了。她们用牛奶、巧克力粉和冰淇淋冲泡饮料，喝完就把杯子随处乱放，杯底结了厚厚的一层褐色沉淀，莱西娅直到星期一或星期二她们走了以后才发现。纳特说只要她发现了她们有什么不足，就尽管说她们好了，但她又不是傻瓜。要是她真的说了她们，他肯定会不高兴。尽管她们对她总是客气到非同寻常，她知道有人事先教导过她们。毫无疑问父母两人都交代过。孩子们不是单独存在的，她们是个共同体，一个单词。孩子们。他以为他只要说声孩子们，她就会像听到咒语一般闭上嘴巴。

“让孩子们都见鬼去吧。”她不顾一切地说。

“我理解你的感受。”纳特说，口气里含有一丝屈尊的忍耐。

她应该就此让步，说她其实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她以前经常这样。然而这一次她什么也没说。她实在太生气了。要是她真开口的话，说出的肯定和她祖母的咒骂差不多：天杀的没长屁眼的浑蛋！你们都不得好死！你们都去死吧！

她冲进洗手间，靴子在光光的楼梯上发出很响的声音，她也

不管孩子们会不会听到,进去就把门反锁上了。她一时冲动,恨不得自杀了事。她为自己有这样的决定而感到惊讶,她以前从来没有过哪怕类似的想法。对于克里斯那样的人,她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现在她终于明白克里斯为什么要自杀了:就是极度愤怒,还有,更可怕的,害怕自己一无是处。像伊丽莎白那样的人就可以让你产生这些情绪,把你干掉;而纳特这样的人,往往又自顾自己,不管别人死活。别人的习性脾气可以害了你。克里斯并不是为爱而死。他只是想制造轰动,他也做到了。

她跪在浴缸边,手里紧握着从台子上随手抓起的刀子。不巧只是一把很小的水果刀。她得慢慢切割而不是挥刀大砍才行,这不是她预想的效果。不过结果总会一样。等到纳特发现情况后,肯定会破门而入,看到她漂浮在一片血红之中。热水,她知道,会让死亡来得更快。他会闻到腥味,死鸟的气味。他看到之后会怎么样呢?看到她苍白如蜡、双目圆睁的面孔。

可莱西娅并不是真的想这么做。她思量片刻之后,就把水果刀藏进药箱里。纳特甚至都没看到她拿了刀,不然他早就开始砸门了。(他会的吧?)但是她仍然怒气难平。于是故意把电话配药买来的那个绿色塑料盒子里剩下的药片全都倒进了马桶。纳特上床睡觉时,她转身拥抱他,表现得已经原谅了他似的。如果孩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只有赢得她们她才能避免被人忽视,那她也要他妈的生一个才好。

第二天早晨她仍然没有任何悔改之意。她知道她做了一件错事,而且非常恶毒,一年前她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做这样的事。

1978年5月30日,星期二

如此狂怒之下怀上的孩子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大概会生个没有进化完全的东西,一个什么爬行动物,或者某个基因突变的物种,浑身长满鳞片,鼻子上还有个触角。很久以来她一直有个理论上的看法,即人类是宇宙间非常危险的一种生物,一只爱搞恶作剧的猴子,充满恶意又四处破坏。但只是理论上而言。其实她一直相信只要人类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会有所改变。现在她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她不会认错的。纳特装作无事一样边吃玉米片边和她说话。下雨了,他注意到。莱西娅嚼着麸皮松饼,头发耷拉在脸上,闷闷不乐地打量着他,仿佛揣测凡人心思的命运女神。她的身体什么时候才有反应呢?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她说,以便使他懂得她仍然是自由身,既没有被困住也还没息怒,“要是你死了,尸体归伊丽莎白所有。我会用板条箱装好送给她。毕竟她还是你太太。”

纳特以为她不过是在说笑。

她走下楼梯,双手安静地插在雨衣口袋里,走着走着忽然停住了。她骨盆很窄,可能会难产而死,她对育儿一无所知,她的工作该怎么办?就算纳特出去做兼职,他们也负担不起。现在还不算太晚,不会这么快就有的。她只要再拆一包药,吃上两片,洗个热水澡,一切就跟以前一样了。

但她却接着想到:这次还是不要吧。她再也不想碰到这些麻烦,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也不想再拿水果刀了。

在金色圆顶的大厅里，她低头朝门口走去，忽然有人碰了一下她的手臂。她希望是纳特来跟她和解了，向她投降了，体面地了结他们的争吵。但是却是威廉。

“我刚好路过博物馆，”他说，“就想来看看你。”

莱西娅非常清楚威廉从来不会刚好路过什么地方，更不会刚好路过博物馆。威廉这样的人真不错，一眼就可以看穿，简单得像电话簿一样，按字母顺序从头到尾一目了然。他有话要对她说，所以就来了。他没提前打个电话因为他觉得也许她不愿见他。相当正确，她会。不过现在她笑了起来，而且笑得合不拢嘴。

“我正要去莫里斯吃些东西，”她说。她不会因为威廉而改变任何计划。

威廉虽然总是认为莫里斯肮脏不堪，吃了那里的东西会得结肠癌，此时却问她是否介意他和她一起去？一点也不介意，莱西娅说，也确实如此，她并不介意。威廉已经安全地留在了过去。她走在他身旁，感到全身心都无比舒畅。和一个对她丝毫没有影响的人在一起，实在是快乐啊。

莱西娅点了一份鸡蛋三明治，和一支烟。威廉要了一个煎蛋三明治。他一边轻轻拍掉黄油碎屑，一边说，他觉得吧，已经过了很久了，他想让她知道他终于发觉自己当时有些失礼，如果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的话。他的蓝眼睛毫不躲闪地看着她，红润的脸庞熠熠生辉。

莱西娅并没有将威廉的这番话错以为是他真正的忏悔。相反那不过是威廉心理平衡单上的一个条目，那是张安大略伦敦市

1978年5月30日,星期二

道德规约所产生的一张平衡单,威廉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深深铭记这张单子,上面所有的东西必须最终优劣相当。一条是企图强暴,还有一条是赔礼道歉。但是莱西娅目前已经愿意接受这种传统的体面。要在过去她肯定要求对方真诚。

“大家彼此彼此吧。”她说。

威廉释然了,他看了看表。他会再待个十分钟,她想,这样才显得合适。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见她。此刻他已经在思考别的什么事了,她发现自己心里琢磨着,但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她用手盖住脸,透过袅袅轻烟盯着他看。她沮丧地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轻易、随随便便就可以将他看透。她想问他:你变了吗?你学到什么东西了吗?她觉得自己学到的东西比她原先打算学的还要多,比她希望的还要多。他发现她变了吗?

她仔细观察他的脸:可能比以前更瘦了。她不记得了。那双湛蓝的眼睛,也不再是她曾经认为的那样叫人想起高加索玩偶,或者戴着帽子的人体模特。

威廉坐在她对面用一个莫里斯的杯子喝水,杯子的边沿上还沾有一点口红印子。他的一只手五指分开握着杯子,另一只手放在桌子上,脖子露在衬衫领子的外面,是浅绿色的衬衫,再往上是他的脑袋。他的眼睛是蓝色的,长着两只眼睛。这就是此刻全部的威廉。

1978年6月3日,星期六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站在极乐山公墓比较高档的一块地方,没戴帽子,但戴着手套。这里毗邻那些古老家族的陵墓,伊顿百货商店,还有威斯顿甜饼坊。不是栽种着小树的新建墓地(苍天不容哪),也不是郊区那种奇奇怪怪的地方,要么立着刻有中国汉字、方方正正的石碑,要么修建起姓名旁边贴着塑胶照片,装饰过度的纪念碑。

两个人正在用铲子把土倒进穆里尔姨妈的墓穴。虽然穆里尔姨妈将所有能够掌控的死去的亲属都送去火化了,但她自己却选择了尽量完整无缺地入土下葬。一排绿色的假草皮堆在一旁,等到穆里尔姨妈安全地掩埋完毕,散土夯实之后,就可以铺在上面,盖住难看的褐色泥土。

伊丽莎白的头发在和煦的风中飘扬。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

1978年6月3日，星期六

春日，真是糟糕，她肯定穆里尔姨妈宁可选择一个烟雨濛濛的阴天。但是即便是穆里尔姨妈也不能从坟墓中爬出来改变天气。

但是除此之外她几乎安排了葬礼的所有细枝末节。在她的生命终于不可挽回地消逝之时，她就立好了遗嘱，里面详细地写着各项说明。棺木和地皮早已买好付了款。她的衣服，包括内衣，都经过精心挑选，折叠，用纸包好，再在外面粘上胶带。（“这件裙子旧了，”伊丽莎白想象她会说，“新的没必要。”）她不愿意装饰棺木，觉得太浪费，挑了一口合上盖子的。甚至连葬礼用的赞美诗和《圣经》篇章都选好了。这些都放在一个写给教堂、单独密封的信封里。伊丽莎白听说了之后，感觉好像听到了穆里尔姨妈的声音，永远都是那么语气强硬，通过众多的哀悼者之口传达自己的意愿。

提摩西·伊顿纪念会堂发觉自己让穆里尔姨妈弄得无比尴尬。无论生前死后，毫无疑问都是如此，伊丽莎白想到，其时她正听着电话里那个年轻人小心翼翼的声音。“有关葬礼的，”他说，“我在想不知您能不能做些改动。有些东西不太合适。”

“当然。”伊丽莎白说。

“那好，”他说，“也许我们可以面谈……”

“我是说，那些东西当然不够合适，”伊丽莎白说，“你还不了解她吗？你还能指望什么？就让那个老东西为所欲为吧。她一向如此。”值钱的东西都让他们得了，至少也得忍耐忍耐，无论是什么。

她以为那个人会感到恼火——她也正打算惹人恼火——但她几乎可以确信她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暗笑。

“很好，舍恩霍夫太太，”那个声音说，“我们会提前安排的。”

尽管如此，伊丽莎白听到乐队演奏第一首圣歌时还是吓了一跳：“耶稣今天显灵了。”难道老家伙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认为自己不朽吗？还是穆里尔姨妈正好喜欢这首歌所以就选了它？她环顾四周，前来哀悼的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他们中有熟识的堂区居民，还有一些远亲，他们都兴致勃勃但极不自然地跟着唱。圣歌唱完之后，牧师清了清嗓子，像跳水之前的热身一样晃了晃膀子，然后才开始朗读《圣经》。

“‘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决不至于悲哀。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号。’”^①

他非常认真地诵读，尽量把每一个卷舌音 R 都发到位，似乎很清楚自己在读什么，但是人群中一阵骚动，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穆里尔姨妈似乎没什么品味。她真应该选一篇较为传统的，草枯人老，慈悲永存之类的。可是在葬礼上朗读行淫通奸？伊丽莎白想起他们解雇的那个年轻牧师，眼神热情如炉火，喜欢鲜红的太阳和破碎的面纱。也许他们怀疑穆里尔姨妈也跟他一样，这么多年一直隐匿在他们中间。可能不大正常：看看她妹妹，还有外甥女就知道了。

伊丽莎白毫不怀疑这是完全针对她的：穆里尔姨妈最后一次提到她的母亲，大火烧身而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提到她。她可

① 此处译文引自《圣经·新约》最后一部分《启示录》第18章第7、9节。——译者注

1978年6月3日,星期六

以想象穆里尔姨妈鼻子上架着眼镜,全神贯注地对着《圣经》,搜寻可用的篇章:尖刻,严厉又伪善。可笑的是前来的听众并没有明白这一层意思。伊丽莎白了解他们的思维习惯,揣测他们倒可能以为穆里尔姨妈是在用一种古怪的方式忏悔,甚至赎罪。供认一种不为人知的奢华生活。

“‘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①牧师合上了《圣经》,满含歉意地抬起头,大家全都舒了一口气。

悼词不是穆里尔姨妈自己写的,其中多次着重强调了“贡献”和“慷慨”。大家对此心知肚明。伊丽莎白开始瞟向四周,望望一边熟悉的一战死者青铜纪念碑,再看看另一边的围墙。时刻准备做善事。埋的是一个伊顿女人,或者男人。

但是演奏最后一支颂歌时,伊丽莎白差点放声大笑,几乎做了有失身份的事情。穆里尔姨妈选了《马槽歌》,伊丽莎白看到身边的人大惑不解,随即又大惊失色。议论的声音断断续续响起又停止,伊丽莎白低下头用手捂住脸,哼着鼻子。她希望别人认为她是在表达悲伤。

“妈妈,别笑了。”简妮特发出嘘声。但是尽管伊丽莎白紧闭嘴巴,仍然忍俊不禁。圣歌唱完了,她终于能够抬起头,却异常惊讶地发现有些人在哭。她真不知道他们在哭什么:不可能都是为了穆里尔姨妈。

孩子们拉着她的手,简妮特在右边,南希在左边。两个人都

^① 引自《启示录》第18章第8节。——译者注

穿着白色齐膝长袜和玛丽·简童装。这是简妮特的主意,因为她们每次去穆里尔姨妈家都这么穿。简妮特非常得体地流着眼泪,她知道葬礼上应该如此。南希不住地东张西望,毫不掩饰地把头扭来扭去。“妈妈,那是什么?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伊丽莎白自己只觉得眼睛干涩,有点头晕。喉咙里的笑声仍然没有完全抑制。穆里尔姨妈这么安排葬礼是不是老糊涂了,还是这可能是她最后开的一个玩笑?也许她已经为这一惊恐而无助的时刻计划了好多年,想到那些老熟人发觉她真实一面时的表情,并且为此幸灾乐祸。伊丽莎白并不相信,但希望就是如此。既然穆里尔姨妈真的死了,她就可以随意按自己的意愿改造她的形象,此外,她也希望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一些值得认可的东西。

纳特来了,在墓穴的另一边。整个葬礼过程中他一直和她们保持距离,也许他不想打扰她们。此时他朝伊丽莎白望着,她于是回了她一个微笑。他真体贴,能想到过来。她之前并没让他来。体贴但并无必要。她突然发觉纳特其实可有可无。有他没他都一样。伊丽莎白眨了眨眼睛,纳特不见了;她又眨了一下眼睛,他又出现了。她发现自己已经能够对他的出场心生感激。她非常清楚这瞬间的感激之情并不能产生什么实质的意义,等他下次很晚来接孩子们,她的感激就会烟消云散。然而,毕竟战争结束了。消散了。

“我要过去找爸爸。”南希小声说着,放开了伊丽莎白的的手。南希正想借此机会走近墓穴看看他们铲土,不过她也想和父亲在一起。伊丽莎白笑着点了点头。

1978年6月3日,星期六

她内心的欢喜一点点消失了,只感到全身一阵哆嗦。她渐渐发现很难相信死去的穆里尔姨妈,已经被装进棺木,用土掩埋,消失不见的穆里尔姨妈真的做过她记忆中那么多伤天害理、生灵涂炭的事情。也许都是伊丽莎白夸大事实,故意想象出来的呢?可她为什么要故意想象一个穆里尔姨妈呢?不管怎样,穆里尔姨妈其实就是那样的人。伊丽莎白应该知道,她可是给害得伤痕累累。

可是她为什么突然不忍看到穆里尔姨妈犹如一块花圃一般被掩埋、整平?美化了。“她很可怕。”伊丽莎白想说,以此作证。“她很可怕。”穆里尔姨妈真是个奇观,像长了两个头的牛犊或尼亚加拉瀑布。她想向人证实这个情况。她希望有人对此顶礼膜拜,不希望它被人淡忘或者消失不见。

现在穆里尔姨妈已经踪迹全无了,一些年老的哀悼者开始转身离开,坐进各自的车子里。他们的头巾和花环随风飘舞。

伊丽莎白也想走了,可是还不能走:穆里尔姨妈的死亡对她来说还没有完全结束。葬礼中她既没有唱颂歌也没有念祷告。她感到自己一旦开口,就可能会说出一些极其难听的话。但她总得说点什么,在最后一块绿色草皮放好之前说点道别的话。安息似乎不太妥当。不管是安心,还是休息,都跟穆里尔姨妈无关。

“祖先的喊声预告着战争的凶兆^①。”她听到自己嘀咕道。

简妮特抬头看着她,皱了皱眉头。伊丽莎白心不在焉地笑

^① 此处及下文几处皆为英国诗人柯尔律治的诗句,译文引用屠岸译《忽必烈汗》——屠岸、章燕选编,《英语诗歌精选读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7页。——译者注

了，她在脑海里搜寻这句话的出处。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高中时他们得背诵整篇诗章。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有关洞穴什么的，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她想起了当时的老师，一个叫麦可莉奥德的年轻姑娘，一头白色卷发，喜欢双目紧闭，摇头晃脑地讲神话故事。那雪窖冰窟。

周围很安静，只听得到一下一下铲土的声音。延伸到远处的树木望去一团浓绿，湿软如海绵，轻柔如薄纱，现在没有要对抗，也没有可依赖的事物了。她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听得到风声，慢慢变成呼呼巨响。她仍然紧紧抓着简妮特的手，但是却在坠落。

是纳特扶起了她。“现在还好吧？”他问。他笨拙地拍着她衣服上沾的泥土。

“不要拍，”伊丽莎白说，“我回头拿去干洗。”

既然她显然还活着，南希开始放心地大哭起来。简妮特感到非常气恼，问纳特有没有带酒，好让她苏醒过来，伊丽莎白猜想。生平头一次他没带酒，对简妮特而言这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她的父母既不体面，也不够能干。她转身走了。

“我一点事也没有。”伊丽莎白说。她得告诉所有人她没什么事，这真让人发疯。她根本不是一点事也没有，她很害怕。她经历过很多事情，但从来没有像这样失去知觉过。她突然看到一个能力尽失的未来，她倒在地铁上，站在十字街头，没人带她走出困境。在楼梯上跌倒。她决定去化验一下血糖。几个还没有走的老太太，友好又好奇地过来看看她。在她们看来，这正是她该有

1978年6月3日,星期六

的反应。

那两个人摊开卷着的绿色塑料草皮,抬到墓穴的地方。葬礼已经结束了,她可以带着孩子们回家了。

她们不用再坐着灵车,回到葬礼接待处或者提供咖啡和蛋糕的教堂,她们会步行去地铁。到了家她们要换掉身上的衣服,她会做点吃的。花生酱三明治。

她突然惊奇地发现她开始能够做些这样简单的事情。还差多少,有多少次,她就做了克里斯做过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什么阻止了她?难道是他对她的影响,他内心的那块为肉身所累,直到最后终于爆发的外界空间?她想起了高中时她听说过但从未玩过的游戏:胆小鬼。大家把车开到悬崖上,加足马力,向下面的湖中驶去,尽量不做最先刹车的人。她站在阳光里,心有余悸地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在悬崖边及时停住了脚步,却看到另一个人缓缓地落了下去。

但她仍然活着,仍然穿衣走路,甚至还有份工作。还有两个孩子。尽管耳旁听得到呼呼风声,从地下传来召唤之语,渐渐消失的树木,她脚下张开的裂缝,而且这一切会不时来袭。她毫不费力就能将眼前的世界当作透明的面纱,或者旋风涡流。使之坚固才是创造奇迹。

她充满期待地想到她的家,她那摆放着空碗,优雅宁静的起居室,她的餐桌。她的家并不完美,其实很多地方都有损坏,最明显的就是门廊。不过她居然能有一个家,居然能打理一个家,真是难得。尽管有残缺。她是在万丈深渊之上建起一个家,但还能建在什么地方呢?目前,这个家还屹立着。

1978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

纳特

纳特坐在一把木制折叠椅上,面前放着一张牌桌,这是舒特尔街一个街区以南的地方,在央街的东边。下午的阳光火辣辣地烤着他的头顶。他把手放在眼睛上方遮住太阳,早应该戴副墨镜来。他希望能够喝上一点啤酒,痛快地喝下一大口,脚边哪怕有一瓶莫尔森啤酒也行。但哪有那么好。

街对面,伊顿购物中心的墙上和阶梯上装满了弯弯曲曲的管道。人们来来往往,脚步轻快,直视前方,追逐着他们平常的欲望,人生的圆满。而他这边街上的人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拖着脚走路的宿醉老头,身穿黑色无袖 T 恤,下摆用皮带束进牛仔裤的小伙子,胳膊上刻着文身;面色苍白的办公室职员一身夏装,发红的眼睛看也不看他;脚踝肥胖,鞋跟磨损的女人满脸阴郁,手指紧紧握住购物袋。很少有人面带微笑。一些人皱着眉头,大部分的

1978年8月18日,星期五

人则面无表情,仿佛都要把他们表示愤怒或者开心的肌肉运动留待更为安全、更为私密的时刻。

纳特用一种他希望能够说服人们相信祖国需要你的目光打量着来往的行人。大多数人一瞥见放在桌上的牌子,立马就加快了脚步,趁着他还没有说服他们参与任何不快之事,做出任何承诺之前赶快走开。“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恶劣行为”,牌子上写着,只是对皇家骑警队的一种轻度指责。如果用“腐败”或者“罪行”更好,肯定能募捐到更多的钱。

有些人会停下来,纳特就把传单发给他们。偶尔有人表示出一点点兴趣,他就开始进行流利的演说。他正在为一份请愿书收集签名,他说,他们肯定也反对皇家骑警的恶劣行为吧?他提到了随意拆信,但忽略了魁北克的焚烧谷仓和破坏办公室事件。大多数人都没有谷仓,也不一定有办公室,对魁北克要么态度冷漠,要么深恶痛绝,但人们都有邮箱信件。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要捐出一美元给基金会,以示态度郑重,这笔基金将用来扩大此次运动的规模。

纳特说得很平静,没有丝毫过度渲染。必须避免任何狂热激动的情绪。他应该代表头脑清醒的普通民众。但是心里清楚他没有做到。到目前为止,对此感兴趣并且有所反应的人大多数都是穿黑衫的小伙子,一望即知的毒品贩子,买卖赃物或者小偷小摸之类的人,纳特不禁感到一种讥讽的满足。他觉得在这些人中,随时可能会碰上一个委托人或者以前的委托人。

“让那些浑蛋都进牢房吧,”一个人说,“上星期闯到我家来,像他妈的链锯一样到处乱翻。但什么也没翻到。”

他不知道母亲听到这番话会怎么想,估计她不会觉得刺耳,甚至都不感到惊讶。“签名只是个签名。”她会说。敢说到了下个周末,她那无所不能的臀部就会稳稳地坐在这把椅子上,两只踩着绉呢鞋里、异常舒服脚牢牢镇住这条人行道。

今天本来也该是她坐在这儿,但她脚踝扭了,住进了医院。“只是扭到了,没有肌肉损伤。”她在电话里说。“我们急需志愿者,不然也不会找你了。我以前从来都没找过你。”

这话不对,她以前找过他。为和平而奋斗,拯救朝鲜诗人,阻止爆炸事件。只是他以前从没答应过。他奇怪这一次怎么就同意了。比起以前的活动,这一次也没多少成功的可能。照目前来看,收集反对皇家骑警恶劣行为的签名并不比他一生中做的很多事情更没意义。

一个中年男人看了看传单,很快就像扔烙铁一样把它扔给纳特,还向他身后张望了一下。“我出一美元,”他小声说,“但我不能签名。”他讲话时带有口音,不是法国人,也不是意大利人。纳特感谢了他,把钱塞进捐款箱里。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这么多的人认为一旦他们签了名就会惹上该死的麻烦。皇家骑警会把他们抓起来,用鞭子抽打他们的脚心,上电刑折磨他们的私处,至少也会随意拆开他们的邮件。

纳特对此非常怀疑,他怀疑皇家骑警甚至都不会在意。那些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目前还不会。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以前从来都不愿意做这些事情。一点危险也没有。他一直在追寻某种非做不可的事情,危险重重,命悬一线;随便笑一笑,眨眨眼睛,一步走错,就性命难保。然而他却顶着八月的烈日,在这里哄骗陌

1978年8月18日,星期五

生人,再点起一支烟,用以对付街上的尘埃瘴气。

他到楼上办公室去拿那叠传单,大家跟他打招呼的态度,仿佛他是回头浪子似的。三位裙子皱皱巴巴的女士快速从各自狭小的屋子走出来和他握手。他的母亲真了不起,她们说,那么有活力,他一定非常骄傲。主任请他过去坐,他的办公室灰不溜秋的,桌子上高高堆着积满灰尘的文件:信件、表格、剪贴的旧报纸。纳特向他说明了母亲脚踝扭伤的情况,尽量清楚无误又不失礼貌地表示他只是顶替母亲,暂时过来帮忙。似乎没必要再加上一句说他发现请愿这件事有点可笑。按计划,请愿书会交到首相那里,首相肯定拿来折飞机玩。为什么不呢?他看过很多写给编辑的信,知道大多数人宁愿六百万魁北克人、巴基斯坦人、联邦领导人,和异装癖者深受折磨,也不愿承认他们理想中一身明丽的红装,奏起和谐之声的皇家骑警风采不再。

可能连主任自己也觉得很可笑。他正对着什么咧嘴笑着。他笑得像个小丑储蓄罐,微微露出一口白牙,贪婪尽显,亲切随和只是假象而已。他的目光狡黠,那种凝视使纳特感到浑身不安。他们表现得仿佛他的确是他一直努力想要避免成为的那种人:他母亲的好儿子。也许他是的。

但是不仅仅是,不仅仅如此。他不想让人给他下定义。他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时光引领他向前,可能发生很多事情。在他手边有一份今天早晨的《环球》,他希望等到人流稀少之后翻看一下。也许最终会有什么消息。某个部分的他仍然在等候着、期待着,渴望听到一个信息,等待有人传讯,当他坐在这里的亭子间向别人传递一个他怀疑只是玩笑的信息。

有人对他说，四点钟会有一个德国天主教神学家过来跟他换班，紧紧抓着他的手，表情严肃，仿佛他们真的志同道合、心意相投。纳特会非常尴尬地离开亭子间，加入到行人之中，他们有些是在回家的路上，有些只是四处晃荡。他很快就会隐没在那些或是麻木不仁、或是听天由命、或是无牵无挂、或是愤世嫉俗的人群之中，隐没于他感到自由自在的众生之间。

1978年8月18日,星期五

莱西娅

莱西娅身穿工作服绕过图腾柱下楼去地下室。她今天没有在实验室干活,但她还是穿了工作服。这让她觉得自己属于这儿。她确实属于这儿。

她想起过去每次星期六来这儿玩,总是用目光追寻那些在这里工作的男男女女,尤其是女的,派头十足地穿过走廊,或者脚步轻快地走进写有“闲人免进”的门里。接着她就看见他们的工作服,像是徽章一样,国徽,象征着某种成员身份。她是那么渴望能够走进那一扇扇门:里面隐藏着秘密,甚至神奇的东西。现在她有了钥匙,可以随意出入几乎所有的地方,她对那些义卖的石头、碎片,成堆的还没有整理、积满了灰尘的文件都非常熟悉。也许神秘,但毫不神奇。然而,只有这里才是她想工作的地方。曾经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如此重要,但现在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了。这是她珍惜的唯一一种成员身份。

她不会放弃的。她握紧拳头，塞进工作服的口袋，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旁边堆着印第安人体模型，身穿后来让人劫掠抢走的节日盛装，头戴雕刻的面具，得意洋洋但又面目狰狞。她轻快地四处走动，仿佛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其实她是在尽力安慰自己，头脑里又一次把博物馆回想了一遍，一个房间接着一个熟悉的房间，一事物接着一事物，没完没了地回想。还有多久，她就再也见不到这里了呢？

有时候她觉得博物馆就像一个储藏知识的宝库，一处汇集学者的胜地，一座追寻真理的宫殿，尽管空调设备不好，但仍然是个宫殿。有时候她又觉得博物馆是个土匪的老窝：遥远的过去遭到了蓄意破坏，赃物全部堆积在此。整块整块的时间躺在这里，金灿灿但又冷冰冰。她是其中一个守卫，也是仅有的一个守卫，没有她了，这座宏伟的建筑就会像丢在海滩上的水母，很快消融殆尽，过去将不复存在。她明白其实正好相反，没有了过去，她将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她无论如何也要紧紧抓住自己，相信自己存在的意义。有人威胁她了，她很贪心。如果有必要，她会把自己锁进这些箱子里，用毛茸茸的面具遮住脸，她要藏起来，永远也没人找得到她。

他们会叫她离开吗？辞职。她不知道。怀孕的古生物学家，这本身就自相矛盾。她的工作是给骨头化石命名，不是创造新鲜生命。事实上她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来例假了。也可能是别人常说的过度紧张所致。她还没去检查，没有证实，除了没来例假这

1978年8月18日，星期五

个事实，她还没想那么远。她将是个未婚妈妈。当然这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常了，可是范·弗利特博士，一个显然并不生活在1978年的当下的老派绅士，该怎么想呢？

纳特又会怎么办呢，她会怎么办呢？很难相信她这么一个小小的疏忽就能对别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尽管别人只是很少的几个人。可是过去就是由成千上万、数亿个这样的疏忽沉淀凝聚而成的。

她不习惯自己成为一种原因，不管促成的是什麼。她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生物衍化图，像生长茂盛的珊瑚一般向上分支开杈：鱼类、两栖类、兽孔类、槽齿类、初龙、翼龙、飞禽类、哺乳动物、最后是人类，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这个小点。她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小点，她的体内还有另一个小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也将横空出世。

她不清楚他是会感到高兴、愤怒，还是心生绝望。从他对他那两个孩子的感情来看，他很可能会既高兴，又愤怒，又绝望，三者皆有吧。但是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她知道自己都不会因此而改变最终的决定。纳特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了，尽管只是一点点。

她从后面的阶梯上去，走过欧洲服饰区，绕过中国农民艺术展，她对这个艺术展没什么兴趣。当她走到拐角准备转身朝楼梯间走去时，忽然看到上面有一个体态丰满、穿着黑色衣服的身影。那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没看到她。她正站在栏杆边望着面前的圆形大厅。莱西娅几乎从来没见过伊丽莎白这样神思恍惚。

仿佛她所看到的是临终前的伊丽莎白。对此莱西娅感到很不习惯,她一直认为伊丽莎白好像一尊千年不变的圣像。但是现在她一个人站着,和所有人之间都隔着一段距离,看起来比以前矮小、疲惫、毫不起眼,也只是个凡人。她的侧影微微倾斜。尽管莱西娅知道她怀孕这件事不会对伊丽莎白造成任何影响,但也许会使她尽可能拖延着不愿离婚,以此来显示什么——什么呢?她仍然是第一任太太吗?——莱西娅不记得自己当初何以如此惧怕她。

再过二十年,她们之间还会是这样吗?变老的女人,老妇人,穿起沉重的黑色,谁也不搭理谁;各自怀恨在心;从不见面,但头脑里都保留着对方的影子,像一块神秘的黑暗中心,好似长着一个肿瘤,又如漩涡中心的黑色阴极。有一天她们都做了祖母。她突然想到,她们两人之间这种敌意会让孩子们很为难。她们应该就此讲和。

但是,她还是不想现在就过去,做点头、微笑那些虚情假意之事。现在不行。她赶快躲进电梯,跟着一起缓缓上楼。

她要去脊椎动物演化厅,但是发现走错了,走到出口了。她感到有点头晕,也许是因为一天都没吃饭的缘故。喝了太多的咖啡。她坐在把行人和恐龙分隔开来的拉伸架上。她很想在白垩纪的沉沉暮色里点燃一支香烟,之后再出去,走到下午炽热如火炉的日光中去,但她知道此处点火的危险。那就休息一会儿吧。这里也挺暖和的,太暖和了,但至少光线很暗。

摆在这里的都是她非常熟悉的,像喂养的宠物小兔一样了然于心:跃龙、食肉龙、鹦嘴隙龙、副栉龙。所有这些都只是骨头,骨头和电线做成的塑料模型,灰尘满天,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可她

为什么仍旧认为它们都是活的呢?

还是很小的时候,她总是相信,或者说努力相信,到了晚上博物馆关闭之后,里面的东西全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开始它们隐秘的生活。只要她能够走进博物馆,就可以看见这一切。后来她放弃了这种异想天开,转而认同一种相对合理的想法:陈列品都是静止不动的,确实,但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工具或者一股力量(神秘的射线、原子能之类)可能使它们全都复活。傻里傻气的想法,毫无疑问其中的灵感来自于古怪的科幻漫画,也可能是因为那个圣诞节她被强行拉去观看日场的《胡桃夹子》,就是那一次,他们突然决定要送她去学芭蕾,简直是灾难降临。

然而此刻,她在一片昏暗中抬头望着这些无比巨大的骨架,庞大的脊柱和爪子,非常希望她这些宝贝能够伸出手指,友好地跟她打声招呼。尽管如果它们真的活了过来,就会四处乱走,也许将她撕成碎片。但是熊一听到音乐就会翩翩起舞,蛇也是。如果她按下幻灯片的按钮,听到的不是平常的解说词,不是海象和海豹的吼叫,也不是用来模仿海洋爬行动物的声音,而是从未听过的音乐,会怎么样呢?印第安人的音乐,低沉单调,催人入眠。试着想象一下,她写的小册子上说,那是一本写给家长和老师的指南,如果恐龙突然复活了,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她愿意想象;她愿意在这里坐上一个小时,别的什么也不管。她要闭上眼睛,这些化石将会一个接一个地抬起它们巨大的脚掌,沿着重生的树林走动,血肉如同冰或者雾一般在它们周围缓缓汇集。它们会在博物馆的阶梯上集体跳舞,一直跳到门外。八角的杉叶藻将会在女王公园安家落户,太阳会再次鲜红如蛋黄。

她要变出几只巨大的蜻蜓，空中飘洒白色和黄色的鲜花，还有一个湖。她在绿叶间行走，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一个人的旅行。

但是她不能这么做。她不是丢失了信念就是太累了，无论如何都没法集中精神。总是有些支离破碎的新形象涌入脑海。她低头看着卵石、树皮屑，再望望拉伸架另一边的铁树，遥远如在千里之外。

不管她喜不喜欢，前方正在向她逼近的，是玛丽安所说的她的生活。很可能她已经把生活给毁了。她们说起成熟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你已经到了觉得把自己的生活毁了的阶段。她早该多了解一点，早点学习，她在陷入之前应该多多学习。但她并不后悔。

的确，她可能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几件事情，很多事情。也可能因为一个愚蠢的理由做了一件明智的事情。她要告诉纳特，今晚就说。他会原谅她吗？

（她不需要原谅；无论怎样，她都不需要纳特原谅。她宁愿原谅别人，因为什么事情，不知什么原因，原谅什么人。但她不知道该从何开始。）

1978年8月18日,星期五

纳特

纳特在奔跑。沿着多伦多大学,逆着车流人流。阳光照到屋顶和迎面驶过来的汽车挡风玻璃上,毫不留情地晒着他的头顶。耳朵里嗡嗡响个不停,像是有锣鼓在敲打,他整个人热得犹如一块烧热的金属,人行道火辣辣地抽打着他的鞋底。他扯了一下身上的蓝色条纹衬衫,这是征集签名发的好公民衬衫。他把衬衫下摆从灯芯绒裤子里拉出来,垂在身后。一阵热风吹过,一股浓重的汽油味。

到了议会大厦,他瞅准马路上暂时一个空缺,全速跑了过去,然后继续慢跑,经过装有顶棚的停车处,一溜浅粉色的石头,这些石头以前是脏兮兮的灰色,后来喷砂之后就成了粉色。他以后可能会从政,这个他已经考虑过了。参与省政,不是市政。也不去联邦政府,他对流放可没什么兴趣。但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他的影子和他齐头并进，瘦弱，而且蠢头蠢脑，从他右边延伸开去，一团在草地上晃动的黑影。一种不祥的征兆，总是这样和他如影随形，那是他自己最终的死亡。这个回头再考虑吧。

可是他应该多加注意，至少也要尝试。作息规律应该对他有好处。六点钟起床，趁着烟尘还没有扩散在清新的晨雾中跑上半个小时。然后早餐尽量简单，少吃黄油和鸡蛋，抽烟减到一天一包。每喝一杯酒就有一个大脑细胞死亡。幸好大脑细胞很多，他也不会老得那么快。只要他能坚持跑步，就会感觉良好，就能坚持下去，这一点他很清楚。每天同一个时间，继续，继续，一直持续下去。

这会儿他不打算跑完整圈。他已经浑身湿透，气喘吁吁。没有什么能让他持续做下去。他朝着二战纪念碑方向跑到中途停住了，一下子趴在草地上，接着翻身仰面躺下。他遥望天空，一片星星点点，感觉自己像个胎儿，被蓝色的羊膜裹在里面。周围的建筑或细瘦如长杆，或敦厚如锥体，他大脑里黑色的星星飞速旋转。身底压弯的小草努力向上生长。

他希望能够带莱西娅去一个地方，到乡下去，肯定四周到处都有乡下，但他想不起来上一次什么时候去的了。可他们怎么去呢？坐汽车，然后沿着没有路标、尘土飞扬的砾石小路走过去？没关系。他们可以在大树底下，或者田地之间缓缓地、温柔地缠绵，金色的阳光挥洒在他们的身上，压皱的草叶散发出阵阵清香。这可能会有的一天在他眼前闪烁，一圈美好的光环。莱西娅身居其间，整个人熠熠生辉，人影模糊，长长的黑发全握在他的手心，柔白细长的身体在草地上缓缓起伏，光芒四射，又逐渐暗淡。似

1978年8月18日,星期五

乎他离她太近了,近得都看不见她,没法把她定格在脑海中。每次她不在身边,他都几乎想不起她的模样。

但是他可以清楚地描绘出伊丽莎白的模样,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还是哪一边的轮廓。他以前常带伊丽莎白到乡下去,那时简妮特还没出生,他的车也还没卖。但是她既不想翻越篱笆,也不想矮树丛里钻来钻去,他又没有本事说服她。相反,他们经常去拍卖会、农场特卖那样的地方,有些人家因为要分开或者家中变故,就把东西廉价出售。伊丽莎白上前喊价,买些椅子、成捆的勺子之类,而他总是站在卖饮料和热狗的小摊旁边,双手插在兜里,手指拨弄着放在里面的硬币、钥匙,感觉自己有点多余,像个捡破烂的人。

他快速地,不带一丝感情地想到了伊丽莎白。有那么一瞬间,她又是那个曾经熟悉的她了。他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此刻令他后悔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走过那些小路,他从来也没有说服她走进那些田地。

他坐了起来,脱下汗湿的衬衫,拿它擦了擦额头和前胸,然后摊开放在一边晾晒。尽管烈日炎炎,他却觉得很冷。不久,等到呼吸平稳了,他要抽支烟。也许抽到一半就扔掉。然后他就起身穿上衣服。他要等着车辆来去的间隙,赶快横穿过马路,轻轻松松,全力向前。

他要朝北走,经过天文馆,还有天文馆的布告牌,从这里就能看见那个牌子。天文馆仍在开放。博物馆这会儿在建造边房,莱

西娅说现在扩建太晚了。巨大的胶合板上写着：罗马^①不是一天建成的，博物馆的名字在这里成了双关，以便寻求资金援助。又一项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们要把他榨得一点不剩才好，尽管他的心已空如锯末。

他要走上博物馆的阶梯，靠在他过去经常等伊丽莎白的那个地方，半个肩膀倚着石头。他要再抽一支烟，一边望着行人像来购物一样在博物馆进进出出，一边等莱西娅。她不会想到他在这儿。也许她看到他会很惊喜，如果是以前他相信她会。也许她只会有点惊讶，甚至可能一点也不吃惊。他期待着这一刻，但他不知道将会怎样，让人充满希望，但也惶恐不安。他们也许出去喝点什么，也许不去。无论怎样，他们最终都要回家。

^① 原文为 ROM，是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的缩写，与 Rome(罗马)同音。——译者注

1978年8月18日,星期五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仔细地望着一幅画。这幅画装了边框,而且镶了玻璃。玻璃底下一簇簇鲜亮的绿叶,犹如中国的绣花地毯,不对称之中蕴藏着对称的和谐,绿叶丛中紫色的果实泛着光泽。三个女人正在摘果实,其中两个挎着篮子。她们笑容满面,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脸庞圆润,红若苹果。《茄子大丰收》,标题处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分别写着。伊丽莎白提醒自己回家时要记得买些热狗,孩子们要的,还有给她自己买点熟食。她们要坐在门口,来个野餐,这是南希的主意。或许到了那时就会凉快一点。

一个穿制服的人,推着清洗地板的大家伙,来到了伊丽莎白站的角落,示意她让一让。她沿着墙一路向前走。刚过了闭馆时间,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她一直等到现在,在这个相对空闲的时间过来认真看一看画展,这个画展已经开放四天了,但她一直忙

得没时间。她很喜欢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国是则新闻,不像别的,比如印度,印度几年前战争年代也曾是新闻。公众此次的反响也比较热烈,不过当然没法跟几年前他们举办的“中国古代艺术”展的观看阵容相比。人们愿意排上很久的队,就为了看看金块,尤其是从陵墓中出土的金块。伊丽莎白仍然记得当时那些金马,从某个帝王的陵墓中挖掘出来的青面獠牙的马。其实不是黄金做的,她不记得是什么材质的了,但印象里觉得颜色很黑。一种不祥的征兆,一场大的灾难,突然来袭,所到之处,一切尽毁。

然而,这些画作之中没有出现任何灾难。我家猪圈见新貌,伊丽莎白念道。她不怎么喜欢猪。画里这些猪看起来都像玩具,像孩子们现在偶尔还玩的农场套装中的塑料小猪。它们行为谨慎,模样整洁,显然既不会拱土也不会拉屎。成排的猪圈之间种着南瓜、西葫芦,看起来有如特意装饰的篱笆。

擦地板的人就跟在她后面。她快步走开,走到角落转到第二条长廊。画作都挂在可移动的屏幕上,这些屏幕正好把展厅分隔开来。他们这次展览举办得不错,她想,和真人一般大小的艺术家黑白照片又增添了几分魅力。她还记得上次整个大厅都用来展览中世纪盔甲武器的情形:弩弓、狼牙棒、长戟、镶着花纹的大口短枪、滑膛枪。只有镶木地板没有变。

绝不允许林彪和孔子诬蔑女性,她念道,笑了起来。大家互相帮助,建设家园。

突然之间,伊丽莎白感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单、孤独。她一点都想不起来除了她的孩子之外,还有谁帮助过她。她知道中国也下雨,尽管这些画里面并没有。她知道那里的人们并不是这样

1978年8月18日,星期五

一直保持微笑,不是所有人都牙齿洁白、脸色红润。剥开这些广告颜料,小孩子用的绘画颜料,也能发现恶毒、贪婪、绝望、仇恨,和死亡。这个她怎么能不知道呢?中国不是天堂,天堂并不存在。即使是中国人也知道,他们一定得知道,那里是他们的家。就像穴居人,他们画出来的不是眼前的生活,而是梦想中的生活。

终南山下柿子红了,她念道。红彤彤的灯笼挂满了整幅画,姑娘在茂密的枝叶之间偷偷露出她们笑靥如花的脸庞,如鸟儿一般欢快活泼、整齐一致。伊丽莎白眨了眨眼睛忍住泪水:真傻,居然会因为这个哭起来。这全都是政治宣传。她可不想和别人站成一排学习扔手榴弹,也不想脱粒机边打谷干活,不想接受组织的批评教诲,不希望让很多人牵制她的思想。可不是这些让她感动得摸索着找纸巾、小纸片,什么都行,只要能擦干眼睛。她感动的是那成排的萝卜,平平常常,由内而外发出光来,只是普通的番茄,串串葡萄,用半透明的色调画出来,就足以让人啧啧惊叹,赞赏不已。仿佛它们的确如此值得炫耀。

伊丽莎白轻轻摸了摸鼻子。她如果想看葡萄可以去超市啊。而且她也必须得去一趟了,因为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中国并不存在。尽管如此,她还是渴望能到那里。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人类以前的生活

作者=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

页数= 3 7 8

S S 号= 1 2 7 7 2 3 8 7

出版日期= 2 0 1 1 . 0 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